

百卷文史知识丛书 卷 9

新疆游记

谢彬 著
杨镰 张颐青整理

新疆人民出版社

目录

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	杨镰 张颐青 (1)
《新疆游记》整理例言	()
序一	孙中山 ()
序二	谢介石 ()
《新疆游记》略例	谢彬 ()
甘肃道里及政俗	()
新疆迪化道属	()
新省边防及政俗	()
塔城·伊犁两道属.....	()
横度天山及哈萨克风俗	()
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	()
喀什政俗及布鲁特风俗	()
疏勒·莎车·和阗·于阗.....	()
阳关道及缠回风俗	()

焉耆道及甘回风俗	()
新疆山水志及金融税制述详	()
五路要冲之奇台	()
阿尔泰道里及蒙古风俗	()
阿尔泰经营论	()
塔城道属	()
开发新疆计划书	()
跋一 曾熙	()
跋二 赵藩	()

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

杨 镰 张颐青

《新疆游记》是谢彬写于“五四”之前——1916年至1917年——的一部西行记。它生动、详尽地记录了一次历时两年、几乎走遍新疆的探险旅行的全过程。

20世纪前一二十年间的新疆是什么样子呢？

那时，新疆正处在民国第一任督军杨增新治下，闭塞、落后，但又是其近代史上最安定的时期之一。那时，中国西部不仅没有一寸铁路，而且新疆漫长多阻的交通线上尚未印下汽车的辙迹，所能指望的交通工具和法显、玄奘、马可·波罗并无二致。由于地处塞外，新思潮很难波及，乌鲁木齐能读到的内地报刊，最新也是四五个月以前的。乾嘉盛世遍及四裔的属国，到那时只剩有比邻新疆的那个小小的克什米尔土邦坎巨提（乾竺特），每年仍象征性地向“宗主国”——中国——进贡一两五钱沙金。清朝鼎革，外蒙“独立”，科布多终非我有，阿尔泰地区没有为科布多累及从中国版图上被撕下来，而仍然孤悬西北隅，朝不保夕。只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难解难分，俄国沙皇无力东顾，才有了喘息机会，使新疆保持了今天这样的版图……

那么，谢彬在实地经行之后，又是以怎样的立场和眼界反映他见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呢？他的见闻在他的情绪波澜中又做了怎样的升华？20世纪已经过去了，在西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新疆游记》的价值何在？能给人们怎样的启迪和教益呢？

《新疆游记》的作者谢彬(1887—1948),号晓钟。湖南衡阳人。早年在本省读中学,1905年即加入同盟会。在辛亥革命的酝酿阶段及其后的政局变革中,谢彬是倾向于民主政治的,较多地接受了世界进步思潮。1912年原被本省选赴美国留学,但因政局动荡未能成行,而改赴日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1916年归国,湖南督军署任职。旋即接受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委派,以财政部委员身份,前往新疆及当时尚直属中央的阿尔泰特别区调查财政。他从北京受命后返回湖南作了相应的安排,于10月16日自长沙首途,开始了历时14个月的旅行。次年12月16日,取道俄国西伯利亚铁路、满洲中东路,回到北京,完成了使命。《新疆游记》就是此行的产物。

1919年,谢彬在上海主编《民心周报》、《醒狮周报》,积极投入“五四”运动。1922—1923年间,谢彬又受财政部委派前往另一个边远省份云南调查财政,并写出了《云南游记》。30年代初,谢彬出任陆海空军抚恤委员会委员。除两本游记,还著有《民国政党史》、《西藏交涉史》、《国防与外交》等书。在民国前期政界,谢彬始终关心边事边政,是比较活跃的人物,曾名列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

1926年谢彬亲身参加了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八军秘书长。“大革命”失败,一度出任湖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8年9月病故于衡阳。谢彬的儿子移居美国,在80年代曾回祖籍观光。

谢彬的经历虽然丰富曲折,著述亦多,但其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撰写了《新疆游记》所致。

在往返新疆的一年多时间内,谢彬逐日写有日记(个别日期偶有短暂中断),不但记下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感,还参照地方志及

前人著作 ,综述有关背景 ,勾勒所经之处地理历史的整体面貌。尽管旅途劳顿 ,条件极差 ,但他态度十分认真 ,常常秉烛达旦 ,下笔千言 ,酷暑严寒 ,兴未稍减。日记原名《新阿游记》,那是因为他经行时阿尔泰虽紧邻新疆 ,却是直属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正式结集出版时 ,阿尔泰已作为道区之一 ,改隶新疆省 ,故正名为《新疆游记》。

《新疆游记》全文首先陆续刊载于《时事新报》,并立即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关注 ,一时间《地学杂志》、《民心周报》、《上海晚报》、《湖南日报》等各地报刊纷纷转载。1923 年 4 月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单行本 ,并将其编入《新世纪丛书》。到 1936 年 4 月 ,13 年间就曾重印九次 ,可见影响之大。

全书分为 20 章 ,共 32 万余字。除以新疆为主体 ,还涉及往返时所经各省 (包括俄领中亚及西伯利亚)见闻。它基本上承袭了古西行记的结构 ,逐日记载见闻 ,但就其反映面之广泛 ,内容之丰富 ,议论之深切而言 ,都是前此各种西行记所远不能及的。作为西域经行者之一 ,他依靠古老的交通工具 :马车、骡车 ,马、骆驼 ,在新疆广袤、陌生的大地上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行程 ,并以他倾心撰写的《新疆游记》呼吁举国上下瞩目西部 ,敦促新疆政界面对世界潮流。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 ,这部游记被视为关于新疆的百科全书。

二

1916 年 10 月 16 日 ,谢彬乘江轮离开长沙。《新疆游记》称这一天为“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到汉口后 ,换乘京汉线火车 ,于 19 日到达北京。财政部委派随行的林烈夫已先期在北京相候。

11 月 11 日 ,谢彬与林烈夫乘火车前往奉天 (即今沈阳) 。他们原计划经中东路 ,由俄国西伯利亚乘火车进疆。抵达哈尔滨 ,由于未能领到出国护照 ,只得返回北京。他们修改了计划 ,决定横贯中国内陆 ,从甘肃进入新疆。

12月6日,谢彬再次离开北京,“扶病乘京汉车南行”,踏上崎岖坎坷的西行征途。在当时海兰铁路最西的车站观音堂换乘轿车(马车),此后,再没有现代交通工具可资利用。他路经西安、兰州,进入地旷人稀的河西走廊。到达古丝绸之路的重镇肃州(即今酒泉),已是1917年2月5日。

十几天后,谢彬路经了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踏上新疆大地。3月1日,抵达“天山第一城”——哈密,小住一周,受到第八代哈密王沙木胡苏特的款待。自哈密沿古老的军台旧驿西行,经鄯善、吐鲁番,于3月24日来到新疆省首府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在迪化停留了一个月,比较深入地了解了财政、税收情况,对新疆的历史、地理、风土、民情有了较多的实感,结识了各阶层人士,尤其是与新疆省长杨增新有了直接的交往,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杨增新的信任。

当时虽已是民国,但新疆政治结构依然是左宗棠平定西域后所做的那个总体设计。左宗棠挥师西进,号称“湖湘子弟遍天山”,同作为湖南人,谢彬单车远征,颇有以后继者自视之意。

4月25日,谢彬与林烈夫动身赴天山南北各地调查财政。经昌吉、呼图壁、绥来(即今玛纳斯)一路西行,在乌苏四棵树地方,谒见了蒙古亲王帕勒塔的母后与福晋。5月10日抵达伊犁九城的首府惠远城(在今霍城县境),几天后便前往伊宁。5月17日,谢彬冒雨离开伊宁,取道那拉提(在今新源县境),横切入天山。

横越天山时,于巴音布鲁克晋见了土尔扈特蒙古部落汗王布彦蒙库的福晋。布彦蒙库是渥巴锡汗的直系后裔,刚刚“被酒暴死”。越过的诺买提(今称“铁列买提”)达坂,谢彬一行进入南疆门户——库车县境。

6月8日由库车启程,顺古驿道前往喀什噶尔。经拜城、温宿、阿克苏、柯坪、巴楚、伽师,6月25日抵达疏附——即喀什回城。在喀什噶尔游览了著名古迹香妃墓,又前往英吉沙、莎车、叶

城、皮山,于7月18日到和阗(即今和田)。沿途一边调查财政情况,一边督促推行印花税。

7月22日自和阗沿古丝路前行,路经于阗(即今于田)、尼雅(即今民丰)、且末、若羌等古老的漠南绿洲,到达尉犁。这一路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行旅络绎不绝,商队相望于道,但谢彬路经时,已成为塔里木最荒凉沉寂的一隅。9月3日,谢彬进入繁荣富庶的焉耆镇,为环绕大漠的南疆之行打上了句号。然后经库米什——唐代的银山碛——越天山,来到天山北麓的托克逊。9月14日,回到迪化。在近5个月的时间里,几乎走遍天山南北。云杉、雪峰、草滩、黄沙、白碛、绿洲、巴扎、驿站、市廛……一一为其写入了《新疆游记》。

在迪化休整时,他得知财政部已指派自己继续前往阿尔泰调查财政。一周之后,谢彬又启程西行,经阜康、孚远(即今吉木萨尔)、奇台,前往阿尔泰特别行政区域的首府承化寺(即今阿勒泰市)。离开“五路要冲”奇台,一路人烟稀少,主要靠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常常住在帐篷里过夜,除偶尔遇到蒙古族或哈萨克族牧民,几乎看不见村落、人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于10月19日抵达承化寺。

自抵达承化寺时刻起,一种危机感紧紧抓住了谢彬。阿尔泰孤悬西北,自外蒙古“独立”以来,东邻科布多已成为觊觎阿山的跳板,沙皇俄国的势力早已渗入到阿尔泰整个社会中,把它视为一块志在必得的新殖民地。阿尔泰当时虽然直属中央,但北洋政府根本没有把中国极西北这块“不毛之地”当回事。由于中央拖欠“协饷”,阿尔泰的地方财政已到崩溃的边缘。

深秋的承化寺,雨雪交加,预示严冬将至。谢彬心情的水银柱,早已降至零度以下。自进入新疆以来日益增长的忧患意识沉积在心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面对满天阴霾,谢彬为阿尔泰的前途苦思冥想,希望乘俄国陷于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尽量挽回丧

失的权益，“不然欧战一停，俄人元气恢复，势必卷土重来，侵我阿山以偿所丧。吾恐西陲益多事矣！”

然而他未能预见的是：写下这则议论半个多月以后，俄国便爆发了“十月革命”。

10月25日，谢彬离开承化寺，沿古道前往塔城。在塔城留住两周，11月18日由巴克图卡伦出境，进入刚刚推翻临时政府的俄国。俄国的亚洲部分也感受到“十月革命”的阵痛，社会动乱不安，矛盾重重。谢彬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搭火车，由西伯利亚铁路东返，自满洲里进入中国境内，于12月16日返回北京。

从首途以来，此行共用了427天时间，行程46111里。就一次探险而言，无论时间还是里程，谢彬都是前无古人的，至今也还后无来者！

在行程中，谢彬每到一地不但留心财政情况，还特别注意道里远近、民俗厚薄、土地丰瘠、气候好坏。经过困苦长途，到住宿地往往时过夜半，风餐露宿、人困马乏几乎是家常便饭。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除定时向北京财政部汇报调查情况，绝不因条件恶劣而稍有懈怠，还始终坚持把见闻及时载入日记。在新疆境内，他以近9个月的时间行程16675里，而《新疆游记》正是此行的忠实记录：它描绘了山川苍莽、林海无涯、物产奇异、沃野绵亘……它反映出当时所具有的闭塞落后、垦殖待兴、满营衰朽、外侨嚣张、王公腐败、官吏贪墨……

尽管行文简约，措辞讲究分寸，但谢彬的情绪、谢彬的思考、谢彬的志趣、谢彬的偏颇……无一不活跃在字里行间。

三

与前此的同类题材著述相比，《新疆游记》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信息量大，覆盖面宽，并有高屋建瓴的眼界和心胸。

在谢彬考察财政情况时，新疆共有40个县，3个县佐（准县），

共计 43 个县级单位 ,而他曾实地考察过其中的 38 个。他不但尽可能地占有前人的有关文献 ,还不惮劳苦 ,只要情况允许便不遗余力地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样 ,《新疆游记》的许多篇章就具有 “独家新闻” 的意义 ;《新疆游记》所涉及的内容远不是一般的经行者所能留意到的。

由于种种原因 ,很多当年谢彬亲历的地方 ,今天早已面目全非。比如在赴和阗途中 ,他路经阿赫栏干、鸽子塘等地 ,并对这些地方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但如今谢彬所经的古驿路早已湮没于沙海 ,今天的喀什——和田公路已挪到古路以南十数公里处。当年谢彬路经或记载过的道里 ,有些根本就无路可循了。而许多他留宿过的绿洲也成为荒漠废墟 ,等待考古学家去 “重新发现” 了 ! 我们想了解这些地方的原貌与变迁 ,就只有借助于 《新疆游记》。

再如 ,今天从且末到尉犁 ,沿途满目凄凉 ,除了沙丘遍布 ,几乎见不到绿色 ,那个由塔里木河下游孕育的大漠东南的绿色走廊和水乡泽国已不复存在。在谢彬笔下 ,却是 “沿途草湖弥望 ,胡桐亦多” , “庄田弥望 ,胡桐成林 ,芦苇丛生 ,地味肥沃” 。这些写于 20 世纪初的真实纪录 ,当然非常可贵。

民国初年正是新疆相对稳定时期 ,谢彬见到的村墟、绿洲、古迹……有些毁于后来的战乱 ,也有些此后被人为的破坏弄得面目全非。吉木萨尔的千佛洞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新疆极少见的历时久远、香火不熄的佛教 (包括喇嘛教) 圣地 ,但经过 30 年代的战火与 60 年代的 “文化大革命” 两次人为破坏 ,现在早已难悉 30 年代前的旧貌。星星峡的盖孜玛札是伊斯兰教东渐的早期遗迹 ,40 年代以后被迁往哈密 ,它的原始状况人们知之甚少。这些情形在《新疆游记》中都有准确、具体的记述 ,可资参阅。

谢彬兴趣广泛、文化修养较高 ,同时也是品味精深的人 ,而且 “性嗜游” , “地虽荒远苦寒 ,未以为苦” (9 月 16 日日记语) 。所到之处 ,除了调查财政、督导印花 ,留意金融、货币、户籍、垦殖、物产、

贸易……还亲自去古遗址“寻宝”，细心询问问道（驿路之外的民间小道）里程，认真了解地理沿革，注重收集传说及地名来历，关切民族构成与民族关系……以上内容都逐日写入《新疆游记》，使其具有难以替代的史料价值。

除上述特点之外，全书贯穿始终的对新疆—西部历史命运的忧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塔城等待出境时，谢彬为其新疆之行撰写了最后一章，并题为《开发新疆计划书》。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整部《新疆游记》就是一篇体大思精的《开发新疆计划书》。作者眼界宽，思想新，感受能力强。他从当时中国较进步、发达的南方来到地旷人稀、闭塞落后的西部，新鲜感唤醒了责任感，而强烈的反差使他的头脑更清醒，忧患意识更强烈，症结判断得更准确。

以有待开发的新疆面对野心勃勃的英、俄，谢彬在4月13日日记中指出：新疆“交通迟滞，不第欧美各国所无，即在本国行省中，亦属鲜有。……今幸俄国多故，无余力来经营我，均势犹存，英亦难遽事鲸吞。苟延残喘，得保岁月。否则，久为波兰、帕米尔之续矣”。故余以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他还曾亲自向杨增新面陈便利交通之策（4月16日日记）。通过对于通讯延误、旅途坎坷的具体记述，谢彬把注意力始终凝聚在开发新疆的首要障碍——交通落后。与此同时，他一再指出整顿金融刻不容缓。这两点都是既有针对性又有战略眼光的远见卓识。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谢彬认为新疆的前景取决于对外开放。言及伊犁在开发新疆过程中的地位时，他着眼于向西开放，并大胆地预见伊宁“将与香港、上海诸埠并驾齐驱”（5月16日日记）。他进一步指出，对伊宁的关键位置万万忽略不得，因为“俄人知之最稔”，所以多年来一直“意在取我伊犁全部，归彼版图”。今天再来审度谢彬于八九十年前作的论断，的确发人深省。

与谢彬这一见解相关照的是，近年我有这样一个读史偶得：乾

隆皇帝在统一新疆后,事实上一直存有继续“西进”的战略思想。这就是他将几乎无险可守的伊犁作为新疆政区中心、将伊犁将军府设置于伊犁九城的潜在原因。因为继续西进,必然要有一个稳妥的起止点,而伊犁河谷正是向西发展最佳的位置!就此而言,今后的开发西部,伊犁当然必将起到上海、香港在东南沿海经济起飞时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

在游记中,谢彬时时处处表达出忧国忧民、关心国计民生的思想,这是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僚无法望其项背的。以开发新疆这样横贯古今的宏大主体意识来写新疆游记,在他之前,还不曾有过;在他之后,也不还未曾得见。

为此,他以屯田实边的传统边政思想为出发点,提出设县、分省两大动议:将新疆的县(包括准县)从43个增设为74个,这已经与今天的规模十分接近;将整个新疆分为山北、山南二省,以“西二省”与“东三省”并称。

为此,他提出只有富国强兵才能远拒英、俄,近防日本,——针对日本插足新疆,他大声疾呼:“木屐儿之谋我,盖已深矣!”(9月16日日记)

读到这里,联系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阅读地震”。谢彬和许多同盟会前辈一样,他们大都在日本留过学或居留颇久。然而谢彬竟然在1917年的秋天提出这样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预言!果不其然,一二十年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在中国舞刀弄枪、图谋一逞了!

当年新疆政界人士基本是内地来的汉族人,在那样一个时代,大汉族主义与民族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谢彬所到之处,接触的主要是这批汉族官吏,受其影响自毋庸讳言。但是,谢彬根据自己的观察,一再为兄弟民族鸣不平。比如在7月18日日记中,特意指出和阗居民“无狷薄靡曼之习,男务耕作,女稔箴解织纫”。而7月19日日记,在赞誉了和阗地毯精美之后,针对民族偏见说:“人

谓缠民愚陋，岂尽然耶！’在行文中，他一再指出维吾尔族群众能吃苦（如8月17日）。与此同时，他也反映了汉族群众在社会动乱时的灾难。如8月20日日记写了这样一件事：民国2年（1913），若羌哥老会“戕官案作”，省军来追击“会匪”，于是当地群众不辨青红皂白，乘机将若羌县所有汉族（共20余家）“尽击杀之”。

对待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野心，谢彬不遗余力地给予抨击、揭露。但在1917年4月4日获悉俄国革命政党已推翻了沙皇，建立了临时政府（即“二月革命”获得成功），便写道：“闻之欣然，为俄国革命党浮一大白！”并称赞此举为“一呼而竟数十年未竟之功。语云：精神一到，金石为开。洵不诬已”！

可见，他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对俄国人民与俄国革命，抱着友好诚挚的态度。

在我所闻有这样一种说法：谢彬进疆是来挑杨增新毛病的，但为杨增新拉拢收买，改变了初衷。细读《新疆游记》，我们认为这个传闻不一定有什么根据。4月16日日记记载了谢彬与杨增新的一次深谈。杨增新当场出示了致友人的函稿，并说明“某年来治新困苦与致谤原由”。谢彬洞悉内情后，这样评价杨增新：“杨之为人，才识干练，能大有为。惟惜脑筋太旧，成见太深，服官西北太久，世界思潮太弱，未能为向上之发展耳。”我们认为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同时也是低调的。

不要中央政府财政补贴，而能维持新疆局面，杨增新是第一人。至今尚无人能出其右。谢彬是理财专家，当然能理解杨增新的苦衷。

另外，在11月10日日记中，谢彬批评了汉、回商人重利盘剥兄弟民族的百姓，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民族关系未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展示了特有的危机感。

总之，以上种种内容都证明谢彬是以明智的眼光来评判新疆现状，以清醒的头脑来理解新疆的进步与发展。时至今日，新疆

游记》仍然能使关注西部历史命运的人受到启迪 ,正在于它主旨是客观的 ,它的思想走向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然 ,作为八十多年前的旧著 ,《新疆游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 ,记录了某些并无实据的民族风俗 ;第二 ,对有的问题并未透彻理解 ,便下断语。

谢彬本人不懂民族语言 ,所闻主要是得自当地汉族人。转述者的态度、取舍 ,往往能改变事情本身的性质 ,这已经是常识了。谢彬对其他民族的风情十分感兴趣 ,有闻必录 ,难免会记下某些不实之词。徐炳昶先生在《徐旭生西游日记》中就批评过《新疆游记》的某个段落。

新疆情况不同于内地 ,自古就具有其特点。不深切了解它的历史与现状 ,就不可能随时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谢彬在书中有许多精辟的断语 ,但也有个别议论显得比较草率。比如在《阳关道及缠回风俗》章 ,他既写下了确有独到见解的《南河北河辨》 ,又声称黄河重源说并非无据。在 7 月 22 日日记里 ,他既指出汉人“重利盘剥 ,为南疆恶习之一 ,固须痛除” 。却又认为与其让外籍商民放债 ,不如“任汉人放债 ,尚为楚弓楚得也”。

此外 ,《新疆游记》中的某些记述与今天的认识并不一致 ,甚至有的可以肯定是属于讹传 ,如说锡伯族是吴三桂旧部的后裔等 ,那是因为当时曾有此一说 ,谢彬不过作了客观记录。这些错误当然不能归之于谢彬。

《新疆游记》虽然存在着某些问题 ,但它毕竟是同类著述中相当重要的一部。湖南人对近代新疆是有其特殊贡献的 ,左宗棠、刘锦棠率湘军平叛早已载入史册 ,广为人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两种湖南人撰写的关于新疆的著述也必将传之久远 :一是益阳萧雄的《西疆杂述诗》 ,一是衡阳谢彬的《新疆游记》。

四

谢彬像他那个时代率先接受新思潮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也是旧学根基较深的人。从文体上讲,《新疆游记》与古人同类著述一脉相承。从行文可以体会出谢彬是长于发挥,善于收束,颇讲章法的文章家。

一般来说,谢彬下笔比较谨慎,褒贬不显于毫端,常常寓于具体描述之中。比如4月27日日记,他提到绥来县知事将一所学校改建为班超、张骞祠,并在祠中为自己立了长生牌位陪祀。对于这一令人哭笑不得的举动,谢彬仅评以“知事‘自奉可谓不薄矣’!”这七字以“春秋笔法”写尽了知事的丑陋与无知。又如6月15日日记写道:“路遇三四十驾车辆,浩浩荡荡行驶在驿路上,一问,才知道是疏附县知事马绍武卸任回省。谢彬只缀以‘阔哉知事!可谓满载而归矣’两句话,道出了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感慨。

全书是以文言写成,古典散文大家的影响处处可见。5月9日日记写果子沟,5月13日日记写伊犁河,都是典范的写景佳什。仅举写伊犁河一段为例:

策马出南门,微偏西行。二十里,伊犁河沿。……花草杂放,弥望天涯;水鸟凫江,野兔穿林。哈萨毡房,纵横棋布;牛羊马群,牧放其间。复有渔夫数辈,结庐江浒,举网而渔,一网恒数百斤。牧谣渔歌,互相唱和,立马观听,大有潇洒出尘之想。旋买鲤鱼数尾,就烹哈萨毡房,以下携来之酒。高谈阔论,极其快活。觉昔人“恨不十年弃官,日饮沧州酒”洵非虚语。

不但遣词妥贴,音调铿锵,而且构筑出情景交融的整体氛围。他写了牧人渔夫,写了水鸟野兔,烘托出长途跋涉之后的放松感。

然而通篇未着一字 ,却又深深打动读者的 ,却是朦胧轻淡的乡愁。

在《新疆游记》中 ,大量的记录行程的文字。即使在这类地方 ,也能从单调、重复之中体现出日日常新的情愫 ,也能感受到未知世界的诱惑。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为《新疆游记》所作序言中说 :

夫自民国创建以来 ,少年锐进之士 ,多汲汲于做大官 ,鲜留心于做大事者。乃谢君不过财政部一特派员 ,正俗语所谓“芝麻绿豆”之官耳。然于奉公万里 ,风尘仆仆之中 ,犹能从事于著述 ,成一数十万言之书 ,以引导国民远大之志 ,是亦一大事业也。如谢君者 ,诚古人所谓大丈夫哉 !

孙中山对谢彬所作的肯定 ,对今人仍然有启示作用。

与民国初年相比 ,今天的交通条件有了极大的改观 ,谢彬“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志向 ,却同样可贵。谢彬所倡导的关注西部的趋势 ,在今天的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在《新疆游记》序言中 ,孙中山先生又说 :

今读谢君晓钟之《新疆游记》 ,行路四万六千余里 ,记载三十万言。述其足迹所经 ,观察所及 ,以飨国人 ,使知国境之内 ,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 ,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 ,实无穷也。

无疑 ,谢彬的《新疆游记》及孙中山先生对《新疆游记》及其作者所作的评价 ,今天仍然有其教益。

五

初读《新疆游记》时,我不过是个正在等待“而立之年”到来的青年。

自从读过《新疆游记》,我就开始考虑一个问题:一个人在一两年间都处在远离家乡亲人的不安定的旅途中,而这样长时间奔波于坎坷寂寞长途,不要说是靠马匹牲畜代步,即便利用最先进的越野汽车,旅行者就算不被拖垮,也免不了疲于奔命、敷衍塞责。可为什么谢彬却能总是那样兴致勃勃,那样敏锐关注,为什么还能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探索精神,还能有清醒的宏观意识,能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为新疆和中国西部拟设未来的蓝图?——当然,在《新疆游记》中,他一再说自己本性就是个喜欢游历、喜爱新鲜事务的人。但谁也明白,这并不足以回答我的疑难。

到现在,我步谢彬的后尘,也在新疆走完了“万里路”,也读过了古今中外有关中国西部的“万卷书”(这当然是个比喻),我才敢说,自己总算有了可以谈谈谢彬的“资本”。

应该说,从谢彬进入我的精神世界后,就从未离开过,他陪伴我度过从“而立”到“知天命”的这二十个多思少眠的年头。在旅途迟滞时,在苦思冥想中,无论是与黄沙白碛相逢,或是徘徊于绿洲林莽……是谢彬给了我清醒的思维,是谢彬提起了我溃散的情绪,是谢彬让我为自己的短视感到羞愧,是谢彬告诉我怎样将西部的过去与西部的未来联系到一起!就我而言,只要一瞋目凝神就呼之欲出的,则是谢彬的使命感!使命感化解了古与今、西部与中原、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使命感赋予我们走向西部地平线的勇气!

《新疆游记》整理例言

本书写于 1916~1917 年。谢彬返回内地一年多以后,才发生了“五四”运动。从体例上讲,这部《新疆游记》仍可归于传统文化的范畴。为便于读者阅读,特做了一些必要的整理,现将概要介绍于次:

一、《新疆游记》首先刊载于《时事新报》,后收入上海中华书局的《新世纪丛书》,出版了单行本。我们依据的是 1936 年 4 月第 9 版。个别的铅字有缺失之处,根据 1923 年 4 月初版补出。

二、本书是前人著作,尽管某些观点今人不一定同意,某些记述不一定准确,但作者的主旨是积极的,立意是严肃的,所以,这次整理是以保存原貌为基本原则。但一些对少数民族不尊重的语句和称谓均作了必要删节。

三、为突出主体部分,节省篇幅,没有编入写于新疆境外的章节,计略去:《鄯门闻见录》(1916 年 10 月 16 日~11 月 10 日)、《往返东三省》(1916 年 11 月 11 日~12 月 5 日)、《陕西及河南》(1916 年 12 月 6 日~12 月 25 日)、《西伯利亚与满蒙》(1917 年 11 月 18 日~12 月 16 日)。另外,略去了《甘肃道里与政俗》章写于肃州以前的内容。

四、与新疆有关的部分,仍做了个别的节略,它们是:1. 某些出自传闻的段落,容易引起误解,产生副作用,不利于民族团结;2. 成段地汇抄、摘编他书作为附录,这些书如《西域闻见录》、《新疆山脉志》、《新疆国界志》,原书俱在,转引容易致误,而且,会使谢彬游记的特色与风格被湮没,所以一般未予保留。

五、对个别错简处 ,作了必要的调整。《开发新疆计划书》章的开头部分 ,误排入十几行文字 ,全系某段里程。现已删去。

六、原文仅有断句 ,整理时全部加上标点符号。个别地方 ,由于断句不能完全用标点符号替代 ,所以略有调整。尤其应该说明的是 :原书括号内的文字 ,大致相当于古籍中的双行小字夹注 ,不能与现代汉语对括号的使用等同对待。括号内的文字 ,凡作为前文补充说明的 ,则不加标点 ;凡可视为作者自注的 ,则加上了标点。

七、改正了原文明显的错字。如 2 月 26 日日记原文提到东汉耿恭“窄马粪汁饮之”,“窄”是“竿”字之误 ,便径予改正。

作者行文中偶有笔误 ,也作了订正。如 2 月 26 日日记原文引《汉书·耿恭传》,改为《后汉书·耿恭传》;又如 4 月 21 日日记提及杨增新杀夏鼎、李寅一事 ,李寅 ,原文误作李荣。凡属上述情况 ,便直接作了改动。

八、原书某些地方前后不统一。如 10 月 1 日日记提到王延德《高昌行纪》,而 9 月 25 日则写为王延德《使高昌录》。此书原来就有异称 ,我们便没有硬使其前后一致。

有些新疆特有的名词、术语 ,原来就是其他语言的音译 ,尽管本书译名有两种、甚至几种写法 ,也没有改动原文。如驿站 ,或写作“阑干”、“栏杆” ,或写作“栏干” ;“帕夏”又作“帕厦” ,均仍依其旧。译自民族语言的地名 ,译名往往不够规范 ,如巩乃斯 ,本书或称“崆古斯” ,或称“崆谷斯” ,由于均属音译 ,也没有统一。

九、某些古地名 ,如和阗、婼羌等 ,尽管解放后已改为和田、若羌 ,因本书为前人著作 ,仍按其原称 ,未改为今名。

十、确属需要 ,我们在个别地方据上下文文意 ,增补了一两个字 ,全以方括号 ([]) 标明。如 3 月 19 日日记在记述吐鲁番沿革时 ,提到高昌回鹘王国的亦都护巴而术阿而特的斤 ,原文只作“巴而术阿而特” ,缺“的斤”二字 ,整理时已予补出。

十一、对原文作了少量的注释。一般来说 ,对词语、典故均略

而未注。注文力求简明,以期有助于了解时代背景,而力避喧宾夺主。

十二、本书涉及面颇广,所记见闻或有片面之处。凡属征引前人、时人成说,只要语出有据,一律保留原貌。比如县治的地理沿革,谢彬大多据《西域释地》、《汉西域图考》、《新疆图志》等书作了系统介绍。这些内容可能不尽正确,有的属于早有异说,也有的后人做过订正。只要不属笔误,对这种情况既未加注,更未改动。

十三、在涉及纪年时,本书原文只列出了年号或干支。为便于阅读,均于王朝年号之后注明了所相当的公元年代,但同一年号一般均仅于每章首见时才加注。

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将其整理成一部能为今天广大群众阅读,又不至于在民族问题上产生副作用的本子。我们的出发点是:在突出谢彬学术个性与《新疆游记》原有特色的前题下,使其能为今天研究新疆、认识新疆、开发新疆服务!

杨镰 张颐青

序 一

古人有言：大丈夫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予亦尝勸同人曰：有志之士，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今读谢君晓钟之《新疆游记》，行路四万六千余里，记载三十万言，述其足迹所经，观察所及，以飨国人，使知国境之内，尚有此广大富源，未经开发者，可为吾人殖民拓业之地，其兴起吾国前途之希望，实无穷也。夫自民国创建以来，少年锐进之士，多汲汲于做大官，鲜留心于做大事者。乃谢君不过财部一特派员，正俗语所谓芝麻绿豆之官耳。然于奉公万里，风尘仆仆之中，犹能从事于著述，成一数十万言之书，以引导国民远大之志，是亦一大事业也。如谢君者，诚古人所谓大丈夫哉！亦吾所钦为有志之士也，读其书毕，因喜而为之序。

民国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孙文序于上海

序 二

宗兄晓钟，奉财政部命赴新疆省、阿尔泰区调查，历时十有五月，归成游记三十万言。披露报端以后，今将付梓，属予序之。

予览是记，更就所谈，油然而生感想焉。夫游历之益，尽人知之。而人事劳劳，鲜能远往，此亦无可奈何事也。一旦奉公服务，驾言出游，如晓钟新疆之行者，抑亦乐已。

复次，吾人僦居繁盛之上海，楼宇栉比，人烟稠密，其殆犹井中之蛙，不复知有天地之大也。然试括目细思，团圞之地球，周行于太空，吾人赖地心之吸力，得以附着于其上。大气浑沦，莫知所届；山川原隰，岛布星罗，渺渺此身，沧海一粟。试更推想：太空之大，星球之多，地球混迹其间，亦何殊沧海一粟！则想吾人其将又自视为何如？言念及此，辄为哑然。

吾人具是见解，固可澈悟。然不能遽遁迹于空虚，欲求诸理之一贯，当仍以游历为要举。浮生半日，偶值公余，胜水名山，乘兴而往。读晓钟之《新疆游记》亦不啻卧游之一助焉。

不特此也。吾国近时当局，上下交争，百端待举。而边徼之区，弃货于地，尤视之敝屣不若。今财政部有调查之任命，晓钟复有游记之发刊。瞻顾遐方，其欣欣然乍有生意欤！爰乐为之序。

中华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谢介子

《新疆游记》略例

一、是书系奉财政部命，调查新疆省、阿尔泰特别区财政时公余所作。原名《新阿游记》，现阿尔泰已改道区隶新，特正名曰《新疆游记》。

二、是书为日记体，起民国五年十月十六日，迄民国六年十月十六日，逐日皆有记载。举凡足迹所及之湘、鄂、豫、直、东三省、陕、甘、西伯利亚诸地，政俗道里，名胜险要。亦无不详咨博采，归纳成书，以备邦人卧游。

三、是书对于新疆、阿尔泰两地财政、吏治、军政、国防、教育、实业、外交、交通、建置、疆理皆按实地考察，条陈意见，详著专篇，以供有志经营西北者之参考。

四、是书全文，曾刊《时事新报》，复承《他学杂志》、《民心周报》、《上海晚报》、《湖南日报》、汉口某报，各报转载，谬许为宁息内争，解决时局之作。兹特重加整理印行，就正明达。

五、是书地名、人名，多从回、蒙、哈、俄音译，期便实际应用。诘屈聱牙，知所不免。

六、是书校勘虽经数次，讹夺仍恐时有，幸望读者随时锡以匡正。

中华民国十一年二月十日

谢彬自识于上海《太平洋》杂志社

甘肃道里及政俗

[1917 年·民国六年]

二月十日 晴

上午十时 ,发肃州。出北门 ,过税关。中俄条约开嘉峪关为商埠 ,而贸易实在肃州。据税员云 :上年税收之锐减 ,一因俄国军兴 ,工厂停工 ,无货输出 ;一因贩卖鸦片 ,利息较巨 ,普通商货 ,鲜人运贾。五里 ,过讨来川。依河滩行 ,碎石布地 ,车颇颠簸。二十里 ,丁家坝 ,有土屋数家 ,自是迄嘉峪关前 ,一望戈壁 ,石如拳卵 ,车行其上 ,颠簸不堪。三十四里 ,嘉峪关城。住。是日行六十里 ,东南距兰州一千五百二十里。关北平冈 ,有嘉峪山 ,即关名所由起。关有内外二城 ,内城甚小 ,仅容衙署 ;外城较大 ,周二百二十二丈 ,居民三十余家。近郊共百余户 ,城居山坡 ,南据红山祁连 ,北依黑山牌楼 ,关适居中 ,绕以边墙 ,形势险要 ,足资扼守。清于此设游击 ,驻兵四百余名 ,屡经裁撤 ,今余三十余人 ,且皆疲卒。近调札肃州巡防营 ,兵额亦仅两哨。兵单如斯 ,一遇寇警 ,恐难为守。况新疆孤悬西陲 ,逼处英俄两大之间 ,是关又其后路第一冲地 ,不有重兵长驻 ,远不足壮天山南北之声援 ,近不能慑番回之跳梁。尚望军政当局 ,及早一注意焉。傍晚 ,以车中昼寝 ,伤风 ,寒热交作 ,不能晚膳 ,拥被入寝。阅游击、周管带来谒 ,亦未起与酬酢。

二月十一日 晴 (大风)

出关以西 ,有宿站 ,无尖站^① ,车多夜行。上午七时 ,周炳南请去营部早宴 ,以病辞。八时 ,发嘉峪关 ,出西门。道右有碑 ,题“天下雄关”四字。迤西磧阜累累 ,忽起忽伏 ,高逾数尺 ,车疲升降。四十里 ,双井堡。旧有土城甚大 ,居民六十余家 ,淘金过活 ;今则塌房废院 ,满目荒野 ,所仅存者 ,土屋二三。有老兵一人 ,治茶以售过客。七里 ,入玉门界。四十三里 ,惠回驿。住。是日行九十里 ,实不足八十里云。沿途戈壁辽阔 ,渺无村树 ,北负长岭黑山 ,南望大小红山 ,皆属童山荒峤。又复风打车篷 ,簌簌有声 ,冷气逼人 ,不敢启帘。盖戈壁四望平阔 ,障蔽无物 ,风来迅烈 ,较内地为厉害也。驿中居民二十余家 ,白杨河经其东 ,水清而甘 ,老杨数十株 ,成行而秀。黄草白沙中 ,忽然睹此 ,心神亦快。驿东半里 ,即惠回军塘 ,土屋十余 ,皆谪戍及营勇流寓于此。(清制 :军塘属标营节制 ,驿站由府县管辖。)驿西土堡 ,亦有居民十余家。回乱以前 ,堡中皆回民 ,今绝种矣。清同治 (1862—1874)回乱 ,其攻破嘉峪关者 ,即此堡回民与南山猎回所为。

二月十二日 晴

上午六时 ,发惠回驿。仍行戈壁 ,培塿起伏 ,盘旋登降 ,御者呼为九沟十八坡。满地皆黑色碎石 ,盖太古火山喷焰所致也。十七里 ,骗马城 ,即晋驛马县故墟。十三里 ,火烧沟军塘。民居十一家 ,有新开尖店。白杨河经其左 ,水流颇大 ,可引渠溉田。十五里 ,膝膊盖子卡。过此草滩宽平 ,广数十里 ,最宜游牧 ,并可耕种。二十三里 ,赤金湖。土屋八九 ,甚形贫瘠。车夫护从于此烧茶小憩。自此南行 ,八日程 ,大红沟小红沟盛产赤金 ,清光宣 (光绪·1875~1908 ,宣统·1909—1911)时 ,土人岁裹糗粮往采者 ,达千余人 ,今犹年有数百。茶后西北行。二十里。道南四五里间 ,村树丛蔚 ,询即

① 宿站 ,指有客店供行人住宿的大站 ;尖站 ,指供行人小憩用餐的小站。尖 ,就是打尖之意。

赤金堡，唐玉门县也。居民数十家，其东南数里有石油河，产石油甚丰，德人曾携往上海化验，纯油有百分之五十。惜在穷荒大漠，交通梗塞，坐睹大利遗弃耳。十七里，赤金河，源出祁连山中，西北流，经鸦儿河口、上赤金、红山寺、赤金堡、赤金峡，潴为花海子。河左村树衔结亘数里。五里，赤金峡。宿。是日行百有十里。沿途间有土路草滩与白杨土屋，不似昨日一望戈壁。峡地险要，明代戍边将士，常据此御贼。居民二三十家，白杨成林，河水绕流，塞外有此，亦称佳地。

二月十三日 晴

上午七时，发赤金峡。行戈壁，东西宽八十里，南北长倍之。碎石整砂，车声嘹嘹。四十里，高见滩。有石碣，字迹剥落，不可辨。二十里，三十里井子，有井深十丈。驰目四望，恍若海洋，不见边际；回顾赤金峡，则入地平，仅在隐约中矣。二十里，渡巩昌河——苏赖河之汊也。稍见村树。五里，大东渠军塘。五里，玉门县南门。宿。是日行九十里。玉门城周三里三分，只南北二门，城中人烟颇密，老杨极多，古干数抱，皆数百年前物，出关以来所仅见。同治回乱，此城幸全，所以有此。西北各地商店，货柜横塞店房，出入皆跃而过。商货多冠“南”字，如南纸、南糖、南酒、南式点心之类（陕境尤多）。而兰州以西，计算账项，更有满钱虚钱之分，满为十足，虚则九折。此类商业习惯，又南方所无有也。

二月十四日 晴

上午八时，发玉门县。出北门，西北行。渠水村树，犹形丰美。四里，过城河桥（即苏赖支渠）。复行戈壁，长五十里，宽约三十里，坚砂卵石，铺地成青。右顾远树成行，左眺辽阔无边。冷风扑面，寒气逼人。二十六里，西井子，屋秃井涸，西往者呼三十里店子，东来者呼二十里腰站。道北遥见村树，询系头道沟庄。二十里，渡二道沟河，入安西县境，即三道沟街。宿。是日行五十里。在回乱前，街市及附近居民四五百家，今仅百家左右。商务可比玉门县

城。杨树满野，古树在市，安西东方大市集也。市西有堡，清设都司，今犹未裁。有疲兵十余人，皆住市内。傍晚大风怒号，如万马奔腾，听之可怖。

二月十五日 晴

上午七时半，发三道沟。道旁树木茂密，熟田颇多，间有古树，近似关内气象。渡三道沟河。下坡，行四道沟沙滩。二十里，柳沟驿，汉渊泉县旧址。堡空无人。稍东即二十里铺，亦仅秃垣一片。十一里，六道沟，有关帝庙及土屋二三，可以茶尖。七里，七道沟腰站。古杨数株，土屋一家，车夫护从，在此烧茶食饼。四十七里，布隆吉城。宿。是日行八十五里。自二十里铺以西，草地平阔，南北达百余里，土厚而沃，又有沟流，最便开垦。而由七道沟迄布隆吉城，地尤沮洳，水富草丰，可辟水田数万顷。布隆吉城周六里三分，清雍乾（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时曾屯田养兵于此。回乱前，居民八百余户，甚形繁富，今仅七八十家，瘠贫不堪。城内四分之三为空地，惟古杨数十株，合抱参天，颇有可观。城外四望皆草地，草深没马，色黄若云，登高遥览，仿佛江南秋季观稻畦也。

二月十六日 晴

上午二时，发布隆吉城。西行草滩。五里，过布隆吉水。十八里，月牙湖墩。南有草湖，为野马沟所渚。十四里，过窟窿河，即古葫芦水，唐玉门关地也。西岸为双塔堡，即唐瓜州晋昌县故址。堡仅一门，内外土屋二三十家，附近白杨成林，车夫护从，就店吃辣面小憩。八里，南北两山，对峙如门，南山双塔矗立，北山一墩高耸，自远望之，若边门大启。过此入乱山子，山低路平，四无草木，沙砾皆灰白色。十五里，渠口军塘。迤西数里，田畴树木，夹道相望。十三里，小湾堡。尖。内外居民二三十家，古杨径围，耕户散处，牛羊成群。是堡东门，其小如窠，不通车马。自布隆吉至此八十六里。本为宿站，以安西至哈密，沿途草料，必在安西购备，须耽延一日，乃攒程西进。十里，杨家庄。红柳成林，沟渠交错，地质肥美，

甘草丛生。十四里,黄渠桥。水宽丈余,渠流四出,平原敞阔,皆可垦种。十五里,北甘沟,村树茂密,野平山远。西走沙碛长十余里。二十五里,安西城。宿。是日行百有五十里。城周六里七分,城内五分之四为空地,满目瘠贫之状。四郊杨柳成林,可比凉州,唐诗云:“羌笛无声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① 证以目历,殆非信史。

二月十七日 晴

住安西。上午策马访知事杨昌禄,路经鼓楼,有泉当道,土人呼为神泉,古渊泉也。口径尺许,四周皆石砌,深二丈余,上绕栏杆,中有一柱,上通楼底,有二水龙,张口蜿蜒,绕柱而下,似欲入井吸水然者,汲泉煮茗,味甚清冽。午正,杨昌禄来报谒。安西在回乱前,有二千四百余户,颇形富庶,今仅九百左右。故入境以来,甚觉地广人稀。学堂惟城内一高等小学,学生十余人,犹经知事几度劝谕强迫,始达此数。(甘省全省大小学校共只百余所。)清嘉道(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时,县境产金甚旺,四乡金厂林立,城内有金铺数家。嗣经停采,而金店亦歇闭矣。药材则产甘草、锁阳二种,甘草大盈握,土人刈其枝为薪,而留其根,即为甘草,锁阳形似南方小红萝卜,味甜,壮阳之圣药也。境内天候特别,终岁多风少雨,甚至露滴也无。田亩灌溉皆恃各地泉水、疏赖河水及南山雪水。而雪水之利尤薄,故土人恒以冬季降雪之多寡,以卜明年丰歉。去年关内人民携带家眷,经此往新开垦者,数逾万人,籍甘肃河州者居其半,余则天津、河南、山、陕诸地之人。似此新疆旷野广原,万里沃壤,犹有开辟之希望,闻之欣然。城西二里,有清乾隆时筑之废城,白沙飞壅,高与城齐。十余里外即望见之。下午偕烈夫散步,绕城一周。入夜大风狂发,如山崩河泻。

^① 所引唐诗,系王之涣《凉州词》。“羌笛无声怨杨柳”,原诗作“羌笛何须怨杨柳”。

附：汉玉门阳关古道路程

《元和志》^①：玉门故关在寿昌县西北一百七十里（按：寿昌故城，在今敦煌西南一百四十里，巴彥布喇汛。）谓之北道。阳关在县西六里，以居玉门关之南，故曰阳关，谓之南道。汉以二关为西域门户，自敦煌至盐泽（按：即罗布淖尔）往往起亭。唐宋以后，沦入流沙。今赴新疆，必道哈密，不能径达于阗，于交通上阻碍实多。前清新抚刘毅斋午庄^②，先后遣人裹粮探南北道，各有图说，惜皆艰涩不可读。兹分记其程途，集诸说加以疏证，以备留心西域路政者之参考云。

（甲）玉门北道

出敦煌西门，渡党河，西北行戈壁中。七十里，碱泉。五十里，大方盘城，废垣无人，汉玉门关故址也。四十里，小方盘城，长四五十丈，亦无居民。三十里，西湖，一名后坑，有边墙遗址，及烽墩数十。七十里，清泉沟。（以上六站有水草，惜多鹵。）折西北，七十里，芦草沟。西望大漠，杳无居人——汉之白龙堆沙也。西行，六十里，五棵树。有胡桐五，掘地得泉，砌堆立杆，上书地名。西南行，六十里，新开泉。西行，七十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沟。掘井得咸水，南望沙漠无际。北百里外，有小山如弦月，长数百里，过此为新疆界。西南行，八十里，星字山，皆碱滩。土阜数十，远望若星辰罗列，有柴草，无水。八十里，土山台，皆潮碱戈壁。途中兽迹纵横，有土堆如颓废城郭——汉楼兰国东境也。有柴草，无水，掘井水咸。西北行，七十里，野牲泉。多沙碱，有红柳芦草，泉味苦，野

① 《元和志》，指唐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志》。

② 指刘锦棠，刘锦棠字毅斋，系湘军重要将领，自清光绪九年（1883）至光绪十三年（1887），出任新疆建省后的首任巡抚。

牲多饮于此。西行九十里,咸水泉。途中有土墩,形如墙,高数尺或一丈,均生碱沙,坡下有咸泉,坡旁可挖窑洞。九十里,蛇山,有咸水、红柳、柴草。九十里,土梁子,沙磧碱滩相间,有柴草,水味咸。七十里,沙堆。八十里,黑泥海子——罗布淖尔东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马难近。水咸,有芦苇。四十里,芦花海子。沿途碱块如坚石,驼蹄流血。(以上二十站,无人,皆堆石立杆题字。)九十里,阿不旦,有回民十余户,以捕鱼游牧为生。自敦煌至此,共千四百里。道路平坦,可以通车。由此正北行,三日程有古城,疑是楼兰故都扞泥城址。《水经注》云:“龙城故姜赖之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①再折西北行,四次渡塔里木河下流,六站,共五百十五里,都纳里,唐西州蒲昌县境也,各站皆有回户。东北行,九十里,浣溪河——即开都河,自博斯腾淖尔溢出之下流。又七站,共五百七十里,阿节克,沿途皆戈壁无人。九十里,鲁克沁。西北行,一百里,吐鲁番——汉车师前庭也。自安西出玉门至吐鲁番,共三千有三十五里。由此随北山波河西行,即与今驿路合。

(乙)阳关南道

自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卧卜。七十里,南湖,即阳关,一名龙头山。四周皆沙阜,无高山。路西北有泉,农民约五十家,尚多可垦之地。其西曰古铜滩,又北一里红山口,为阳关废城,有于此掘汉砖者。路南有唐寿昌城故址,清于此设巴彦布喇汛。西行戈壁,七十里,推莫兔,有荒村。七十里,胡卢斯台,废屋无人,有泉水,荒田数顷。北有通大方盘城路。七十里,毛坝,或曰冰沟,途多石子难行。有水草,青海蒙番,间来游牧。三十里,安南坝,沿途有土山泉水草滩,一名下营盘,亦称庙湾。有古驿,周三里。北有河水,颇清,多红柳。东南数里,又有上营盘古垒,皆清康熙(1662—

① 这段文字见《水经注》卷2,这里所引的不是原文。一般认为,龙城并非扞泥城。

1722)中建以防准夷者,均无居民。西行,八十里,野马泉,皆沙泥平地,多野马,有水草,可屯田。西北行,一百里,白山泉。一百二十里,深沟。沿途有水,有山,有平原,有甘泉,有胡桐十余株,有猎者所筑藏身之石圈。四十里,龙尾沟,即沙泉。无水泉,高坡壁立,过此即新疆界。一百二十里,聚水沟,即石头涝坝,南倚高山,有甘泉,路多在山峡中,其窄处须施斧斤,驼乃得过。九十六里,一碗泉,水味甘。沿途黄沙、山沟相间。七十里,双泉子,北山下有二泉,回语曰伊格布拉克,华言双泉也。中经石沟(长三十里)与长坡(长二十里)。六十里,野马沟,无水草,经大石山,双峰插云,路甚险峻。六十里,红柳沟卡。山下有泉,味咸;山上有古卡,周二十余丈,镌字于壁曰:“东至敦煌,南赴西藏。”卡东南二百十五里,噶斯池,为赴青海要道。以上所经,道北皆汉楼兰国地,道南皆汉婼羌国境。八十里,红柳沟口,路东有水,由东而西,约二百里,时伏时见。六十五里,双石墩,无水草。途多土阜干沟。(以上皆堆石刻字)七十五里,大土墩,土名干站(按:婼羌知事廖振鸿于民国六年四月在此新开一井,水量可饮百驴。)其东泉水性毒不可饮。沿途皆以黑石作磊数十为记,间有红柳,自敦煌至此,共一千三百一十六里。间有崎岖,须加开辟,方能行车。又西行,一百二十里,密阮,沿途皆碱滩戈壁。有古城,周三里。附近水草丰美,居民八十余家。近驻汛兵北距罗布淖尔一百里,疑即汉鄯善国之伊循城与唐之七屯城。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有古城周十五里。《新唐书·地理志》:七屯城西八十里,石城镇。汉楼兰国,亦名鄯善。辩机《西域记》^①折摩驮那国,即沮末城,东北千余里,至纳缚波国,即楼兰也。唐以后沦入沙漠,近百年来,始渐开辟。今置婼羌县

^① 辩机《西域记》,即《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一般题署为玄奘译,辩机撰。所以,这里就简称为“辩机《西域记》”。辩机是玄奘的弟子。参见贺昌群《大唐西域记之译与撰》一文。

治。一百里 甜水泉。一百里 凹石峡 ,有古城 ,周三里 ,唐之弩支城也。八十里 茄绊卡的。二十里 沁克里克 ,入且末县境。六十里 布古里克 ,渡卡墙河 ,即《水经注》之且末河 ,源出于阆东南托古兹达坡 ,东北流千余里 ,入罗布淖尔。沿河西南行 ,八十里 ,抵敏托海 ,一名店里多海。七十里 英苏 ,一名雅沙。八十里 塔得朗 ,有回民庄。六十里 卡墙 ,即且末县城。有回民八九百户 ,旧名策尔满。西北有古城 ,周十余里 ,汉且末国故都 ,唐之播仙镇也。由卡墙西至和阆 ,有二路 :偏南者傍山多险 ,偏北者在磧砂中较平。五站四百一十里 安多罗 ,或作安得悦 ,疑为汉之戎卢国境 ,又西行戈壁 ,四站三百四十里 尼雅 ,即古尼壤城旧址。又西三站二百六十里 克里雅庄 ,即于阆县城 ,汉扞弥国也。其西南为汉渠勒国地。而自卡墙以西 ,取道偏南一路 ,五站四百里 ,卡拔小金厂。又五站五百一十里 艾野 ,其南山为大金厂。又三站二百三十里 ,于阆县 ,与北路合。再由于阆西行 ,五站四百五十里 和阆县城。汉于阆国故城 ,在县西南十余里 ,自安西出阳关至和阆 ,共六千八百余里 ,迂远过半。盖新疆精华多在南路。苟能复辟阳关古道 ,缩短与关内交通之程途 ,商民便利勿论 ,即有事征调 ,亦甚快捷。以谓戈壁难行 ,而缠回恒由此入关 ,且诿时短费省 ;以谓开路需费 ,而仿军塘旧制 ,所需亦只此数 ,余甚愿掌交通者 ,极力筹而辟之。

二月十八日 阴 (大风)

住安西。狂风怒号 ,如海潮汹涌。终日阴霾 ,如在浓雾。午正 杨受百招宴署中 ,同席七人 ,皆本地各行政官吏。有邹某者 ,蜀人而受百之戚 ,谈辛亥四川革命事甚悉。甘肃入民国来 ,有二秕政 ,足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内务方面 ,则凡前之粮厅分州分县 ,一律改为县 ,如洮沙、红水、漳县、西固、庄浪、盐池 (马花池分州) 东乐、抚彝、金塔 (王子庄分州) 毛目之类是也。按之政象实际 ,多为失当。此十县中 ,有田赋所入 ,用供本县政费而不足者 ;有

教育、司法各机关 ,皆无基础而须新设者。今概升置为县 ,不徒无益于民 ,而且重民担负。某知事语我云 :毛目一县 ,城内居民仅二十余家 ,全县人口只百余户 ,比之南方 ,特一小市集耳。亦设县治 ,不亦僭乎 !或谓候补知事太多 ,特辟此途以资除授。吁 !国家行政区域如何重要 ,而可如此儿戏也耶 ? 财政方面 ,则头会箕敛 ,竭泽而渔 ,征收机关 ,名多于鲫。土药罚款也 ,皮毛公卖也 ,百货厘捐也 ,烟酒公卖也 ,驼捐车厘也 ,夷税 (番子贸易税) 集税 (市税) 也 ,自县城以迄乡镇 ,无地不备 ,无物不征 ,无税不苛。又有所谓筹款局者 ,机关独立 ,不归财厅管辖 ,亦一括搜民财之所。蚩蚩编氓 ,其何堪此 ! 或谓甘省乃清受协省份 ,改革以还 ,不第协饷告绝 ,且须接济中央每年专款七十万元 (公债除外) 。一出入间 ,收支悬绝。非如此税 ,经费无着。虽然 ,亦当于归并赋目 ,培养税源二者加之意耳。

二月十九日 晴

上午八时 ,发安西 ,出北门。六时 ,苏赖河 ,即汉地志^① 之藉端水 ,嘉峪关外大河也。杨知事遣向导二人 ,导车踏冰而过。此处河底皆浮沙 ,车一陷入 ,多被淹没。每年封冻解冻之初 ,冰薄不能载车 ,最易失事 ,旅行视为畏途。恒倩土人识途者 ,领至安全地方以渡。河源出肃州祁连山南平地 ,西流 ,经五个山南 ,及乌苏达坂南。又折而西北 ,经鱼儿浑及九个达坂之西 ,至大坝 ,会昌马尔河。过坝北 ,歧为二。东北流者曰巩昌河 ,经上东渠、下东渠、塔儿湾 ,潴为草湖 ,入于沙。西北流者即正流 ,经大坝西北 ,为四道沟。巩昌河之支渠曰城河 ,自东来会。又折西流 ,五道、六道至十道诸沟 ,以次入之。又西 ,至布隆吉城 ,受布隆吉水。又西 ,经双塔堡 ,受窟窿河。又西 ,至安西城东渠口塘 ,引为多渠 ,又溉县南诸屯堡。又西 ,至敦煌北境、党河自南来会 ,又西北潴为哈喇淖尔。是河每年

^① “汉地志” ,即《汉书·地理志》。藉端水 ,见《汉书》卷 28 下“敦煌郡”条。

秋夏 ,以沿河居民遏流溉田 ,恒无滴水。冬春有水 ,又皆冻合 ,而水声淙淙者 ,仅一二急流处耳。渡河 ,即得胜坡 ,前清敕建龙王庙在焉。过此 ,行大戈壁 ,小石如卵 ,铺地成青 ,平旷无垠 ,如泛洋海 ,车行噼噼有声。五十四里 ,石窑子。沙阜旁有废土屋数间 ,车夫、护从于彼少憩。迤西沙阜纷起 ,车时升降 ,惟尚平坦。三十里 ,白墩子。宿。是日行九十里 ,其远可当百密云。车店三 ,居民四。驿北里许 ,有草滩 ,长数里 ,可耕牧 ,惟斥卤满地 ,收益或不丰耳。

二月二十日 晴

上午七时半 ,发白墩子。西北行戈壁 ,道旁小山 ,环绕若屏 ,不能远望。途遇黄羊一群 ,唧唧穿道而南——皆野牲也。闻有野骡一种 ,亦生长沙漠中 ,尚未之见。四十里 ,独山子 ,有废屋古井 ,无居人。道旁见死马一 ,盖不能负重致远 ,为车夫虐待击毙而委弃者。迤北山势渐高 ,去道亦渐近 ,车曲折行其中 ,若在山峡。三十里 ,红柳园 ,实无柳也。宿。是日行七十里。沿途黑沙铺地 ,群山亦成黑色 ,不生草木。其高坡上恒有过客堆石如小塔 ,用以敬神而祈福禳灾 ,并谓心虔则历久不塌 ,有蒙俗鄂博之遗风焉。车店四 ,民居三 ,粮食草料 ,皆自安西或敦煌运来。路北有关帝、老君二庙 ,过客省旅费者 ,多下榻其间 ,自炊自食。店肮脏甚 ,夜卧车上。驿东北五十里许前山后山 ,西北六十里花牛山 ,皆产铅。西北三十里 ,土山子产金。均以交通不便 ,器具粮食 ,转运艰难 ,人烟稀少 ,工价昂贵 ,莫能开采。弃利于地 ,滋可惜也。自安西至哈密 ,得程千里。无田畴树木 ,惟有水处设军塘驿站。以掘地不尽得水 ,故各站相距 ,远近亦殊。

二月二十一日 晴

上午七时 ,发红柳园。西北行戈壁 ,两旁小山环拱 ,皆呈黑色 ,碎石当道 ,又多沙坡 ,车颇颠簸。三十五里 ,道旁有土穴 ,洞外列石块数十 ,可供过客坐憩。十五里 ,小泉 ,废屋二三 ,前有泉水。过此山远野阔 ,间有碱滩 ,丛生旱芦茭茭 ,及拳曲之短茨。远望茈茈 ,近

视则数步一丛。地仍沙卤 ,不可耕植。盖戈壁中少水分 ,只生此三卉。若移他处之草植此 ,即不能活。二十里 ,大泉驿。宿。是日行七十里 ,车夫呼八十里云。车店四 ,民居二。关帝庙中 ,有邮政所 ,性质或同信柜 ,而不售邮票。住邮差二人 ,专送往来邮件 ,若清之驿卒然 ,询之土人 ,谓自安西至哈密 ,中间十站皆如此。

二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七时二十分 ,发大泉。西北行 ,戈壁平坦。二十里 ,上坡走山间 ,路颇坎坷。二十里 ,道左有废屋基址一圈 ,青羊数头 ,觅食草地。护从枪击之 ,未命中。其体大于黄羊 ,毛亦较长 ,其皮可制褥毯 ,以生长石山 ,又名石羊 ,亦野羊之一种。十二里 ,道左有白石山蜿蜒数十里 ,石子皆洁白透光 ,若似玉石。其东麓山坡 ,过客所堆祈禳石塔 ,以数十计。遥望路北 ,白光满野 ,若为湖川。询之护从 ,则云瘴气 ,行人触之 ,立致怪疾。戈壁中此气恒多 ,旅行者宜加注意。过此为大碱滩 ,宽广数十里 ,荒草丛生 ,牛羊成群 ,盛产锁阳 ,大者如藕。马蔺草亦多 ,其叶似萱 ,夏开蓝花 ,土人讹呼为马莲草。八里 ,马莲井。宿。是日行六十里 ,车夫又云七十里。车店三 ,民居无。安西在此设土药罚款分卡。道北小堡内 ,有土屋数间 ,邮差居之 ,堡旁有关帝庙 ,自白墩子至此 ,前清各驻外委一、汛兵十 ,今则每站仅安西警备队兵一人。边塞交通要道 ,守望如此轻忽 ,是可伤也。宿店土墙 ,低仅及肩 ,垂头出入。屋顶黑烟灰尘 ,累累下挂 ,若满架藤花。西北旅店多污秽 ,此处尤甚。入夜大风。

新疆迪化道属

二月二十三日 晴(大风)

上午八时 ,发马莲井。西北行戈壁 ,逾石坎无数 ,车颇颠簸。二十里 ,金窝子。小山环路 ,顽石更多。十里 ,咬牙沟 ,有废屋基 ,无居人。甘肃新疆交界处也。自肃州至此计程九百五十五里 ;自泾川白杨坡至此 ,共行甘肃境内三千四百三十里。过此 ,山环路曲 ,崎岖难行。星星峡口 ,山势益近。祈禳石堆 ,山坡为满。四十里 ,星星峡。宿。是日行七十里。峡中乱石错落 ,故名星星^①。长约三十余里 ,曲折如羊肠。两山皆沙石无土 ,实新疆之东门。用兵西域 ,此其争地。大店三 ,小店二 ,民居一 ,草料粮食 ,皆自沁城运来。道南有土堡 ,驻排长一 ,驻兵四。其东数十武 ,有关帝庙 ,香火颇盛。庙对面石崖 ,怪石穿空 ,凹凸崎嶇 ,横亘数十步。下有回回盖氏坟^② ,相传唐时回回教皇 ,遣盖偕挽葛无爱二人东来 ,报唐皇之聘 ,客死葬此 ,坟为一小室 ,门恒扃。阍者启视 ,骸骨中陈 ,上覆布帛 ,层积盈尺 ,五色跖沓 ,颇为美观 ,闻皆信徒所敬献 ,若吾湘神庙上之袍然。骸骨亦帛裹 ,土人谓尚未朽 ,亦一木乃伊也。坟前有礼拜亭 ,悬汉回文字布额甚多 ,题款皆称为“西方先贤” ,不识何据。或曰唐大将某西征回纥 ,俘七人归。其一殁于途 ,葬此 ,后屡著灵异 ,好事者为醵金建屋覆其塋。至今回汉经过必拜之 ,有祈辄应。

① 关于星星峡地名的来历 ,有几种不同说法 ,谢彬所记为其中一种。较普遍的一种说法是 :星星其实是猩猩 ,原来这一带有其踪迹 ,附近山中产有水晶 ,故名星星峡。

② 盖孜麻札后被迁移于哈密。

二月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七时 ,发星星峡。西北行 ,细沙满途 ,如行河滩。七里 ,大坂 ,有关帝庙 ,过客祀祷甚虔 ,联额满廊庑。相传此处多魔 ,建庙后始安静。神案前陈水晶二方 ,精光烁烁 ,莹澈可爱 ,周皆盈二尺 ,戟芒圭角 ,严若削成。其晶大者可制眼镜。俗传此石能催生 ,磨水饮之立产。道士告余曰 :是石出距庙十余里星星洞中 ,白黑杂丛 ,锹掘即得。驿路绕庙左 ,凿石为道 ,巉岩陡峻 ,恒易覆车。庙前有碑 ,上泐 “小心坡路危险 ”以戒行人。余乃舍车徒步 ,下坂后 ,始再升车。初 ,峡路崎岖 ,仅能骑步。清雍正 (1723~1735)间 ,大军驻哈密。因转饷 ,始稍稍修治。厥后过者 ,犹数折轮 ,损人畜。洎刘锦棠抚新 ,再凿新路里许。然石骨嶙峋 ,终不可平。下坡行沙沟中 ,盘曲而有坎坷。两旁山石 ,色皆焦黄。山麓遍露石炭矿苗 ,拾取小块 ,投火即燃。将来铁道开通 ,此亦大利所在也。三十三里 ,山渐低小 ,道渐宽平。十里 ,小红柳园 ,有关帝庙 ,住道士一人。旁有废垣数堵 ,草地数顷 ,井泉亦旺。若招农民耕牧其间 ,兼设旅店以供行人尖宿 ,亦可成一驿站。过此 ,沙阜甚多 ,并有石坎。四十里 ,沙井子 ,回语曰库木纳克 ,言有沙有水也。宿。是日行九十里。荒店三家 ,邮政所一 ,无居民 ,泉水颇旺。自安西至哈密 ,各站店主 ,皆曾为营勇之人 ,而籍湘蜀者尤多。

二月二十五日 早雪 日晴 夜仍雪

上午七时半 ,发沙井子。过草滩 ,入戈壁 ,左右皆小山绵亘。二十五里 ,牛阿沟。顽石触轮 ,山多红砂。五里 ,腰站子 ,一名疙瘩井。旧有两店 ,今皆塌矣。建关帝庙 ,守以道士。护从于此烧茶小憩。过此山远路平 ,戈壁寥廓 ,安西、红柳园以来所仅见。道南数十里外 ,地平上露山顶四五 ,皆不见麓 ,比又陆地足证地圆者也。四十五里 ,苦水驿 ,回语呼阿及他苏。宿。是日行七十五里。车店三 ,邮政所一 ,草料粮食 ,购自沁城 ,本地一无所出。泉深八尺 ,水味特苦 ,餐用饮料 ,则自沙泉携来。南行六百里至甘肃敦煌 ,旧有

车路,今仅能行骆驼耳。附近二百里内,恒多黑风,飞沙走石。自安西至哈密,水味多苦,且每站只有一泉,车夫急饮渴马,失溺交下,泉即不苦,亦秽极矣。幼读《后汉书·耿恭传》,笮马粪汁饮之,是特滤去水中马粪,方为饮料,史官不知戈壁情形,过侈其说耳。连日道旁,迭见骡马倒毙,肉腐皮烂,惨不忍睹。皆因道站太远,水草中绝,负载过重,力不能前,车夫虐待,重加鞭扑所致也。

二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六时,发苦水驿。西北行,戈壁。路阔沙平,碾雪而进。二十五里,道北遥见层峰积雪,高插云霄,土人呼小天山——巴里坤天山之南支也。二十五里,天生墩。有红土阜屹立,高三四丈。其西十里,即腰站子,有关帝庙,住道士一人。庙后有井,可汲水烧茶,若设旅店一二,便可成一驿站。七里,道北有土屋石碑,土人呼五十里井子。屋后二井皆涸,旁边水脉颇旺,昔曾拟在此处设驿站。十三里,道旁土屋一间,旁有废院基址,后枕土山,红色若丹。下坡即沙沟,宽半里余。过平冈,黑砂铺地,远望若洞庭水平,广长达数十里。四十里,格子烟墩,蒙语呼噶顺沙陀。宿。是日行百有十里,车夫呼百四十里,哈密县实测又止八十三里七分。余以平时车行速度与时间约计,姑如上数。旧驿在迤东二里,土屋烽墩,刻皆存在,惟无居人。今驿为回乱以后徙此者,大店三,小店二。南阜上有龙王庙,四近草地颇多,可资耕牧。土人云,若开渠引水,可安百户,执政尚未筹及,深可惜也。清光绪初(元年为1875),左文襄^①用兵新疆,以驿路戈壁,水草维艰,乃由三道沟经桥湾营出边。走蒙古草地,至黄芦冈始合驿站。道虽稍迂,为计甚得。苟由戈壁前进,一遇敌人阻挠,全军皆处绝地矣。

二月二十七日 晴(大风)

上午八时,发格子烟墩。西北行,飞尘迷目,车帘恒垂。过大

^① 文襄系左宗棠谥号。

沙冈 路甚平坦。三十五里 腰站子 有泉水草滩。十五里 道北有村落及牛羊群 询系回庄 居民四五户 杂树十余株 旁近水草亦丰。自安西以来 七百里不见一树 骤睹树木 为之色喜。十里 长流水 蒙语曰额帖木儿。宿。是日行六十里。车店七 民居六 驻排长一 马队五。附近皆草地 牲畜成群 西北坡上有泉 水旺且清 流为上下两池 两池皆绕木栏 上供汲饮 下为他用。关帝庙居其上 阶前陈大刀 重八九十斤。过厅有深井 水味甚甘冽 环街白杨胡桐 达二三十株 茂密可观。中有老杨二株 其大数围 状甚古秀。

二月二十八日 晴 (仍大风)

上午七时半 发长流水。乘风西北行 草地平旷 旱芦丛生 惟多斥卤 颇碍耕牧。三十五里 腰站子。道右有废院基址一圈 其北二里 草滩中有方泉 宽深皆丈余。环泉盐场甚广 上覆沙土 下皆块盐。二十三里 大泉湾。水草丰美 牲畜弥野 道北数里有村庄 汉回民各数户。二里 黄芦冈。回语曰赛乌拉克。宿。是日行六十里。民居十一 车店四 白杨树十株 种地八顷。前有大渠 野多旱芦。北数十里 雪峰耸峙 即小天山。东一百九十里 沁城 蒙语呼塔勒纳沁 农民百余户 熟田四千余亩。自星星峡至长流水 各站粮食草料 皆采自彼处 哈密东北一沃壤也。傍晚风息 夕阳甚佳 夜卧热炕 不能成眠。

三月一日 晴

上午七时 发黄芦冈。西行 草地宽广 皆可耕牧。十五里 一棵树。有渠水来自天山 溉地极广。缠民三十余户 汉民仅五六家 有小店二。五里 入沙窝 车行无声。三十里 新庄子 回语曰克子胡木。渠水淙淙 杨榆成林 村庄亦密。汉民三十余户 各种地百亩 余皆缠民。自是迄于哈密东门 田畴相望 杂树纵横。蔡湖庄 庄民群居焉。十四里 上阿雅尔桥 回王沙木胡索特等迓于官厅。于此换乘轿车。两旁道树成行。三里 下阿雅尔桥。一里 。

哈密东门。出西门(城周三里半)二里,住店。是日行七十里。自肃州至此共程一千四百六十里。膳后入城,至冯、杨、王、牛诸君处报谒。傍晚至新城(周里许)关帝庙。赴本地绅士公宴,主席为商会会长李开仁与劝学所长李澜。同席为冯、牛、王诸君。有戏佐觞,系秦腔中之旧戏,无甚可观。

三月二日 晴

住哈密。上午至回城报谒回王。(回城位汉城南二里,城周四里。)沿途沟渠二三,水流悠悠。杂树茂密,纵横有致。道路平坦,风景绝佳。安西以来,长途戈壁,忽焉睹此,无异仙乡。王府在回城西门内大阜上,高冠全城。王鬻铄(现年六十余)和蔼,能操汉语,谈新疆情形颇悉。其受封始祖曰额贝都拉,一传郭帕,再传额敏,三传玉索卜,四传伊萨克,五传额尔德锡尔,六传伯锡尔,七传迈哈莫特,八传即今王沙木胡索特。世食采邑,且有国俸。哈密膏腴土地,大半归其管辖。现有熟地四万亩左右(未垦荒地甚多),人民十三苏木。(每苏木百五十户,男女约五百余人。)苏木,犹言部落也。权力富力,皆为回部诸王公冠。初,哈密、吐鲁番王,暨南路阿奇木伯克,皆辖回民。清光绪八年改行省,设民官,裁伯克缺,回民归地方官管辖,回王勿预,惟哈密则仍旧焉。城内回民四百余户,深目隆准,躯干雄伟,圆帽革履,服饰皆殊,文字横行,语言侏儻。乍见疑是西洋人,所异者目睛黑耳。妇女身衣红袍,首蒙巾帨,长及于肩,酷肖印度女子装束。幼童习经者,书之牛骨,成诵则拭而易之。至一回寺,有古杨树,大杆为九,小枝无数,枝杆纠纷,穿墙逾壁,盘旋成荫,约十余丈,俗呼“九龙树”^①。相传龙形无根,实则老杨卧地,处处生根,无足异地。出西门,瞻回王陵。陵为伯

^① 九龙树为哈密名胜之一,清人萧雄曾有诗咏之。这里称其为“老杨”,一般记载是古柳。树今已不存,当毁于三十年代以来的战乱中,据说“九龙”为哈密王实传九代之兆。

锡尔王所筑 ,费时二十年 ,始告成工。高三四丈 ,下方上圆 ,墙垣皆花瓷方砖 ,极其壮丽。通事启门入 ,左右二碑屹立 ,上刻可兰经典。逾重门 ,即五陵所在 ,皆长方形 ,上覆彩帛 ,数之十余 ,两旁小冢亦十余。据云 :大者为今王之祖与祖母 ,父与母后 ,及其伯叔祖父母与伯叔父母 ;小则同祖兄弟与同父兄弟。质言之 ,今王之祖以下 ,皆丛厝于此。新陵左旁 ,复有四陵错处 ,则其祖以上诸王所在。建筑若大亭榭 ,壮丽远逊新陵。诸陵之后 ,有大礼拜堂 ,规模宏敞 ,可容千人以上。询系过年回族^① 大祈祷处也 ,平时礼拜 ,则在城中小礼拜堂行之。扶梯登屋顶 ,凭栏遥瞩 ,四周皆回冢 ,若众星之拱北辰。汉回三城 ,历历入望 ,一大观也。返寓 ,作致财部函电数件 ,即赴王式如知事晚宴。冯、牛、王、李皆先到 ,饮颇尽欢。是晚演唱秧歌佐觞 ,演员皆乡里人 ,衣红衣 ,扮生旦丑角 ,且舞且歌 ,类似吾湘之花鼓 ,特鄙俚不堪 ,同席多乐之 ,可见哈密地僻无音乐矣。

三月三日 晴

住哈密。上午至商会询商业现状 ,继至王君仰英处报谒。食哈密瓜 (清时用以进贡) ,味亦平常 ,不若传说之佳。瓜形椭圆 ,皮有花纹 ,肉色淡红 ,仁若西瓜子。民国二年 (1913) ,王君曾携其仁至北京 ,嘱农商部友人 ,详按哈密气候土性 ,种之农事试验场。及其结实 ,形味皆变 ,几不可食。江橘淮枳 ,迁地弗良之说 ,或可信与。回王亦云 :此地土暖泉甘而无雨 ,故瓜味浓厚。然瓜子亦须用灰培养 ,置之不湿不燥之空仓 ,愈久愈佳 ,有久至十余年者。如以今年瓜子 ,明年种之 ,其味不美 ,得气薄也。下午 ,副将冯柱臣设宴 ,肴中有鲫鱼 ,种为左文襄西征时所带来 ,塞外得食乡味 ,亦异数也。闻尚有鳊鱼 ,亦湘种 ,而为新疆向来所不产者 ,土人以为蛇 ,恒不食。席中 ,回王两走净处诵《可兰经》,状极虔敬 ,信仰之深 ,无可为譬。穆罕默德魔力 ,亦大矣哉。中国语言固各省不同 ,而文字训

^① 这里的回族系指维吾尔人。清人习称今回族为汉回 ,今维吾尔族为缠回。

解，亦南北有异。如高平曰原，南人多以为丘陵。而关中之原，有广逾数十百里者。南人以流水为川，而秦人呼平地曰川（秦川、辋川之类）。南人以汪洋千顷者为湖，而陕甘沮洳多草者曰草湖（如赤金湖之类）。又如《孟子》书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一语，亦非躬历北地，莫能索解。北方河流，夏多盈，冬多涸，涨则浩瀚奔腾，浅则揭履可过。故能济人以乘舆。若南方地平流缓，雨多源旺，冬夏皆有水，自非舟不能渡。赵营平^①曰：“百闻不如一见。”亮哉！然此犹其小焉者也。

三月四日 晴

住哈密。晨间回王送赠鹿茸、和阗毯、哈密瓜干、葡萄干四事，坚却不获，且招午宴。傍午赴席，王虽自不饮酒，而劝觞极勤。筵席如昨日式。回王信教最笃，不食汉味，汉官请渠，必倩渠家厨治饌，否则渠不赴席，故昨冯宴系回席。哈密环城皆有大渠，流水潺潺可听。过城东者，曰库申巴图水，源出天山，西南流经城北八十里之石城子庄、庙湾、赛巴什诸地。绕城东南，至小南湖，入于西北来之苏巴什水。经城南者，即苏巴什水，源出城北四里土坡下，数泉并涌，汇为大池。南歧三渠，流经汉回城间，杂树绕岸，急流不冰。三十余里至小南湖，与库申巴图水合流，至大南湖入于沙，回语名阿里库尔。“库尔”者，犹蒙语淖尔也，距城约八九十里。以水道迁徙伏流，涸为长沟。清同治十三年（1874），逆回白彦虎窜据新庄，伏贼沟内以败官兵，即此。两渠沿岸卑湿地方，皆可开为稻田，安民千户。惟系回王采邑，非稍加强迫，莫能成功，仅凭口舌，断难奏效。若实行屯田，更为上策。前清湘楚兵勇，占地屯田，即成汉地。盖有先例在也。

三月五日 晴（入夜小雨）

^① 赵营平，指西汉名将赵充国。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邽人，封营平侯。语见《汉书》卷39本传。

住哈密。上午 ,偕烈夫、式如诸君 ,督查印花。下午赴牛嵩亭营长家宴。以回王在 ,仍回餐。

哈密 ,汉伊吾卢地 ,为匈奴呼衍王庭。明帝取伊吾卢 ,置宜禾都尉。其后汉常与匈奴争此地 ,以制西域。三国属鲜卑西部。东晋时 ,前凉张骏取伊吾 ,复置都尉。北魏属蠕蠕。孝文帝太和二十年 (488) 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以城内附。后魏置伊吾 ,旋为鄯善人所据 ,两属铁勒及西突厥。隋大业六年 (610) ,置伊吾郡。隋乱 ,复臣于西突厥。唐贞观四年 (630) ,其酋举七城降 ,置西伊州。六年 改伊州。天宝初 (元年为 742) ,为伊吾郡。乾元初 (元年为 758) ,复为伊州 ,辖伊吾、柔远、纳职三县。广德 (763—764) 后 ,没于吐蕃。领州者陈氏 ,自唐开元迄宋初 ,传十世。雍熙 (984—987) 以后 ,并属西州阿萨兰回鹘。元时称哈密力 ,属火州畏兀儿 ;后以封宗室崔王喃忽里。明永乐 (1401—1424) 中 ,其酋安克贴木儿来朝贡。封忠顺王 ,赐金印。四年 ,立哈密卫 ,后又封其弟免力贴木儿为忠义王 ,自是二王并贡。正德 (1506—1521) 后 ,为吐鲁番酋莽肃尔所据。闭嘉峪关 ,弃哈密。后复内附。清兴 ,哈密卫辉和尔都督入贡。及土仑泰为王 ,助河西回丁国栋为乱 ,被诛 ,绝其使。寻复许通贡。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其酋额贝都拉 ,俘噶尔丹子及其属以献 ,赐札萨克印绶 ,地始内属。乾隆 (1736—1795) 时设哈密厅。光绪初改行省 ,升直隶厅。民国改哈密县。东西一千一十五里 ,南北二百五十五里。地当山阳 ,广衍沃野 ,园林蕃庑 ,泉甘而气暖 ,为新疆东路冠。领庄三十五。城东北二百余里 ,有庄曰东山者 ,草木丛生 ,禽兽繁殖 ,雪水溉灌 ,岁有余粮 ,恒输出镇西、蒙古一带 ,缠民聚落富庶处也。人民三种杂居 ,而缠为土著 ,回王治之 ,自清咸同 (咸丰 · 1851—1861 ,同治 · 1862—1874) 军兴以来 ,闾户衰减。及左宗棠规划新疆 ,汉民贩缯帛 ,稍稍随大军出关 ,久之辟畴殖谷 ,流亡远集 ,三十年中 ,增至五六百户。而汉回之来自秦陇者 ,亦百有余家。光绪初 ,大军屯哈密 ,人众多 ,取用宏 ,商贾骈至。罢

兵后 ,滞顿之物无所委 ,折阅者多。初 ,哈民好服斜布 ,斜布之利倾一市。其后俄商贩藻布 ,五色纷丽若濯锦 ,出斜布上远甚 ,人争取之 ,斜布壅遏不可行 ,于是商旅大困。独羊毳之输出者 ,岁尚多额。民国五年 ,约达二十万斤。瓜果饶多 ,其干者或售诸远方 ,然其细已甚。而俄商网取土物 ,归而机制之以倒输本境 ,其利恒倍蓰焉。地居四达 ,羁旅失业之氓 ,侨留者众。膏腴之土 ,多属回王采地 (地三万三千七百亩) ,故回富而汉贫。回民懦弱 ,事上恭谨 ,凡兴大役 ,举大事 ,出财粟 ,趋而奉上 ,若恐后焉。其王故畏兀儿种也 ,辖城六 ,曰哈密 (即今回城) ,曰苏木哈喇灰 ,曰阿思他纳 ,曰托哈奇 ,曰拉珠楚克 ,曰哈喇都伯。其采地沃腴 ,多芨荡 ,丰水草 ,牛羊马皆脂膘异于众。有苏拉满厂者 ,其马为回部冠。其地源泉灌注 ,森林际天 ,尤多老柳 ,有千余年者。

三月六日 晴

住哈密。上午偕柱臣、烈夫策马游城北龙王庙。庙为清光绪三年哈密办事大臣明春饬其部兵所建 ,旁有明公祠、观音洞 ,及刘猛将军庙 ,建筑皆壮丽可观。其地后枕高阜 ,前临苏巴什湖 ,湖形长弧 ,水清澈底 ,游鱼可数。(湖中产鳊鱼、鲫鱼及水鸭甚多。)败芦丛生 ,色若熟稻。中建二亭 ,一曰养元 ,一曰镜涵。有桥通岸 ,有舟涉水 ,长堤环绕 ,老杨成行。堤外渠水 ,杂树夹岸 ,汲水煮茗 ,味极清冽 ,为西来所仅见者。小憩公祠 ,北望天山 ,积雪尽白 ,南眺汉回三城 ,历历在目。风景之佳 ,不啻塞外一西湖也。归途 ,远眺东北隅数里外 ,有旋风卷砂成柱 ,摇曳天空 ,远望若海船火车 ,烟筒放烟。复游回王花园 ,亭榭数处 ,布置都宜。核桃、杨、榆诸树 ,拔地参天 ,并有芍药、桃、杏、红莲种种 ,惜未及时 ,无可赏玩。西傍城根 ,有官厅三楹 ,颇宏敞。其右数武 ,有礼拜堂 ,即回王每日五次诵经之所。堂前建藏经阁 ,顶如覆釜 ,上层辟四门。每朝黎明 ,回王令阿浑立其中 ,引吭高呼 ,全城回民闻声 ,起诵经典 ,无或后者。哈密城内仅容衙署祠庙 ,商民数家。城外西北隅 ,有镇番、得胜二街 ,

商贾皆集于此。汉人五六百家,余皆回民。全市无车行,欲赴迪化,苟无肃州预雇之车,官吏则由官厅咨回王指派,自行发价。(章程:每百里百斤,三钱八分。)商民须俟省来回头车,茫无定期。甚为困难,此为旅行新疆所最宜注意者。近郊有果子园数十处,产苹果、白果、核桃,而苹果特多。

附:哈密二大歧路

(一)经阿拉善蒙古草地至包头镇路程

自哈密东行六十里,黄芦冈。北行六十里,碱泉子。又折东行八十里,河尾;七十里,胡桐窝子;百二十里,雅字泉;八十里,胡桐大泉;百里,明永;(有唐墩、破城、废银矿。)八十里,羊池;七十里,芦冈子;五十里,条湖;百里,沙泉子;三十里,白疙瘩;四十里,峡坡井;七十里,石夹子;八十里,苦水河;三十里,胡桐子;四十里,梭梭井;百一里,半荡井;百二十里,五道明水;百三十里,股束子厂;百一十里,鄂勒斯河;百里,英苾湖;九十里,胡桐井;(以上均有泉水或井水。)七十里,砲尔丛及;百二十里,打来苦墩;九十里,草湖;八十里,爱恳;(以上四站有沙窝)六十里,乌可乌苏;七十里,石那呼路苏;八十里,柴湖墩;八十里,三个;九十里,红山井;八十里,永裕隆;八十里,青山头;七十里,西林湖墩;六十里,吐海木隆;四十里,大苦湖;(自郭勒河以东,均有蒙古人。)百里,迭水;八十里,大山号;九十里,黄牙湖墩;八十里,柴井河;七十里,天德元;八十里,阿奢期;六十里,阿山;七十里,塔布河;七十里,西山嘴;七十里,河拐;七十里,紫泥泉;八十里,包头镇。(自大山号以东均有户民。)

(二)经札萨克图汗部至乌里雅苏台路程

自哈密北行八十里,沙沟峡;八十里,三塘湖古城子,东通归化城必经之途也。二百余里,苏海图;又北入外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共十四程至乌里雅苏台。所经站口,曰海尔罕布拉克,曰蔡罕迭

斯 ,曰锡林 ,曰巴尔鲁克河 ,折东北曰毛海 ,曰车臣淖尔 ,曰那林 ,曰伯勒滚 ,曰奎素 ,曰诺尔木垓 ,曰毕齐克淖尔。过札布噶河 ,曰胡吉尔土 ,曰化领诺图 ,曰乌里雅苏。前清同治四年 ,回乱大作 ,新疆道梗 ,曾于此路安设台站 ,事平即废。

三月七日 晴

上午八时 ,至冯、牛、王诸君处辞行。九时俶装 ,以王式如就寓饯别 ,延至午后一时始首途。入西门 ,出南门 ,过曷武军故垒 (现设学校其中) ,回城、及回王陵 ,至官厅。冯、牛、王诸君及回王章京皆来此远送。向西行 ,碱滩。二十里 ,屹嵒。道旁泉水可资灌地。有杂树数棵 ,缠民一户。二十里 ,西一棵树 ,古树一 ,无居民 ,有泉水。十里 ,五屯河坝。涉小渠二 ,皆流水未冰。十里 ,头堡。宿。是日行六十里。土堡甚小 ,仅容一驿一庙 ,车店三家 ,汉民五户 ,回民七八户 ,缠民十八九户。缠民呼此地曰苏木哈喇灰 ,以明代哈喇灰人曾居于此。东南数十武有二泉水 ,汇为一池 ,池南堤柳成列 ,下流溉地数百亩 ,种地缠民二三十户 ,散处其间。

三月八日 晴

上午七时 ,发头堡。西行 ,碱滩 ,荒草弥望。十里 ,西贡伯 ,道南有村庄 ,居缠民十余户。十里 ,二堡 ,缠语曰阿思他纳 ,谓先贤墓地也。村树成荫 ,渠水泻地 ,有缠民二三十家 ,汉回民各五六户。过此 ,戈壁草地相间。三十二里 ,白杨沟。泉水溢路 ,可资灌地。八里 ,三堡 ,缠语曰托哈齐。宿。是日行六十里。堡已塌 ,车店三 ,官店一 ,汉民十五户 ,回民十二户 ,缠民二十二户。东半里许 ,道南有地藏庙 ,道北有回教堂 ,其旁回冢累累 ,有上覆圆形建筑如蒙古包者。西半里许 ,道北有白骨塔二 ,乃清同治五年官兵为回匪战殁诸忠骸之丛冢也。西南十五里 ,四堡 ,缠语曰拉布楚喀 ,明代刺木城遗址在焉。又十五里 ,五堡 ,缠语曰哈喇都伯 ,哈喇黑 ,都伯 ,吐蕃也 ,其地在唐时曾为吐蕃所居。新疆改设行省已三十余年 ,而未

垦荒地，犹在在而有，盖当清末，策名籍者，志在轻一死以图金泉，令之屯田，奈彼无田舍翁思想。谪戍之徒，又习于游惰，劝令力穡，辄思潜逃。缠民食用，乃瓜果与牛羊，粟麦非所重，有余力始艺之。盖畜牧简易，不忧水旱，习俗已深，殊难骤改。洎入民国，杨荃臣省长注意殖民，以垦政为知事之考成，年来颇具成绩。循此以往，或可稍望开发，以拯财政之穷也。虽然，前清同光之交，叶伯英抚秦，檄延绥守吏开荒，严定功过。有司急于邀名避过，各报新垦地若干，即经咨部，继任者不敢云复荒，乃分摊其粮于旧户，贻害人民无穷。杨君精明强干，或无是弊发生。

三月九日 晴

上午八时半，发三堡，西行。碱地。十里，柳树泉，渠水回流，村树衔接，土屋数家，皆缠民。正北有哈木尔达坂，即古俱密山，哈密之名所由本也。自此以西，皆戈壁，无居民草木。其北二十里外，虽间有农户，亦若晨星。升降长坡四次。六十里，三道岭，缠语曰塔勒奇，谓有寄居人也。宿。是日行六十里。车店五家，汉四回一，缠民一家，其后有桃园，园后坡上有关帝庙，庙左侧有大泉，泉自沙涌出，泡影重重，若吾乡稻田中鳊鱼、鳊鱼之营巢。水源甚旺，可灌地三四百亩。自哈密西赴迪化，此为穷八站之首，须至木垒河，方入富八站境界。西北十五里，沙枣园，有回庄，缠民二十余户。西南二十里，有煤窑，产煤甚多，岁只旧历冬季三月可采，余时封闭。以交通不便，哈密境内销售只此数耳。煤窑属回王采地。前清用兵新疆时，湘军掘以供军用，事平后，湘军举其矿归湘人某甲经营，获利颇巨。回王稔其利，以六百金赎去。迄今二十余年，所得矿利，已达百万左右。湘人好近利，不能大发展，此类是也。

三月十日 晴

上午七时，发三道岭。西北行，戈壁。十二里，鸭子泉，缠语曰恶而台克。有树两株，缠民一户，草地数亩。三十五里，梯子泉。旁近皆草地，汉民一户，杂树数株，大泉一、小泉五，加垦辟，可成驿

站。折西南行,三里红庄,破屋二院,古树一株,亦有泉水。自是以西,沙梁起伏,车频升降。起处若坡,碎石弥望,伏处为沟。沙枣成林,枣实大如指,其色淡黄,皮厚味涩,为塞外沙碛中之物产。余过东乐,曾购食焉。经沙墩子,墩在道南,其下有水草,缠民一家。四十里,瞭墩。宿。是日行九十里。大店四,小店二,缠户一,统税分卡一。有汛兵。东坡上有关帝庙,庙左泉水甚旺,流为大池,其周有杨树十数株。自驿北行六十里,橙槽沟。出哈密境,接镇西县上肋巴泉驿路。今镇哈邮递,取道于此。

三月十一日 晴(晨间大风)

上午七时半,早膳毕,御者云不可行。至九时,风稍少,方发瞭墩。西行戈壁,沟坡相间,碎石极目。是因天山雪水,挟石南下,历年久远,浮土刷净,仅余碎石。下午三时,风又大作,砂射车篷,其声砧然。马乏而喘,数步一息。闭帘静卧,不敢外窥,迨抵一碗泉,钟已六下。宿。是日行七十里。破屋三四,皆无居人,仅官店一家,荒凉极矣。入夜风势更厉,据店伙云,此风已刮十余日,犹属小风,至其大者,可倒车马。此地东西百余里间,向来终岁多风,俗称小风戈壁。然视十三间房一带之大风戈壁,则平稳多矣。北距天山,只六七里,白云锁顶,高插霄汉,山岚与天光一色,昔人称为天山,或曰白山,皆纪实也。《唐书·薛仁贵传》^①:征铁勒,发三矢,杀三人。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即此,天山东西绵亘三千余里,起葱岭止沁城,随地异名。

三月十二日 晴(寒甚,仍大风)

上午十时,冒风发一碗泉。西行,扣帘静卧,莫敢外窥,惟觉升降坡坳,车时颠簸。风吹砂石,击车篷如雨雹而已。二十里,入鄯善界。三十六里,车箍轳泉。御者苦寒,曳马力竭,遂止宿焉。是日行五十六里。车店三,官店一。居山峡中,峡长十余里,山皆不

^① 《旧唐书》卷83,《新唐书》卷111的《薛仁贵传》都记述了这首歌谣。

毛。南山岩石,壁立多窍,玲珑可观。自店遥瞩,颇似陕西邠州水帘洞。鄯善营长马存德来迓,谓山南刮风愈大,山北雨雪愈深。日来如此大风,中路所经之大石头地方不能行车,公须改道鄯善、吐鲁番进省云。

三月十三日 晴(风稍小)

上午八时,发车箍轳泉,西北行。出山峡,下长坡,走沙碛中。一望平阔,寻入草地,广长皆数十里,可垦地万余亩,惜微有卤。多胡桐,高不及丈,根则合抱,枝杆虬曲,只中柴薪——塞外小树也,土人讹呼为梧桐。岁经樵采,枯薪弥野。抵七角井。宿。是日行五十八里。民店四,官店一,民居三,汛兵十。西北数里,有官开坎井一道,水源极旺,可灌地四百亩。膳后与烈夫策马往观其工程。初见一大涝池,置闸便积放。旁有屋,居农官,司闸之启闭。其上承水渠,长百余丈,流声淙淙。更上则数丈一井,次第低降,通以阴沟,上掩沙土,以防壅塞。操工者云,井愈多,水源愈旺,有连缀至十八里者。好井三年一淘,劣者岁须修治,《汉书·沟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即是此类^①。新疆多有之。傍晚,奇台县役来云:大石头雪深阻车。天候严寒,有二苦力经其地,足皆冻裂,现匍匐行返木垒河医治,然残疾已成矣。自哈密赴迪化,大道凡三:北出南山口,经镇西奇台为北路,天山积雪,寒威凜人,行宜于夏。西至七角井,经鄯善、吐鲁番为南路,道旁火山,夏令酷热,行宜于冬。而自七角井西北入天山,经头水,至色必口,合于北路,俗呼中路,又名小南路,虽深邃逼窄,而沿途不甚荒凉,旅行多出其途。今为雪阻,莫能经由,心中甚悒悒然也。

^① 《汉书》卷29《沟洫志》的原文是:“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一般认为,这条史料是有关坎儿井起源的最早记载。

三月十四日 晴(寒,仍有风)

上午六时,发七角井,西北行草滩。三里,迎面有分路碑,上刻:“西北达奇台,西南至吐鲁番。”过此,入戈壁,间有沙阜衰草。二十九里,东盐池,一名胡桐窝,仅一官店,往分运官盐委员及局丁。店右有回回墓,缠语曰麻扎,颇灵异,附近居人,不敢食猪肉,回教徒来兹祈祷者甚众。后枕高岩,即天山南出支脉之麓。东西数十武,皆有湘军旧垒。盐池在正南乌克塔克山麓,产盐极多,分三层,上硝盐,中白盐,下青盐。白青皆色洁味纯,远胜淮盐,惜交通不便,不能运销远地耳。在此小憩,风复大作。垂帘而行,二十里,入山。遍地碎石,车行迟缓,盘旋斜上,渐上渐高。三十里,惠井子驿,有塌院一圈,无居人。自此走山峡,两旁悬崖陡逼,仅容方轨,顽石塞途,车甚颠簸,曲折升降。三十里,路始平坦。沿碱滩行,十五里,西盐池。宿。是日行一百二十七里。四周皆山,只南山麓有一旅店,无民居树木。盐池在北山内,以色黑味苦,销行不畅,久已停采。北山麓有草地数十亩,芨芨草弥望。芨芨即古席萁,李贺《塞下曲》曰:“秋尽见旄头,沙远席萁愁”是也。春发新苗,与诸草无异,冬枯而不萎,有高至三四尺者,性至坚韧,以之织物,其用如竹。沙碛中多产之,而新疆特多,尤以焉耆城东清水河子地方所产,为最上品。其心坚实,以之作箸,状拟象牙。

三月十五日 晴

上午六时,发西盐池。南入山峡,曲折陡降,狭处形同永巷,所在碎石撼车。十六里,出山,入大漠。满地碎石,极目无既,无人烟草木。九十里,土墩子,荒店一家,废驿数间,白杨二本,小泉一井。自西盐池至此,已行百有六里。尖后骑行,仍戈壁。廿里,入草滩,过废垒。十四里,七克腾木,回语齐克塔木,言得泉水也。宿。是日行一百四十里。车店三,居民六,泉水甚旺,坎井亦多。(大小计三十余道。)附近农户八十余家,汉民七户,余皆缠民,种地二千余亩,未垦荒地(合苏鲁图一带)尚有九千余亩。上年,杨省长饬鄯善

县在此挖坎井二道 ,今秋竣工后 ,又可增辟熟地千亩矣。自驿东行 ,一百三十里 ,十三间房 ,一名阔什。一百二十里 ,三间房 ,一名塔尔奇玛。七十里 ,胡桐窝。九十里 ,瞭墩驿 ,即旧驿路 ,恒多怪风 ,能飞砂石 ,甚者并人马卷去 ,渺无踪迹。刘襄勤率师西征时 ,改由今路 ,遵商道也。

三月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 ,发七克腾木。西南行 ,草滩 ,渐上微斜之坂。十八里 ,英子树 ,缠语曰拉而布拉克 ,有村舍树木。八里 ,六十里墩 ,缠语曰特斯。入平地 ,无居民。十六里 ,苏鲁图。十八里 ,三十里墩 ,缠语曰哈克吐儿 ,有税卡一 ,缠户四五。自七克腾木至此 ,沿途地多可垦。遥望数里以外 ,时有村舍树木。过此 ,坎井累累若串珠 ,散列戈壁 ,渡小渠三 ,皆坎井 ,流声淙淙。沿渠白杨成行 ,沙碛中竟得有此 ,人力未始不可夺天工也。是地当前清时 ,鲁克沁回王以彼有坎井在北 ,禁人开挖。洎入民国 ,杨省长注意垦政 ,与王严重交涉 ,始行开放。十六里 ,柳树泉 ,迤西一带 ,杂树成林 ,村庄相望。十二里 ,八栅 , (回语街市 ,即鄯善城东关外。)人家栉比 ,汉回错居。二里 ,入鄯善北门 ,往劝学所。官场之缛礼繁文 ,视哈密有加 ,颇苦酬应。是日行九十里。城周二里七分 ,商店居民 ,城厢共三四百户。膳后偕烈夫抽查印花 ,依法多过贴者 ,此缘新疆印花出自派销 ,县令以多销为能 ,对于贴用规则 ,多不详告人民 ,不止鄯善一处也。余恐商民误会 ,目为国家苛征 ,逐一详加说明。图近功者 ,或不以为然与。城南约四百余里 ,有苏尔塔什山 ,盛产水晶 ,质大而佳。西南二百余里 ,有废古城 ,房舍毡毯 ,犹有遗迹 ,土人呼为唐城 ,或曰破城子。暇当参稽载籍 ,辨为谁氏之物。城北百四十里 ,通木垒河间道。山峡中有地曰对红塘 ,人马至其地 ,日光返照 ,相视皆呈红色 ,是亦足供光学家之研究也。城东九十里 ,头工 ,有古麻扎 ,曰苏他勒列耳斯阿魄 ,为回族最先来新之人 ,而麻扎之最古者。相传伊与蒙人争地 ,战死于此 ,后人为之起垄墓 ,今缠回来兹

朝拜者 ,岁络绎于途。

鄯善 ,故辟展地 ,汉为车师前国东境 ,北魏以后为高昌白棘城 ,唐为柳中县 ,属西州交河郡地。宋为六种 ,亦称宝庄 ,属高昌。雍熙间频入贡 ,后入于辽。元鲁克察地。明为柳城。清末设县。民国因之。东西五百九十里 ,南北三百一十里。地分八台 ,南梁、北梁两台 (皆在鲁克沁)其沃壤也。缠回为土著 ,有多罗郡王 (袁氏晋封为亲王)者 ,领回部事 ,今称叶亲王是也。缠回劬于农 ,汉回徙自关陇 ,视缠民十一 ,汉民十九皆杂居县鄙 ,而聚族于附郭之东八棚及七克腾木、鲁克沁、汉墩、连木沁诸处。七克腾木者 ,形势险旷 ,前清回乱 ,安集延所据以抗官军者也。土宜来并棉桑 ,井渠鳞次 ,无饥馑之虞。山出煤炭水晶。熊狐之皮 ,以褐裘褌 ;牛马之革 ,以为鞮鞣鞞鞢 ,羯羊羴羊之毳 ,以索绯组 ,羚羊之角以合药饵 ,往往获奇羨。而葡萄棉花 ,尤出产大宗 ,惜无织布造酒公司 ,自制熟货 ,运销各处。多将生货西贾于俄罗斯 ,棉花岁有百六十万斤 (百斤值银二十余两) ,上品曰艾干 (汉语曰洋花) ,色白绒长 ,胜吐鲁番所产。据俄人调查 ,其种来自美国 ,缠民相传 ,则谓自土耳其。葡萄干岁率百万斤左右 (百斤值银六七两) ,实大而色白。历史艳称之葡萄美酒 ,实由是以酿成。而东湖甜瓜 ,鲁克沁梨 ,亦近来之有名者 ,特产额少耳。

三月十七日 晴

住鄯善。车折轴不能行也。傍午知事张衍耀设宴署中 ,招梨园佐饮。此地十年未演剧 ,各界观者如堵。学生皆着制服尚整齐 ,而辫发垂垂 ,仿佛徐州辫子兵。(汉语学校之缠生 ,则自来祝发。)全县大小坎井三百余道 ,熟地十四万余亩 ,人民九万余丁 ,国民学校二 ,汉语学校一 ,学生共百余人。鲁克沁城在城西南九十里 ,繁庶过县城 ,地极低洼 ,鄯善菁华萃焉 ,叶郡王居此。王受封始祖 ,曰额敏和卓 ,一传素赉璫 ,再传伊斯堪达尔 ,三传伊鲁斯 ,四传皮尔敦 ,五传迈玛萨依特 ,六传阿克拉依都 ,七传玛木特 ,八传即今王叶

明和卓。王有疯疾，盖禁治产者也。其福晋即哈密沙亲王女，闺闱有秽闻，去年已夭殂。新疆开省以前，此地回王亦挂札萨克印，管理土地人民，如哈密回王。自经新抚刘锦棠、联魁，前后严加削夺，一切实权，尽归政府。即其采地千八百亩，与祖遗私产，亦同齐民，一体纳税。曩者回族头目，皆囿于部落思想，奴使其民，朘削无艺。以故鄯、吐两属缠民，自政府取消郡王札萨克权后，自渐致富，无有不能自给者。哈密缠民，闻风兴起，两度围城，反对回王差徭，愿作汉官百姓。终以王工结纳，与其父有殉国之功，莫能裁撤其权，出缠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惜哉。

附：鄯善岐路

城南三里，树柏沟。西南经大沙湾，逾北渠，至鲁克沁。汉柳中地，长史所居，宋以后讹为柳陈。《阮史》作鲁古尘。今为回郡王所居。由此折南四十里，沙白特坎儿，又呼马厂，有人家五六十，多猎户。第二程东南行，无地名，过此无人烟。第三程英都尔哥其。第四程毛拉艾买提。第五程迷拖克生。第六程托和鼐布拉克。（直西五程，通破城子。）南有大山，循山北麓，折东南行，第七程伯什托和拉克。第八程阿提米什布拉克。第九程布鲁头。第十程乌鲁铁漫吐。又东南行，通甘肃敦煌，若干程不详。清光绪三年，陕回余匪数百人，由敦煌掠粮出此道，至破城子，休息逾旬，西合于安集延。而哈密、吐鲁番守兵，皆不之觉（按：此途即汉元始[1—5]中，出玉门通车师后国磧道。）又自沙白特坎儿西南行三十余里，入觉洛塔克山峡。七十里，克子里山。八十里，阿习布拉克。一百七十里，乌尊布拉克。西南入孔木达坂。六十里，帕沙布拉克。折西八十里，生额尔。六十里，阿子杆布拉克。转西南六十里，托和奈布拉克。五十里，营盘海子。西南四十里，浣溪河。渡河，东南行，合今尉犁娑羌间驿路。四百三十里，罗布村。四境多沮洳，即蒲昌

海之西畔 ,古称牢兰海 ,今回语曰哈喇布朗库尔 ,蒙语曰罗布淖尔。
黄河初源至是伏流者也。

三月十八日 晴

上午七时 ,令车先行。八时半 ,策马出北门 ,过一渠一坡 ,村庄
树木 ,夹道相望。十里 ,入戈壁 ,平旷无人烟草木。北山为烟云所
遮 ,在虚无缥缈之间。道南沙山绵亘 ,嵯峨峥嵘 ,无奇不有 ,土人呼
为神沙。以无论何方风来 ,皆不北流故也。二十三里 ,道北高阜
下 ,有窑洞以憩行人。过此北数里外 ,村落树木 ,衔接成线 ,即汉墩
也 ,以有汉时烽墩遗址故名。涉渠三四 ,皆自汉墩流出之坎井 ,水
声潺潺然可听。二十里 ,二工。回村在野 ,桑杨夹道。十里 ,连木
沁 ,尖。张、马二君祖别于此。车店四 ,商铺数十 ,缠户百余。前清
于此设学校 ,寻以经费无出停办。其地水泉甚旺 ,积流成溪 ,下流
百余里以灌鲁克沁东湖之田。饭后西行 ,泉渠村舍不断。九里 ,入
戈壁 ,过一土峡。二十三里 ,苏巴什。村庄渠流 ,杂然呈目。其西
七里 ,即吐鲁番界。自二工至此 ,圆阜累累 ,遥视若丛葬之义冢 ,皆
坎井也。由此西行 ,旷野鲜庄堡。二十二里 ,胜金台 ,回语曰森尼
木。六里 ,道旁有树木村落入望 ,南山渐逼近 ,陟降坡坳 ,道路窄
狭 ,涧水淙淙 ,触目古垒六七 ,或在峰顶 ,或在山腰。二十里 ,胜金
口 ,回语曰爱克斯。宿。是日行一百三十三里。车店五 ,官居一 ,
无民居 ,驻马队营部。前后皆山 ,一涧中贯 ,源出北山木头沟 ,下灌
二堡 (居民千余户) 三堡之田 ,三堡距驿东南十五里 ,居民八百余
户。其南有峡曰玉门口 ,亦名磨子城 ,即高昌壁 ,或以为汉之玉关 ,
误也。清宣统二年 (1910) 十月 ,巡检张清来三堡掘取古迹 ,得唐
《张怀寂墓志》碑一 (现藏迪化江浙会馆) ,并见怀寂尸身 ,尚属完
好 ,修躯大首 ,覆以五彩线缎。墓室以土筑 ,似城瓮 ,深四五丈 ,四
壁及顶 ,密画佛像 ,五彩斑斓。尸不用棺 ,下荐苇席 ,尸前泥人泥
马 ,持矛吹号 ,尸傍堆积衣衾常御之物。吐鲁番同知王秉章闻之 ,

戒土人勿妄动,仍覆以土,仅将墓志辇归省垣。而先后内外人士,在此掘获唐经与古物,无虑数十百种。余以急须到省,未及躬往游观,试掘古物,颇滋遗恨。

三月十九日 晴

上午八时,发胜金口。西行,戈壁平旷。二十里,吐鲁番新旧知事来迓于途。三十里,腰站子,穷民一户。二十里,始出戈壁,迤西村庄回墓相望。过回寺,旁有塔,高三四丈,为鲁克沁回王苏刚所建,故名苏刚塔,形如圆顶瓷瓶,堆砌精致可观。涉沙河,源出北山,南流为葡萄沟,经城南之牙尔巴什庄,入于沙。入吐鲁番东门,出西门,五里,住农林试验场。是日行七十五里。场地平旷,建筑西式,高敞光明,为度陇以来所仅见。晚有宴,同席为旧知事陈继善,新知事张馨,统税局长熊瑾儒,游击李华桢诸君。

吐鲁番,汉车师前国狐胡国地,车师服属匈奴,汉屡征之。元帝置戊己校尉^①,屯田车师前王庭。王莽时,匈奴大击北边,西域瓦解。明帝永平十六年(73),汉取伊吾前王内属,又降北虏。十七年,窦固破白山戎,击降后部,前部亦降。和帝永元二年(90),遣子入侍,三年,置戊己校尉,居前部高昌壁。安帝延光(122—125)中,班勇为西域长史,屯柳中。魏仍置戊己校尉。晋初车师王居交河,而高昌为校尉治。〔东晋〕成帝咸和初(元年为326),前凉张骏置西域长史,而戊己校尉赵贞不附,击擒之,以其地为高昌郡,立田地县及校尉营。〔东晋〕孝武太元(376—396)以后,苻秦加车师前部王弥寔为平西将军、西域都护,并置高昌太守。后凉北凉因之。北魏及周、隋皆为高昌国。其国有四十六镇,交河、田地、高宁、临

①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颜师古注:“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无常居,故取戊己为名也。有戊校尉,有己校尉,一说戊己居中,镇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处西域之中抚诸国也。”据此可知戊己或为两校尉之名,或为一个官称。

川、横截、柳婆、洿林、新兴、由宁、始昌、笃进、白刀等，皆其镇名也。唐武德初（元年为618），麹伯雅死，子文泰嗣。贞观五年入朝。寻阻贡道，助西突厥击焉耆。十四年，命侯君集等讨之，文泰悸死，子智盛降。太宗置西州，领五县，曰高昌、柳中、天山、蒲昌、交河。寻升安西都护府。二十二年，徙都护于龟兹。高宗永徽初（元年为650），都护还治高昌。显庆三年（658），复移治龟兹。改置西州都督府。开元（713—741）中，曰金山都督府，并置天山军。天宝元年，改中郡。乾元元年，复为西州。贞元（785—804）中，陷于吐蕃。宣宗大中（847—859）时，吐蕃衰弱，号称收复。懿宗咸通七年（866），回鹘大酋仆固俊自北庭取西州，回鹘旋分三部，曰和州回鹘，曰阿萨兰回鹘，曰高昌。均服属于辽，兼贡于宋与金。后西辽又封吐谷浑之裔畏兀儿于交河，其酋曰月仙贴木儿。亦都护，王号也。其子巴而术阿而特，[的斤]降元，太祖使尚公主。时高昌阿萨兰并存，寻并入畏兀儿。三传为火赤哈儿的斤。至元十二年（1275），都哇破火州，徙屯于哈密力。北军平之，设霍州畏兀儿按察司，镇北庭都护府、和州宣慰司。仁宗封纽林的斤为高昌王，三尚公主。还火州，复立畏兀儿城池。元末分为火州、柳城、土鲁番三部，皆设万户府达鲁花赤。明初，仍旧称万户。正统（1436—1449）后，并于吐鲁番。其酋居乐安城，自称速檀，亦僭称王，数为边患。万历（1573—1619）中，复入贡。清兴，贡献如初，旋以助逆回丁国栋，绝其使。后复叩关请贡，然与准噶尔为邻，常服属之。乾隆中内属。开省后，置吐鲁番直隶厅。民国改为县。东西五百一十里，南北二百九十里。领庄二十有一。地当孔道，为南疆门户，自前代以来数用兵。清同治初，安集延酋帕夏父子袭据之。光绪三年，北路大定，刘锦棠遣兵破其垒，城遂复。回众之胁从及流亡，皆反耕。而汉民牵车服贾者，亦强至焉。

初，吐鲁番有溉田，久莱芜。云贵总督林则徐谪戍伊犁，始浚托克逊及伊拉里克等渠，复境穿井渠（即坎井）通水，民用温给。而

同时遣戍，有故布政使黄冕者，复大开伊拉诸渠，然皆未竟而罢。其后军旅数动，耕者益寡。又官司如传舍，不遑暇，故水利弗大兴。然土宜五谷，重糴蔬果棉桑之属，而木棉、葡萄尤大宗。棉岁产额率三百万斤（百斤值银十八九两），葡萄亦二百余万斤（百斤值银七八两）。二者皆由陆运以贾俄国。本省及关内销售，其鲜也。葡萄古者用酿美酒，今所酿不中食，盖古法不传久矣。每岁桑甚熟时，土人就树下撷而啖之以当饭，或三月不火食。其地敲蒸，曩昔当暑，皆竈地以居，夜出做事。近来水利森林次兴，气候虽稍变温和，然炎威犹不减于闽粤。北山恒喷烟雾，郁攸不熄，旁城山皆赭秃无寸绿，故元以其地为火州。更北则盛夏积雪不消，即天山也。北魏之时，高昌王麹嘉好儒术，画鲁哀公问政孔子像于室，有《毛诗》、《论语》、《孝经》，历代子史集，置学官以相教授。〔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又遣使奉表乞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夔为博士。其后乃拜浮屠，奉天竺法，招提宝刹，节比骈罗。逮于有明，又改奉天方，信可兰之教，礼拜诵经，争相朝汗。（朝汗为新省一漏卮，另专论之。）告之以诗书，则痛心疾首，骇而欲走。开省以来，设学校，拔黜黻者教之，而鲜有所成。然勤于耕作，故四民之中，农得十七，工商得十三。盖麹氏之流风杳矣。初，麹氏表求内徙，诏曰：彼之氓庶，是汉魏遣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积世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故。由是观之，魏以前高昌皆汉族也。而其王张孟明、马儒辈，又皆华产，故其俗重儒。五代以后，其地入于回鹘，麹氏之泽既斩，浮屠之说风行，数百年中，梵宇至五十余区，故杜佑曰：其俗事天神，信佛法。其后二百余年，而玛木特玉素，始至喀什噶尔，称圣裔，可兰之说炽矣。又高昌旧俗习尚音乐，行者必抱乐器。自唐灭高昌，乐工散亡。其后没于吐蕃，据于回鹘畏兀。至于宋、明，更姓迭主，畴昔侏离无复存者。今回部所有八器三曲，衡以隋唐燕乐，不逮其半，又名实繁淆，莫由订正。乃知西域古乐不传者多也。

三月二十日 晴

住吐鲁番。日中偕烈夫督查印花后,参观两等汉语国民三校。学生共百七十八人,校舍教授,均有可观,前陈知事提倡之力也。新旧二城,相距四里,商铺居民,城厢共千余户。旧城即汉城,官署局所具在。新城为回城,百货聚散之区,商务在新疆称繁盛。有俄商七八家,皆以洋货来易棉花、葡萄者。贸易额岁约二百余万金。输出超过输入恒百余万,此为新疆所仅有。他处胥输入多也。自县城东南抵鲁克沁,西南至托克逊,二三百里间,终岁罕有雪雨,农作皆恃坎井与泉水,以见风雨为荒年——棉畏风而葡萄畏雨。葡萄色白而肥,中无仁,地球各国,除南美巴西而外,鲜有此特产。吐鲁番缠民,其祖先多由汉族、吐蕃、回鹘、蒙古诸种人混血同化而来,故性质较他处缠民特异。此则开通,颇能模仿新式工艺。其阿浑(教主)恒与官吏交通,亦他处所鲜有也。全县人口二十三万余丁,坎井八百余道(官井七道)。熟地二十四万余亩。缠回迷信穆罕默得,深不可拔。岁恒争走土耳其朝汗,牺牲财产生命,不少惜。当朝汗时,必以黄白敬献寺中以为功德,富者耕数万金以为常,贫者亦数千或数百。及至讽经,又必多屠牛羊,施给附近穷民,富者二三千头,贫者亦必一二十头。新疆缠民之岁往朝汗者,络绎不绝于途,现金之输出,平均每年约达五六十万两。自欧洲大战发生,道路梗塞,莫由而前,新疆无形中不知增存几许流动资金矣。朝汗之地有二处,一麦加,即穆罕默德降生之地。一默德那,即穆罕默德墓茔所在。此二处彼教均称为圣地,教徒以得瞻拜为荣。男女往朝者谓之阿吉,在死者为获神佑,生还者谓之假阿吉,俗不以为重也。

三月二十一日 晴

上午七时,发吐鲁番。骑行。过新城。城为安集延酋所筑,颇广大。二十里,雅尔崖。沿途官柳庄村,泉渠树木,断续相望。下高坡,对岸颓垣弥野,皆前清征讨安酋大军之废垒也,或谓即交河故城,为汉车师前王治所。(《唐书·西域传》:高昌王都交河城,汉车师前王庭也。)清光绪二十七年(1910)吐鲁番同知文立山,于城

中掘得唐开元十年《莲华经》一卷,书法逼近二王。二里,渡雅尔河。下流二十余里伏于沙,河广五六丈,水流甚小,直同井渠。杂树丛生,石子塞途,车行困难。二里,升陡坡,入土沟,浮沙盈尺,最费马力。左右土阜圆扁层累,散处若饼若土屋,皆上古洪水漩流而成者。出土沟,行戈壁,涉干沟三四。三十里,根特克(蒙语),汉人呼砭砭沟。官店一家,废院一圈,小树细泉,俱在东南沟中。陈、张、李三君在此饯送。饭后,乘车西行戈壁,登降小坎无数。二十二里,盐山口。道左败屋数间。二十四里,头道河。宿。是日行九十八里。自雅乐河至此,皆在戈壁中行,不见草木水泉,小石铺地,颇碍车行。车店一,回教徒公馆一所。东涉泉水小溪(泉出北山下),有一拱拜,即回墓。墓后有屋一楹,回教徒多来此诵经礼拜。南有间道通托克逊。夜间大风。

三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六时半,发头道河。西北行,戈壁平旷。十里,渐上坡。八里,三角泉。店二庙一,别无民居。迤南山下出泉成沟,沿沟草地广数里。过此,遍地小石如卵,撼车轮,涩马蹄。十六里,道左土山迤邐环拱,众山皆黑色,惟此有白壤。易骑行。十里,过山峡。十里,度广磧一。四里,白杨河。不见有河,车店二,汛卡一。南赴喀什大道,于此分途。距小草湖三十里。附近山麓,产石膏。小憩即行,穿长峡,陡降坡坨,逾二千沟。缘沙梁行,南北两山,多赤赭色。二十里,过一窄道,凿石如门。下坡,又一干沟,右有间道越达坂至达坂城,较绕后沟近二十里,可骑行。十五里,后沟。水流颇大,入新以来所仅见。源出达坂城北山诸沟,合流过达坂城汛卡,绕博克达坂西南麓。又东南流,经吐鲁番之托克逊,合西北来一水,入于觉洛库尔。李氏《西域图考》^①直名为托克逊水是矣。河岸拳柳荒草,茂密入望,北负博克达坂山麓。有一荒店,陋秽不堪,

^① “李氏《西域图考》”系指清人李光廷所著《西域图考》。

其南七十里,即小草湖,有间道可通。小憩树阴,复向西循河滩行,顽石堆积,甚碍车行。右岸有破屋三间。三里,折北入山,迂回斜上,不甚陡峻。七里,小达坂巅,凿山通道,壁峭如门。下峻坂,须徒步。谷风刮面,阴气逼人,征夫偶不留心,即易伤风。车行至此,卸曳马。遵坡徐降,坡尽处,废屋三间,猎者牧者休憩所也。左望后沟,一线如带。复登大达坂,陡峻倍前降之坡。攀辕而行,行且息,莫敢回顾。六里,岭巅,石峡如门,右高三四丈,左半之。再下极长之坂,亦峻极不可乘车。自入山到出山,长不过二十里许,车行须三四小时。上大达坂时,且须更迭加骖。清光绪末,湘乡潘效苏巡抚新疆,费金万余,修筑自后沟循河岸行至达坂汛卡平道,不越达坂,一时行人称便。未几为蛟水冲毁,续修无人,仍须逾此重险。诵“司空以时平易道路”,不禁低徊于成周太平之盛轨也^①。迩来其路,只暮春初夏,可以行车,余时不苦冰滑疲马,即困山洪奔注耳。八里,山口,道左有车店一家。下坡,渡河,水深几及马腹。近左岸有洲,基皆岩石,上有废垒,周约二里。清同光时,安集延酋帕夏^②父子筑以抵抗官军进规南疆者也。左岸山麓,有税局汛卡。水流其下,声淙淙焉。五里,达坂城。宿。时已五时,车十二时始到。是日行一百二十二里。城名嘉德,建于清乾隆时,周三里半,雉堞皆平。以清官军克复此城于安酋之时,曾经开花弹轰毁,寻遂未加修葺。然地当天山南北孔道,四面皆山,有险可守,亦兵家之争地也。今驻马队一哨,营房在西门外,商店居民六十余户,附近农民五百余家,甘回居四之三。有粮仓,驻迪化县委员,就近征粮(岁千余石),储仓备用。四望平旷,水草皆饶,可垦之地尚多,

① “司空以时平易道路”是引《左传》襄公31年的文句。这里是借以表示对古时由政府负责修筑道路,保障交通的向往。

② 这里的“安集延酋帕夏”,指阿古柏伯克。阿古柏是安集延(中亚浩罕汗国四部之一)的野心家,侵入新疆后,自称“帕夏”。在《新疆游记》中,或简称为“安酋帕夏”。

东北百余里三角山产铜,西南四十里产铁,矿脉均富,惜交通不便,大利仍藏地中。

三月二十三日 晴

上午七时,发达坂城。道旁树木茂密。五里,入戈壁。遥望南山麓,白光一片,绵亘甚长,即达布逊泊,土人呼盐海子,即有名之达坂城盐池所在。三十里,破城子。流水横道,土屋二家。其南二三里,有熟地七八十亩。涉小流二,皆南入于海子。十里,土墩子,墩在北坡,已圯其半。店一,居民一。穷民赴海子捞盐者,多憩于此。饮茶小休,易骑行。五里,海子中有平沙一段,恍若长堤。路通南山,荒草芄芄,羊群唧唧,颇可观听,而迎面道旁,培塿累累,又若丛冢。东北山北,有大小铜沟,均产铜。三十里,路左有老树一株,南北二土屋,夹道遥遥相对。望见鄂门淖尔,波漾澄绿,南山积雪,层峰皆白。迤北草滩,拳曲红柳,黄色芨芨,相间丛生,益以北山青色岚光,五色相映,天然文章。立马凝盼,饶有幽景。五里,柴俄堡。宿。是日行八十五里。大店五,小店二,官店一,民居十六。旁近草地广数千亩,皆可垦也。南距海子里余,海子东西长二十余里,南北宽十余里,滩渚淳泛,盐碱极多,掬手可得。此与达布逊泊,皆无出口,盖地文地理所称死海者也。

三月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七时,发柴俄堡。草滩平旷,渐见沙碛,道平如砥,最便车行,一天然马路也。三十里,道旁废屋二院,先后入眼,迤南芨芨草湖,绵延十余里,色黄若四月之麦。十里,大盐池。西南山麓,有圯墩塌屋,过此,升降坡坳。十里,芨芨槽,前后皆山,车店一,民居一,回墓一,无草木。迪化知事屠文沛、省长代表涂贡球来逐。尖后西行,泥泞盈寸,残雪满山。十里,升坡入羊肠沟,顽石塞途,泥泞更甚,峡路迂曲,实如其名。两旁山石,多呈二酸化硫之色。十二里,始出沟。下坡,道右有颓垣一圈,清时汛卡遗址也。七里,十七户,有土屋数家,杂树一线。自是迄乌城近郊,村庄树木,断续在

望。十里 ,南梁。骑兵营房 ,陆军小学 ,俄商租界 ,连续其间。三里 ,南关。折右进老南门 ,住旧学署。街市污泥甚深 ,车底马腹 ,腌臢不堪。是日行九十五里 ,自咬牙沟至此 ,计行一千九百三十三里。

迪化 ,汉卑陆劫国、卑陆后国、郁立师、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车师都尉、蒲类、蒲类后国、单桓、乌贪訾离、东且弥、西且弥十三国地 ,兼有匈奴属地 ,及乌孙东境。武帝时 ,山北皆车师国地。其王居北境石城中 ,属于匈奴。宣帝时 ,侍郎郑吉击降之 ,后分为前后王及山北六国 ,又分为乌贪訾离国。东汉初 ,郁立师、单桓、乌贪訾离为车师所灭。后复立 ,时称前后部 ,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为车师六国 ,两属于汉及匈奴。明帝时 ,窦固、耿秉击车师 ,后王迎降。和帝后 ,时服时叛。三国时 ,东西且弥、单桓、卑陆、蒲类、乌贪訾离 ,并属车师后部 ,治于赖城。魏赐王益多杂王印 ,号大都尉。晋属铁勒 ,亦曰高车。高车初役属于蠕蠕 ,北魏太和中 ,遣使朝贡。其后大破蠕蠕 ,走其王。后周属突厥。隋大业中 ,西突厥处罗可汗强大 ,铁勒诸部皆臣之。处罗征税无度 ,铁勒叛 ,共推契苾部人哥楞 ,为易勿真莫贺可汗 ,居贪汗山北。及西突厥射匮可汗复强 ,契苾部去可汗号以臣之 ,而铁勒 ,回纥之属东突厥者 ,分统于阿史那社尔。唐太宗贞观时 ,率众内属。及侯君集灭高昌后 ,乃置庭州 ,领金满、轮台、蒲类三县。贺鲁仍有耶罗斯川 ,未几内附。以其地置瑶池都督府 ,处庭州莫贺城。高宗时 ,贺鲁叛 ,寇庭州。苏定方等分道出金山 ,大破之。贺鲁逃渡伊丽水 ,庭州以安。增置冯洛州、轮台州、叱勒州各都督府 ,分治庭州界内 ,统隶于安西大都护府。武后时 ,设北庭大都护府 ,以诸蕃州都督改隶北庭 ,并置烛龙军 ,寻改瀚海军 ,与庭州同城。开元初 ,东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围北庭 ,都护郭虔瓘擒斩之 ,旋置北庭节度使。天宝中 ,增青海军。肃宗保应元年 (762) ,改金满曰后庭县 ,后增西海县。代宗时 ,复于轮台置静塞军。贞元后 ,其地属吐蕃 ,后又属西州回鹘。后唐为契

丹所破。宋为高昌北庭,臣服于辽。南宋时,属西辽。元时为回鹘五城之地,曰别失八里。元末,强臣猛可帖木儿据之,为瓦剌国。明永乐时,分三酋,皆受封爵。玛哈木最强,数寇边。传子脱欢,并三部为一,奉脱脱不花为元主,而自为丞相。传子也先,称太师淮王,役属哈密及诸蒙古。正统中,寇大同。英宗亲征被虏,史所谓“土木之役”也。景泰初(元年为1450),也先弑脱脱不花而自立为可汗,遣子入朝。嘉靖(1522—1566)间为吐鲁番所败。后分四卫拉特,居乌鲁木齐者,为和硕特部。明末,固始汗徙青海,此地属额鲁特蒙古准噶尔。清兴,屡破其众。乾隆时,其地内属。初设乌鲁木齐同知,寻改迪化直隶州。同治初,陷于回乱。光绪二年,始复其城。十年,建行省^①,以其地为省治,升为迪化府。民国裁府留县,仍旧名。

乌鲁木齐东西一百三十里,南北三百五十里。有庄九十九。其地居天山之阴,山河巩塞,形势隩阻,而膏沃宜麦谷;药有枸杞,多葭蒹、桤柳、胡桐、草蓐;蕃畜牧,饶煤炭,岁出以亿计。经途四达,利尽西北,北路一大都会也。当全盛之时,屯戍相望,华戎商贾,挟资斧往来,聚族列闾,而错居以万数。百觔玩好,皓侈骈阗,嘉道(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之际,称极盛焉。其民或以关内下贫,或以报怨过当,而学士大夫之遣戍者,往往出于其间。故其俗踳驳,或侈靡相高。清光宣时,湘楚人为最多,而秦陇亦无虑数千户。惰游失业,逋负者半之。仕宦数湘、楚、滇、陇,大贾推津沽(有天津八大家),秦人多负贩,今之大较也。缠商列市南郭,其俗奉十叶教(天方教在东土者),礼拜诵经。汉装回率徙自关内,持贱业,屠牛羊,深目而耸准,好勇乐祸,宗教与缠回同,而稍变

^① 这里说光绪十年建行省,在三月二日日记中又说“清光绪八年改行省”。这两种提法并不矛盾。光绪八年,清廷正式批准新疆建省,而在光绪十年,才实授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建衙迪化(乌鲁木齐汉城)。

其礼数。南郭之外 ,则俄商所集 ,皆受成于领事 ,而蒙哈冒衫之迂引者尤众。故其种族杂厝 ,风俗不齐 ,又冠盖辐辏 ,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 ,竞趋巧伪。妇女戴金玉 ,羞不相及。尚巫鬼 ,饰寺观 ,每岁四五月 ,晴燠多雨 ,即赛神树下河滨。征歌演剧 ,男女杂坐 ,车服炫奢。缠民男则卖浆 ,张帘幄 ,树杜达 , (状类阮咸 ,以木为之 ,铜弦二。)探布 (铜弦四) ,鼓敦巴克 ,讴胡曲 ,使妇女数人曳绮壳 ,振袂赴节 ,偎郎以为乐。“偎郎”者 ,缠女跳舞之名 ,犹蒙俗之背柳也。其游氓之逋荡者 ,则聚而搏奕 ,强者拔刀相向 ,弱者或破产 ,吏不能禁。每七月中旬 ,出城隍行像三日 ,盛陈卤簿 ,设鼓吹杂剧 ,来往通衢 ,观者如堵。否则多夭札也。

新省边防及政俗

三月二十五日 晴

住迪化。

三月二十六日 晴

住迪化。新省军界 ,在清改练新军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前 ,统属两湖势力。盖左文襄、刘襄勤收复全疆 ,所率皆湖湘子弟故也。以后则新军皆秦陇 ,巡防仍湘楚 ,歧而为二 ,日相仇视。宣统三年 (1911) ,袁大化来抚新疆 ,于新军将领概易腹心。及伊新战起 ,卒赖以生还玉门。足见我国军队 ,去国军程度尚远。迄今犹有岳家军、杨家将之遗风也。其时杨督军以消灭湘、楚、秦、陇冲突 ,维持新疆秩序 ,不可别无兵力 ,乃招土著回队马步五营。民国元年 (1912) 库伦独立 ,阿科宣战 ,又添招回队三十余营。三年春 ,着手裁撤 ,今存者十余营而已。内地军队 ,易招难散 ,此间则适成为反比。盖内地兵士 ,月饷甚优 ,物价又廉 ,而佣工过活 ,恒忧窘苦 ,人乐为兵而不喜作苦。此间兵士 ,月饷概发官票 ,数仅四两二钱 ,持票往市兑现 ,所得又减其半。益以百物昂贵 ,骇人听闻 ,而种地苦工 ,月得工资 ,最少亦六倍于兵饷 ,几埒军民两署二三等科员。(二等四五十两 ,三等三四十两。)以故各营兵士 ,一至春夏 ,率多逃亡 ,佣工于农庄。须到冬初 ,方能易名入伍。此缘地广人稀 , (全省面积四百五十余万方里 ,人口才二百万余。)交通不便 ,工价极昂 , (大工每日一两五钱 ,小工亦七八钱。)谋生较易 ,有以致之也。政界在前清时 ,湘楚人居十之九 ,散军留此种地者亦多 ,当时有小湖南之称。改革以来 ,多数相继携眷入关 ,今所留者 ,皆不作归计 ,或欲归

不得者 ,其人数虽不下于秦陇 ,而政治上之势力 ,则不胜有今昔之感矣。

三月二十七日 晴

住迪化。上午 ,至财政厅商救济新省金融之策。谈次 ,知坎巨提回部今尚来贡。我国藩属 ,此实硕果。归阅史志档册 ,穷日夜之力 ,成坎部概略一篇 :

坎巨提回部 ,在今新疆蒲犁西南边外。东西宽约二十里 ,南北长约六百里。两面皆山 ,峻削壁立 ,中贯棍杂大河 ,为出入南疆要道。都曰棍杂 ,城广三里 ,北瞰温吉尔山。人民八千余人 ,领庄二十五 ,大小头目一百四十七。产牛羊、马匹、粮食、果品 ,无布帛 ,尽衣毛褐。无市廛 ,无赋徭厘金。清乾隆二十六年 (1763)入贡 ,曰谦珠特。定例三年一贡 ,砂金一两五钱 ,赐赏缎绸银茶各项 ,恒值五六百金。其往来喀什噶尔 ,沿途并须支应。至道光 (1821—1850)时 ,为克什米尔战败 ,媾和 ,岁贡克部犬马各二匹 ,克酋赏以油啤 (印度币名 ,重二钱五分)千五百元。同光之交 ,英取克什米尔 ,坎部遂为中英两属之邦。其后亦予俄通 ,受俄赏赐。光绪十七年 (1891) ,英谋假道坎部入帕米尔 ,坎酋赛德哎里罕抗之。失利。两次赴喀请援 ,清吏皆不应 ,败遁色勒库尔 (即今蒲犁县治)。明年七月 ,薛福成自英奏请与英会立赛酋之弟买买提艾孜木为坎头目 ,自是坎部实权 ,全操自英 ,我国仅拥朝贡虚名而已。二十五年 ,英人与我议划印度克什米尔与新疆边界 ,并欲独领坎巨提。经我枢臣严重交涉 ,得延残喘至今。取《西域图志》、胡氏《一统舆图》及清时宪书所颁地名 ,参互详审。则中国昔年所属回部 ,实遍印度库什山南北 ,中央亚细亚全土。(如哪格尔、格里格提、巴达克山、什克南、浩罕、基发、布哈尔、阿富汗诸部。)皆以道光咸同回乱 ,边政废弛 ,尽为英俄蚕食以去。厥后新疆虽经收复 ,而逼处两大之间 ,不亦岌岌可危乎。

三月二十八日 晴

住迪化。早膳后 ,偕知事、警长督查印花 ,午后始毕。缠商过贴 ,一如哈密、鄯善、吐鲁番等处。新疆全省人民二百万余 ,汉民仅二十之一 ,缠民居十之七 ,专诵《柯兰经》,不读汉书。故凡官厅布告 ,须用缠汉合璧文字 ,方鲜隔阂。印花票面分数 ,未用缠字表明 ,彼遂无从分晓。示之以颜色 ,则误赭为红 ,以蓝作绿 ,告之以数字 ,则当时了解 ,过后茫然。益以头目乡约 (犹内省之团总地保)相习愚民 ,对于国家征税规程 ,尤秘而不宣 ,以便上下其手。近经杨省长痛加涤除 ,虽风气一变 ,而积习过深 ,未必全无漏网。余恐缠民误会 ,以良税为苛税 ,嘱各主管机关 ,取通用红钱价格 ,为印花分数标准 (红钱三文印花一分) ,刊印缠汉合璧通俗布告 ,散给商民。似此办理 ,或可少除积弊 ,推行以尽善焉。全省印花销额 ,前年以准商民购带入关充汇兑 ,销至十四万余元。上年部饬禁止 ,即形锐减 ,仅销八万余元。傍晚偕烈夫游览江浙会馆 ,建筑宏大 ,冠于乌城。戏台右偏 ,壁嵌唐《张]怀寂碑》。盖由吐鲁番知县某 ,得自三堡土中 ,献之袁大化 ,而袁留之此间者。夜发财部一电。

三月二十九日 晴

住迪化。上午 ,取阅清光绪八、九、十 ,三年勘界各档 ,案照约文 ,又复迭丧边隘。窃叹当日勘界诸人 ,庸劣异常 ,误国丧地 ,罪岂容诛 !不第不曾据约力争 ,并未处处躬亲勘测 ,甚至受外人之愚弄 ,胡指某某山梁为界 ,依违两可 ,貽害后人。而沙克都林札布不辨山之余支 ,水之方向 ,又不细察明谊所绘界图 ,不研究曾氏改订约文 ,鹵鲁从事 ,丧地尤多。兹举其钜且大者数条 ,披露于世 : (一) 改订约 (光绪七年中俄改订之约 ,后仿此。)第九条有云 :俄国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 ,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 ,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等语。现管云者 ,以当时国力所及为度。正当的解释 ,中国收复全疆 ,征服安酋 ,则凡安酋阿古柏所辖地方 ,自

应全属中国 ,当时欧美舆论 ,亦以为然。考廓克沙勒山之西 ,喀什噶尔正北 ,有察提尔库里 ,四周平原 ,地味膏腴 ,北有阿特巴什山 ,为南北分水界岭。其地向为阿古柏耕牧之地 ,是应据约力争划属中国。乃光绪八年沙氏南路东北界约竟割予俄。且误以天山支阜为正干 ,致通天山南北之乌什贡古鲁克间道 ,与阿克苏河、札拉尔特河、阿克赛河 ,诸水发源之地 ,皆划在界外。(二)改订约第七条有云 :中国伊犁地方 ,与俄国地方交界 ,自别珍岛山 ,顺霍尔果斯河 ,至入伊犁河处云云。又第八条有云 :自奎屯山 ,过黑伊尔特什河 ,至萨乌尔岭云云。则自别珍岛山至萨乌尔岭 ,属塔城西南一段 ,必仍同治三年 (1864)旧界 ,无有勘改明文可知。乃光绪九年塔尔巴哈台界约 ,升泰无端勘改旧界 ,割弃巴尔鲁克山外一带平地 ,且缔俄借巴尔鲁克山十年以居俄籍哈萨克人之约。使无长庚等执约力争 ,收回借地 (光绪十九年) ,则巴尔鲁克山至今犹为俄有 ,有扼我精河、塔城、伊犁三城往来要地也。(三)改订约第七条有云 :自乌宗岛山、廓里札特村东边往南 ,顺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旧界 ,乃光绪八年长顺伊犁勘界约 ,即改建图赖河为苏木拜河 ,又移喀尔达坂旧界。而温都布拉克水源 ,且划为俄有 ,蹙国何止百里 ,虽争回格登山一片石 ,其功亦不足补过也。(四)改订约初议时 ,俄以逆回阿古柏 ,曾许南界止于玛里他巴山口 ,请于曾纪泽 ,纪泽严词拒绝。而光绪十年沙氏《南路西北界约》更逾玛里他巴之南二百余里 ,止于乌孜别里山口。于是乾隆大军 ,追逆酋霍集占兄弟至霍尔库鲁克大战之地 ,遂非我有。于是帕米尔诸地 ,亦以“俄界转西向南 ,中界转为正南。界以红线 ,迤东属中 ,迤西属俄”数语 ,暗中断送矣。下午 ,访易式皆、杨绍周 (商会会长)二君 ,询实业事。并至戴步麒、刘福恩、刘士桢、安澜诸君处报谒。夜发财部一缄。

三月三十日 晴

住迪化。竟日披读李源昇《勘界公牒》、海英《调查帕米尔报告》与英人杨哈思班及戈登、俄人康穆才甫斯基诸人游帕笔记 ,论

帕风土人情甚详 ,皆地志所未有。

三月三十一日 晴

住迪化。新疆省城 ,系并汉、满二城而展筑者 (清光绪三十二年)。周十一里五分二厘 ,辟七门。东曰承曦 ;西曰庆丰 ;南曰肇阜 ;北曰憬惠 ;东偏南有新东门 ,曰惠孚 ;南之左有新南门 ,曰丽阳 ;西偏北有新西门 ,曰徠远。城厢居民二千余户。商务在东大街、藩后街、南大街、南关诸处。南关多缠商 ,南大街多晋商 ,藩后街多津商 ,东大街则众帮杂处。京商贩运京洋广货 ,资本雄厚 ,交际敏活 ,商业知识亦富于他商 ,其执商务牛耳 ,非无故也。晋商多金融营业 ,民国以来 ,关内无协饷至新 ,其利益虽受损失 ,然资金多 ,改营他业 ,势力亦不可侮。缠商多屯积居奇 ,不尚门市 ,观其表似非富有 ,实则规模甚宏远也。茶为新省销场大宗 ,昔属湘商朱乾益升专卖 ,全省皆其引地。辛亥改革 ,茶引破坏 ,汇兑不通 ,现金缺乏 ,购兑俄币 ,损失甚巨 ,商运遂停 ,商引亦即撤销。俄商乘机而起 ,俄茶因以充市 ,而与国茶争利矣。华茶以资金微 ,厘税重 ,运费昂 ,货不时至 ,边民常有望梅之思。现今销路 ,犹未尽为俄商夺去者 ,则以蒙哈诸民 ,性富守旧 ,购买砖茶 ,形态牌号 ,多舍其新而旧是谋。华商不急起厚集资金 ,组织公司 ,自运自销 ,挽回利权 ,再过十年 ,新省茶利 ,必尽归俄人之手。设令俄商制茶 ,改仿我法 ,不用新形 ,丧利更速。失今不图 ,后无及矣。南关之南 ,南梁以北 ,中有俄国商埠 ,洋楼栉比 ,商货云集 ,以布帛、铁器、皮革为大宗。其商人多俄籍缠头、老盖衣^① 二族人 ,真正俄人 ,盖无几也。城内街道 ,岁值仲季二春 ,泥泞恒深数寸 ,行必车骑 ,否则亦须革靴。盖天候酷寒 ,冬期冰雪 ,层积不消 ,道旁冰沟 ,冻而不流。欲除此害 ,须办卫生警察 ,冬期多用清道夫垃圾车 ,一遇冰雪 ,随时扫净 ,载之野外。然非所望于此间之官商也——财力太薄 ,人工太贵 ,举此巨工 ,实非易

^① 老盖衣或老嘎夷 均指今塔塔尔族。

易。

四月一日 晴 (礼拜)

住迪化。日间无事。入夜 ,潘鹿磧厅长招饮 ,尽醉而散。余于役来新 ,沿途借观关于西北界务群书 ,不下四十余种。惟 《新疆国界志》与伊犁将军长庚 《请设阿尔泰山专官奏稿》 ,言丧地事颇详。

四月二日 阴 (傍晚雨)

住迪化。出京已四阅月 ,今始见雨 ,不胜欢然。日中至军署 ,嘱易厅长绍介绍熟悉阿尔泰山情形者来谈。嘱潘厅长调取全省五年度收支各款计算书。新省征收田赋 ,南北不同 ,南路本折参征 ,北路全征本色。曩在清末 ,吏治黑暗 ,百弊丛生。民间完纳粮草 ,恒数倍于额赋。民国以来 ,杨省长派委主计专员 ,分赴各县 ,将从前一五公耗 ,二五私耗 ,净提归公。并将淋尖 ,蹉斛 ,飞洒 ,样粮 ,种种陋规 ,通令革除 ,以增收入而养税源。又派监收委员 ,驰赴各县以杜抑勒情弊。然此皆人治之策也。从根本上解决 ,当从财部统一征收方法之计划 ,一律改征折色。或谓新省交通不便 ,输送艰难 ,驻兵之地 ,多非余粮之区 ,商场购买 ,恒不得粮 ,必须官仓预储 ,按月按人 ,扣价俵发。(每人斗余 ,扣银六钱 ,较市价廉五之三。)方免无食之忧。即有余粮地方 ,亦难令兵自购。公家有所需要 ,和平价买 ,倍值莫获。由官派采 ,不费而纳 ,兵自购粮 ,仍须官采。且边兵腐败 ,素无程度 ,贱价勒索 ,于中取利 ,弊窦百出 ,防不胜防。权衡轻重 ,究莫如征收本色 ,储备兵食 ,可绝扰民之累。假令改折 ,而兵粮又必须官采 ,商民一旦居奇 ,省库损失更巨。加之闭柴道远 ,在在堪虞 ,其征本色是矣。惟是仓粮变价 ,每年收入颇巨 ,则岁有存粮必多 ,似应斟酌情形 ,取足兵食 ,明定本色数目 ,余皆改折 ,以期渐收划一之效。或又谓天灾流行 ,何地靡有 ?一遇荒年 ,安可无备。萑苻间发 ,扑灭须兵 ,千里裹粮 ,难期神速。缘兹种种 ,亦难改征 ,此则非所敢知也。

四月三日 雪

住迪化。新省圖法 , 紊乱极 ! 硬货则有制钱、红钱、铜元、银元、普尔、天罡七种。纸币又有伊帖、塔帖、官票、老龙票之别 , 合之俄帖、俄元、印度货币 (俗呼油啤) 计达十有余种。 (蒙古、哈萨犹在实物经济时代。) 制钱、红钱、铜元均辅币 , 铜元依于普尔旧式。制钱俗呼 “ 麻钱子 ” , 铸以黄铜 , 搀和铅沙 , 时价八百文 , 值银一两。红钱范以红铜 , 其质量佳 , 多被俄人收买 , 改铸俄国铜货 , 以之兑银。市价恒高于法价 , (法定银一两 , 值红钱四百文。市面只三百左右。) 此新疆特有情形 , 不能执辅币原质价格 , 必视本位货币为低之普通原则推测也。银元创于左文襄 , 其式因乎天罡 , 而规模较大 , 有五钱、四钱、三钱、二钱、一钱五种。视关内银元 , 重量形式皆别。金元始自王树楠 , 用以抵制俄元重价居奇者也。有一钱、二钱两种 , 亦曰 “ 饷金 ” 。 (上铸 “ 饷金 ” 二字 , 每钱值银三两。) 今皆流出省外 , 鲜有见者。普尔为回部旧币 , 铸以红铜 , 其式小于制钱 , 厚而无孔 , 上刻厄鲁特汗名 , 重一钱四五分至二钱不等。天罡为逆回阿古柏所创 , 其质为银 , 重五分 , 中无方孔 , 径二三分 , 少圆整者。伊帖为伊犁将军所发 , 塔帖即塔城参赞所发 , 官票为民国省库所发 , 老龙票为清藩司所发。其价格塔帖最低 (每两值现二钱或二钱余) , 伊帖次之 (每两约四钱) , 官票又次之 (每两六钱余) , 惟老龙票最高 (票银九十两 , 兑现银百两) 。盖是票发行之初 , 曾经兑现 , 不若其他纸币之滥发 , 故在市场极有信用 , 而印刷亦精美 , 缠民多实而藏之。综上所述 , 新省币制紊乱如斯 , 是宜亟谋整理。整理之方 , 无出改用国币右者。国币流通 , 不第全国币制藉以统一 , 而新省征收田赋 , 改征银元之计划 , 亦易实行。其他金融与簿记之种种便利 , 更无俟论。

四月四日 晴

住迪化。杨督军招饮于镇边楼 , 楼在军署东偏花园课屯轩之后 , 就定远亭塌基而建之者。建筑系西式 , 计三层 , 上年八月方落成。登楼顶 , 全城在望。其北二里 , 山上有旧式炮台 , 俗呼 “ 一炮成

功”，以刘襄勤收复乌鲁木齐，由彼一炮破贼故也。西北四里，有红山嘴，峭壁悬崖，形如蟾蜍，昂首南面，陡坡直上，西南与福寿山仅隔一路。上建佛宇，每岁四月八日，居民商户，杂技百工，群集于此，酬神赛会，士女如云，堪称盛会。又有浮屠七级，与福寿山所有，如双岑对峙，地形险要，乌城西北一屏藩也。东南博克达山，为天山绝顶，望之如在目前，实距二百余里。其山四周皆有冰雪，盛暑不消，世称雪海。三峰高插云霄，削如太华，下丰而上锐。上有大龙潭，周数十里，水清而甘，深不可测。山麓有小龙潭，周亦十余里。山间耕牧者二百余户，人迹所能至者，惟会仙台、天柱石、达摩崖、福寿寺、东岳庙诸胜，皆其支阜。至所谓三峰，则坚冰老雪，好游者百计探之不能达。数年前，有德国人某，登最高处，以大力远镜望之，云有动物往来其间，或即雪蛆、雪鸡之类欤。有奇草，状如芙蓉，六十年始华，名曰石莲，嗅之头痛^①。产药材二三十种，云母石亦多。乌鲁木齐河（俗呼西大河）绕城如带，杨柳满堤，亦有足观。席间杨督军云：昨晚伊犁来电，俄国改建共和，俄领事已正式宣布^②。证之此间领事，近日来文，不称帝国，仅云大俄，其事或确云云。闻之欣然，为俄国革命党浮一大白！俄国革命党之组织，远在吾国同盟会之先，以旧政府防制过严，久无成功。犹忆辛亥之冬，滞留沪上，见俄党人，无不羨我成功之速，而自怩其无能。今乘政府对外战败之余，一呼而竟数十年未成之功。语云：精神一到，金石为开，洵不诬已。

四月五日 晴

住迪化。中历清明，今之植树节也。上午，前阿尔泰民政局科员王佑文、营务处文案杨仁寿以易君式皆之嘱托，来谈阿尔泰情形，得遍观阿尔泰开办诸档稿。下午，赴杨绍周宴于其家。杨，津

① 这里所谓石莲，就是雪莲。所谓“六十年始华（开花）”，当系传闻。

② “俄国改建共和”，指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

商,迪化商会会长也。入夜,检阅《西域图志》与《新疆识略》诸书。当清盛时,我国势力十倍于今日,不禁掩卷而长太息也。案《新疆识略》所载边外诸部,有瓦罕、什克南、达瓦罗斯、绰禅、罗善、差呀普塔什干、浑都斯、噶泥、窝什、安集延、玛尔噶浪、霍罕、纳木干、塔什干、科拉普、济雅克、拜兰哈、布哈尔、墨斯图济、乾竺特、博洛尔、拔克达山、爱乌罕、坎达哈尔、巴特哈、普隆克、哈米尔、拉虎尔、温都斯坦,凡三十三国,极边距叶尔羌六十站止。乾隆间大军定回疆,大小和卓本拥残众而西,谋袭巴克达山,巴克达山酋素尔坦沙兴兵拒战,擒其兄弟,将军檄索之,函首军门。于是葱岭以西,布鲁特、爱乌罕、博罗尔、安集延诸国,皆遣使来廷。咸丰元年(1851),俄罗斯通商约成,遂于伊犁罗呼济尔卡伦边外,阿里玛图地方,设立商埠。三年,遣兵自倭连步南下,直抵阿里玛图以西,哈萨克境内,筑立炮台。四年,于塔尔巴哈台东北,额尔齐斯河西岸辉迈拉呼卡伦以外之地,设立斜米拍拉廷斯克巡抚。塔什干之哈萨克,与霍罕世仇,霍罕因哈萨克之受役于俄,攻之。俄伐霍罕,降其众。同治三年,又夺塔什干城。四年,夺霍罕、阿里玛图、设斜米烈匱斯克巡抚,击败布哈尔兵。复于塔什干设立土耳其斯坦总督。六年,以兵下萨马尔干,设立杂拉夫山省。与布哈尔定界,仅留霍罕一城与其民居。居民怨之,潜通基发。十一年,俄发兵问基发罪,定约以阿母河为界,复灭霍罕,建费尔干省。于是葱岭以西属国,半为俄有。而巴克达山、鲁善、什克南、瓦罕诸小部,则皆服属于阿富汗,为英属国。英之大势,亦骘骘由印度北向,有与俄争雄之意矣。帕米尔者,向亦服属中国,俄外部告我使臣许景澄,欲会同勘界分疆,惟英于帕米尔,本无分地,不使与闻。英亦欲划清阿富汗界,使中国收帕米尔地,以限俄之南下,我外部则拟作三国公共之地,英俄皆不以为然。商迄未定,于是遂有坎巨提之役。坎巨提者,近喀什噶尔西南界,在葱岭西南。厥地纵横百里,户口约近万人,岁贡中国沙金一两五钱,例赏大缎两端。盖即《新疆识略》之乾兰特,距

叶尔羌十六站。《统舆图》之喀楚特，同音而异译也。既又服于英属克什米尔，英印度总督，岁给坎巨提经费，名助防务，而实隐收其内政之权。旋以兵力胁坎巨提，坎巨提头目连战不胜，遂率其众逃逸卡外求援。英兵修筑一路，直贯坎境，北抵印度库什大山，意在据此山隘，以杜俄众南侵，而保印度门户。坎巨提头目兴兵阻之，复为英兵击败，其所居之棍杂城，已为英人占据矣。时我出使大臣薛福成，诘诸英外部。英外部答以无灭坎意，语言闪烁。既乃称选得旧酋之弟买买提艾孜木，可为坎巨提头目，拟请中国派员会行封立。总理衙门电告新疆巡抚，派员前往。至光绪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其事始定云。

四月六日 晴

住迪化。发部缄三件。新疆百货抽税，始清光绪初年。左文襄以饷源不济，仿各省厘金办法，征收厘税。及开行省，刘锦棠修订章程，定为常税。厥后陶模抚新，以俄有暂不纳税之约。（光绪七年中俄条约，准俄民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及关外之天山南北两路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由两国议定税则。）且受华商贿托，肆意包庇。甚至属中回民，冒称俄人，俄领事复含混庇护。丧失国权，不一而足。奏请停止。迨辛丑和约告成，各省摊解赔款，新亦岁认四十万元。旋复兴办起落两税，考其性质，盖在厘金统捐之间。至光绪三十三年，度支部议改厘税为统捐，新疆遂于次年实行改办，沿用迄于民国。其税则值百抽三，从量多而从价少。所谓新省担头章程是已。（粗货二百八十斤为一担，细货二百四十斤为一担。）近年以来，省库图收入增加，将所有统税，改由商民包办。上年收入达二十五万余两（中含有二五商捐之附加税）。税局有迪化、伊犁、塔城、奇台、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莎车、巴楚、和阗之十二处。各地皆有俄商包庇，交涉横生，通商章程之通商票（票由俄领给发，中国外交官签字其上，以为各税局稽核之证。）多废而不用，仅以俄国商约（即

商总)手书小条,强制通过税关厘卡,百弊丛生,莫可究诘。甚有缠民无知,以一纸通商票而变更国籍者,其害最烈。

四月七日 晴

住迪化。上午,陶明樾来,以乌苏柳花相赠。花尖瓣重叠,与叶同色,以之代茶,胜于龙井,色绿香清,而性最凉,能涤腹垢,消三焦邪火。清乾隆时及光绪二十八年,曾以之入贡。乌苏县所属东至乌兰乌苏,二百余里,皆产之,然每处不过数丛。以花最小者为珍品,尤以奎屯河所产为最佳。下午,赴易式皆、张子俊、张宾于、张述侯四君公宴,食冰鱼。其鱼盛产于额尔齐斯、开都二河,额尔齐斯河所产白鱼,其味尤美。开都河鱼,有重二三十斤者,即《山海经》所载之鲑鱼。其味腥,鱼子食之,令人腹泻。取鱼之法,凿冰为孔,至夜燃火其旁,鱼见火光,皆跃而出。一夜有获数千斤者,是即贾子耀蝉之术。

四月八日 晴(礼拜)

住迪化。杨督军种树于水磨沟,邀同行。上午八时,策马出新东门,过营垒三四。五里,官厅。又五里,水磨沟。下出泉,积流成沟,水大流急,寒冬不冰。下流三十里,至古牧地,入于沙。杂树夹岸,水磨七八盘,错处其间,若一村落后。坡上建龙王庙,有二三道士供香火。庙前亭榭数处,皆新抚潘效苏及清室载澜公爵(时流戍新疆)所建,以供钓游之娱,景致极佳,为迪化近郊胜地。联额多带“疆臣颂圣,流人思君”意味,无甚足观。庙左数百武,山峡深入,有巨泉涌出,泡高数寸,若济南之趵突泉然。对面新建一亭,可以坐玩。流声潺潺,更觉幽绝。拂衣上山,绕至龙王庙后旷地种树。余亦手植一木,于潘鹿磳厅长所植之右,志以炼砖一端。植树毕,午膳于机器局。规模宏敞,前清于此铸铜元、银元,今则专制步枪、野炮所需之弹子。其发动机全恃水力,非若上海、汉口、天津诸制造局之用电气也。坐室有联,曰“寻水望山,率情便去;幕天席地,纵性所为。”不啻为余年来行径写照,诵之怡然。饭毕,摄影于局前之

水涘。返寓时 ,已午后四时矣。

四月九日 雪

住迪化。吾湘有恒言曰：“清明断雪 ,谷雨断霜。”新疆气候不能适用此原则也。日午 ,室中尚燃火取暖 ,实是骇南人之听闻。乌垣附近皆产石炭 ,其质胜于甘肃灵州镇番之煤 ,燃之之时 ,须待全体皆红 ,黑色退尽 ,方无薰闭眩晕之害。新来斯土 ,最宜注意 ,否则立受烟毒。并无甘省软儿梨得以即时消解 ,须至室外呼吸空气 ,听其渐愈 ,然寒气逼人 ,最易致病 ,又足虑也。富贵之家 ,多用洋炉 ,导烟流之室外 ,室温而无煤气。缠民则砌六棱高炉于屋角 ,烟突外出 ,法同洋炉 ,而地中火洞 ,用以烧炕 ,其法尤关内北省所不及。迪化蔬菜 ,品类繁多 ,自平回^① 军兴以后 ,湘人之从征者 ,捆载芽蓼 ,移植兹土。津人踵之 ,庸次比耦 ,阡陌相望。津人以艺唐花之法 ,冬月掘地为窟 ,播种其中。微火烘之 ,取苇杆密护四围 ,上覆芦箔 ,以御风雪 ,俟春融冻解 ,则移植畦间。故春初之菜 ,无不应时入市 ,且所治町畦 ,整洁有序 ,湘鄂之民 ,皆弗逮也。

四月十日 雪

住迪化。下午 ,赴陶菊缘宴于其家。阅津报 ,获悉今年正二月国状 ,颇为欣然。此间欲阅京沪各报 ,普通寄付 ,须四五阅月始达。(余接到各处报纸 ,皆上年十一月杪十二月初者 ,陶君系用信封作快递寄来。)新闻皆成历史 ,有时且为政府扣留 ,并此历史而不得见。新疆士大夫多浑浑噩噩 ,严守闭关时代政策者 ,职此故也。

天山南北相通捷径 ,伊古有四 ,皆自伊犁出发。盖伊犁昔为将军所驻 ,西域政治中心所在地也。其一 ,自那拉特卡伦 ,经珠勒都斯山、察罕通古山 ,以达焉耆 (回称喀喇沙尔) 。汉时乌孙为西域强国 ,唐置鹰娑都督府 ,皆依此路为重镇。清乾隆讨阿睦尔撒纳 ,亦以此路为往来要道 ,今则旷废已百余年。陵谷变迁 ,道路梗塞 ,现

^① “平回”特指清朝平定阿古柏割据暴乱之举。

除每岁夏间 ,焉耆蒙民尚有由此往来伊犁贩卖马匹皮毛而外 ,其他商贾旅行 ,鲜有出其途者。诚以地势既非适中 ,疏通亦匪易易。其二由特克斯川逾冰达坂 ,以达阿克苏 ,汉唐以来 ,为南北往来孔道。清同治七年 ,俄人经营纳林河地 ,完障驻兵 ,造梁通堠 ,以规取我喀什噶尔。其时冰达坂路 ,犹荒而未治 ,及光绪八年 ,俄人交还伊犁 ,嗣由此路勘界竖博。乃发民夫 ,凿冰梯 ,凌险阻 ,冒不测 ,而绝者复通。二十二年 ,复调兵民大治之 ,行旅称便。厥后官兵换防 ,缠民贸易 ,皆取道于此。惟峭壁森立 ,艰阻万状 ,夏秋冰涣 ,尤为危险。其三 ,出伊克哈布哈克卡 ,越贡古鲁克山 ,以达乌什 ,地界八城之中 ,为南北相通第一津要。清道光初 ,那彦成、德音阿指为换防官兵往来捷径者也。道里埒于伊犁至阿克苏 ,而所经布鲁特游牧地方 ,道路平坦 ,绝无冰达坂之艰阻。乃沙克都林札布勘界时 ,误以天山支阜为正干 ,立界于贡古鲁克山麓 ,于是伊犁通乌什之捷径 ,遂非我国所能问津。(上年俄国哈喇湖逃哈 ,由衣布拉引卡入乌什 ,复取此路逃至伊犁。)而天山南北征兵馈饷 ,通邮经商 ,皆须绕越冰达坂山路 ,或焉耆——达坂城——迪化大道矣。其四 ,西南出鄂尔果珠勒卡伦 ,一百三十里 ,逾善塔斯岭。五百五十里 ,逾巴尔浑山。一百八十里 ,渡纳林河。四百五十里 ,至乌兰乌苏河 ,以达喀什噶尔。路可行车 ,即三冬亦无雪阻之虞。清乾隆时 ,兆惠由此追讨大小和卓木至巴达克山。道光初 ,德音阿奏言较冰岭一路 ,平坦易行。其后伊犁兵士 ,南赴乌什换防 ,皆出是途。足见纳林河域 ,昔日皆我疆土 ,不知何时弃为瓯脱 ,至属俄人 ,扼我天山南北之要冲也。披览图籍 ,不禁泫然。今不急谋交通 ,缩短南北程途 ,以便商旅往来 ,出师转饷 ,一旦有事 ,南路八城 ,恐非我有 ,喀什噶尔尤必先亡 ,而新疆危矣 ! 盖全疆精华 ,悉在斯土 ,无喀什即无新疆也。

四月十一日 晴

住迪化。残雪消融 ,檐流有声。王懋卿来招夜饮 ,以日来劳顿

过甚，辞未赴。新疆广轮二万余里，一县所辖，几比东南一道区。曩者邮电未设，军书文报，多隔阂濡滞，私人书函，更无从投递，上下交苦之。今虽邮件恒有遗失迟误，电报恒多错码梗阻，（政界人云：阿尔泰与新省交涉，电邮同时并发，往往电迟于邮。）办理未臻完善，而视昔日，则公私便利多矣。邮政始清宣统元年，以俄领事（塔城、伊犁、迪化、喀什噶尔设有俄国邮局，今尚存。）欲进而代谋全省邮政，乃裁驿站经费之半，开办邮局。越明年，南北各局，次第告成，章程悉仿关内各省。线路即为驿路，惟是就地筹款，与北京总局不相隶辖。又明年，邮传部直辖邮政总局，始收归国办，而各项邮资，仍沿其旧，昂于各省。《邮政章程》云：凡新疆省内互寄之邮件，应按第二资纳费，若由新疆往来各省，经由甘肃转寄者，均按第二资加倍纳费，经由西伯利亚转寄者，均按第三资纳费。岁由省库补助票银六万三千两，尚入不敷出。遂于今年四月一日起，信函、新闻两类，又增邮资。其往来省内者，照第二资加倍，而往来省外者，则照第二资三倍矣。目今省内各县及县佐，皆有分局或代办所，且北及于阿尔泰山。现虽开办限制汇兑数处，而快递尚未计及。电报设立，早于邮政。清光绪十九年，先后由部拨银二十四万两，创设电局。二十二年春，南北电杆，一律蒧功，而伊犁、塔城、喀什噶尔三处，皆与俄线衔贯联属。厥后二十九年，由迪化展设至奇台。宣统二年，由绥来展设至阿尔泰山。民国二年（1912），由奇台展设至元湖。现有迪化（总局）、奇台、元湖、哈密、吐鲁番、绥来、承化寺、乌苏、塔城、伊犁、焉耆、库车、阿克苏、巴楚、疏附十五局，疏勒、伊宁、精河、和什托罗盖、依尔克什他木五报房。电局关防，曰“新青电政监督”，实则青海尚未设立电杆也。近闻交通部有展设由喀什噶尔至于阆电杆之议。果见实行，则新疆全省交通机关，又增一番灵便矣。惟眉睫电政，异常腐败，电杆时有倒折，报生手法生疏，亟宜积极加以整理耳。电局收费，各自为政，不相统一。有遵部令以一两作一元者，有遵省令以一两作一元五角者。电报收

条,多不粘贴印花,间有贴者,须发报人认资。据最近调查,除迪化、吐鲁番、奇台三局外,余多入不敷出。此缘土著缠民,不知通电,侨寓汉人,发报亦鲜,仅以官公等电为收入大宗故也。

四月十二日 晴

住迪化。下午,潘厅长、易厅长先后来谈,逾时始去。新疆在前清时,岁受各省关协饷二百九十二万两(内伊犁三十四万,塔城十六万),嗣经新抚潘效苏奏减一成,犹有二百六十万余。民国成立,一律停止。至二年,虽由中央核准年协六十万元(塔城十二万,伊犁各二十四万),然多由新省中央专款(二十七万)与官产变价(十万元)两项,就近抵拨。自国库支出者为数无多(塔城除外)。视前之巨额解协,不胜今昔之殊。以故杨省长锐意整顿,图财政上之自立。于元、二年派遣主计专员,分赴各县,搜提陋规,以充国用。近年岁入,遂较清末增至五倍有奇。其时五十余万两,今则二百五六十万两矣。除烟酒牌照税一万元,印花税八万元,为新税外,余皆人民向纳之旧额,未尝从事加赋,不过官吏私囊,无以为中饱耳。据某知事云,现惟喀什道属各缺,尚可岁获数千或一二万,只及前清十之一。阿克苏道属,尚可相埒岁获官俸之额。至迪化、伊犁、塔城(新设,辖塔城、沙湾、乌苏三县。)三道所属,则搜括殆尽,多无俸外收入,甚有须出应得官俸以弥补开销者。宋儒有言曰:“不加赋而国用足。”^① 杨省长殆得之矣。

四月十三日 晴

住迪化。下午,陶菊缘来,约明日偕游红山、鉴湖。

新疆辖地极广,去京师极远,由京至新,取道陕甘或蒙古草地,均须三月内外。假道俄境,亦须月余。由省城南至喀什噶尔、莎车、和阗,非两月内外不达。西北至塔城,西至伊犁,东至哈密,北至阿尔泰,各须兼旬方到。交通迟滞,不第欧美各国所无,即在本

^①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北宋王安石与司马光辩论变法时提出的见解。

国行省之中，亦属鲜有。战时调兵馈粮，平时行政通商，困难万端，莫可罄述。今幸俄国多故，无余力来经营我，均势犹存，英亦难遽事鲸吞。苟延残喘，得保岁月，否则，久为波兰、帕米尔之续矣。建筑铁道，需费浩繁，财政困难，刻难办到。修筑沙土马路，驶行汽车、台车，所费实非巨额。据多数人调查，由迪化东出蒙古草地，至归化城，接京绥铁道。入嘉峪关抵兰州，接海兰铁道。驶行汽车，每路所需平路建站，购车开办诸费，约在四十万元内外。且草地一路，津京货物运脚，嘉峪一路，邮件输送经费，皆足资以养路。此与关内联络者也。其由省城经库车、阿克苏、巴楚、莎车至于阗，由于阗北逾戈壁至库车，由莎车南至蒲犁，西至喀什，由巴楚西至喀什，由阿克苏西至乌什，由库尔勒（焉耆县属）南至婁羌、且末，由托克逊东至吐鲁番，共约一百三十余站。由省城经绥来西到伊犁，由伊犁越冰达坂南至阿克苏（中有一二站难驶汽车、台车），由乌苏北至塔城，由绥来东北至阿尔泰，共计六十余站，通行四轮台车。所需修路、建站、购马、开办各费，共约五六十万元。汽车日行可千里，只以八百里计，则往来迪归，七日半可达。往来迪兰，五日半可达。台车以日行三百六十里计（各站换马不换车，如清驿站递军报然。）则由省城十六七天可经阿克苏以至于阗。（由库车南逾戈壁只六七天。）四五天可西至伊犁，北至阿尔泰，西北至塔城。其他行速，由此类推，程途缩短，交通便捷。关内资本家、企业家、劳动家，势必争来此土。开洪荒蕴蓄天府之区，为利国实边之举。即不幸而有对外战事，本省调兵应敌，关内拔队来援，各项输送，皆甚快捷，绝无今日道路迢遥，交通阻滞，坐而待亡之忧。故余以便利交通，为开发新省第一急务。又新疆金融生死大权，久操俄人之手，以故省票价格日低，百物日益腾贵。今幸欧战连年，俄帖滥发，（俄国纸币前在塔城、伊犁、喀什三道胜分行发行，只百万卢布。上年增发至五百万。）价格暴落，商民多蒙损失，争用省票。益以近年励行纸币收回，（新省发行大小省票九百八十四万二百五十一两。近年后

先收回一百九十三万七千七百零二两。)严禁赋税征收现金,大宗现银输入,(近年新省流民,多往俄属哈喇湖萨玛种植鸦片,岁产巨额,多东贾甘肃,易取现银。)种种方面之助力,省票价格,遂日增高。在昔民国三年,以纸币购现,每百两须三百四五十两,今则百六七十两即可购得矣。表面观察,新省省票高价,似皆上述三者所造成。实则俄帖流通额减少,省票进而补充之。需要渐增,供给日减(指今收回纸币),为促省票高价之大原因。此稍谙经济学原则者皆能知之,勿俟晓晓辩也。今宜乘此机会,筹集资金,设立银行,以银元纸币换回银两省票,谋国币之统一。以整顿后岁入总数为发行纸币标准(约五百万元),严滥发之制限,特订熔化银元罚章,(缠民喜用银块,多熔银元之弊。)保国币之常存。输各处汇兑,利商民之贸易。更采行低利借贷,挽已失之利权。(俄商收买皮毛葡萄棉,皆先借金于卖主,预定最廉之价。)附设土货囤栈,杜俄商之卡买。多方并进,竭力经营,庶金融大权,可还故主,对外贸易,或不吃亏。全省财政,得藉整理,各项实业,不难振兴。不然,欧战一停,俄国进而整理战后财政,首谋纸币信用之恢复,俄钞价高,商民必又仍前行用,而省票流通额一部分,必为所夺。本需要供给之原则,省票价格,难保不再低落。至汇兑营业,方今战时,尚操俄人之手,平时当更发达。全省金融,必无自为活动之余地。吾恐十年以后,新疆必亡于俄人金融势力之下。此余以设立银行,为新疆第二急务之微意所在也。

四月十四日 晴

住迪化。上午,偕烈夫、菊缘策马出新东门,过老东门,至农事试验场。门额曰:“说园”,其中群卉杂植,地势宽敞,夏令游观佳处也。当中正屋三间,额曰“不系山房”。联曰:“异种千年,苜蓿秋风思汉室;长城万里,桃花流水梦秦人。”皆王树楠方伯手笔。其前有亭,曰“一苇”。霞照楼居其左,晴照轩在其右。右院西偏,有梦鱼亭,左垣东隅,有花神庙。建筑皆中西合璧,雅洁可观。出园,过北

门 经乾州会馆。值演戏 ,士女环观如堵 ;有七八处积人成堆 ,则皆赌博、说书、搬把戏之类所在。此间下级社会之情状 ,毕现于斯。至红山 ,佛宇连接 ,拾级而上 ,登塔旁高处一望 ,当前悬崖千仞 ,令人心悸。河西平野中 ,有老满城 ,四周土垣 ,岿然犹存。惟经回乱 ,庐舍邱墟。据土人云 :其间盛产枸杞 ,皆为碧血所化 ,实硕而甘 ,胜于甘肃中卫之水枸杞 ,岁出值三四万两 ,为滋补圣药。其东北山嘴 ,有关帝庙屹立 ,墙垣堙以红灰。俗呼红庙子 ,为关外土人群称迪化为“红庙子”所由起 ,亦犹伊犁之以金顶寺著称于世也。渡巩宁桥 (俗呼西大桥) ,至鉴湖——一名西湖。其地为一小湖 ,中建水阁 ,通之以桥。阅前数丈 ,水深不可测 ,岁有溺人之事。右为龙王庙 ,左有回民马正元新筑水磨。房屋西式 ,规模宏大 ,磨面机器 ,购自俄人 ,日可磨麦四十石。今由省库提银二万两 ,收作官营 ,所获余利 ,用充教育经费。后为马队营盘 ,杨柳合抱 ,成行湖周 ,流水淙淙 ,震耳成韵。眼界广远虽逊红山 ,而清幽过之。兴尽而返。进北门 ,街道泥泞沾衣 ,若画远地丛草 ,太阳蒸发臭气 ,令人掩鼻而过。余游中国地方多矣 ,市街污秽 ,此为第一。警厅熟视无睹 ,颇为怪事。午饭于迪化县署。

四月十五日 礼拜 早霁 ,日晴 (有寒风)

住迪化。上午九时 ,偕烈夫至财政厅 ,检查金库。和闾之玉 ,于闾、且末之金 ,累累红钱银块 ,固封之金元银元 ,罗列其间 ,值数十万。新疆素称贫瘠 ,藏镪仍多于东南富省 ,实吾人梦想所不及。余欲一观回部旧普尔 ,帕夏银天罡 ,而库皆无存 ,心殊悒悒。有丝织大龙地毯 ,系有清慈禧太后七十万寿贡物 , (运至兰州 ,以停止进贡折回。)前年袁氏将谋帝制 ,政事堂曾授意新省长官 ,取以进贡者。长三丈六尺 ,幅二丈五尺 ,其地黄色 ,上织二龙戏珠 ,和闾缠民之上等工艺品也。又坎巨提贡金 ,裹以黄绫 ,中为十五小包 ,合重一两五钱 ,俗称十五塔哈贡金是也。其物虽无可观 ,而满清理藩政策之尚虚荣 ,与民国犹存之惟一藩邦 ,皆足令政家深长思焉。览

毕 ,至红山 ,就杨督军望祭博克达山午宴。清以博克达山为新疆镇山 ,载在祀典。每岁清明前后 ,由京颁发藏香 ,令巡抚望祭于红山 ,以祈晴燠。民国以来 ,岁多寒候 ,土人金谓未祭博克达山之故。杨督军徇其情 ,于今日破题为之。吾国普通社会 ,本多迷信鬼神 ,而新疆尤甚。如理缠民之讼 ,令其抱经 ;哈萨之讼 ,令其宣誓。一语而决。若治以新刑律 ,转数讯而不能服。此固初民之特征 ,理官亦不能不利用其迷信以断狱也。

四月十六日 晴

住迪化。下午 ,访杨督军 ,与商便利交通之策。京绥全路 ,将次竣工 ,海兰铁道 ,成约修筑。新省当由蒙古草地至绥远 ,或由哈密、肃州至兰州 ,修造马路 ,驶行汽车、台车 ,与之衔接 ,缩短内外联络之程途。有事则征兵馈饷 ,无今日迟滞之虞 ;无事则运销盐、煤、石油 ,为新省辟无穷之利。盖盐、煤、石油三者 ,皆人生必需之品 ,而煤之为用尤广。新省遍地盐、煤 ,俯首可得 ,无俟开挖。石油亦属盛产 ,其质之佳 ,埒于陕西延长。今皆弃利于地 ,甚为可惜。杨深然之 ,拟先筹筑哈密至兰州一路 ,分段兴工 ,同时并举。奇台至哈密一段 ,由商股办 ,由官补助。哈密至安西一段 ,责成哈密回王。肃州至兰州一段 ,商请张勋伯督军为之。惟安西至肃州一段 ,苦思莫得承办之人。余告之曰 :刻无须虑。三大段路工一兴 ,彼小段自有人出而承筑。杨君谈次 ,出其致友人论新疆近年情形函稿 ,谓余曰 :“某年来治新困苦 ,与致谤原由 ,略见于此。”余接阅一过 ,证以见闻 ,谤之者或有过当 ,非足以折杨君之心。以余观之 ,杨之为人才识干练 ,能大有为 ,惟惜脑筋太旧 ,成见太深 ,服官西北太久 ,世界思潮太弱 ,未能为向上之发展耳。

四月十七日 晴

住迪化。上午 ,戴骥衢与两湖会馆理事杨庆南来 ,邀游两湖会馆及左文襄祠。会馆供奉禹王 ,其基址昔为苇湖 ,用石炭填筑而成 ,春间多潮湿。建筑宏敞 ,惜多颓朽。右院有堂戏厅 ,可容数百

人。前清末年,会馆公立湘鄂小学,有学生四十余人。民国初元,教员学生,多数相继回籍,遂尔停办,现正筹备规复,大约明春可望开学。馆右有定湘王庙,为湖南一省会馆,(湖北亦另有会馆,曰孟兰公所。)规模亦大,房舍整齐完好,胜于两湖会馆。定湘王本长沙城隍,而陕、甘、新疆,处处庙祀。初莫得解,询之耆老,则云:“曩者左文襄、刘锦棠削平陕甘,收复全疆,所率军队,皆湘中子弟,窃取神道设教之义,祀定湘王(相传洪天王攻长沙时,恒夜见巨人坐天心阁,指挥守御。洪军知不可克,遂引去。)于军中,以鼓励前敌士气,厥后所向克捷,遂归功定湘王之灵异,而庙因以遍设。回缠复祀,祷甚虔,故祀事至今弗衰。”左祠在两湖会馆左近半里许,建筑与颓败状况,视两湖会馆略同。正殿供左公雕绘二像,启幕观之,犹凛凛然有生气,令人低徊向往。回忆肃州左祠之塌废不堪,又不禁黯然神伤矣。

四月十八日 晴

住迪化。下午,张述侯招饮于外交公署。后有亭园,可供游览。同席为林烈夫、常笃生、牟晋川、钱玉亭诸君。入席之先,六人合摄一影。张君精写真术,怡情山水,所摄照片满四壁,官场中之风雅士也。五时席散,至邮政局,应贾琛之茶叙。贾闽产,居长沙邮局最久,谓湖南为彼第二故乡。夜间,李叔皋来谈,谓新省若设中国分银行,即可就地发行银行债券,或有奖储金。新疆缠民,固多殷实而鲜贫瘠者也。当举公益票事为证。公益票者,彩票之变名,而新省标买官物之特别方法也。清末民初,新疆抄没官吏与官吏亏欠公款,抵押物服,前后值数万金。服多清制,购用无人,久存库中,容易腐烂。潘厅长特袭彩票办法,发行公益票,售之各界。票尽开彩,已举行二次,甚形畅销,现正为第三次之发行,官物亦于此尽矣。此间理财当局,恒艳称之,曰:“官物皆以原估得钱,购者又以极微之资金,获巨大之利息。(票一张,售票银一两,头彩值七八千两。)公私两无损而皆有益者也。”不知开彩射利,政府例禁久

悬,已蹈犯法行为,而犹自相称许,可谓不识时务者矣。虽然,新省交通阻滞,官物无人估买,偶假此以达标卖之的,又当略其迹而原其心也。

四月十九日 晴

上午将杨督军贻赠《新疆图志》暨西安自购碑帖,包封投邮,寄回长沙。以将西去伊犁,越冰达坂,南游汉三十六国故墟,避长途之累重也。邮政章程,发寄书籍印刷品,以法衡二千格兰姆为限,合吾国库平五十三两六钱。余以市秤估折一包,遣仆持去邮局,试以法衡,作为标准重量,自谓得计,乃犹往反数次。以市秤家各不同,愈闹愈错,最后总持至局,一一先为秤好,始行封寄。以最平常细务,繁扰至于半天,可谓天下无易事矣。吾国度量衡制度之紊乱复杂,穷年莫殚,屡世莫究。即一市之中,经纪老商,亦有不能悉知一市之度量衡者。奸商取巧,欺骗乡愚,百弊丛生,商民咨怨。某报谓亡国之征,遍于禹甸。吾谓度量衡实其一端。方今度量衡法公布已久,农商部度量衡制造所亦已成立,而此间商民,尚茫无所知,执政者亦未闻开导进行,是可怪也。下午,周玉峰招饮于其店同盛和。周为津商八大家之一,其人亦津商中之佼佼者。

四月二十日 雪(旧历谷雨节也)

住迪化。下午常笃生设宴于其家。常君精俄语,任喀什道尹兼办交涉,力护国权,不稍退让,英、俄领事交诉于外部、省长,因以撤任。夫任免文武官吏,乃一国最高统治权之发动,议会而外,无旁人置喙之余地。我国对于外交官吏,率以外国公使领事意旨为进退,丧权辱国,莫此之尤。且对外交涉利害相反,彼之不利,正我之大利也,当局竟无人注意及此,殊堪浩叹。岂真弱国无外交,惟强权是从也欤!茶果中有杏子,若桃核而大,有松子似豌豆而小,皆产自巴达克山。其地去喀什尚数十站,现归英属,人民风俗习惯,宗教迷信,视南疆缠民无大殊焉。席间张外交署长云:今日俄总领事来办逃哈交涉,(上年俄国征兵,哈喇湖地方哈萨克,抗不听

命,逃入我国各处,政府以妨害人民牧耕,屡促俄国收抚。)请求展限三月,逐招回牧。询彼国近状,皆不言。惟谓塔什干、七河、塞米三省督抚官衔,刻皆取消,改称可米撒,译犹吾国之特派员耳。又俄临时政府,我国于上礼拜已正式承认云。

四月二十一日 雪

住迪化。杨督军邀午宴。席间杨谓新省有两大虑:一会匪滋多,二财政困难。而蒙、回、缠、哈,可保数年无事。财政困难,尚可开源节流,徐图整理。眉睫中央能借一百万元,收回溢额纸币,(拟定发行五百万两,现有纸币七百二十余万。)便可以新省岁入应付岁出,勿烦中央接济。会匪方面,虽经连年痛加惩办,嫌怨不辞,目前获庆安宁,不致发生民国二年到处戕官,俨然匪国之危险。而若辈愍不畏死,甘心破坏,防节稍松,即乘机发,此最可虑者也。饮毕,又检示各项机要卷宗,旁批眉批,密圈密点,大类八股家之阅文章。以有严守秘密义务,未便披露其内容。(此项卷宗,即军务、政务两厅长,亦于今日始见。)闻之署中人云:译电处门恒扃,启闭皆杨君躬为之。译生皆深居简出,即出亦禁与外人攀谈。故一切机要,惟杨君独知,僚属皆不得闻。上年正月,于酒席中杀军署卫队营长夏鼎、李寅,事前无一人知之,其机警缜密类如此。

四月二十二日 雪(礼拜)

住迪化。上午,牟晋川设早宴于其家,同席多连日共饮之人,尽欢而散。下午教育科长安澜来,谈新疆全省学校,不及东南之一府。目前计之,省立初级师范一,学生四十余人;县立高等小学六,学生共约百六七十人;国民学校五十六(内私立三),学生共约一千五六百人;汉语学校三十一,学生共约八九百人;女子国民学校一,学生二十余人。全年教育经费,几经筹措,仅获官票九万余元,折合内地实洋,不过五万余元,与吾湘一省立中等学校相埒。有时或不及焉。

四月二十三日 雪

住迪化。上午 ,取图籍与烈夫商定旅行线路。一由伊犁南逾冰达坂经阿克苏、喀什、和阗 ,渡沙漠至库车 ,经焉耆至迪化白杨河 ,取道四道桥山路 ,抵古城子。一由伊犁东越珠勒都斯至焉耆 ,经库车、阿克苏、喀什、和阗、且末至婁羌 ,取道博斯腾淖尔东方小路 ,抵吐鲁番之桑树园 ,合驿路 ,至迪化之白杨河 ,折由四道桥山道 ,抵古城子。究以何路为便 ,俟到伊犁 ,详加考察 ,始能决定。下午 ,屠椿庭招饮绍兴酒。连日家中燃火取暖 ,炭屑满室 ,尘灰满架。午夜风作 ,屋内走石飞沙 ,仿佛车行流沙中也。

四月二十四日 阴

住迪化。上午 ,检点行装后 ,至财政厅交代一切。又电部 ,报告前往伊犁、南疆一带调查财政 ,兼查印花。下午 ,至督军以下各机关辞行。在外交署 ,与述侯、烈夫三人合摄一影。在迪化县署晚膳。

塔城·伊犁两道属

四月二十五日 上午雪,下午阴(寒)

上午八时,自迪化寓舍坐轿车,冒雪出北门,绕至西门外西大桥头官厅。潘鹿磳厅长、张子俊处长、屠椿庭、陶菊缘两知事于此送别。换乘四轮车,渡巩宁桥,俗呼西大桥。桥在乌鲁木齐河上,河出乌可克达坂,东曰库尔齐勒河,西曰阿勒塔河,会而北流,是为乌鲁木齐河。北流经迪化城西红山之麓,东引为鉴湖。博克达山水,自东南来入之。又北折西流百五十余里,昌吉河(即头屯河)自西南来会,合流汇于固尔班托罗泊。过桥,西北行,平野空阔,村树不断,雪亦渐稀。三十里,大地窝铺,又名三十里墩。塌墩一座,废垣一圈,附近农民数家。十五里,小地窝铺。小店九家,行人多于此吃面小憩。三十里,头屯河——迪化昌吉交界处也。源出孟克图岭东北麓,东北流经昌吉城东,又东北会洛克伦东支水(即三屯河),潴于古尔班托罗泊(一曰白家海子)。九里,昌吉县东关。知事徐文彬、游击杨锦侯来迓。文武不合,各备茶座。知事设某缠商家,建筑洋式楼房,洁净可观。一里,县署。住。是日行九十里。以四轮车行迅速,下午三时即达。城周三里五分,建于清乾隆中叶(曰宁边城)。城厢商店民居约二百户,商务皆在东关一带。县南八十里有头屯煤窑,昔年日出万余斤,近渐告罄,日仅数百斤。掘时多逢火焰流出,殆已掘近火山脉欤。本县陋规,在张馨任时,尚岁有二三千元。近为杨省长闻知,节经分别提取或豁免矣。

昌吉,汉为单桓、东西且弥、乌贪訾离地。晋属高车。魏入蠕蠕。周突厥。隋西突厥铁勒地。唐属北庭。元属回鹘五城。明属

卫拉特。清乾隆中叶,置昌吉县,民国因之。东西八十里,南北三百九十里,领庄五十一,其民汉、缠、回三种杂居。而服贾力穡,则汉、缠较多。地旷人稀,有稗贩而无大贾,故其俗纤啬,齷齪自守。然土沃宜大小麦、豌豆,省治多资之。而缠商近岁贩牛羊皮,贾伊犁塔城,多至五千皮,且有日进之势。

四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八时,发昌吉。西北行,徐知事、杨游击,分途送于郊。八里,过三屯河,即洛克伦河东支之入白家海子者,现无水。迤北有庙。四里,小西河。十里,洛克伦河正流。皆无水。洛克伦河有二源,一出孟克图岭,一出格珊图山。东北流,经昌吉城西,折西北流,会于呼图壁河。八里,芦草沟,有废堡,东西门墙,今尚岿然。其东门外,夹道有二民居。十五里,榆树沟。民居、面店共十一家,行人多尖于此。市东有旧垒,清驻把总,今无人。十二里,过横水桥,入呼图壁县佐境。三里,三十里墩,居民数家。二十里,头工。十里,呼图壁南关。住。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树木入眼不绝,不似哈密迤东西弥望戈壁景象。城周约二里,筑于清乾隆(1736—1795)时。城垣塌颓,衙署卑小。县佐于采芹,发辫尚垂垂也。城内荒凉,商务皆在南关,大小商店七十余家。辖境民居,回乱以前二千余户,今仅千六百余户。南山有俄籍哈萨克数幕,偷牧其间,驱之不去,屡起交涉。闻持有前昌吉知事匡时私照,咄咄怪事。匡前年以言国事为杨督军枪毙,其罪状未识加入此款否。城西呼图壁河上流金厂沟,昔时采金之夫,恒数十人。近以产金甚微,成色亦低,无人过问。

呼图壁,元古塔巴地。清乾隆时筑景化城,清末设县丞,民国因之,改县佐。其辖境东西一百五里,南北七百余里,领庄二十五。其民汉、缠、回、哈四种杂居,汉、缠最多,哈萨最少,回民则皆河湟产也。其俗鄙吝,然好稼圃,孳畜产,故多小麦、稻粱、蔬果,繁畜牛羊,俨然西路一县治也(按现已升为县)。

四月二十七日 晴

上午七时 ,发呼图壁。西北行 ,道左有坟园 ,杂树丛蔚 ,幽整可观。八里 ,渡呼图壁河。源出松山之阴 ,北流经呼图壁城西 ,折西北流 ,会罗克伦河 ,又西北注于阿雅尔淖尔。河幅颇广 ,滩石撼车。十二里 ,五工台 ,农民十余户。十里 ,乱山子 ,居民四五家。过此行旷野中。三十里 ,大土古里 ,即图古里克。商店民居共十余家 ,市东有渠 ,流声淙淙 ,市西有关帝庙。五里 ,干河子。五里 ,入绥来境 ,其地曰深沟。二十里 ,乐土驿。商店民居共三十家 ,上下行旅不赶程者 ,可宿于此。二十五里 ,塔西河堡。有废堡 ,昔驻千总 ,今无居人。其北二十里有楼庄子 ,居民五十户。远望之 ,只见树木一线而已。渡塔西河 ,源出南山 ,东北流 ,塔西河堡西 ,又北逾孔道 ,止不流。又东出一支 ,北流 ,曰澄槽渠 ,并入于沙。刻干无水 ,仅余石滩。二十里 ,包家店 ,商店民居约二十家。二十四里 ,靖远楼。楼南有学校 ,现任绥来知事何耀燊改建张班二侯祠^① ,并自以长生牌位陪祀 ,自奉可谓不薄矣。一里 ,东关。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沿途地味膏腴 ,渠道纵横 ,树林尚多 ,村堡则稀 ,麦地铺青 ,草花在野 ,饶有春意 ,不似迪化近郊 ,尤其是三冬气候也。抵此时间尚早 ,当偕何知事抽查印花 ,多未贴者。询之商民 ,则谓官厅向未督催。绥来有三城 :南曰绥宁 ,协署县治在焉 ;北曰康吉 ;中曰靖远关边城。城周皆三里余 ,均清乾隆时筑 ,至光绪十年 (1884) ,始通为一城。当同光之间 ,逆回妥得璘、索焕章窃据斯土 ,嗣经金顺、刘锦棠克复 ,伤亡至数万人 ,收复全疆大决战也。商务在中城与东关一带 ,商店三四百家 ,天津为多。本地惟史培元称最。史有资百余万 ,擅富名于天山北路 ,家蓄牛马骆驼以千计。民国二年 (1913) 科阿战事 ,新疆援阿军队 ,后方输送甚赖之。城东二百余里 ,有地曰

^① 张班二侯 ,指张骞、班超。这里作者指斥县知事何耀燊不但改学校为张骞、班超祠 ,而且在祠中为自己立长生牌位 ,以张、班相比拟。

马桥子 ,清同治初 (元年为 1862) ,居民避兵于此 ,筑堡跨洛克伦河。贼至则扼险以守 ,贼退则耕田而自食。其地肥美 ,每种一石可获七八十石。及贼平 ,避难者皆归故里 ,田随荒芜。此在省闻之常笃生道尹者 ,渠幼曾避其间 ,故言之凿凿如是。城北有通阿尔泰官道 ,详后。城南有路通焉耆北山 ,每岁春秋 ,焉耆土尔扈特蒙民 ,运马来绥出售者 ,皆取斯途。马行七八日即达。

绥来 ,汉为乌贪訾离及乌孙东境。三国乌孙。魏高车。周突厥。隋西突厥、铁勒诸地。唐为西突厥处密部 ,内属 ,隶北庭都护府。宋元为回鹘地。明为卫拉特。清初为准噶尔呼拉玛部游牧地 ,清末开省 ,设绥来县 ,民国因之。东西一百三十二里 ,南北三百余里 ,领庄十。地当孔道 ,数被兵。其民族五 :汉、回、缠、蒙、哈相错而居 ,汉、缠为大 ,哈萨克最少数耳。汉民多军流苗裔 ,凶悍而鲜知敬土守法 ,知事非干练有才 ,辄为所制服。其俗与昌吉类 ,重农事 ,修黉校 ,生徒恒数十百人。商务在伊犁、迪化之间称繁盛 ,菽麦、果瓜、金玉、膏油、皮革、鹿茸之属 ,皆其产也。东贾泰、晋、陇、蜀 ,北贾科、塔 ,殷庶为奇台亚。

四月二十八日 晴

上午七时半 ,发绥来。西行 ,过磨河渠桥。二里 ,达格大 ,路旁土阜高三丈许。谚谓绥来为凤凰形 ,达格大其首 ,西北两城其翼 ,靖远楼其尾云。八里 ,玛纳斯河。河宽里余 ,滩石塞途 ,有水处才丈余耳。夏间南山雪消 ,水势盛涨 ,旅行恒有灭顶之忧 ,须坐水车以渡。水车官设 ,若南方之义渡然。河有二源 ,皆出卫和晶勒岭。固尔班多博克一源自西南来 ,固尔沙济海一源自东南来 ,会以北流 ,经绥来城西 ,歧为数渠。又西折北流 ,合入阿雅尔淖尔。其水清 ,产玉石 ,又名清水河。玉色黝碧 ,有文采 ,大者重数十斤。河东

岸有城墉旧址,周十余里,即《海屯纪程》^①之仰吉八里克,西书称为昂吉八里者也。十里,六工,附近居民二三十户。二十里,石沿子,店铺民居二十余家,为绥来乡镇第一。市西道北里许,有瓦房村庄,询即史培元住宅。十五里,三个店子,店铺民居六七家。八里,花树林子之南。十五里,头埠。二十里,乌兰乌苏,车店二,商店民居二十余家。其北地势低洼,一望无涯,中有海子。西南里许,有守备营卡及邮差住房。住。是日行九十八里。大路则由石河子直取花树林子,以达乌兰乌苏。今日以大路须经草湖,泥淖难行,特迂回绕曲如是。自石河子以西,杂树菁密,草地碧翠,路径幽折,如在园林中行,杳无戈壁景象。

四月二十九日 早阴午晴

上午八时,发乌兰乌苏。一里,道左有白骨塔,道右有营垒,遍地皆碱,白如重霜。四里,西树窝子,入沙湾境。十五里,五棵树。民居数十家。十里,头道河,道旁多青冢塌院。十里,三道河,小店居民约二十家。十五里,五道河,塌房一片,惟一庙尚完好。自此以西,皆在树林中行。五里,五道湾梁。童山濯濯,道右远树,连绵不断。二十里,东树窝子。十里,安集海。住。是日行九十里。有东西二街,中隔一河,东街短而贫,西街长而富。车店三,商铺民居约四五十家,有税局。市中井水,碱不中饮,饮水多从十里外山泉运来,有专为卖水营业者。道南有废垒,清同治间,回匪曾于其地歼乌苏满军,今驻汛兵数人。沙湾县治,设于民国四年,为新疆阿尔泰、塔城通声援也。沿革民俗,悉同绥来。县署建于小拐附近河西地方,南距绥来五站,北距阿尔泰十一站。其附近移户渠、马家龙口、新盛渠各地,皆由军队前往开渠垦田。其辖境东西一百三十

^① 《海屯纪程》,今译本称《海屯行纪》。海屯是中世纪的小亚美尼亚国王,曾于1254—1255年,朝觐蒙古大汗蒙哥。其随员乞刺可思·刚扎克赛纪录了此行见闻,并编入其所著《亚美尼吉史》。

八里 ,南北五百余里 ,面积估约九千方里 ,领庄十三 ,皆拨自绥来。现有人民七百余户 ,熟地三万四五千亩 ,额粮一千七百六十三石 ,牲税一千四百一十两。县治东北唐朝渠 ,其东有盐池 ,长四丈 ,广三丈 ,产盐 ,味纯 ,色兼黄白。其南有盐池 ,周约二里 ,色同 ,味稍减。蒙民取以运销蒙部及阿尔泰。初定每驼驮 ,税银一钱五分 ;每驴驮 ,税银五分。寻以销数无定 ,税收无多 ,停办。又 ,本年新设和什托罗盖县佐 ,即归沙湾县辖 ,其主旨联络阿新通道 ,而兼抚辑蒙民 ,保护邮电之任务。其辖境 ,东南至乌鲁木河 ,西北距承化寺七站 ,地势适中 ,为新赴阿必经之途。闻之新补县佐刘福恩云 ,设治之地 ,现仅蒙古毡房数幕 ,衙署民居 ,皆待建筑。是真所谓披荆棘 ,斩草莱者矣。有邮政及电报局 ,无税收。

四月三十日 晴 (风)

上午八时 ,发安集海 ,西行。十里 ,夹道有塌院 ,过此 ,入沙梁。十五里 ,双石井子。二十里 ,石垒。沙湾乌苏于此分界。五里 ,四十里井子 ,破店一家。四十里 ,奎屯驿 ,车店一 ,小店三。附近有矮树 ,迤北有远村。乌苏县役来此设午尖。饭后仍西行 ,道旁渐见树木。三十里 ,奎屯河东岸。河出托罗滚山 ,北流 ,西合南来之沙格得里水 ,北流。经乌苏城东 ,又北为库尔哈喇乌苏河 ,折西北流 ,济尔噶郎河自南来会。又西北 ,左受固尔图水 ,折西流 ,汇于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河幅甚广 ,现无水流。闻上下皆有水 ,渡处特伏流耳。滩石如卵 ,甚碍车行。十里 ,奎屯河西岸。三十里 ,乌苏县。近郊道柳断续成行 ,柔条萌茁 ,青翠宜人。知事邓缵先迓于官厅 ,进北门 ,住县署。是日行一百六十里。城周三里一分 ,筑于清乾隆中叶。商店皆在北关 ,城厢民户 ,仅数十家 ,西北两门皆闭。城北三里莲花池 ,白萍蔓生 ,亭亭池面 ,挺出水中 ,长或丈余 ,一异产也。县境矿产 ,金、铁、煤、硫磺、石油、石蜡、石炭、石膏皆有。石油矿在独山子 ,距县东南七十里 ,质佳苗旺 ,惜制炼不解新法 ,坐令大利弃地耳。又县东北六十户地方 ,与县西谢家庄、太平桥等处 ,水旺土

沃 ,皆可开渠安插新户。

乌苏 ,两汉三国为乌孙地。北魏为高车国地 ,周为突厥。入隋属西突厥统叶护。突厥即分 ,咄陆建廷于镞曷山西 ,又属咄陆。初居是者为处木昆部 ,附于贺鲁。唐永徽中 (650—655) ,苏定方出金山北 ,击处木昆部 ,破之。贺鲁平 ,设郡县 ,属昆陵都护府 ,统隶于北庭 ,复设叶河、黑水二守捉。开元中 (713—741) ,置瀚海军 ,十六番州隶焉。此地属葛逻禄部大漠、元池二都督 ,后稍南徙 ,在金山北庭者 ,自称叶护 ,是此境也。后唐同光初 (元年为 923) ,役属于辽。宋南渡后 ,西辽建国伊犁^① ,此为北路重地。入元为回鹘。明为卫拉特。清初为布尔古特台吉呢玛游牧。呢玛内附 ,后附阿睦尔撒纳 ,乾隆二十二年 ,擒而诛之 ,遂入版图 ,设官驻防 ,同于内地。光绪十二年 ,置库尔喀喇乌苏厅。民国改为乌苏县。东西三百三十里 ,南北五百三十五里 ,领庄九。其民汉、回、缠、哈四种杂居 ,而蒙古旧土尔扈特 ,黄教喇嘛 ,复孱俱其间。(察罕乌苏新寺四百人 ,将军沟寺二百人 ,月牙台承化寺四百人。)故其族类杂糅 ,趋向多歧。地膏沃 ,五谷冯戎。刍牧蕃息 ,而柳花为珍产。柳花者 ,老柳丛生 ,入夏著青绿花。小叶褰襜若冶蓄 ,沦之味微苦 ,可以当茗 ,中热有宿醒者宜之 ,人呼“柳花茶”。其他金、银、煤、铁、石油、硫磺之秘诸山川者 ,不能出。或出之以土法则折 ,故民皆无积聚。

五月一日 晴

上午九时 ,发乌苏。出北门 ,折西南行。一里 ,关帝庙 ,邓知事送别于此。二十九里 ,干河子 ,破店一家 ,四近多红柳 ,地亦可垦。其西北三十里宝家庄一带 ,有熟地六七十户 ,向未升科。惟清末旧土尔扈特蒙王帕勒塔 ,以是地渠水 ,来自南山 ,须经蒙部辖境 ,岁收每户买水银十余两 (渠道仍民自修) ,积弊相沿 ,遂成习惯。今年三月 ,邓知事呈请省长豁免蒙部买水陋规 ,限期升科纳赋 ,尚未奉批

^① 此说不确 ,西辽并未建国于伊犁。

准行，然办法则甚正当也。十三里，道北十余里外，有清伊犁将军金顺所辟屯田。二十七里，普尔塔，车店二，小店民居八九，四围渠水溢流，土壤沃黑，大可垦辟以安户民。过此行树丛中。十五里，渡济尔噶郎河。河有三源：曰额布图岭，曰恰克图岭，曰古尔班岭。众水汇流而北，为济尔噶郎河。鄂垒扎拉图水，西南流入之。又北流，经普尔塔台西，布尔噶郎水西流入之。又西北流，会于库尔喀喇乌苏河，渡口河幅，广四五里。盛夏南山雪消，始有水流，现涸，只余滩石撼轮耳。五里，四棵树，车店五，商廛四十余家——乌苏西境大市集也。住。是日行九十里。道南三里，蒙部帕王府在焉。饭后，偕烈夫策马往游。帕王留京未归，其福晋鄂尔勒玛与母后扬金接见。服装结束效女学生，袅娜有致，殊鲜蒙俗鄙野气。鄂福晋曾随帕王游学日本，颇解日语。扬后久居北京，颇知汉话。遂以中日合璧语言，与之接谈，无须舌人通译。

游牧乌苏境内蒙部，为旧土尔扈特东部落二旗，自为一盟，曰乌讷恩素珠克图盟东路。昔隶库尔喀喇乌苏大臣管辖，伊犁将军节制。民国裁将军改镇守使，遂与西南北四部落直隶新疆督军管辖。二旗各有牧地，一驻此间。爵亲王为盟长，领苏木四，人民毡房五百幕；一驻将军沟，爵贝勒（名德沁恩），为副盟长，领苏木三，人民毡房六百余幕。其地沿革，汉为乌孙国地，北魏为蠕蠕地，后周入于突厥，唐为西突厥地，后为唃廝囉州都督府地，明为卫拉特地；清初为准噶尔各鄂拓克与各台吉游牧。乾隆平准部，地属乌鲁木齐大臣统辖，寻赐旧土尔扈特东部落为牧地。东界奎屯河，南界南山，西界乌苏旧时屯田，北界官道。东西袤四百余里，周积九百余里。水草丰茂，地味肥沃，甲于乌境。

五月二日 晴

上午八时，发四棵树，西偏南行。四十里，敦木达，废屋一圈，旧驿站也。道北有泉。三十里，古尔图，车店一家，别无居民，抵此时方午正，以马乏站远，不能趲程，遂宿于此。是日行七十里。沿

途荆棘丛密 ,足中柴薪 ,黄芦满野 ,白碱匝地 ,道路平坦 ,颇利车行。惟天候骤热 ,汗流如珠 ,未携羽扇 ,无以为凉 ,大足闷人耳。傍晚无事 ,引土人数辈闲谈 ,获悉乌苏境内 ,如谢家地、毛家窝、阎家垅口、马家梁、汪家渠、窦家垅口、杜家地、八分地、十三户、甘家湖诸处 ,昔皆汉、缠户地 ,后为蒙部占领 ,转租哈萨牧放 ,拒绝汉人耕植。守斯土者 ,宜与蒙部交涉 ,索还而辟垦之 ,以殖户民而增国赋。

五月三日 晴

上午七时半 ,发固尔图。五里 ,道左有关帝庙 ,驻汛兵。渡固尔图河 ,源出额布图岭 ,五水会以北流 ,经固尔图驿西 ,折西北流 ,与库尔喀喇乌苏河会。渡口河幅 ,广约五里 ,不见水流 ,弥望滩石。二十里 ,塌桥子 ,一名太平桥。有水来自南山 ,流声潺湲可听。其东数十武有废垣 ,旧驿站基址也。三十里 ,桦树林子 ,乌苏精河于此分界。有废垒 ,昔驻汛兵 ,今无居人。是地与昨日所经敦木达、固尔图三处 ,皆辛亥改革 ,伊犁民军与新疆官军交绥之地。三十里 ,托多克 ,官店一家 ,外无居民 ,有汛卒。二十里 ,四季卡子 ,仅荒店一 ,房舍颓秽不堪 ,板凳炕几皆无。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沿途树木芦苇 ,入望不断 ,道路亦宽平利车行。

五月四日 晴

上午二时 ,发四季卡子 ,辗月西进。二十里 ,龙王庙 ,有旧垒 ,建于清光绪季年 ,流沙积与墙齐矣。四十里 ,沙泉驿 ,官店一家 ,外无居民 ,山泉颇旺 ,流水若渠。抵此虽正十时 ,然炎日当头 ,沙砾返热 ,汗流如珠 ,不能前进 ,遂于此午尖。店后有被官厅驱逐返俄逃哈十数幕 ,途宿于此。饭后偕烈夫至其百户长家 ,一觐风俗 ,其人容貌居处 ,略同蒙古 ,语言服装 ,近似缠回。男皆祝发而戴皮冠 (形同哈帽) ,女皆辮发而蒙白巾 (惟露面部) ,少女则垂双辮 ,系货币以为饰 ,戴平冠 (形如满清朝冠而无纓顶)以为别 ,娉婷风韵 ,类欧妇焉。下午三时 ,迎日西行 ,热不可耐。三十里 ,黑山头 ,道右有营垒 ,无汛兵 ,两山壁立 ,一线中通——精河东面一要隘也。五里 ,下

坡入戈壁滩。八里 ,滩尽 ,始见草地树木。七里 ,入精河东门 ,住县署。是日行一百一十里 ,沿途童山无树 ,即骆驼茨、红柳、白茨三种之矮小植物 ,亦不多觐。又积沙成阜 ,状如惊涛 ,遇风则流 ,乍聚乍散 ,车陷马滞 ,数步一息。行程之艰 ,不啻二百里云。知事何允春少梅 ,湘潭人。城周二里二分 ,筑于清乾隆时。辟四门 ,衙署卑陋 ,视乌苏尤甚。商店皆在东关 ,商务逊于乌苏 ,而近郊树木丛蔚 ,新绿可赏 ,又为乌苏所不及。城东三十里 ,过黑山头偏北戈壁中 ,有盐池 ,广和长各十余里 ,面结坚壳。随处起壳 ,皆有清水溢出 ,盐浸水底 ,深达二尺 ,捞以铁钯 ,即足运销。莹白如雪 ,味纯而咸 ,经捞有年 ,未形少减。又城西四十里永集湖 ,城北二十里忙各布鲁 ,亦有盐池 ,产额均富。财厅于此设官运局 ,采取行销本治及绥定、伊宁、霍尔果斯诸地。

精河者 ,地以河名。汉魏为乌孙地。晋后为铁勒部所居 ,《魏书》称金山以南诸部是也。隋唐为西突厥。《唐书》所谓经黄草湖大漠小碛 ;又 ,《地理志》称渡石漆河 ,盖即此地。元为曲儿只地。明为卫拉特 ,属准噶尔 ,其博罗塔拉 ,属绰罗斯。明末 ,和硕特并乌鲁木齐 ,而此地又属和硕特。清乾隆初 ,策妄阿拉布坦既有准地 ,而此地复为所并。及将军兆惠禽布尔古特台吉浑齐于此 ,地始内属。初筑安阜城 ,复建丰润堡 ,后置精河直隶厅。民国废厅 ,改为精河县。东西三百八十里 ,南北二百一十里。其山礧砦 ,沙碛三百余里 ,自大小盐池外 ,弥望皆泻卤 ,垠无居人。故其地石留 ,聚落稀疏。领五乡 ,汉、回、缠之民不盈三千。而蒙古旧土尔扈特游牧境内 ,食封爵 ,长子孙 ,传十一世。至今贝勒有众二千七百 ,穹庐毳幕 ,随畜逐水草。好饮酒 ,不事耕作。而察哈尔营 ,复牧治城西北 ,立营守边 ,辖地二万三千方里 ,有众一万六千二十三人。鲜知稼穡 ,侪于蒙俗。以故博罗塔拉及大河沿一带 ,肥野沃壤皆为所占 ,任其荒芜 ,几同弃地。有议设官招垦 ,前清则将军固执成例 ,格不得行。民国复拘牵优待满族条件 ,莫肯当机立断 ,兹可惜也。

五月五日 晴

下午五时 ,发精河。一里 ,官厅。何知事茶饯于此。三里 ,渡精河。源出哈喇古颜山阴 ,三源并导 ,合西北流 ,经精河城西 ,又北流 ;入于喀喇塔拉额西柯淖尔。渡口河幅广二里 ,乱流而渡 ,深浸马腹。闻之何知事云 :“此时水流尚浅 ,若旧历六、七、八三个月间 ,南山积雪盛消 ,河水汗漫 ,须由官设向导 ,引车以渡。”二十里 ,八家户 ,附近有农家。十六里 ,永集湖 ,车店二 ,小店民居共八九家。有汛卡 ,驻汛兵。有间道向西南行 ,经登努勒台 (即登努斯口) ,入山峡。逾博罗布尔噶逊山 ,折东南出峡 ,即伊宁北境。峡长二百余里 ,旅行颇艰。清同光间 ,俄人窃我伊犁 ,曾依乾嘉军台旧址 ,大加修治 ,预备行车。今则废圯多处 ,只可骑行 ,快马三日可达伊宁 ,为精河盐运要道。三十里 ,黄土梁。五十里 ,大河沿 ,即托里驿。大小商店约三十家 ,民居八九十家 ,有邮政代办所暨牲税分局 ,为精河第一繁盛市镇 ,蒙、哈、汉、缠互市处也。抵此东方已白 ,计行一百二十里。沿途芦苇丛生 ,故多蚊蚋。农事正兴 ,渠水满道 ,迂回绕折 ,里数颇多。市中关帝庙后 ,古树参天 ,何止百株 ,游息其下 ,心为不闷。

五月六日 晴

旧历立夏节也。马乏将死 ,不能前进 ,休息一日。精河东境 ,除托多一隅 ,余皆沙窝 ,不可耕牧。西境腴壤 ,又多察哈尔旗兵与旧土尔扈特蒙古牧场。其属县辖殖民之地 ,仅附城二三里许 ,及永集湖四近十余里间 ,与西至大河沿沿途官道左右一线而已。今宜仿清光绪十六年奏准划拨满营旗地 ,与绥定、宁远两县为民地成案 ,以山内为牧场 ,山外为民地 ,划大河沿一带归精河县辖。于博罗塔拉别设县治 (按 ,现已设博乐县) ,壁莱任土 ,足民实边。固两利俱存之道也。大河沿一带 ,南北百余里 ,东西五六十里 ,河流长泻 ,夙号膏腴。可垦之地 ,约十余万亩。现汉民、缠民承佃蒙地而种熟者二三百户 ,然皆市廛近处。其距市较远之区 ,仍荒芜自若。

盖蒙民习于牧放 ,不谙耕稼 ,故不能尽其地力也。博罗塔拉 ,地居博罗塔拉河域 ,袤延六七百里 ,横亘三百余里。土肥水沃 ,甲于精河。南北两山 ,树木葱茏。大河中贯 ,严冬不冰 ,炎夏不涸。遍地伏泉 ,掘即得水 ,浚渠开田 ,甚为易易。土宜稻谷 ,下种一石 ,上地可获六七十石 ,中下亦三四十石 ,诚土壤之腴区也。现在彼中蒙旗 私招汉、缠耕种者 ,近三百户 ,贸易者亦六七十家 ,渐有成聚成邑之势。四方客民 ,惟因凭空承种 ,不能永为己业 ,尚多观望不前 ,否则几无旷土矣。其间属土尔扈特蒙古牧地者 ,曰涛滩、曰清河窝堡、曰哈喇木墩、曰脚坑、曰福春渡口、曰拉井子、曰西泥塔拉 ;其属察哈尔营牧地者 ,曰大营盘、曰小营盘、曰下拉泊河、曰夹河子、曰塔斯海、曰梧桐迓塔、曰沁达浪。以大营盘为最繁盛 ,居民众多 ,商廛成市。(业油酒水磨者 ,达数十家。)将来县治 ,即可设此。旧土尔扈特西部落盟长、郡王诺尔博尔丕勒昏骞无知 ,几不能自辨姓氏。察哈尔有左右翼领队 ,一为富某 ,辛亥改革 ,曾持异议 ,寻遂亡命俄境 ,今尚未返。二曰索春 ,即今管理旗务者 ,颇拘成见。要之博罗塔拉 ,五方杂处 ,已成逋逃之藪。紧边强俄 ,时启鲸吞之心。形势险要 ,伊塔关钥。清康熙 (1662—1722)中叶噶尔丹东犯 ,策妄阿拉布坦潜回博罗塔拉 ,遂得伊犁全境。雍正 (1723—1735)中两大将军出兵讨贼 ,皆以此间为屯兵要地。乾隆二十年征西之役 ,两将军会兵于此 ,划攻取之策。厥后阿睦尔撒纳叛 ,亦在博罗塔拉 ,集众毛拉 ,用兵伊犁。此为要津 ,伊古有然 ,不自中俄定界而后 ,始见重要也。开省之初 ,刘襄勤有见于此 ,拟设巡检 ,旋以恐碍游牧生计 ,事搁未行。姑息之策 ,乌足以言治边。今不及时设官招垦 ,守抚其地 ,不逾十年 ,将有起而代谋者矣。

五月七日 晴

前年今日 ,中日交涉 ,日本送最后通牒慑我政府。上午七时 ,发大河沿。五里 ,过库森木什水 ,源出库森木什达坂 ,下流伏于地。三里 ,过觉洛海水。十二里 ,过渠立海水 ,皆南流入库森木什河。

道旁茈苢弥望，间有黄芦，野雉飞鸣其中，颇可观听。十里，五台，即托霍穆图驿。车店一，汛卡一，泉在道北数十步外野中。是地为伊犁、塔城、精河三处咽喉，中俄分界以来，距界仅五十里，敌军最易以轻骑断我通路，筹边者所急宜未雨绸缪者也。过此入山，南北相距二三十里，中皆戈壁，草木不生，碎石布地，甚碍车行。四十里，腰站子，有颓废房基一圈，为昔日武营会哨之地。精河、绥定于此分界。四十里，四台，即瑚索布图克驿。荒店一家，塌秽不能容足，宿于汛卡。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顽石阻轮，车行甚滞，远当百四十里云。卡后有山泉一道，以木槽引自二十里外之南山，数月一疏浚，数年一修理，巨工也。水流甚大，可溉地数百亩，惜皆戈壁，无地可种，清冷而甘冽，自哈密龙王庙、迪化水磨沟以外，所仅见也。卡前有路通博罗塔拉，马行一日即达。此处麸料粮食，皆自大河沿运来，本地一无所出。

五月八日 晴

上午六时，发四台。南北山益接近，其窄处不及里许，渐行渐高，众山当道，土人呼乱山子。四十里，旧有武营会哨之处，今余石址一圈。三十四里，下斜坂，地势广阔，车行极速。二十里，三台，即鄂勒著依图博木驿。住。是日行八十里。有汛卡，车店二，小店住户共九家。道南有关帝庙，颇灵异，联匾盈廊庑。前临海子，即赛里木淖尔，又曰西方净海。陨箨飘羽，不入于波，水色清碧，莫测其深，阳焊不耗，阴霖不滥，每日潮汐，若应子午。昔有闽越客善泅者，欲探其渊，入水数十武即返，言下有气吸呼，人不得前。后有俄人入探，云内不产一物，惟有风洞。未知信否。海子南锐北丰，周约二百余里，环海皆山，雪峰倒影，景致幽绝。东南隅有岛屿三，近南者大，上建龙王庙三楹，甚为壮丽，为新抚潘效苏知伊犁府时所筑。冻解无舟，未往观瞻。东北隅有小池二，土人称为海耳。海中恒起大风，力能吹岸上行人或羊群堕水。经其地者，当天色昏霾之时，不宜冒险前进。入夜，广仁城队官王子祥率队来迓。

五月九日 晴

中日交涉国耻纪念日也。上午五时 ,发三台。南行一里 ,升坡 ,循山腰 ,俯临海子 ,势甚险峻。四里 ,过一关门 ,倚山临海 ,仅通一车 ,擅一夫当关之形胜。下坡 ,沿海岸行。三十五里 ,松树头 ,有汛卡一 ,小店一 ,于此小憩。步升陡坡 ,二里 ,至巅。俯视海面 ,烟雾迷茫 ,渺无涯际。大风横吹 ,阴冷逼人。有察哈尔营索领队新建武庙 ,高不逾丈 ,上覆铁叶 ,四周多栓马椿。其旁别有小屋状如方盒 ,墙皆整段松木镶成。上盖土块 ,为行人避风休憩之所。下坡陡峻 ,过大小坂。五里 ,红水泉 ,有土屋 ,驻保路队数人。于此登车 ,沿溪下坡。四里 ,陡坡尽 ,入沟峡 ,有水曰察察布拉克 ,自东来 ,流势澎湃。半里 ,在乌兰乌苏水 ,自西北来会。八里半 ,一台 ,即鄂博勒奇尔驿 ,有汛卡 ,车店二 ,小店居户五六家 ,有伊犁林木公司查验处及保路队。十里 ,六道桥 ,有汛卡 ,驻保路队。二十里 ,庙湾 ,关帝庙一 ,小店二。五里 ,头台 ,即塔勒奇阿满驿 ,有汛卡及保路队。十五里 ,出山口 ,入平野。自松树头至此七十里 ,皆在山峡中行 ,宽不数丈。下坡多而平路少 ,俗称果子沟 ,为迪化伊犁间现今惟一通路 ,密迩俄境 ,守边者当如何加意防护也。夹岸峰峦峭耸 (即塔勒奇山) ,上多药材 ,松林阴森 ,弥望苍碧 ;果树杂生 ,群花竞放 ,浓碧嫣红 ,步步引人入胜。山泉成涧 ,积流为河 ,奔腾汹涌 ,或类瀑布 ,曲折弯环 ,幽境如画。山水之奇 ,胜于桂林 ;岩石之怪 ,比于雁荡。昔元太祖西征 ,凿山通道 ,于沟刊木架桥四十有八。清乾隆时 ,保文端公^① 因其遗址 ,改建四十二桥。其六道桥一处 ,峭壁悬崖 ,宽才一丈。每值春融雪霁 ,或逢阴雨连绵 ,桥辄为水冲折 ,旅行视为畏途。光绪丙申 (1896) ,伊犁将军马亮傍山凿石 ,新辟一路 ,始化险为夷。今余大桥十一 ,小桥七。伊犁镇守使署于沿途驻保路队

^① 保文端 指保宁。保宁 ,蒙古正白旗人 ,姓图伯特氏。于清乾隆五十二年 (1787)十一月取代奎林 ,出任伊犁将军。《靖史稿》卷 348 有传。

兵 ,专事修葺道路桥梁 ,而倾圯颓废 ,在在而有 ,盖监督之末力也。沿道草场 ,两岸林木 ,皆为镇署管辖。绥定所属 ,仅头、二台官店二处 ,如同插花地面 ,亦此间之特有者也。出山口 ,平野旷阔。五里 ,山口卡子 ,水草丰秀 ,青绿相间。二十里 ,芦草沟 ,即广仁城 ,为伊犁九城之一。城多崩塌 ,内驻巡官 ,外驻防卡 ,有绥定牲税及统税分局与国民学校 ,城厢店铺民居约二百余家。住营盘。是日行一百四十里。有歧路 ,西行二十里至瞻德城 ,即清水河 ,亦伊犁九城之一 ,民居百余家 ,有汛卡。

五月十日 晴

上午七时 ,发广仁城 ,东南行。二十里 ,上中三工 ,居民数家 ,有汛卡 ,地味之沃 ,甲于伊犁。过此陟降沙梁无数 ,尘沙眯目 ,视昨日行万花谷中 ,不啻人间天上矣。三十里 ,地窝铺 ,有汛卡。二十里 ,绥定北关。知事李荣督带昔维岳暨绅商十余人来迓。入北门 ,小憩县署 ,即偕李知事督查印花 ,尚多合法。城周四里有奇 ,亦伊犁九城之一。商务比于绥来 ,店铺皆在南大街及南关。南关皆缠商 ,城内多津商。南关前年毁于火 ,市廛皆新筑 ,楼房俄式 ,整齐可观 ,街道亦宽广。午食于县署。

绥定 ,唐黎山都督府地。前清设官 ,为伊犁府附郭首县。民国裁府留县。东西约百里 ,南北二百四十里。当清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之创乱也 ,其良懦有挈挈来居者。往岁俄复归我 ,汉回及塔兰奇^① (本地缠回名)诸族 ,皆与汉民杂居四境。其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四爱曼 ,及蒙古、哈萨克 ,环居境外 ,隶伊犁镇守使管辖者不与焉。土沃宜稻麦 ,然侨杂浮食者众 ,农所出粟 ,不足取给。

^① 塔兰奇 ,系蒙语 ,意为“耕地人”。自 17 世纪末起 ,准噶尔把一些世居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族农民迁往伊犁务农 ,清廷在平定准噶尔后 ,亦从南疆迁徙了 6000 多户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河谷屯垦纳粮。这些人及其后裔 ,被称为“塔兰奇” ,并一度被视为新疆诸民族之一 ,其实 ,他们从来就是维吾尔族的一部分。

工商多窳敝,无所劝。俄人出其奇袤蚩眩以射奸利,而耗漏不可诘。欧战以来,京津货颇畅销,然非单纯国货,未足以挽回利权也。县西九十里,为霍尔果斯,即拱辰城,清伊犁府之分防厅,无辖地。民国三年杨督军激于国防,乃划拨绥定辖地,与索伦营地,设霍尔果斯县。东界自小西沟心,顺渠水,折南折东抵妖魔山,沿山脊,折南,顺大干沟,至绥霍大路之头道河,折西,至二道河,折南,直抵伊犁河沿,西界霍尔果斯河,与俄接壤,南界伊犁河,北界索伦营新划草场。东西八十余里,南北二百余里,居不盈二百户。商务未兴,招民辟莱,实边固防,盖今之急务也。下午四时发绥定,出南门,南行,夹道杨榆,绿阴足荫行人。六里,过乌河,即沙拉布拉克水,源出塔勒奇东山,下流入伊犁河。乱流而渡。十里,惠远新城北关。道树整齐参天,过于陕甘官柳。入北门,住天福居。是日行八十六里。傍晚,偕烈夫乘马车访镇守使杨飞霞。杨曾留学日本,谈吐尚有新知识。旋晤参谋长牛正中、中校参谋林汰非,皆青年军人。

五月十一日 晴

住惠远城。上午,牛正中、林汰非与警察处长(即清理事同知改设)常国英、少校参谋彭泽霖、军需官陈忠诚,先后来会。正午,杨太虚招饮。三时席散,杨君邀游镇署后花园。杨榆合抱,芍药匝地,丁香花残枝三五,果花瓣积地盈寸,亭榭荷池,蔬圃萄架,布置有序。树梢乌鸦,群噪晚风,雌雄野鸽,拍拍齐飞,景致清幽,最宜避暑。归经镇署附设学校,入视。讲舍颇大,有学生百八九十人,满生五之二,哈生四之一,汉生五之一,蒙生十余,缠生无有,以强迫之反响也。校舍右偏有败瓦颓垣数十间,即清伊犁将军署、陆军督练公所及讲武堂所在。辛亥改革,毁于将军志锐被戮之后,其殆无意识之举动欤。返寓,偕常警长督查印花,商民尚知贴用。城周七里有奇,为清光绪八年所移筑,称惠远新城。(旧城亦在伊犁河北岸,距此尚十五里余,建自乾隆年间,嗣为河水所浸,渐就颓圯。)商务皆在东大街、北大街及东关。城内多京津商人,城外则缠商群

居。曩在清时,伊犁将军驻此,理事同知,与各领队、协领、佐领衙门,新旧满营随驻,全城房屋半为衙署,益以伊犁将军缺优全国(次为四川将军),不赚不贪,一年百万,幕游上客,恒数十百人。文酒风流,盛极一时,有“小北京”之目。而会芳园、天福居两酒楼,遂相继而起,规模宏敞,几胜吾湘曲园、大吉祥、泰豫诸处。改革而后,机关裁撤,风流云散。衙署一虚,满目荒凉(现全城五分之二为空屋)。虽二酒楼门面尚存,然不胜今昔之感矣。夜间,杨太虚君以余取道珠勒都斯山径,前往南疆,所经皆哈萨、蒙古游牧,特饬垦牧局备文传知各该游牧长官,沿途照料,并派科员长明为通驿,送至焉耆。约十六日在雅玛图地方取齐。

五月十二日 晴

住惠远城。杨太虚今日纳妾,属僚送戏庆贺,邀余观礼。成礼于后花园之亭,采文明结婚仪式,其妾邓姓,苏产,结束时髦,丰韵尚佳。自迪化西来,于途中作总报告。行则风尘困顿,息则案牒劳神,沐浴久废,面垢首囚。引镜自照,几不相识。取水洗身,精神为奋。

伊犁自两汉迄晋皆为乌孙国地。北魏悦般国,有乐舞,又为高车国地。周为突厥地。隋为西突厥及石国地。唐为西突厥及回鹘地,有数部,皆隶北庭都护府。又西境为突厥施乌质勒部,为西突厥筈赤建国、石国地。大历(766—779)后,葛逻禄居之。宋为乌孙,逊于辽。元为阿尔穆尔诸王海都行营处。明为卫拉特地。清初准噶尔建廷于此,乾隆中,准部平,始于伊犁河北分建九城,以将军守之。同治初回乱,九城不守,俄人以兵数百袭据之,擅其利者十有三年。光绪初,清兵收复天山南北各城,独伊犁不下。是时督师左文襄驻哈密,欲分兵五路,为进取计,而廷议难之,其后卒以俄币九百万元收还。而天山西北边要之地,遂以界约蹙损至数千里,亦可谓得不偿失矣。(《西域图志》载伊犁东路属地十有八,西路属地六十有二。今西路除一霍尔果斯,其六十一皆俄属,可叹也!)清

未驻将军分防,民国初设镇边使,寻改镇守使。今存之地,东西约千五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地表里山河,物产丰饶,多富商大贾,西陲一大都会也。有九城:曰惠远,今镇守使驻之;曰绥定,今绥定县治;曰宁远,今伊宁县治;曰拱辰,今霍尔果斯县治;曰广仁,故阿克博尔博罗素克;曰瞻德,故察罕乌苏;曰塔勒奇;曰惠宁,故巴彦岱;曰熙春,故哈拉布拉克。自分界以来,中外之势,若处一堂。其地旷野平原,无关山险要可守,一旦有事,而孤悬远塞,征兵挽饷,累月不能即至。而彼之铁轨,势成包围,(近俄议筑由塔什干经萨满至斜米铁道,由萨满分一支线至我伊宁,路线早经测定。)朝发夕临,利钝迟速,不可以道里相计。名曰收复,不啻空城。就新疆西北大势论之,乌苏当东西上下之冲,宜屯重兵,为伊犁后援。而复于博罗塔拉、果子沟、登努斯口诸处,重设关隘以固门户,开通道路以利输送。于特克斯、崆古斯、哈什三流域,筹设县治,移民实边,庶几进可以战而退可以守。诗曰:‘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繆牖户^①。’策边者,宜早为之计也。今归镇守使直辖,人民务耕种者四:曰锡伯营,居伊犁河南。辖地面积三万六千方里,人口一万九千二百,其人种相传为吴三桂军队苗裔^②。曰索伦营,在霍尔果斯县境,辖地面积三千六百方里,人口一千八百四十八。曰新满营,辖地面积二千二百方里,人口二千二百八十六。曰旧满营,辖地面积一千八百方里,人口一千四百二十八,其地均在托古斯塔一带。业游牧者三:曰额鲁特,其地在特克斯、崆古斯、哈什三流域,而以哈什河域为最多,面积共五万二千六百四十方里,人口二万五千八百八十九,皆准噶尔部遗裔。曰察哈尔,其地在精河县西北博罗塔

① 这里所引,是《诗经·豳风》中《鸛鸣》里的诗句。“未雨绸繆”这一成语即来源于此。

② 此说不确。锡伯族是历史悠久的北方少数民族,原世居黑龙江,十七世纪末编入八旗。新疆的锡伯族系乾隆二十九年(1764)由盛京(今沈阳)调驻伊犁的。吴三桂曾受封为平西伯,而锡伯族又称为“西伯族”此误或系由此而来。

拉 ,面积二万二千八百方里 ,人口一万六千零二十三 ,皆自张家口外迁来驻防。曰哈萨克 ,自清光绪八年收复伊犁之后 ,逃亡哈萨克 ,节次自俄来归 ,安插生聚 ,有众八万八千四百三十九。其住牧地方 ,即在四爱曼营地之中 ,别无专管牧地。

五月十三日 晴

住惠远城。上午 ,偕烈夫、梦兰、烈时策马出南门 ,微偏西行。二十里 ,伊犁河治 ,又名月牙湖。清嘉庆间 (1796—1820) 俄人曾于此地设贸易厅 ,与我通商。今有义渡以济行人。花草杂放 ,弥望天涯 ,水鸟凫江 ,野兔穿林。哈萨毡房 ,纵横棋布 ;牛羊马群 ,牧放其间。复有渔夫数辈 ,结庐江浒 ,举网而鱼 ,一网恒数百斤。牧谣渔歌 ,互相唱和 ,立马观听 ,大有潇洒出尘之想。旋买鲤鱼数尾 ,就烹哈萨毡房 ,以下携来之酒。高谈阔论 ,极其快活。觉昔人 “恨不十年弃官 ,日饮沧州酒 ”洵非虚语。午后一时 ,策马而归。折经天坛 ,树阴夹道。进东门 ,至镇署 ,就杨太虚夜饮。席间有杨某者 ,镇署牲税经理 ,旬日前以三千金置一妾。于归宴会 ,费亦不赀。一末秩而奢侈若此 ,得勿于征收中 ,迭有弊混乎。此间军队 ,有前清训练之历史。诸下级官亦粗解军学 ,形式颇有可观 ,而兵士挑自四爱曼与蒙古、哈萨诸族 ,带有征兵性质。逃亡缺额之事 ,亦较他处为少。迪化、伊犁间之电杆 ,已十二年未修 , (章程 :三年小修 ,六年大修。) 一遇朽倒 ,恒截原杆重竖 ,因陋就简 ,以迨今日。自绥定迤北 ,与俄线 (俄属萨满有电杆通我伊宁) 并道而南 ,彼则下夹石础 ,高插霄汉。我则高不逾丈 ,腐败倾斜。相形之下 ,欲哭无声。且又尝梗不通 ,几同虚设。俄领事每笑比为 “骆驼电线 ” ,可耻亦可愤也。伊犁官有森林 ,向由人民自由砍伐 ,任意偷售 ,年由公家抽取山税、落地税。山税在民国三年以前归前镇边使征收 ,落地税归伊宁县征收。收入总额 ,不过伊票二千余两 ,除外经征人员开支 ,所入无几。而俄民每年偷伐 ,为数其多 ,无法禁止。自杨太虚创设林木公司 ,每年税收 ,皆归镇守使署经征 ,岁约伊票一万两。又与俄领交涉 ,禁

止俄民越境运伐。四年分 ,公司营业 ,尚属平稳。五年以后 ,受欧战影响 ,中俄商民 ,鲜人新构房屋。俄国木料 ,又复私运来伊。公司营业 ,日趋减少 ,销售价额 ,聊敷开支 ,遂议停止包伐木料。今所售者 ,皆系四五两年已经砍伐积存木场之木 ,一俟售尽 ,公司即暂停止营业。而国家木税收入 ,六年分恐难如数经征也。

五月十四日 晴

上午 ,偕烈夫、梦兰、烈时乘马车 ,出东门。店铺门首 ,均悬国旗 ,又以水瓶高插柳枝 ,柳枝摇曳 ,国旗飘荡 ,煞有可观。询之梦兰 ,则谓此间苦旱已久 ,今日官绅举行祈雨旧典云。至博果园 ,园广数亩 ,为清协领博某所建。渠水中贯 ,上起亭榭 ,可以坐听流水之音。再南正屋三楹 ,额曰 “四宜 ”,宴会处也。古木时花 ,清蔬佳果 ,杂植满园 ,葡萄尤多。若在盛夏 ,日携二三良友 ,游息其间 ,亦足乐矣。(北关亦有果子园二三 ,惟皆不及此园之壮丽。)出园 ,驱车至大校场兵房 ,为清长庚三次任伊犁将军时所筑。周可十余里 ,房舍之多 ,足住混成一旅。操场之广 ,可行全师教练。规模宏大 ,为出京以来所仅见。惜自改革而后 ,兵额裁减 ,偌大营房 ,空无人居 ,半就倾圮。再逾数年 ,恐只有遗址可访耳。正午 ,梦兰、烈时就余行馆设宴饯行。下午三时 ,饮毕 ,至镇署辞行。四时 ,发惠远城 ,出东门 ,向东行。商廛栉比 ,道树稠密 ,中有回民新建礼拜寺 ,甚为壮丽 ,尚未落成。一里 ,东关市口。十二里 ,标营卡子 ,有汛兵。十五里 ,板桥 ,旧有防卡 ,今无居人。十五里 ,脊梁子 ,有汛卡一 ,小店民居共八九家。清同治三年回匪之乱 ,伊犁军队两次赴援惠宁 ,皆为贼遏败于此。过此 ,即伊宁县境。道右十里外 ,有七里沟 ,回乱以前 ,村落稠密 ,今余颓垣一片 ,望之神伤。二十里 ,五端营。五里 ,巴彦岱 ,俗呼八音台。廛舍二十余家 ,市西里许即惠宁废城 ,甚广大 ,皆颓垣。十里 ,城盘子 ,即熙春城。城内居民二三十家 ,与惠宁均伊犁九城之一。七里 ,高桥子 ,有制革公司 ,每年营业 ,达七八十万金。二里 ,沙河子 ,有卡房 ,稽查俄商往来货物 ,国威不扬 ,有

名无实也。一里,伊宁北关,夹道翳林,俄商群聚,俄领事署,即驻此间。俄人呼是街曰“诺威噶尔特”,译言新城,直视为彼领土,华人尚梦梦也。进北门,住县署,知事赵国梁,京兆人。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所经,多昔年皇渠灌溉之地。(皇渠长百七十余里,东南起喀什河,西北接济尔噶郎水,为清嘉庆二十一年将军松筠奏凿,故云。)回乱而后,全经荒芜。前年伊宁俄国道胜分行,要求集货百万卢布,重为疏浚,且延长至霍尔果斯境内。所溉之田,二十年内,由彼征收水租,期满以无条件归还。当局恐多轳轳,拒未之允。上年,杨太虚、许干臣二君,会商本地绅商,集股二十万两,组织水利公司,从事疏凿。寻以俄属逃哈交涉突起,议遂中止,现未继续进行。闻之杨太虚云,渠成能安七千余户,是可于伊宁、绥定间别设一县治也。由迪化至伊宁,计程一千六百九十四里。

五月十五日 晴

住伊宁。上午,访道尹许国桢干臣,就询伊犁财政与国防诸事。继至商会,集商民劝导推行印花。有缠商名裕三巴依者,当场指说县署,素无此项公布,语气蛮横,其刁悍为缠族所稀有。询之赵知事,则谓裕三上年争包牲税,与彼意见甚深,今日特与彼故意捣乱云。下午,许道尹来报谒,略为酬应,即偕赵知事至东关、北关一带,督查印花。多数尚知贴用,惟有裕三发单数纸,未经粘贴,当交赵知事依法罚金。便道登东梁高处,访金顶寺遗址。仅余土阜,他无所见,又值大风,飞沙眯目。县属八十四圩,皆在虚无缥缈之间。下坡,绕至南关,居民数百家,可比乌苏、精河全县人口。折入北门,归寓。此地上年歉收,今年又久不雨,粮价奇昂,且无余处。(常年小麦每斛伊帖四五两,现则十六七两,犹无人卖。)贫民恒不得食,日由县署平价散售官面三千斤,糖饼六千枚,以拯饿莩。俄领事暨俄商民,亦正醵金数万,办理平糶。地方官绅,更徇迷信,筹备祈雨,人心颇现惊慌之象。

伊宁旧固勒札城,亦称宁远城,为伊犁九城之一。清末于此设

宁远县 ,与伊塔道同治 ,隶伊犁府。民国改今名。东西一百八十里 ,南北一百三十余里 ,领圩子八十四。当天气清明之日 ,登城东东梁高处 ,可历数也。地当边徼 ,内缠回而外蒙哈 ,言语不通 ,嗜欲不同。近岁俄属缠民来占籍 ,多至千余户 ,而业工商者各三百余家。山出马、牛、羊、狐、狼、鹿、狍 ,俄商岁取皮毛以为氈毼、染毡、鞮韜之属 ,炫鬻于市 ,以与我角逐 ,彼常赢而我常绌。缠民 ,服耒耨 ,薰习宗教 ,往往通斯拉夫族语言。哈回之狡者 ,倚俄为奸藪 ,杀人攘货 ,愍无忌畏。一旦兴讼 ,外人包庇 ,常不得直。故居其地者 ,时有其人其鹿之忧焉。

五月十六日 晴

住伊宁。赵知事设午宴 ,袭用西式 ,以彼卒业北京俄文学校 ,时与西人接洽 ,颇习西俗故也。同席为许道尹暨缠回各商领袖。清同光间 ,俄人乘我内乱 ,据我伊犁至十三年之久。嗣经收回 ,又订伊宁为自由商埠 ,以故市面商权 ,皆握俄人之手。又有彼邮局、电局及道胜分行 ,以助竞争 ,其势愈雄。华商惟缠商称最 ,而裕三尤首出 ,有资二百余万 ,雅和普次之 ,亦六七十万。雅和普尚急公好义 ,(民国初元 ,以私人维持伊犁纸币 ,镇边使广福曾为褒奖四等嘉禾章。)裕三则一毛不拔者也。商场用器 ,度曰“当子”(值我二尺) ,衡曰“哈塔克”(当我十一两)——皆俄器也。账簿、算盘、银钱、货单 ,皆俄式也。发售俄国商品 ,沿用俄国习惯 ,求之形式 ,无一有类华商 ,洵可悲已。自欧战以来 ,俄国工商业停歇 ,无货输入 ,缠商巴依 ,影响最大。(缠语 :商人曰稍塔干 ,大商曰巴依。)津货颇形畅销。惟是蒙古草地 ,既苦蒙匪 ,陕甘大路 ,又困厘金。成本过重 ,百物皆昂。欧战一停 ,俄货重来 ,无税贱售 ,终恐难与彼争上游耳。又此地处亚洲大陆之脊 ,当东西交通孔道 ,若由俄属中亚铁道 ,展筑达我汉口 ,联络京汉、川汉、粤汉三线与长江水运 ,较北由西伯利亚铁道 ,南由红海南洋水程 ,皆短一万余里。东西往来 ,势将群出此途 ,伊宁适当其冲 ,商务发达 ,将与香港、上海诸埠并驾齐

驱。俄人知之最稔，故于民国三年夏间，调集中亚三省军队，会操萨满，休息霍尔果斯河上，声言与我将有重要交涉谈判，意在取我伊犁全部，归彼版图。幸欧战旋作，兵随撤回，得幸存以至今日。袁氏梦梦，不知乘欧战期间力图自强，转谋子孙帝王私利，死有余辜矣。新疆中俄民籍，混杂已臻极点，要以伊犁为尤甚。伊犁自清同治回乱不守，俄人藉词代收，官房市肆，均为所占，散漫而居。至交还时，因有俄民田地照旧管业之约，于是城厢内外，园庄地址，乡村牧地，（种地俄民有留户、顶户两种，俄民留种华地，曰留户，俄民顶种华民之地，曰顶户。共计一千余户。）均与我汉回缠民，错杂而居，往往欺压平民，争占水利，抗纳粮税，摊抵债务，煽诱投俄，违约滋事。种种弊窦，迭出丛生。而地方官每以事成交涉，多所迁就。故凡刁狡之民，骑墙两籍，肆其奸伪，趋避自由，属中属俄，莫能究诘。而蚩蚩边氓，遂生外向之心，相沿成习，愈广愈多。外人相率而操纵，以至南北各城，俄人驻足之处，均有此种情形。英人于我南疆一带，亦多从而效尤，特未如俄于伊犁之甚。然查新省俄人通商各处，照约本有给与少许旷地，以便牧放牲畜。但当时并未指定地段，即原约亦仅限于喀、伊、塔三处。乃俄民任意越界游牧。故划界之时，俄即藉词谓凡俄民游牧之地，尽在俄界以内。几费磋商而犹未能挽回，蹙地不少。厥后俄民越界游牧，每于深山僻壤，别开驰境，渐入腹地，来去自由。而我边地守界伯克，多与此辈串通，私收规费，明知故纵，常因此酿成别故。虽屡经查明驱逐，仍复络绎而来。此不仅于我人民游牧生计，大有妨碍，特恐日后酿成争界交涉，流弊滋多。覆辙前车，可为殷鉴。即以国防关系而论，亦应早为虑及。甚望守斯土者，于疆理之责加之意焉可也。

横度天山及哈萨克风俗

五月十七日 晴

上午九时 ,发伊宁 ,出东门。天微雨 ,众喜形于色。赵知事即促余返 ,余仍前进。不数里 ,一轮红日又当头矣。十五里 ,济尔噶郎 ,有税卡一 ,水磨三 ,农民数家。过水 ,循伊犁河滩上坡。三十里 ,儿密圩子 ,农民四十余家。某乡约备茶尖于其家 ,氍毹铺地 ,袜而登席 ,犹有太古遗风。三十二里 ,伟满巴依图海 ,道旁有小店一家 ,农民二家 ,附近农民六十余家。乡约于店烹羊备午尖。二十六里 ,下阿克密唐 ,农民约六十户。赵知事在此 ,猎一野鸭。三十二里 ,沙哈圩子 ,农民一百三四十家。上阿克密唐 ,附近农民二十余户 ,道右小店一家 ,乡约在此备茶尖 ,下马小憩。十二里 ,雅马图 ,蒙语二水合流处也。(特克斯河会崆古斯河西北流 ,于此会哈什河水 ,称伊犁河。)住于河北某缠民家。是日骑行一百四十里 ,晚烹日中猎鸭下酒 ,其味甚佳。附近居民二十余家 ,有伊犁林木公司查验处。河南亦二十家左右 ,并有小店 ,可供尖憩。

五月十八日 晴

晨间 ,伊犁镇署通事长明 ,偕哈萨千百户长四人 ,牵乌拉马渡河来迓。九时 ,饭毕 ,骑行。三里 ,伊犁河渡口 ,距哈什河与特克斯河合流之处 ,才数十武。水势甚大 ,比于吾湘沅、湘二流 ,而湍急过之 ,有官设义渡二艘 ,蒙民、缠民 ,各操其一以济行人。

伊犁河有三源 ,一为特克斯河 ,一为崆古斯河 ,一为哈什河。特克斯河 ,源出汗腾格里山北麓 ,自苏木拜卡伦入伊宁境 ;东流 ,经诺海托盖山北 ,格登山南 ;又东经霍洛海台南 ;又东北经木尼克得

山南 ;又北流 ,至额林哈毕尔噶山南。崆古斯河自东南来会。崆古斯河源出鄂敦库尔岭 ,西北流 ,经丹布哈什山北 ,昌曼河自东南来入之 ;又西北流 ,经额林哈毕尔噶山南。特克斯河一源 ,自西南来汇 ,合西北流 ;至雅玛图山北 ,会于哈什河。哈什河源出哈喇古颜山 ,西流 ,经十二围场之南 ,傍北山 ;又西流经齐齐哈尔托罗海 ;又西 ,经哈什回城南 ;又西 ,至雅玛图山北 ,崆古斯河合特克斯河两源来汇 ,合而西流 ,是为伊犁河。又西北流 ,经察布察尔山北 ,分支南流 ,酳为锡伯渠。又西 ,过伊宁城南 ;又西 ,经熙春、惠宁城南 ;又西 ,经惠远城南 ,乌拉果克水自北来入之 ;又西 ,经拱宸城南 ,霍尔果斯河南流来汇 ;又西流入俄境 ;又西北汇策集河、齐齐哈尔河、萨玛尔河、奎屯河、图尔根河、喀喇河、察林河、格根河、库陇癸河、车里克河、古尔班奇布达尔河、古尔班阿里玛图水、哈什柯楞水、库鲁图水、哈什塔克水诸水 ,流长七百余里 (指在俄境言)而注于巴勒喀什淖尔。

过河 ,憩于某缠民店。半时 ,行李装毕。别赵知事 ,向东行 ,循山麓。五里 ,下坡 ,行小径 ,以距托古斯塔留过远 ,今日不能达 ,哈萨克于前面河干备宿站故也。十五里 ,宿幕 ,临特克斯河。是日行二十五里。当地哈萨克千户长 ,曰体里米斯 ,领百户长八 ,有牲四万余头。宿幕即蒙古包 ,内铺和阗绒毯 ,陈木制方榻 ,被褥皆入以雁羽 ,温软胜鸭绒 ;幕以绣屏 ,俗呼坑围 ,为女子嫁奁品。陈设华丽 ,视东来旅店秽劣不堪 ,直天壤矣。晚以羊羔当饭 ,无烹调 ,无箸 ,余颇不惯 ,而哈俗以非上客不宰羊 ,食之津津有味。其以刀剖肉之妙 ,恐古庖丁解牛 ,亦不过如是耳。

五月十九日 晴

上午六时启程 ,东南行牧场。五里 ,合大路 ,折正东行。五十二里 ,破房子 ,哈萨冬时住处也 ,附近毡帐数顶 ,某百户长于此备午尖。尖后仍东行 ,微偏南 ,过一大沙梁 ,一大碱滩。五十三里 ,托古斯塔留 ,住副千户长概拉克拜所备宿幕。是日行一百有十里。道

右里许 ,有新满营营盘 ,又曰小营盘。周约三里 ,四门宛然 ,城内民居二百余家 ,皆满人种地者。城外东关 ,小卖商汉、回、缠民共二十余家 ,常受满人虐待 ,建筑必须立约借地 ,务农绝对拒绝 ,夏令且有禁吸饮水之无意识举动。其东十二里 ,曰大营盘 ,亦新满营辖地 ,城周只小营盘四之一 , (大小营盘 ,皆清长庚为伊犁将军时所筑。)以驻佐领 ,故称大营盘。城内居民百余家 ,附城三十余户 ,皆种地满民。新满营地方广阔 ,六年轮种一次 ,地味亦沃 ,上地每种一石 ,能收六七十石。相禁转租汉、缠耕种 ,任其荒芜 ,殊堪痛恨。大营盘东南十六里 ,曰老满营 ,俗呼皇工。种地满民四十余家 ,缠民租一百六十七户 ,分四圩子 ,曰莫因苦札勒、曰乌图布拉克、曰尔勒格特、曰阿依塔姆。而莫因苦札勒庄最大 ,户口几居全额大半。托古斯塔留一带 ,回乱以前 ,有农民一千九百余户 ,方今未及三分之一。荒地之多 ,概可想见。宜就小营盘地方 ,建设县治 ,正名曰满营县 ,招民垦辟以实边隅。不可拘牵优待满蒙条件 ,长听荒弃 ,使他人进而经营之也。此地有间道 ,南逾雅鲁博克沁达坂 ,至特克斯川 ,道路平坦 ,可行车。

五月二十日 晴

上午八时 ,发托古斯塔留 ,东偏南行。十三里 ,大营盘 ,驻屯长 ,即清佐领所改 ,有兵八人 ,专司渠工修理。屯长者 ,制犹民户各村农官 ,由人民推举而县知事任命之。饮食则派诸农户 ,户岁输麦二百斤或银数两。其职司察田亩高下远近 ,以时启闭渠水 ,更番引输 ,农户皆如期约。村庄辽阔之处 ,更置水利一人 ,为之副管。其有遏流壅利相讼争者 ,皆赴农官 ,平其曲直 ,盖古时田畯之遗也。(小营盘与老满营另有屯长。)小憩于满人吴某家 ,其人曾任佐领 ,善汉话 ,谈新老满营现状甚详。十八里 ,老满营 ,营盘在南山 ,距大道约二里余。二十三里 ,莫因苦札勒。译言 :莫因 ,背 ;苦札勒 ,马鞍也 ,以东有达坂 ,形如马鞍 ,故名。农民七十余家 ,乡约罗札阿浑备茶尖 ,下马小憩。十里 ,克约布拉克。译言 :克约 ,红 ;布拉克 ,泉

也。泉在莫因苦札勒达坂西麓。某百户长于此备午尖。尖后升达坂，颇陡峻。一里，稍平，缘山腰行，升降坡坳无数。三十里，下坡，极陡峻。五里，坡尽，住于特克斯河西岸，即莫因苦札勒达坂东麓。是日行一百里。对岸有大济尔噶郎水自东来会，又有土屋十数家，皆哈萨穷民之种地者。地方官乘机奖而诱之，不难进哈萨克为居国之民，而藉辟旷土也。此间特克斯河上流数里，为哈拉齐格与莫因苦札勒两山所束，下流数里，为甲拉斯与莫因苦札勒两山所束。水口湾环，皆极紧密，遥望之，不知河流由何方来，向何方去。

五月二十一日 晴

上午七时，发莫因苦札勒东麓。八里，过特克斯桥，皆整段松木架成，高险可观。两端以滩石砌级，最碍步履。西岸有土屋一家，住二汉人，司保桥之事。东岸凿石如门，只容一人行走。货车经此，须将货物卸下，以空车浮水而过。八里，哈萨麻札。升坡，坡不堪高。六里，下坡。树窝子，树木稠密，鸟巢千数，鸣声噪耳，花香扑鼻。人行其中，仿佛公园。山腰有旧路，今崩塌不可行。十里，千户长大鲁隈来迓于途，备茶尖。十里，济尔噶郎水南岸。住。是日行五十里。大鲁隈领百户长四，有牲三万余头，附近商店二十余家，汉、缠商民合只数家，余皆俄属老盖依人，并有种地者。内地任外人自由居住，贸易耕种，亦吾国所特有也，可为浩叹！务农者缠民二十余家，汉回十八九家，哈萨克亦百家左右。汉回皆自河湟亡命而来，凶悍成性，恒以武力夺占哈萨克牲口与其熟地。哈萨克人见血即惧，莫敢与争。官厅穹远，（镇署总稽查常驻特克斯川，马行须四五日。）控诉需时。有时案情重大，悍回一见控官，知难逃法，且乘而袭杀其家，遁而之他，哈民以是愈不敢控。今宜设县托古斯塔留地方，划大小济尔噶郎，归其辖治，就近生聚斯民，似为得计。小济尔噶郎距此只三四十里，其地土壤肥沃，种地之家犹多。宿帐后临穆柯沟，源出雪山北麓，西北流三十余里，至此入济尔噶郎河。午食后，策马往寻其源，至十余里松树林，以时将暮而返。

夹岸树木 ,合抱蔚然 ,水流有声 ,幽然成韵。毡房无数 ,散处其间 ,哈萨少女 (哈语曰克矢 ,若汉人之称闺女。)欢笑偎郎 (哈萨歌唱之名) ,娉首佳丽 ,比于江浙。按辔沿观 ,至足乐也。清乾隆时建设伊犁驻防 ,分徙达什达瓦之众于伊犁 ,是为额鲁特上三旗 ,游牧伊犁南境。今特克斯川流域 ,其自哈萨克、布鲁特中投回伊犁者 ,是为额鲁特下五旗。又土尔扈特投诚时 ,自额济勒携来准噶尔额鲁特 ,及喇嘛之沙毕那尔额鲁特 ,亦附入下五旗 ,游牧伊犁东境。今哈什河流域 ,当时牧地 ,东接旧土尔扈特西部 ,西接布鲁特 ,南逾天山接珠勒都斯 ,归伊犁将军管辖。

五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六时 ,发济尔噶郎。循河南岸 ,正东行。三十三里 ,过济尔噶郎桥 ,架木为之 ,旁无栏杆 ,宽不三丈 ,水流澎湃 ,声激若雷 ,滩石磋砢 ,状极可怖。岸皆悬崖 ,北面犹陡 ,偶有疏失 ,即足丧身。过桥折北行 ,微偏西。十里 ,升陡坡。此处有路通济尔噶郎 ,较过桥近十余里 ,近以冰消水涨 ,未敢冒险凫渡。五里 ,阿克布拉克 ,译言浊泉也。千户长沙脱巴勒提 (领百户长十一 ,有牲二万余头。)于此备宿站。以时太早 ,尖毕复行。初折东入山 ,山谷幽邃 ,比于函谷。渐行渐高。五里 ,乌鲁布拉克岭巅。下陡坡 ,更斜下极陡之坡 ,右临涧底 ,何止千仞。鸟道一线 ,宽不盈尺 ,设一堕崖 ,人马立碎。一里 ,危坡尽 ,地稍平 ,有泉汇成涝池 ,芦苇丛挺 ,青翠可观。循左山麓行 ,下长坂 ,右临深涧 ,其岸壁立数丈 ,如地新陷入者。两山哈萨所筑冬窝土屋 ,无虑数十。十二里 ,地势渐阔 ,一望新苇 ,仿佛仲夏江南之稻畦。三十二里 ,山口。道左半里 ,有哈萨坟地二圈。折东南 ,循右山麓行 ,左望皆崆古斯河流域。三十五里 ,塔儿特 ,茶尖于副千户长鲁克特伯克之家。建筑陈设 ,一仿缠俗。此地哈萨多进化 ,有上等住户八家 ,水磨五盘 ,缠商六家 ,附近种地者亦百余家。尖后折正东行。三十三里 ,恰克魄。住。是日行一百七十里。千户长曰马克苏脱 , (面庞酷肖陆干卿 ,而肥过之。)领百户

长十四 ,有牲三万三四千头。宿帐临恰克魄水 ,《图志》作昌曼河 ,西北流十余里入崆古斯河。

崆谷斯流域 ,俗称崆谷斯川 ,东西五百余里 ,南北百里至二三百里。平原广衍 ,山环水束 ,地味膏腴 ,草场丰美 ,为伊犁东南最要地方 ,即唐西突厥南庭所在。旧为准噶尔额鲁特霍尔博斯鄂拓克游牧之所 ,现为哈萨克分拨牧地。土旷人稀 ,急宜设置县治于塔尔特 ,正名曰崆古斯县。就现有种地哈民 (全川约五百家) 奖诱扩充 ,更招南疆缠民垦辟其地 ,按耕四牧六 ,切实进行。数年而后 ,当斐然成大县也。

五月二十三日 晴

上午八时 ,发恰克魄。过恰克魄水 ,深及马腹。正东行 ,涉渠水六七 ,一望平原。三十五里 ,伯失脱保。译言 :伯失 ,五 ,脱保 ,土阜 ,以其地有土阜五也。茶尖于某台吉家。(即马克苏脱之父 ,已故 ,仅母存。) 二十五里 ,阿失儿布拉克 ,译言碱泉也 ,某百户长于此备午尖。三十五里 ,阿儿曼布拉克 ,译言果子泉也。住。是日行九十五里。千户长阿儿斯巴依 ,领百户长十 ,有牲四万头左右。阿儿曼布拉克在恰克马山中 ,三源并下 ,分流北入崆谷斯河。南山一带 ,松林蔓野 ,大皆合抱 ,高逾十丈 ,近百年来 ,始稍斫伐 ,交通不便未及万一。其根枯腐 ,恒多自焚 ,日中遥见山间延烧广阔 ,火光烛天 ,初犹以为人为之也。入夜出帐立观 ,仿若夜坐长沙天心阁上 ,看全城灯火万家。或谓其地为火山。又曰马粪经年 ,一见日光 ,即能生火。未知信否。哈萨克头目人俸薪 ,皆自其所辖之民摊派。千户长岁羊三百头 ,副千户长八十头 ,百户长四十头 ,副百户长十八头 ,五十户长十头。又哈民穷无牲畜者 ,亦知种地 ,耕犁之法 ,效仿缠民。其犁一具 ,驾以二牲 ,田无畴列 ,但横斜欹曲 ,掀土而播其种 ,迎风扬洒如繁星。旱田一犁之后 ,任其自长。水田犁行一周 ,布子泥淖中 ,用耙覆之 ,不知分秧之法。稂莠蔓生 ,弗刈弗薅。及其蕴蘩 ,并废灌溉 ,待日曝龟坼 ,草尽枯莠 ,及引水溉苗 ,苗辄复活 ,亦间有俱槁死者。闻诸道路 ,南疆缠俗醇朴 ,一村一庄 ,必有催耕

之夫 朝旭乍升 其人则登陟高阜 引吭长呼 警告同井 旋趋东作 农功视天山北路较勤。及其秋成即刈 委积畴陇 高垛若墉 未尝置守瞭望 亦无盗掠之虞。场圃之内 置碌碡以治谷 置碾以治麦 家有其具 特粗不中程式 苟给粗粝 即辍业而嬉 不为储蓄谋。必饥而始耕 寒而始织。薄治田产 求足租税 免催呼而此。此其弊也。

五月二十四日 晴

上午九时 发阿儿曼布拉克 正东行。二十二里 呕里克阿拉克。译言 呕里克 杏子 阿拉克 平路也。千户长之兄毛刺某 备茶尖于此。毛刺者 哈萨土人之通称也。十二里 渡崆古斯河。幅广半里 水流湍急 马腹为没 渡时甚觉危险。闻盛夏水涨 马渡更难 源流具十八日记中。十里 喀拉额苏。译言 喀拉额 松树 苏 水也。千户长阿斯的米斯 于此备午尖。三十二里 阿拉土依布 言平地有土阜也 又曰恰可依特 言平地有草也。住。是日行七十六里。其北数里巴颜珠鲁克地方 有土屋数椽 为此地哈萨克人公共礼拜寺。其南崆古斯河滩 树木葱郁 游息其中 暑气全消。

五月二十五日 晴

上午八时 发阿拉土依布 正东行。十二里 折而南 渡崆古斯河。滩广一里 水流甚急 深浸马腹。三里 塔雅苏山麓。小憩登山 山颇陡峻 盘旋而上。六里 山坡平处。立马望崆古斯河 只见岸树葱绿 蜿蜒一线 而水流转在虚无缥缈之间矣。过此 斜循左山腰升坡。二里 坡尽 下小坡。一里 松树窝子 条达合抱 何啻万章。因风吹折 或根枯自焚。入眼皆是。长春真人有句云：“横截天山心腹树 干云蔽日竞呼号。”^① 移咏此间松林 尤为切当。惟惜交通梗阻 不能斫运他处 供建筑之需 而听其朽腐于此深山

① 这是长春真人丘处机过阿尔泰山东北麓时所作的三首绝句之三。全诗是：“金山虽大不孤高 四面长拖拽脚牢。横截天山心腹树 干云蔽日竞呼号。”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之中耳。旋又上坡。一里 岭巅 小憩。下长坡 十里 抵平地。二里 昆国 译言日照也。道左坡上 有缠民一 张幕屯面粉 发售蒙民。过恰克魄水 即昌曼河源 出焉耆北境 西北流。经昌曼卡伦南 又西北流 经达哈特岭 (哈语呼达额 蒙语曰达格尔) 北 那拉图达额水自南来会。其合流处 立马可指而望之。弥望绿草如茵 马蹄无声 茫茫平原 广达数十百里。草场之丰美 为经行以来所仅见。天候已夏 尚无牧群 足见旷土之多。二十二里 达格尔山麓 临达额水 支帐而住。是日行六十里。逾岭即旧土尔扈特蒙古南部落牧地 哈萨牧地尽于此矣。

五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 发达格尔达坂北麓。东偏南行 过达额水。三里 升坡 循山梁行。左临沟涧 水流成声。六里 山口。顽石塞途 马行甚滞。过此 右傍山 左缘涧 渐上渐高 两岸奇峰插天 余雪满谷。涧中冰雪 厚五六尺。谷声阴冷 羊裘不温。(自雅马图以来 日衣棉衣 今早易老羊皮。)岚气濛濛 午日无光。七里 过涧而左 (涧亦将尽)。升陡坡。一里 折南 傍左山腰 上斜坡。六里 分水脊 冰雪当道 按辔徐踏而过。若在冬令 大雪封山 深不可测 旅人咸为裹足矣。而气候亦怪异 盛夏晴日 犹时雨雪。出此途者 又不可不准备严冬服装也。过分水脊 盘旋左山腰下坡 不甚陡峻 顽石更多。马行石罅中 铁蹄触石 铮铮作响。四里 路右临涧 坡渐陡峻。一里 陡坡尽 缘涧行 渐下渐低。八里 左折行山腰 有平地一圈。遥望珠勒都斯河 蜿蜒一线 宛若白练。下马小憩。复下坡 折东南 循左山腰 升降陟坡一 斜坡一。六里 土尔扈特南部落盟长汗王福晋色尔济布吉特 遣佐领某偕通事来迓。三里 抵平地。六里 过一小水 升降一坡。六里 汗王夏帐 即巴音布拉克山北麓。住。是日行五十六里。印务处巴雅尔偕二协领先在 寒暄毕 叙谈蒙旗近状其详。未几福晋送羊、面、茶、米诸件来 以前进须裹粮也。固辞之 乃各携二之一以去。

此间通焉耆有大道一 ,小路二 ,皆须骑行。大道向东偏南行 ,第一程哈拍塔乌苏。第二程沙拉喀莫 ,由此越可托可达坂 ,不甚陡峻。第三程恶保木。过此 ,渡哈布齐陔水 ,正流支渠 ,无虑十数次。夏间水涨 ,马渡极难 ,且多危险。第四程察罕通古 ,路平坦。第五程焉耆县城。小路一 ,由沙拉喀莫折南 ,逾哈哈达坂 ,再马行三程 ,即达焉耆。惟达坂高峻 ,颇不易行。一 绕大道之南 ,亦东南行 ,过达兰达坂 ,快马三日可达焉耆。达兰 ,蒙语七十也。升降七十达坂 ,山径又皆崎岖 ,出是途以赴焉耆者 ,颇不易行。又向西南行 ,有山径通库车 ,快马三四日可达。为阿克苏、库车一带商贩 ,懋迁伊犁及大小珠勒都斯各蒙旗间之通路。拟明日取道于此 ,以印务处与诸协领皆以是道相劝也。傍晚 ,活佛自巴尔根台喇嘛寺归 ,从者数十骑 ,皆喇嘛而黄衣冠者。优孟銮舆 ,煞有可观。窃叹上年袁氏 ,拼命谋叛民国 ,帝制自为 ,盖有以也。盟长汗王布彦蒙库 ,于今年正月以家庭变故 ,被酒暴死。嗣子满楚克札布年未一龄。眉睫旗务 ,由福晋协同汗王之弟班第达多布栋策楞车敏 (即活佛)治理之。

五月二十七日 阴 (日中微雨)

住巴音布拉克。福晋以余等骑行经旬 ,不无劳倦 ,留住一日 ,以资休息。此间蒙众 ,春冬则出山插帐开都河岸 ,呼曰冬窝。夏秋则还牧大小珠勒都斯河源一带 ,是为夏窝。王帐数日前 ,才自冬窝迁来 ,故环帐而居 ,刻仅办公官吏与喇嘛共二三十幕而已 ,民房尚未有也。环帐喇嘛 ,整日饶吹 ,喧唱佛号 ,官厅房舍 ,皆供佛像。大小员役 ,各手念珠 ,迷信之深 ,埒于缠哈之信回教 ,而洁勤信义 ,则又十倍逊之。佛教信徒 ,人格败坏若此 ,宜其祖国印度之见墟于英吉利也。帐南里余 ,小山屹然 ,曰巴音布拉克 ,上有乱石叠成之塔 , (汉曰鄂博 ,蒙语达格尔恭。)族神庙所在也。每年阴历六月初二、十六两日 ,土尔扈特南部落四旗五十四苏木 ,皆来致祭 ,祈福禳灾 ,音乐歌唱 ,贯跤驰马 ,繁华热闹 ,盛极一时。

案 焉耆蒙古 别为二部。一为土尔扈特南部落四旗 盟曰乌纳恩素珠克图。此与乌苏东部落二旗 精河西部落一旗 塔城北部落三旗 皆自俄罗斯复归故土 经清高宗分授牧地者也。本末详乾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与《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中。今有苏木五十四 蒙古包约三千 人口万余。汗王之下有郡王一 (独管二苏木) 镇国公一 辅国公一 (各管一苏木) 协领五 佐领十。协领辖苏木十 犹哈萨之千户长也。佐领辖苏木五 犹哈萨之百户长也。牧地东至乌沙克他尔 西至霍霍乌苏 南至紫泥泉 北至达格尔。东西距马行七日 南北距马行五日。土地之广 几埒东南大道区。辖地之中 有曰红札、曰老鸦沟、曰阿乌塔哈 昔皆金厂。荒山积雪 每岁只夏秋间一、二月可往淘采 今皆停矣。二为和硕特三旗 共为一盟 曰巴图色勒启勒图。和硕特支庶 向在青海游牧 清康熙间 早已内附。此则其族偕土尔扈特游牧俄之额济勒河 乾隆时随渥巴锡来归赐牧者也。同光之间 刘襄勤用兵南疆 屡获该部众向导侦探之力。今盟长桑吉甲谱 管理左右札萨克 共有苏木十一 (盟长辖四 左札萨克四 右札萨克三。) 人口九百余。辖以贝子一 镇国公一。牧地东至乌沙克他尔 西至小珠勒都斯 南至开都河北岸 北至察罕通古山。焉耆蒙民牧地 古属西戎。汉及魏晋属乌孙。北魏属高车。周为突厥。隋为西突厥。唐为鹰娑都督府。宋属西州回鹘。明为回部所据。清乾隆平回部 地属喀喇沙尔大臣辖境 寻赐旧土尔扈特南部落及中路和硕特为牧地 归伊犁将军节制。民国改隶新疆督军。

五月二十八日 晴 (正午雹 夜微雨)

上午八时 发巴音布拉克 西南行。五里 过乌兰乌苏河 无水。升坡 行草阜。十二里 下坡 过达格尔水。草地平旷 涉小水三。南山雪厚而远 北山雪薄而近。二十三里 夹道有二小山 迤迤达里许 过此地复平旷。六里 西北天色昏黑 密云欲雨 大风横吹 冷气刮面 雷声旋轰轰天空。昔人谓新疆为无雷国 殆不可信。

又二十里，急雨骤至，奔避于道旁蒙古包，甫及门而雹四下矣。移时雨止天霁，神为之爽，乃整装折西行，微偏南。草地松浮，马蹄时陷，不能驰骋。似昔为湖沼积淤，而经年未久者。征之图籍，即为巴伦阿拉。二十七里，过大珠勒都斯河上流，河不甚广，水亦不深。五里，玉律阿拉。住。是日行九十里，附近穷蒙数家。

五月二十九日 晴（大风，夜雨，南山雪）

上午十时，发玉律阿拉，西南行。一望草原，宽广约在百里以外，渐南草渐茂密，马行其上，如履重茵，惟雪消未久，尚带多少衰黄色泽耳。五十五里，下小坡三次。三里，渡扣克乃克河，水流湍急，深浅莫知。呼彼岸逃哈牧童，前导以渡。折正西，循河岸行。十二里，大风骤起，冷气刺骨，急更羊裘。偏南驰行，风力甚猛，马几倒翻。五里，避入逃哈帐幕，旋自支帐而住。是日行七十五里。其地即名扣克乃克。迤西迤南一带，为土尔扈特穷蒙冬窝，水草丰美，惟气候较寒。扣克乃克河，为察罕沙拉与牲根二水合流之名。牲根自西来，察罕沙拉自南来，其合流处，即在住帐左近数十武耳。

五月三十日 早阴午晴（南山雪）

住扣克乃克。以向导喇嘛昨日逃去，既须另觅，而乌拉马乏，又待催换。阻滞一日。一蒙古汗王命令，效力不及哈萨千百户长之传呼，其内容之腐败，不堪问矣。住帐环居皆俄国逃哈，共计八十余家，六百余人，牲口四千余头。其人自呼克儿格斯，土人则称为黑黑孜^①——盖布鲁特回部之一支，而古之吉利吉斯之遗裔者也。日中散步河干，牛羊满野，马驼四放。顿忆北魏斛律金《敕勒歌》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行国风景，尽于是矣。下午，福晋遣一协领、两佐领，率蒙兵十余人，来撵逃哈出境。不由逃哈所来库车、乌什方面，改经伊犁崆古斯、特克斯二川，以原路水草早经告罄，伊犁水草

^① 黑黑孜，即今之柯尔克孜。

尚形丰美故也。(省长命令,须由来路撵回。)此非佛性慈悲,中有贿托情弊耳。

五月三十一日 晴

上午六时,发扣克乃克。向南,循察罕沙拉水东岸行。蒙语:察罕,白,沙拉,沟也。六里,过勃律忒河,蒙古呼磨刀石为勃律忒,以其河产磨刀石也,河自东南来入察罕沙拉。十四里,过一山沟,水流颇大。下入察罕沙拉。十三里,升降小坡二,察罕沙拉水自西南来,和屯沙拉水自南来,山沟自东来,合流于此,自此循和屯沙拉水东岸。六里,升降小坡,过水,循右山麓。五里,下坡,循左山麓。三里,下坡,过水。循右山麓,三里,下坡,过水。又上坡。三里,下坡。通常赴库车,由此向南入山,越阿拉切拉克(译言柏树)达坂,马拉克切(译言斤斗)达坂,与由此循和屯沙拉水路会,再越的诺卖提达坂。其路近十余里,而达坂险峻,升降艰难,因向西南循和屯沙拉水前进。沿岸多鹰鸟,甚肥大,重达二十余斤。据从者云,能啄一岁婴孩,飞翔空中。过水,升坡。二里,下坡,过水,循河滩行。三里,当道石山,壁立万仞,有小水自西南来会,自此折南入峡。两山壁束,高插云霄,崖石吊悬,势欲飞落。河流窄小,不见午日,人行其中,如在永巷。中有数处,冰厚盈丈,水流其下,湍急有声。马经其上,蹄滑时蹶。曲折环迂,极目不见数十步以外。幽邃险阻,平生未睹。三里,乱石寒流,嵯峨可怖,马行极难,且虑危险。下马摩石,蛇行而过,其远虽不过数十丈,然足疲而气喘矣。六里,折东南,循山沟,巨石对峙,俨若石门。折南,入的诺买提达坂山口,亦有山沟,其越达坂不绕河流之路,即于此合,循沟绕进,愈进愈高。七里,折西南,升陡坡,愈升愈陡,斜度只七十度左右,步行者须牵马尾,骑行者须抱马项,敛心前进,勿敢回顾。一里半,达巅。人汗马喘,席地而休。大风横吹,冷气侵骨。幸值天气晴明,否则恒遭雨雪僵冻之灾也。蒙民从者,皆垒小石,口喃喃念佛,祷谢神助。下坡亦甚陡峻,须持尾缰,紧踏马蹬,身体后仰,按辔徐下。二里,

坡尽。接升第二达坂 较前稍斜 ,中经小坡。二里 ,至巔 ,焉耆、库车于此分界。下马休憩 ,风力益猛 ,俯视沟涧 ,心寒足颤。下坡陡峻 ,不减升第一达坂。敛气凝神 ,或恐失坠。一里 ,危坡尽 ,斜度渐大 ,同行皆色喜。如由重庆乘船 ,东下巴东三峡之得至平喜坝也者。自此折循右山腰行。十二里 ,坡尽 ,循山沟 ,西行 ,微偏南。左山古松 ,何止万章 ;沿沟新杨 ,亦极丛蔚。沟水淙淙 ,时伏时流 ;甫经险地 ,获此胜境 ,趣味甚浓。九里 ,道左有售面食缠民一家 ,其室皆整段松木镶成 ,上覆土块 ,甚为坚实。十三里 ,道右山麓 ,有牧房一所 ,倚岩架木 ,状如窑洞。满野羔羊 ,如白雪片片 ,松杨益茂 ,苍翠宜人。奇峰高耸 ,巔皆积雪。海子扬波 ,夕阳近映 ,风景佳绝 ,一天然公园也。三里 ,海子旁。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 ,马行一十三时始达。劳神摇精 ,数倍平时日程。海子周约数里 ,水无出路 ,三面环山 ,南岗较低 ,其旁产盐 ,蒙民常采取之。住帐旁有甘泉 ,流若小渠 ,中产小鱼 ,圉圉洋洋 ,坐观颇乐。

六月一日 晴

上午八时 ,启程南行 ,微偏西。三里半 ,升降一小达坂 ,万年良材 积腐于野 ,若似木栅之倾颓者然 ,甚为可惜。二里半 ,登哈拉盖 (缠语松树)达坂主峰 ,坡亦陡峻 ,惟在树丛中行 ,不觉危险。二里半 ,达巔 ,当道有关墙一堵 ,与山麓海子南端岗上土堡 ,皆安集延尊帕夏窃据南疆时 ,筑以防御清兵进剿者也。下坡不甚陡峻。二里半 ,平地。道右有倚石架木牧房一间。半里 ,又升坡。半里 ,至巔。三里 ,坡尽。至的克拉克水滨 ,道右有土屋无居人。过水 ,升小坡 ,缠民呼其地曰可干。有帕夏旧垒 ,周约半里 ,夹岸高山 ,皆有瞭墩。的克拉克水自西来 ,儿息克把息水自西南来 ,会流于此 ,曰哈拉诺水 ,东南流入龙口河。龙口河一名扣克乃克 ,即古龟兹东川水 ,源出库车东北迭拉尔达坂 ,西南流 ,经扣克乃克卡伦西。有塔里克水 ,自其西北南流来会 ,又西南流。十里 ,受哈拉诺水 ,又西南流。八十里 ,经铜厂山口。朵托水 ,自其西来东流会之。又西南流 ,至

库车城北 ,分为三支 ,西一支曰密尔特彦河 ,东二支曰乌哈尔萨依河、曰叶斯巴什河。寻复合流东逝 ,潴为沙雅里克湖。安酋旧垒 ,适当的克拉克水与儿息克把息水合流之交 ,扼由天山北路伊犁袭取库车之惟一孔道 ,极占形势。今住缠民二家。下马小憩。折循儿息克把息河岸行 ,杂树葱郁 ,足荫行人。山石奇秀 ,极为可观。七里 ,道左有木屋一 ,住牧者数人。三十五里 ,过水 ,折南入山 ,循沟行树林中 ,渐上渐高。风雪交作 ,即欲住避 ,苦无水草。十二里 ,折西行。一里 ,当道有木屋一 ,为夏间牧人所居 ,支帐其旁而住。是日行七十里。地当喀扎勒忒达坂之腰 ,松林环绕 ,茂密可爱 ,腐坏良材 ,入眼皆是。内地修筑铁道 ,枕木皆购自外洋 ,利权外溢 ,无虑巨万。不知先筑西北铁路 ,输运国产 ,挽回利权 ,殊为可惜。愿秉国者熟筹而审计之。

六月二日 晴 (傍晚风雨 ,旋止)

上午七时启程 ,向南循山沟 ,行松林中。六里 ,过木桥一。五里 ,达山巅 ,一览群山 ,皆在眼底。小憩。下坡 ,虽较的诺卖提达坂倾斜少许 ,而曲折处顽石塞途 ,逼临绝涧 ,又鲜树木以为屏蔽 ,人行其上 ,时有戒心。三里 ,陡坡尽。偏西 ,循山沟行 ,干河无水 ,惟余石滩。十二里 ,道右有缠民一家。旋入沟峡 ,流水淙淙 ,两山壁立 ,苍翠皆松。九里 ,折南 ,两山逼束 ,不盈二丈 ,萦纡曲折 ,仿佛前日行和屯沙拉水道中。惟此间树木丛蔚 ,崖石可秀。水流深处 ,且产小鱼。山水明媚 ,胜彼数倍。十七里 ,山势稍展 ,而无树木 ,河滩较广 ,而水伏流。十二里 ,伏流复出 ,泉涌成溪 ,红柳杂树 ,密生道左 ,风景复佳。十七里 ,出峡 ,山势渐宽 ,东西相距 ,可二三里 ,道旁渐见种熟之地。三里 ,喀述和屯 ,缠民三家散处其间 ,且耕且牧。众马皆乏 ,不能前进 ,支帐而住。是日行八十四里。

六月三日 晴

上午七时半 ,发喀述和屯 ,向西行 ,升坡 ,旋折南行。弥望土山崩塌 ,千奇百怪 ,或如亭榭台阁 ,或如太湖假山 ,种种形态 ,惟妙惟

肖。十二里 ,升坡 ,行戈壁。九里 ,戈壁尽 ,入山峡。山色殷红 ,峰峦奇特 ,饶有可观。二里 ,出峡 ,地名忒马克 ,渠水麦地 ,青白相映 ,有种地缠民二家。七里 ,下小坡 ,行山峡。两山逼束 ,一线中通 ,道坦如砥 ,细沙平铺 ,天然马路也。渐行地势渐低 ,山峰愈奇 ,岩石愈秀 ,径路愈曲折 ,人行其中 ,疑在港沪洋场。二十里 ,出山口 ,地势渐旷。一里 ,道右废院一圈 ,前临龙口河 ,土人呼铜厂河。询系前清红铜炼厂 ,冶炉七座 ,尚皆完存 ,惟无居人。此间产铜甚旺 ,铜质亦佳 ,停办至今 ,已十五年。民国二年 ,库车知事马绍武 ,曾派关士开掘 ,得不偿失 ,旋即停工。今年营长杨庆明 ,又来试掘 ,尚未奏效。盖掘矿斯土 ,容易达泉 ,以无机器吸水 ,往往功败垂成。下马小憩。环顾四周山峰 ,殷红其色 ,怪特其形 ,如以显微镜看巴黎、柏林、伦敦、纽约诸市街之写真。低徊往复 ,乐焉忘倦。昔人云 ,“五岳归来不看山 ” ,此又非五岳所能比也。自此循铜厂河右岸行。三里 ,对岸有农民数家 ,杨营长所派矿夫 ,亦支帐其地 (矿在山内二里许) 。二十三里 ,铜厂庄。青青麦垄 ,绿绿渠杨 ,嬉嬉农夫 ,讴讴田歌。自崆古斯以来 ,不走牧场 ,即行山峡 ,不睹耕家风景久矣 ,忽来此境 ,无异登仙 ,不仅耳目一新已也。三里 ,住于乡约铁木耳家。是日行七十里。铁木耳辖农民一百三十四家 ,附庄只九十家 ,余尚距离远也。

六月四日 晴

上午八时 ,发铜厂庄。循铜厂河西岸行 ,两山逼束 ,危石欲坠。十六里 ,出山口 ,地势平旷 ,极目前望 ,茫无际极 ,不复有山行气味矣。七里 ,两庚庄 ,农民八家。憩于某缠民室 ,飧以桑葚 ,色白而肥 ,味甚可口。少坐复行。二里 ,夹岸有安酋帕夏所筑废垒。十八里 ,库车知事陈宗器以轿来迓。顽石阻轮 ,颠簸不堪 ,腰背振痛。二十五里 ,河滩 (实即戈壁) 尽 ,桑树成行 ,极其茂密 ,惜未用以养蚕耳。树下卧缠民甚多 ,初以为是彼乘凉 ,细询土人 ,则谓不事工作 ,在此求食。而南疆饶瓜果、桑、葡萄之属 ,从夏至秋 ,累累遍原野。

贫民率售其釜甑 ,携毡稿 ,就瓜田桑下 ,仰啖俯啜 ,会卧其间 ,秋尽实落而后去 ,岁以为常。至冬始典衣购纛具。六里 ,陈知事、哈游击来迓。经回城入汉城。五里 ,库车县署。住。是日行七十八里。自伊宁至此 ,计行一千四百七十一里。和田新知事陈源清 ,以其妻产儿 ,尚滞此间。饭后来访 ,相见欢然。由京至迪化时 ,曾在吐鲁番相识故也。

库车者 ,古龟兹国也 ,在焉耆县西九百四十里。汉通西域 ,始内附。初 ,武帝末 ,遣扞弥王子赖丹屯轮台 ,赖丹前质龟兹 ,其贵人姑翼劝王杀赖丹。及常惠使乌孙 ,发兵数其罪 ,遂斩姑翼。时龟兹王绛宾 ,娶乌孙公主女 ,自喜得尚汉外孙 ,及与公主女入朝 ,皆得赐印绶 ,夫人号称公主。绛宾死子丞德嗣 ,成帝、哀帝时 ,往来尤数。建武二十二年 (46) ,莎车王贤攻杀龟兹王 ,而以子则罗王其地 ;又分龟兹为乌垒国 ,而王其贵人驸鞬。其后国人共杀则罗、驸鞬 ,而求王于匈奴。匈奴立贵人身毒为王 ,自是属匈奴。明帝中龟兹王建方强 ,攻杀疏勒王成 ,以其左侯兜题为王。及班超使西域 ,乃却杀兜题 ,而立成兄子忠。无何 ,龟兹降 ,以白霸为龟兹王。白氏之王龟兹自此始也。晋太康 (280—289) 中 ,为焉耆所并 ,后复立。东晋时 ,臣于吕光。魏太武时 ,数寇边 ,万度归讨破之。历梁、周、隋 ,皆入贡。唐太宗朝 ,来献马 ,复以其助焉耆 ,命将平之 ,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高宗时 ,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 ,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龙朔初 (元年为 661) ,吐火罗款塞 ,乃自于阗以西 ,波斯以东十六国 ,悉置都督府。督州八 ,县百二十 ,军府百二十六 ,皆隶都护 ,号称极盛。仪凤 (676~678) 中 ,陷于吐蕃。武后长寿初 (元年为 692) ,王孝杰收复四镇 ,仍于龟兹设都护府。中宗时 ,突骑施娑葛与阙啜忠节交恶 ,怨朝廷使第遮弩以兵五千人出安西 ,都护牛师奖死之。玄宗朝 ,遣其弟孝义来朝。自汉以来皆一姓 ,安史之乱 ,征兵入援 ,此后更无都护。宋真宗时 ,数遣使来贡 ,其王自称狮子王。南渡后 ,臣属西辽。元明为别失八里西境 ,城曰苦先。清初 ,

准噶尔强盛,徙其酋而北,并有其地。乾隆时,清师追霍集占,拔其城,地始内属。开省而后,设库车直隶州。民国改为县,仍其名。

〔库车〕东西三百五十里,南北三百三十五里,领庄一百四十余,分四乡辖之,曰东乡、曰西乡、曰上南乡、曰中南乡。西乡最富庶,中南乡次之,上南乡与东乡皆平平也。其地古为佛国,故多佛迹。地广而人庶,俗尚音乐。五旦七均,(皆乐名。详《隋书·音乐志》、《辽史·乐志》、《宋史·乐志》。)繁音促节,少舒迟广大之响。而妇女饰姿容,善偎郎,杂裾垂髻,目窈心与,犹有龟兹之遗风焉。廛市八棚之盛,一如温宿,而牛马羊革,岁输英俄,多至十数万斤。百谷果蔬甲于各城,而梨为最,味甜肉酥,水多渣少,胜于津梨。紫铜、硃砂出北山,质佳苗旺。又多善马,相传盖龙种云(见唐《西域记》屈支国条下)^①。其南一百八十里为沙雅。沙雅,故沙雅尔回庄,唐之突骑施沙雁州也。东西六百二十里,南北四百三十里,有庄六十余。皆赖渭干河水以灌溉。土沃气暖,百谷果蔬皆生之,小麦包谷尤盛,牛羊蕃孳,英俄商岁取其毛,以斤率之,逾四五十万焉。民俗同库车。有间道逾沙漠南通和阗,马行十日可达。

① 《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诸龙易形,交合牝马,遂生龙驹。”

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

六月五日 晴

住库车。晨间缠商某(其父曾为阿奇木)邀覘俚郎于其果园。园广约二三亩,群果杂植,丛蔚可观,中建亭榭,足供游憩。新疆民俗,喜建果园,贫者用供生计,富者兼资游观,一若南方之有花园,而库车特甚。每岁春夏,环城为香国。每当盛夏炎热,群召秧歌(缠俗妇女之称)俚郎于园(俗呼浪园子)。俚郎者,乐工旁坐,且奏且歌。(琴有月琴、胡琴皆二弦。鼓若噪鼓,击之以手。)繁音促节,莫识其名。舞者随其音节起舞庭中,初为一人,渐舞渐多。缓急舒徐,一视乐之与歌。又必逐至环观上客之前,展手摆腰,请与同舞,知音者则径入席,不知者,必须点额谢之,否则长立不去。是日秧歌至者十有余辈,乐工亦八九人,盖极一时之盛。同观者为林烈夫、哈玉亮、陈绮园、杨庆明诸君。下午至东河坝大街,督查印花。商民尚多贴用者,惟未十分了解章程。傍晚,就陈君夜饮于县署右偏淡园。群卉杂植,亭榭可居,荷池葡架,菜圃花径,均布置整齐。县属矿产,红铜而外,石蜡、石油、矾石、煤炭,产额亦多,皆在东北山脉一带。石油色黄而质极佳,胜于乌苏所产(质黑),未加制炼,即可燃灯。若交通便利,掘采运售关内各省,恐延长石油,未能专美一时,外洋石油,必将减少其销数也。中国矾矿,前只浙江平阳与安徽芜湖二处,运费外洋,岁恒数百万金。此间矾矿,发见亦仅数年。前以销路不旺,每年商包税金,为湘平银三百两。自欧战发生,西洋颜料原料,日形缺乏,俄人争来购买,销数骤增。今年陈知事乃加税额,岁缴库平银一千二百两。其矿质佳而旺,加意经营,

闻不难与平阳、芜湖争上游云。《汉书》言：龟兹“能铸冶，有铅”。龟兹今库车、拜城地也，其民至今工冶业，范铜为器，若钁镬盘^①之属，镌鑿完美。其铸刀之法，锻炼精纯，晶光荧荧。（制法取熟铁数十斤，截作小方形，和白矾锻成铁片，埋马矢中数日，取出再炼之。如是数十次，阅半载始成一柄。）其刃短而窄，锋薄质轻者，尤为佳品。置映日光中，隐见波涛纹，若连云细缕，或雪花片片作旋舞形，吹之有声，断铁削木，不缺不卷。《汉书·西域传》言：婼羌“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此其遗制也。

六月六日 晴

住库车。上午七时，偕烈夫、绮园、庆明，策马赴丁谷山，访千佛洞佛迹。出南门，经回城。回王买卖的敏，现署乌什协台。其采地仅存草场一区，在城东南二百余里。今年库车、轮台、尉犁三县清界，其地划归轮台县辖。街市渠水溢道，流声淙淙，自甘肃山丹以来所仅见也。出回城南门，西南行。三十里，道旁有塌墩一座。二十里，隔渠有庄，曰牌楼。村舍稠密，树木葱郁。十二里，渭干河岸，夹岸有废垒。询之同行及土人，皆莫辨为谁氏之建筑。八里，托和旦达坂西南麓，俗呼丁谷山，亦名千佛洞。沿河上下前后，凿洞四五百处，极其壮丽^①。皆以五彩金粉，绘西方佛像，高不盈寸，墙壁为满，惜多为游历外人刨剥携去，莫窥全豹。最西石室五楹，高皆丈余，深二丈许。就壁凿佛，工颇细致。年久剥蚀，无有完佛。中间一室，就壁刻隶书梵文五方，螺旋斜行，莫识其义。余乃拓之，备质专家。闻有壁凿白衣大士像，及汉楷轮回经，遍索未见，或在最高洞中。忘携梯绳，未由走壁觅也。由此向西北行，逾山约三四

^① 这里描述的，是今库车县城西南 30 公里处的库木吐拉千佛洞。所云“凿洞四五百处”，不确，目前已编号的洞窟为 112 个。1961 年，经国务院宣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十里,拜城辖境,亦有佛地多处,与汉字碑刻,视此间为完好^①。冬令河水冻结,可踏而赴。方今冻解,不能飞渡,须绕大道至拜城和色尔,折南前往。又城东北二十里,有小佛洞^②。六十里,苏巴什,有大佛洞^③。皆有凿穴绘佛。惜无时间,未获逐一瞻仰。要之昔时库车佛教之盛,可想而知。按唐《西域记》: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里,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城北四十余里,接山阿隔河,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佛像装饰,殆越人工。东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白,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八寸余。每遇斋日,烛照光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每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竭日忘疲。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贰伽蓝,庭宇显敞,佛像工饰^④。是则当日佛迹之多,更不止今存丁谷山数处已也。坐览二时,感慨系之。策马归,午膳于牌楼庄某乡约家。席设果园,风凉花香,颇有乐趣。庄之西南,有陈知事新开一渠,长二百余里,明年可垦熟地二万余亩。假设开省以来,各县知事皆如陈君之尽力沟洫,新疆早已侔于东南富省矣。食毕驰行归城,途遇大风流沙眯目,天地为昏。库车城北百二十里,有巴拉海提山,长约七八里,广四五里。产石盐,质坚色白味纯。城东乌恰拉庄之碱滩,长十里,广五里,俗呼土盐,质松色黑味苦,其价甚贱。城南十五里哈拉布哈庄碱滩,与城西四十

① 所指为今拜城县克孜尔乡东南7公里处的克孜尔千佛洞。1961年,经国务院宣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② 系指玛尔扎百赫千佛洞。

③ 所谓苏巴什大佛洞,就是下文说的东西昭怙厘寺,即西域闻名的古刹——雀梨大寺。

④ 以上是节略,概述《大唐西域记》卷一“屈支国”各节文字。

里排楼碱滩 ,及城西六十里布素特庄碱滩 ,皆长五里广三里 ,均产土盐 ,质色俱劣 ,惟附近乡民掘食之。新疆遍地皆盐 ,南路尤甚。盐课带征于田赋之中 ,良有以也。

六月七日 晴

住库车。上午 ,策马至城东十里弓格依庄之北 ,观哈游击所开坎井。水流甚大 ,日可灌地二十亩。其地昔皆戈壁 ,今艺果园数十亩 ,蔚然成林 ,新绿可爱。再逾数年 ,石田皆沃壤矣。开井之初 ,俗人以为创也 ,群相阻难 ,谓无效果。及其成功 ,则皆讶为希奇 ,舌舐莫下。难与图始 ,可与乐成 ,国人劣性多类此。库车城周四里六分 ,东南北三面形圆 ,各辟一门 ,西面形方而无门。回城环绕东南二面 ,城厢商廛民居 ,共千余家。缠民最多 ,汉民、通干 (即汉回) 各百余家。英商四十余家 ,俄商六十余家。英俄各有商约 ,交涉时形困难。土耳其人亦有数辈 ,缠民以为祖国之人 ,崇信极笃。(呼土耳其人皆曰圣裔。)有薛里色以提斜米大毛刺者 ,设塾授书 ,缠童从读者颇不乏人。今年春以事被张知事撵往迪化 ,行时缠绅送者百余人 ,洒泪而别 ,情感之深 ,可以想见。土倚德以强 ,苟启戎心于我回疆 ,利用其宗教上之势力 ,实为腹心巨患 ,且较英俄为烈。当道勿以其国小而弱 ,恒称近东病夫而忽视之也。

六月八日 阴 (上午微雨)

上午八时 ,至玉亮、源清、庆明诸处辞行。十时 ,发库车 ,出北门。五里 ,官厅。陈知事与哈、陈、杨诸君送别于此。向西行 ,三里 ,村舍道树皆尽 ,入戈壁。三十二里 ,夏德郎卡伦。土屋一家 ,驻税卡。过此 ,行山峡中。层峰夹峙 ,险峻嶙峋 ;一线中通 ,难容双轨 ,为库车西出阿克苏必由之道 ,要隘可扼。唐时拓厥关 ,当置于此 ,而载籍遗址 ,则皆无征。三十里 ,盐水沟 ,即托和拉旦驿。官店一 ,民居二 ,水味苦碱 ,不堪入口。(午间饮水自库车城中驮来)饭后微偏北行。二十里 ,托和拉旦达坂 ,斜上至巅 ,约七八百尺。细沙涩轮 ,马行甚缓。逾岭 ,即拜城界。岭巅有拜城税卡 ,并小店一

家。当道树木栅,设关门,以稽征往来商贾,西来所仅见者也。过此,地势渐旷,一望戈壁。四十里,大坂,破店一家。四十里,和色尔驿,旧名赫色勒,唐时俱毗罗磧也。官店一,车店二,小店六七,附近农民百余家。住。是日行一百七十里,有支路至库车千佛洞及境内千佛洞与汉乌垒关故址。去年教育部创设图书馆,曾咨新疆省长,令行拜城知事,拓汉乌垒石刻^①,字迹剥蚀模糊,多难辨识。

六月九日 晴

上午七时,发和色尔,西偏北行。一里,渡和色尔河,即古龟兹西川水之东源也。水流其大,深达马腹,源出额什克巴什山西南麓及南麓,并西南流,受西北来之伯什克勒克水,经此西流,经千佛洞西,会西来之铜厂河,入库车境,为渭干河。经沙雅,下流入塔里木河。渡河西北行,沿道南北数里外,村庄不断。三十九里,赛里木,回语安适之谓,唐俱毗罗城,元梭迷国也。旧有回城,今倾圮。车店二,小店民居六七十家。道北有旧垒,道南有城墟,疑是唐城。附近农庄虽稠,而荒地尚多,若浚旧渠,引和色尔河余水来灌,则皆沃壤,惜地方官未尝注意也。护从在此小尖,尖后折正西行。夹道皆有农家,渐西距道渐远。二十五里,干河子东岸。八里,西岸。滩石密铺,如拳如卵,甚碍车行。过此,西偏南行。十里,道旁村庄渐密,杨柳绿阴,渠水溢流,足征繁庶。二十二里,官厅。知事冯德、回部贝子司的克来逐。五里,过一水,俗呼干河子,水深盈尺。闻盛夏时,北山雪消,水势更大。经苗圃,入县署,住东偏花园之平亭,树林荫翳,暑气为消。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拜城无城,县署为安酋帕夏礼拜寺所改,颇为修广。县存仓粮一万二千余石,中有经十余年者,不筹变价或贷出,为推陈出新之谋,将皆霉腐成废物矣。县属铜矿,现归司贝子承办,岁缴铜二三万斤。化炼皆用土法,需

^① 指《剑平国治关城诵》。石刻在拜城县东北约150公里的博扎克拉格沟口。

松炭极多,近矿之松斫伐早尽,刻须派民樵采于二三百里外,颇为扰民之政。若督民就矿植松,保护成林,十年以后,必足取用,而民受赐不亦多耶。商务皆在老八栅(即县署前大街),而新八栅则定期为市,犹关内各省之赶墟、赶集也。

拜城,汉龟兹国也。清乾隆(1736—1795)中,准回平,地内属,于拜城、赛里木城,均设伯克,隶阿克苏办事大臣。属温宿府。民国裁府,县仍旧名。东西七百四十里,南北六百五十里,有庄二十一。地居两山之间,气候稍寒,果蔬盐煤,皆足自给。菽麦杂粮,且输出于库车。南山产紫铜,昔时岁取十万斤,纳官铸红钱,钱四百值银一两。今则红钱停铸,改供兵器需用,缴额遂亦减少四之三。北山出铁为农器,铁厂四处,曰明布拉克山、曰提杂哈依胡山、曰塔尔齐山、曰呀色里敏山,向由乡民自行采取,出铁不旺,公家未收课金。县治不当孔道,故无富商大贾,民俗同于温宿。

六月十日 晴(傍晚微雨)

上午七时,督查印花一周。商民虽尚有贴用,而鲜知其所以然者。九时,发拜城。西偏南行,道左有城墟,疑即唐之阿悉言城。道柳成阴,树下皆渠,饶有景致。七里,官厅。冯、司二君送别于此。二里,过水。二里,又过水,御者皆呼三道河,《新疆图志》作铁厂河。源出北山,绕拜城西南,复东南流,受流经拜城东之干河子水,下流入铜厂河。十五里,二十里两庚,夹道有数居民。过此折正西行。三十里,四十里两庚,即沙哈尔庄。道旁无人家,附近农民二三百户。自此迤西,道北弥望皆戈壁。二十五里,黑米孜,官店一,车店一,民居数家,附近农民约三百户。某乡约于此备茶尖。二十五里,铜厂河,即古龟兹西川水西源,源出木素尔达坂。上流曰木杂拉特河,下流曰渭干河。渡口河幅广二里余,水流甚大而白浊,歧为四派。有官设向导领车以过。有一小水自西南来会,水色黄浊,其合流处,二水判然,如泾渭之可分焉。二十五里,察尔齐,官店一,车店三,商廛民居一百一十余家,汉人三家,小教二家,余

皆缠民。有税卡,附近农民七十余家。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沿途道路平坦,除傍戈壁处外,道树多能成行,以荫行人。

六月十一日 晴

上午六时,发察尔齐。西偏南行,戈壁。辨机《西域行》屈支国(龟兹)西行,经沙碛,至跋禄迦国(姑墨)。其小沙碛,即此戈壁。沙石阻轮,车行甚滞。四十里,滴水崖。午尖。官店一,民居三,官店对面山顶,宽平广数十丈,闻有废寺基址,山腹有泉一泓,铜厂矿夫,皆取饮于此。泉背泉左,皆有安酋帕夏建筑颓垣,询系当日营垒。沙碛迤南,小山绵亘,即产铜之楚午喀山。

拜城境内产铜之区有三:曰和色尔、曰浑巴什(俗呼下铜厂)、曰滴水崖(俗呼上铜厂),铜质之佳,滴水称最。惟环矿荒山,又无饮水,不若彼二处附近皆有村庄,采掘工人,极为苦累。夫上下铜厂,本为新疆铜厂之冠。旧章铜课摊征于亩税之中,泊设行省,始改征铜为采铜。其间办法递变,而弊害亦递深。初由公家贷发成本,责令铜户,按月缴铜,铜价极微,交不足额,(岁缴净铜十二万斤,每百斤发采价银十八两。)复令各庄帮贴雇夫采铜之费。其始但帮出铜费,而免其徭役,未为病也。未几官铜鼓铸日多,铜户力不能供,更派帮户出夫,入山采铜,民益不堪其苦。其董办之人,又不明化学,冶铜必用薪炭,于是铜夫之外,加派炭夫。光绪三十二年夏,新疆巡抚联魁,命停办以苏民困。是年冬,王树楠来藩西域,以拜城铜矿为新省第一利源,弊多而利亦多,听其旷弃,是因噎而废食也,乃具说帖坚请复办。巡抚飭下司道筹议。阿克苏道潘震,请略仿旧日征铜之法而变通之,责成铜户办理。勘矿委员刘澄清等,则请遴迁本地殷富缠民承办。拜城知县谈镇坤,则谓事归民办,招工实难,若仍摊派,复蹈前弊。莫若仍令本地富民承办,而分率铜户为之经理。如是则交相为用,两有裨益。故卒从镇坤之议,方拜城铜矿之停办也,议兴库尔岱山铜矿以济缺乏。库尔岱山者,当焉耆之东,矿苗森列浮露,入土不深。铜坯百斤中,含净铜百分

之六十七。山多胡桐及梭梭木 ,利于烧镕。自光绪二十三年试办之后 ,无人继作 ,至是始以拜城铜缺招商采办 ,而一试不利 ,改为官督商办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委知县杨 焜往监之 ,卒以民少佣贵 ,公司亏累而止。

尖后西行 ,仍多沙窝。四十里 ,盐水沟 ,即托和夸旦驿 ,亦产铜处也。荒店一家 ,拜城、温宿于此分界。自此入峡口 ,两旁悬崖峭壁 ,一线中通 ,曲折湾环 ,如行幽谷。峡长约三十里 ,疑即唐时姑墨石城。出山口 ,戈壁平旷 ,中逾一沟 ,莹白如练 ,仿佛上年过甘 ,观五泉山西龙口水之冰流。初疑山水成冰 ,近凝视之 ,乃知山泉注地 ,地中浮出之白硷也。三十五里 ,求里塔黑大坂 ,流沙益厚 ,路又上坡 ,车行甚艰 ,曳马皆喘 ,数步一息。时已二鼓 ,余渴欲饮 ,乃易骑行。十五里 ,哈喇玉尔滚驿。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唐书》贞观十一年 (637)阿史那社尔讨龟兹 ,其王走拨换城 ,即此。官店一 ,车店二 ,民居十余家 ,附近农户颇稠密。官店中有古柳一株 ,老干槎桠浓荫数亩 ,土人多悬红布其上 ,祈祷甚虔。其地有二捷径 ,南行六日达和阗 ,东行二日达库车。皆乏水草 ,惟冬令雨雪时 ,可裹粮啣雪 ,骑行以达。

六月十二日 晴

上午七时 ,发玉尔滚。西行 ,路多流沙。三里 ,阑干 ,言小店也 ,居民十余家。三十里 ,鸟落呼雅沟 ,《新疆识略》所谓阿尔巴特河也。十里 ,野克铁坎沟。十五里 ,亦克其沟。皆入阿尔巴特河 ,北流渚为哈喇布拉可湖。二里 ,札木台 ,蒙语呼道路为札木 ,言地当孔道也。午尖。官店一 ,车店三 ,商店民居四五十家 ,附近农民二百余户。东偏北行 ,有路越冰达坂达伊犁 ,为昔天山南北联络四间道之一 ,迄今犹为商旅通途 ,里程详后。尖后仍西行 ,渡亦列克河。十五里 ,阑干村 ,小店民居三十余家。复过拍莽河。阿吉里克河、哲依托拉克河与上亦列克河 ,皆源出南山 ,北流 ,灌溉地亩 ,分入哈拉布拉可湖与哈拉和立湖。二十里 ,西莲池村。环道居民四

十余家 ,其乡约于此备茶尖。过此 ,村庄渐稀 ,戈壁平阔。二十五里 ,阿阑干 ,夹道小店居民四五家。由此分路 ,西南沿电杆行 ,十五里 ,毛陆拉村。二十里 ,阿克苏城 ,沿途皆戈壁。大道仍西行。十八里 ,上卡坡 ,道旁回墓峨峨 ,殊壮观瞻。较蒙俗不葬其亲 ,而投畀鸟兽食啄 ,谓之天葬者 ,文野又迥别矣。过此下陡坡 ,入土峡 ,两旁壁立 ,高四五丈。半里 ,坡始尽。折北折西 ,经旧回城。街市丛密 ,人烟辐辏。入东门 ,住县署。是日行一百四十里。沿途皆在高原中行 ,且多流沙。连日以来 ,湘军所植道柳 ,除戈壁外 ,皆连绵不断 ,枝拂云霄 ,绿荫行人。城东数十里 ,茫茫原野 ,上覆流沙 ,下皆土壤 ,周广约百余里。苟从北面哈拉和立湖开浚大渠数条 ,引以灌之 ,数年后皆沃壤也。

温宿 ,故巡检治所 ,属温宿州辖。前清光绪二十八年 ,始升为县。民国因之。东西三百二十里 ,南北六百五十里 ,有庄十。旧回城殷富 ,有市列 ,缠民九万余。牛羊马之革 ,西输俄罗斯 ,羊毳西南贸英吉利。染毡旄旂 ,东贾迪化。而俄商自其国运藻布及缠民所服用磁髹杂器 ,一岁所获 ,恒倍其值——南疆大市场也。玉尔滚出铜 ,城北出盐、铁 ,出煤。其盐甚洁白 ,故取之者众。郡王哈的尔者 ,缠族也。其先霍集斯 ,以擒达瓦齐有功 ,复从征西四城 ,累封至贝勒 ,加郡王衔。四传至迈玛第敏 ,无嗣。清光绪中 ,始得系出迈玛第敏之哈的尔者袭焉 ,今所称回王者也。

附 :冰达坂里程

自札木台折北行 ,微偏东 ,戈壁 ,可行车。一百里 ,盐山口 ,即阿尔巴特驿。其地产水晶盐 ,味纯质佳。由此渡阿尔巴特河 ,亦曰阿察哈喇河 ,唐之拨换河也。六十里 ,黑不拉村 ,居民十余家。二十里 ,可力峡 ,即和约火罗驿。有卡伦 ,齐山砌墙 ,绝胜关隘。由此过横流水沟三道 ,又经半山 ,斜险石路 (约二十里) 。六十里 ,图巴

喇特，《舊書·地理志》之大石城也。过此，均乱石险途。六十里，瑚斯托图海。由此过大河水沟无数，乱石塞道，触碍马蹄。白龙、黑龙二山，左右夹峙，相距近处仅数十丈，木素尔河流经其中。八十里，塔木哈塔什。驿南五里，有水自西来，其色如墨，名黑龙口。与白龙口水会，是为木素尔河。渡河，即冰山口。由此行冰路百里（冰梯），雪路三十里，上山脊三十里，平路二十里，共一百八十里，至黄草湖，即噶克察哈尔驿。其行冰梯，人马踉跄上下，冰之消长无定，梯亦随之迁移。山顶有池，在冰不冰，殆热海耶？过此，即伊犁镇守使署直辖厄鲁特营牧地。树木弥望，路势稍斜。六十里，阿仁墩，即阿东格尔台。过此均行树林中，有石斫险途，约长十里，俗呼天桥。六十里，杓梯，即沙图阿满台。过此，即入坦途。八十里，特克斯台，再渡特克斯河、喀喇乌苏河、伊克华诺辉河。一百二十里，霍洛海台，亦作和约火依。过此经旧铜厂，过温都布拉克河。一百里，布噶尔即博尔台。八十里，索果尔台。九十里，海努克台，出蒙古游牧，入锡伯营界。九十里，巴图蒙河台，渡伊犁河，入绥定县境。四十里，绥定县城。自温宿札木台至绥定，共程一千二百四十里。又特克斯台、博尔台、霍洛海台、海努克台均有通伊宁支路，惟自霍洛海台直取海努克台以达，较为直捷。夫冰达坂一路，为今天天山南北联络惟一之间道，艰险阻绝，古今一辙。经其途者，无不心悸。《西域水道记》、《勘界日记》、《回疆风土记》^① 诸书言之尤详。

六月十三日 晴

温宿城周约三里，筑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商务皆在东关、北关一带，俗呼回城，（即旧回城，已圯。）极其繁盛，阿克苏统税大

^① 《西域水道记》，清徐松著。《勘界日记》，清沙克都林札布著。《回疆风土记》，清七十一（椿园）著，系其所著《西域闻见录》中的一种。

局实设于此,非在阿克苏县城也。汉人四十余家,回民一百二十余家,俄商四十余家,英商十余家。英俄皆有商约,恒出手条包庇华税,税局交涉,颇形困难——南疆各城多类此。上午督查印花,皆新贴者,且未合法。绕途往观温泉,泉在高崖之麓,湓涌而出,水流颇大,清冷甘冽,并非温泉,特以县名名之耳。泉下驛方池,围以栏杆,上盖亭榭,景致清幽。城厢人民,多饮此水,某观察泐有碑记。泉上崖腹,为龙王庙,架梯构屋。清同光间,广东提督张曜用兵南疆,特建此以供宴饮游观之乐。昔有三层,闻极壮丽,今存一层,且就颓圯。崖巅亦有屋宇二层,旧为营盘所在,俯瞰全城,控扼形势,现空无兵,幸在承平时也。县境逃哈尚有四百余家,(上年俄哈入境,多携鸦片,此间某吏尽收买之,运售甘肃,获巨利。)偷牛盗马,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俄商约复出而庇护,缠民受害甚烈。近日俄属哈喇湖来信云,有逃哈四五百人远牧,俄兵围而枪杀之,不讲人道,于斯为极。在华逃哈,故皆裹足不前,当局撵哈又生一番挫折,沿边人民,又多一番痛哭矣。上年哈喇湖滋事,俄人谓为通干主谋。(即陕甘回民从白彦虎叛逃之俄,俄人安插于哈喇湖一带。清廷屡次要求引渡,俄皆拒绝。)此次收回逃民,拒通干而不纳,有至其地者,辄诛杀之。伪托为汉人,则食以猪肉。(回教禁食豕肉,有宁死不食者,此次则多大嚼而归。)此种乱民,正《诗》所谓:“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弗受^①”者也。城东北二百里,盐山口,深谷纠纷,层峦峭壁,满目赤壤,绵亘百数十里,高五六十丈不等。山左迤东,为可拉阿瓦提,产盐,莹洁若水晶状,俗呼水晶盐,味正质坚色白。其中偶结一枚,如雪附冰者,名为盐根,更属莹洁。自麓至巅,上面浮红,下即盐片,每片重五六十斤,不需熬炼,细研即足供食。

下午三时,发温宿。出东门,折南行。十五里,入阿克苏境。

^① 这里所引的,是《诗经·小雅》中《巷伯》篇诗句。

十五里 ,入阿克苏北门。住劝学所。是日行三十里。沿途左傍高崖 ,恍若城垣 ;右有长渠 ,溢流泛涨 ,官柳连绵 ,稻田弥望 ,景致佳幽 ,埒于江浙。惟土厚尘深 ,飞若浓雾 ,曳马为遮 ,车幕皆黄。人乘其间 ,气闷欲死。知事金树仁、统税局长许汝霖、道尹刘长炳、协台谭迪安、游击廖正科后先来会 ,酬应频繁 ,颇以为苦。自库车至此 ,计程七百五十里。

阿克苏 ,故阿克苏回城。汉为姑墨国 ,常服龟兹 ,永平 (58—75)中 ,汉使班超屯疏勒 ,龟兹王建数与姑墨攻疏勒。章帝初 ,超发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 ,攻姑墨石城 ,破之。和帝时 ,姑墨、温宿 ,随龟兹降汉 ,西域始平。自魏至元魏 ,皆役属龟兹 ,其后卒为龟兹所并。唐太宗时 ,阿史那社尔讨龟兹 ,王走拨换城 ,拨换即姑墨也。唐平龟兹 ,以姑墨为姑墨州 ,隶安西都护府。其北为跋禄迦小国 ,汉姑墨旧国也。宋南渡后 ,属西辽。元太祖时 ,为别失八里地 ,以封宗王阿只吉明。永乐 (1403—1424)中 ,其酋歪思西迁 ,其地遂为回部。与乌什、叶尔羌、喀什噶尔号四大回城。清兴 ,地内属。开省 ,初置温宿直隶州 ,嗣长府。民国裁府 ,改今县。

阿克苏 ,居南疆之中 ,泉甘而气和 ,形势便利。东西二百六十五里 ,南北五百一十五里 ,凡三乡 ,有庄十二。其民杂居三种。缠回为土著 ,其人劬于农 ,秉耒者二万余户。稻米之肥甲于诸部。

六月十四日 晴

住阿克苏。上午 ,督查印花 ,多临时粘贴者。今日为本城八栅 ,北关一带 ,人山人海 ,百货云屯 ,极其热闹。八栅者 ,缠俗商场之称 ,犹东南各省之赶墟赶集 ,满、蒙、直、晋之赶庙子也。下午 ,刘道尹招饮。刘曾任阿尔泰办事长官两年 ,当嘱渠摘抄阿山要稿 ,备充参考。席设道署花园一觉亭中 ,值兹初夏 ,百草皆青。又有驯麋 ,鸣声呦呦 ,颇多乐趣。此地游观之所 ,共止三处 :一道署花园 ;二苗圃 ,皆前任朱凤楼道尹所辟治 ;三县署花园 ,则金知事所经营。亭榭荷池 ,布置尚佳 ,惜树木花草太少 ,不足供人留玩耳。又有车

店二家，一曰德胜，一曰裕昌，恒寓缠妓，备解旅愁，色艺闻均可观，亦南八城所稀见者。县属土产，稻米为最著名。米质之佳，甲于行省，虽安徽芜湖、甘肃甘州之最精者，亦弗能逮。颗粒长肥，洁白柔软，殆类暹罗、日本所产。商民购米，温宿较阿克苏为便，价亦较廉，以环回城及旧汉城西、南、北三面，皆稻田也。阿、温两属地亩，多资瑚玛喇克河水以为灌溉。是河源出木素尔达坂，上流河身陡峻，水流湍急，夏秋冰雪消融，水更盛涨，岸皆沙土，容易冲决，泛滥之灾，在所恒有。每年夏初由两县派遣民夫（每日各二百人），前往修整。障川而南，约需万工，始克竣事，颇足累民。今宜宽筑河堤以厚其力，夹树杨柳以固其基。工程虽巨，一劳永逸，人民鲜岁修之苦，官中省督催之劳。勿以民怨为难，因陋就简，而不为根本上之解决也。此间金融，白银一两，兑红钱三百二十文（合银八钱）。红钱四百文兑天罡一十五枚。（一枚重六分二厘五，银质，法定值红钱二十五文）。辅币价格，恒视本位币之高。辅币之中，小者价格又视大者为高。阶段显然，其数递减，此东西各国所无，而关内各省所罕闻者。究其原因，则民智卑下，无鉴识贵金属之知识，铜质红钱，辨别较易故也，而权量称呼，亦属特别：十六斤为一恰纳，（亦有十二斤者）十恰纳为一塔哈。塔哈，缠语口袋也。恰纳、塔哈，求之实际，不见其物，仍以斤秤为准。殆犹关内各省之称若干升为石，若干斤为引，若干斤为钧之类耳。阿克苏旧城周一百四十丈，只东西南三门。现城周九百五十九丈，辟四门，筑于前清光绪九年。离城根百步，周围环有子墙，子墙下即濠沟。汉商皆在城内，北关则皆缠商。英俄商共二十余家，商务逊于温宿。其西二百四十里为乌什县。

乌什本汉温宿国地，国小常服属龟兹。汉明帝时，班超破姑墨石城，于是因龟兹降汉。元魏后，并于龟兹。唐贞观中，平龟兹，以温宿为温宿州，一曰于祝，隶安西都护府。宋南渡后属西辽。元明为别失八里地。清乾隆中内属，为回部霍集斯世居之地。旧有城。

现城曰永宁，周二里六分，系乾隆三十一年所新筑者。光绪九年置乌什直隶厅。民国改为县。东西一千一百八十里，南北三百七十里，有界牌五，卡伦十二，庄二十七。初，乌什缠民逾万户，赖黑木图拉之乱，糗弥无子遗。旋徙喀什噶尔、英吉沙尔、阿克苏、叶尔羌、和阗等处回民实之。而布鲁特两部之在沙图与巴什雅哈玛两卡伦外者，其族尚蕃多。每岁暮春，驱牛羊驼马，游牧苴泽，卓帐以居，至秋末乃归。汉民、汉回、安集延，合之亦千数百人。然回多置田产，长子孙，余皆用末作自给。其地南慎喀什噶尔河，西挟葱岭，因山为城。跨重茆，带长流，形势为四城冠。物产之饶，市廛之盛，不逮温宿。然皮岷旃布，铜铁麦谷，东贾阿克苏，西贾喀什噶尔。而邻国之中贾，关内之裨贩，亦多有至者。八栅之日，百货纷陈，巉良杂僇。利赢之优，往往什伯焉。

六月十五日 晴

上午九时，发阿克苏。出南门，南行，过渠桥。二里，白云观，刘、谭、金诸君，送别于此。西北多崇佛教，新疆又属回部。度陇以来，沿途所见，栋宇辉煌者，佛宇居十之六七。入新而后，其建筑高耸者，类皆回族礼拜寺所存。羽流道院，此为初睹。地势宽敞，房舍修饰，亦阿克苏近郊游观佳处也。三里，过图南桥。渠水甚大，宛然小河，或谓即阿克苏河正流，《新疆识略》所谓楚克达尔河也。桥西有税卡，居民数家。过此未几，前面大车三十余辆，马车轿车数辆，浩浩荡荡，尘土蔽天。询系卸疏附知事马绍武回省。阔哉知事！可谓满载而归矣。十六里，过阿克苏河。源出俄疆乌鲁山，东流，入乌什境，为其希布勒孔盖河；又东，受玉簪水、别垒水、雅满素水；又东经毕底尔卡伦，为毕底尔河。又东，沙图水南流，经胡什奇山为胡什奇河，自北来注。又东北，歧一支流，经乌什城北，曰托什罕河，洒为数支，俱东北流，寻复合而东南流。毕底尔河自西来汇，又东流入温宿境，曰阿克苏河。又东分支南流，为艾柯尔河。又东南流，曰浑巴什河。正流则东南流。有源出木素尔达坂西南流之

瑚玛喇克河,自西北来注。源出温宿西北乔塔山谷中之汤那哈克河,自北来注。又东于阿克苏境,右与浑巴什支流汇,曰哈拉塔勒河。又东与葱岭北河会,入于塔里木河。渡口歧为数派,水流皆大,正流支派,莫能确指,土人则均呼为浑巴什河,以其附近有浑巴什庄也。闻至夏秋之交,冰消水涨,则须乘船以渡。今日水势尚少,只及马腹,仅用导者牵车而已。清道光六年张格尔之乱,掠西四城。扬威将军长龄,率兵至阿克苏,御之于浑巴什河,贼军败退,即此河也。三里,河滩尽。十八里,四十里店子,车店一,民居十余家。过此,偏西行。十里,浑巴什驿,夹道居民数家。无店铺,驿舍亦圯。二十二里,来苏桥,俗呼三道桥,上年朱凤楼饬民重修者也。其下渠流甚大,灌溉之利甚溥。十三里,阿音柯,车店四,商铺居民约二百家,附近农民五六百户,乡约某于此备茶尖。有支路二:一南行八十里,至羊瓦里克庄;一东南行四十里,至浑巴什庄。皆人烟稠密之处。尖后仍南行,微偏西。三十里,萨伊里克。官店驿舍俱倾圯无存,车店一,民居十二家,附近农民约二百户。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七里。沿途道柳成行,渠水交错,良田万顷,村庄稠密,饶有江南风景。惟风大尘扬,颇为闷人。

六月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发萨伊里克。南行,农庄相望。二十里,皇工,夹道居民小店七八家。过此树木渐少,弥望皆戈壁矣。二十五里,沙井子,车店民居,共六七家。天气甚热,下马休憩。午尖后,折西南行。沙碛返热,车扬尘飞,汗流不息,甚觉心烦。十里,乔里呼图驿,破屋数院,塌墩一座,电杆一堆,寂无居人。三十五里,色克索尔里克,俗呼腰站子,荒店一家。阿克苏、柯坪于此分界。引领前望,道旁电杆,愈远愈低,以至于无,此又陆地瀚海见地圆之确证。五十五里,齐兰台驿。住。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官店一家,颓不可住,车店民居,共三十余家,有阿克苏所设稽查往来洋商司事一名驻此。国势太弱,亦有名而无实也。饮水极苦咸,夜间饮料,尚

自十里外山泉驮来 ,然味亦苦 ,不过较市间涝坝水稍好耳。市中居民壮者 ,刻皆赴距西南三十里许库尔地方种田 ,至秋收后 ,方回开店。市西有刘襄勤用兵南疆时 ,及安酋帕夏所建废垒。今日所经 ,戈壁平旷 ,上虽流沙 ,下皆土壤。若自浑巴什河开渠引水灌之 ,必皆可垦而种者也。

柯坪 ,故柯尔坪回庄 ,距此一百八十里。清光绪二十八年设为防县丞 ,隶温宿州。民国成立 ,裁佐贰 ,归阿克苏直辖。三年 (1914) ,规复县佐 ,议别置。今年春 ,委李德良来 ,部署一切。其辖境东西四百八十里 ,南北四百里 ,有庄十四。除阿碛六十余户 ,齐兰台数十户外 ,余转环治而居。产小麦、青梨、杏、枣、瓜、棉。其民多力农圃 ,务薮牧 ,俗尚同阿克苏。境内有布鲁特游牧种民 ,皆归乌什管辖。无城郭 ,无邮政 ,无汉民 ,无日用杂货店铺。衙署所需食物 ,皆须赴阿克苏采购。有国民学校一所 ,有粮八百余石。境内斥卤之地 ,十居六七。盛产盐 ,而居民千余户 ,皆尚食馕饮水 ,佐以瓜果桑葚 ,不为羹 ,故弗用盐。或做抓饭 ,用亦无几。邻境温宿、喀什一带 ,产盐多且佳 ,故柯盐无运销境外者。

六月十七日 晴 (大风 ,尘土蔽天 ,面不见人)

由此至巴楚九台 ,中有沙窝数十里。日行天气炎热 ,人马皆易疲困 ,必须午后启行 ,渐行渐凉 ,方不苦乏。下午四时 ,发齐兰台。南行五里 ,有歧路。折西则经阿碛小站至柯坪 ;西南则道黄草湖至九台 ,为行弓弦 ;正南则渡乌兰乌苏河至九台 ,系统弓背 ,且无腰站 ,曩以黄草湖夏间水势漂散 ,路苦泥淖 ,不便行车 ,恒多出于是途。近年以来 ,黄草湖鲜有水患 ,旅人多由弓弦不绕弓背 ,以弓背远二十里也。五十里 ,夹道废屋数家 ,询系色瓦特驿 ,即十二台旧址 ,以乏水草 ,早将驿舍移近玉河之南 ,此处遂无居人。巴楚、柯坪于此分界。十里 ,黄草湖 ,小店居民共七八家。过此 ,即入沙窝。大风竟日 ,流沙填道 ,行未数里 ,即迷所向。既无日影取准 ,又无指南针辨方。冥行移时 ,始合大路 ,殊觉危险。五十里 ,十一台 ,即雅

尔库图克驿,译言远地有井也。官店一,车店居民共八九家,抵此时已夜十二时,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途中遇大风,行沙窝,车中尘土,厚积寸许。取镜照颜,状如古庙颓废之土木偶像,且笑且怜。饮水味甜,不似前昨两日之咸苦涩口矣。有歧路,北行一百里至柯坪阿碛。

六月十八日 上午阴,下午晴

午后三时,发十一台。西南行,道旁胡桐红柳,丛翳连绵,人行其中,不觉暑气。间有沙窝,亦非长途。胡桐老干,裂皮溜汁,俗呼胡桐泪。缠民有“胡桐泪,车夫买”之谚,谓其能医马腹疾也。五十里,十台,即车底库勒驿,车店民居共十余家。距此东南百余里,近年新辟一庄,名夏和尔,译言其地低洼也。垦熟之地,已报一万三千六十七亩,未及荒地数十分之一。目前居民虽只二百余户,将来未可限量。盖巴楚土地本腴,惟居葱岭南北二河下游,历苦水乏。前知事卢殿魁,乃于其地新开大渠,导玉河(即叶尔羌河)余水北流,分灌地亩。玉河源远流大,余水极多,故远近农民,咸携锄荷锒,前往垦辟。二年之间,遂成聚落。再逾数年,闻可别置一县或县佐云。其地东距沙雅县城,马行二日可达,惟无水草,须冬令裹粮啮雪而进。茶后复行,沙窝迭见,车行甚缓。三十里,唐托古拉。译言胡桐树窝也。附近农民一百余家,亦系新垦之庄。十五里,阿和旦木,道旁农民数家。过此村庄稠密,鸡犬之声相闻。二十里,九台,即图木舒克驿。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五里。官店一家,民居商铺六十余家,汉人八家,附近农民三百余户。旧设有汉语学校,今停未办。驿在图木舒克山口,倾圯已久。山腰有废城,俗呼唐王城,土人曾于其地掘得开元钱,相传为西辽鹰州,载籍无征也。

六月十九日 阴(傍晚雨)

下午三时,发九台。西南行,南山绵亘如带。六里,图木舒克山嘴,颓垣一片,询即图木舒克驿舍废址。过此,灌木红柳,入眼不断。红白草花,异香扑鼻。三十四里,阿夫麻札,夹道居民六七家。

十里,西山尽处,山巅有土台,上插木杆,悬兽尾白布。山麓有形如马迹者二,宽约丈许。土人云:回教圣人曾登此山,故留蹄痕。荒诞不经,不辩可知。折行草湖,村庄遥遥相望。三十里,八台,即察巴克驿。译言园子四处也。大雨如注,不可前进,乃住于此。是日行八十里。道途平坦,车行甚疾。市廛与附近民舍,共有二百余家。清曾于此设汉语学校,今停闭矣。道南有麻札山,相传为回祖艾孜而里木得道之所。昨今所经各台,其数为逆。盖以清乾隆时叶尔羌(今莎车)驻协办大臣玛喇巴什(即今巴楚)归其管辖。故台起莎车,自南而北,自西而东,亦犹伊犁军台,一、三、三、四皆由惠远方面算起也。

六月二十日 上午晴,下午雨

上午七时发八台。西行,芦苇弥望,宛然绿畦。三十二里,阑干,夹道居民数家。二十里,尤黄托和拉克,附近农民三十余户。过此,桤柳夹道,阡陌连云。十五里,知事章绶荣、游击马致和来迓。三里,过桥,入东关八栅,桥下即葱岭北河,俗呼洪河,水流甚少。葱岭北河,亦名喀什噶尔河,二源并导,皆出葱岭。一源出帖列克达坂东格尔玛达坂,汇为廓克苏河。又东,三峰黑子冷苏来汇,为奴拉苏,即赫色勒河,是为乌兰乌苏上游。又东,依尔克什他木河,自南来注。又东,柯希额得克苏水,自北来注。又东,业干河,自北来注。又东,萨乌雅河,汇玉区塔什水,自北来注,为得尔必楚克河。一源出喀喇库勒之北,东流,为阇拜里河。又东,为玛尔堪苏河,和色尔河自西南来注。又东,为乌兰乌苏河;又东,铁列克水;又东,麻喇托海水;又东,阿其贝利水;又东,别什托海水;又东,坎素水,均自北来注。又东,库斯浑水,合喀喇克玛匝尔海水,自西北来注。又东,阿依河,自东而南来注。又东,木什水,自北来注。又东,过疏勒县城,为喀什噶尔河。又东,图舒克塔什河,合伊兰乌瓦斯河,自北来注。于疏勒、疏附境内,洒四大渠,分荫地亩,曰牌素特、曰和色尔布依、曰赛尔满、曰阿尔瓦特。又东,入伽师县境,出龙口桥,分支为洪水河。又东,入巴楚县境,又东,与洪水河合。其北河故道,在洪水河

北断流已久。又东过巴楚城北,又东折而南流,入草湖,经大戈壁,与葱岭南河会。二里,八栅尽。进东门,住学校。是日行七十二里。

巴楚为南疆四达之区,历代视为重镇。西抵喀什,南达莎车,皆于此分途。其至莎车之路,出南门南行,三十里,乌恰力克。三十里,六台,即吉格达沙玛里克驿,吉格达,译言沙枣也,居民二十余家。四十里,栽邑,地势低洼,夏秋常成泽国,车马难行。折西南四十二里,五台,即阿克萨克驿,苇湖夹道,居民十余家。清乾隆四十二年,叶尔羌办事大臣疏请于杨瓦里克造船六只,运粮至此储仓,嗣以水流多沙,易淤船运,寻罢。三十里,龙石庙,庙南玉河曲绕,时闻浊浪排空。折西,四十里,四台,即阿吉格尔驿,有草无木,居民三十余家。十二里,色里布牙,有草木,村舍二十余家,有海子,曰大器。三十里,伽蓝泊,自此行草湖中。五十里,三台。即迈里那特驿,有玉河渡船,树木稠密,鸡犬相闻,颇类东南风景。逾河南行,有支路。三十里,羊带里克。四十里,麦盖提八栅。其地杨柳夹道,地味膏腴,村舍鳞次,有市街七八条,商务之盛,人烟之繁,过于县城。大路仍向西行。三十里,阿瓦台镇,村树扶疏,市廛栉比,居民三四百家。五十三里,二台,即赖里克驿,居民二十余家,河滨有渡船。二十五里,牌楼,入莎车境。折南十二里,泽普勒善河河沿。五里,米霞八栅。折西南,二十里,满哈八栅。二十五里,头台八栅。三里,头台,即爱古特虎驿,译言其地有鬼魅迷人也。二十里,托胡列克八栅。二十里,科什巴思塘八栅。三十五里,莎车回城,居民三千三百余户。折西,六里,莎车县城。自巴楚至莎车,共程五百六十里。

巴楚因巴尔楚克得名,汉尉头国地。三国及北魏,属龟兹。隋为疏勒国地。唐为尉头州,亦曰郁头。宋属疏勒,又为西辽鹰州。元明为别失八里地。清朝三平回乱,大军均扼巴尔楚克,盖西疆要道也。清道光中,讨平张格尔始筑城。光绪初,刘襄勤克复全疆,更修治之。易以方砖,辟三门,周三里二分,即今县城是也。开省

后 ,置玛拉巴什直隶厅 ,嗣改巴楚州 ,隶莎车府。民国改为县。东西五百七十里 ,南北五百二十里。有大庄九 ,小村八九十。地当孔道 ,扼诸大国之冲。(温宿、尉头、疏勒、依耐、莎车。)延袤千三百里 ,洼卤少田 ,多胡桐桤柳。而叶尔羌、喀什噶尔两河 ,横贯东西 ,两岸多沃壤 ,可耕植。然春时水恒浅涸 ,入秋汹涨淤邦 ,往往坏堤 ,故常有水害而无水利。而铁里木华两庄 ,岁讼水以为常。故其俗无远谋 ,少积聚。地广人稀 ,一岁所获 ,独与各庄交易 ,有余以贾喀什噶尔。

六月二十一日 晴

上午赴县署就章知事宴后 ,至东关一带 ,督查印花。多有贴者 ,惟未合法。汉商八九家 ,回商七八家 ,英俄商十一二家 ,余皆缠民。商务较拜城稍盛 ,有统税局 ,电局与二等邮局。此间寄信去京 ,约须三月方达 ,包件则须半年。若信面书俄文 ,贴俄邮票 ,由俄道转 ,则二十六七天即到。不收包件。然非十分紧急事件 ,亦不必采此特别办法 ,坐令邮权丧诸外人也。土产大米 ,色稍逊阿克苏 ,而成饭为多。棉花不亚吐鲁番 ,而产额为少。铁里木华两庄出棉布 ,比于陕西三原大布。鱼较开都河所产肉为细嫩 ,惟尚不敌北涯。英俄籍民 ,在四乡种地者 ,达数十户 ,岁多诿为歉收 ,而不纳粮。地方官巽懦畏事 ,恒遂听之。噫 !长此因循 ,成为习惯。全疆历史上对于外国人民留保之土地课税权 ,恐将丧失于无形也。守土者 ,当缜密强硬以办理之。县在清末 ,曾有芦课。民国成立 ,随而废除。前年财厅令行规复。卢殿魁知事当以 '巴楚少水 ,现有熟地不敷灌溉。争水之讼 ,无岁不有。若规复芦课 ,则刻纳课人民 ,势必争水以溉芦苇荒滩。水量愈小 ,恐碍熟田 '备理由 ,呈复免办。就巴楚现势言 ,似不为未见。然宜从开渠浚淤 ,引水积水诸方面着想耳。巴楚地势低洼 ,又当葱岭南北两河下流冲路。春间农作 ,上游节节堵截 ,水不下泄 ,几若旱海。秋季农毕 ,渠水涓滴归河 ,汗漫横流 ,又成泽国 ,当有水患而无水利。议者谓宜于迈那特与赖里克

两驿地方 ,开渠引水导玉河 (即叶尔羌河)北流 ,以开各路水源。于苏沙湖、故海子、咸海子、洪海子诸处 ,开渠设闸 ,积受上流秋冬余水 ,以备次年注放。双方进行 ,则熟地不忧无水 ,而荒地亦可广为垦辟矣。境内地味异常肥沃 ,闻诸老农 :铁里木华、却古恰克一带 ,下种一石 ,能获一百石云。县境清末民初 ,赌风甚炽 ,城市乡庄 ,皆设必石场 (赌场之俗称) ,名为官赌。呼朋引类 ,殆成匪窟。嗣经数度严惩 ,其风始息 ,而民业以安。麦盖提庄纳粮额地一万余亩 ,经刘人岑清丈 ,实八万余亩。又阿瓦台某庄缠民 ,有尧乐阿奇一户 ,粮册地仅六百余亩 ,经李湜清丈 ,实四千余亩。又距阿瓦台庄四十里 ,有新开八栅 ,曰阿哈墩 ,现岁征牲税银一千二百两。皆未上闻 ,备增国库收入。下午马游击招饮 ,三时席散 ,启行。出南门 ,折西行 ,继微偏北。渡葱岭北河 ,河幅窄小若沟渠 ,盖北河水流以沿途开渠 ,引灌地亩 ,愈至下游 ,水势愈少 ,故流至巴楚城东数十百里 ,已成干河。三十里 ,牛圈子 ,苇湖曲绕 ,居民数家。四十六里 ,屈尔驿 ,四围有树 ,居民二十余家 ,车店三 ,官店已塌。住。是日行七十六里。沿途胡桐低树 ,夹道连绵 ,适值雨后 ,尘土较少。

六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七时 ,发屈尔盖 ,西行。五十五里 ,卡拉克沁驿 ,居民一家 ,破屋六七 ,驿舍官店 ,皆已倒塌。二十五里 ,通干麻札 ,居民十余家 ,废院数圈。十里 ,恰墙 ,无居人 ,巴楚、伽师于此分界。十二里 ,嘉玉昆 ,农民八家。十八里 ,玉代里克驿 ,车店四 ,官店已塌 ,小店五 ,民居三十余家 ,附近农民二百二十余户。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驿南有大草湖 ,弥望无际。驿北数十里外 ,有远山 ,东西绵亘。市民以苦无饮水 ,连日在草湖中到处掘井 ,未达泉源 ,水味苦咸 ,实不中饮。今日市中值八栅 ,乡民皆来交易 ,颇形拥挤。

六月二十三日 晴

旧历端午节也。去年今日在广东肇庆 ,居国之极南。今年今日 ,来新疆喀什 ,居国之极西 ,相去盖二万里云。下午一时 ,发五代

里克 ,西行。三十里 ,昆嵌把 ,居民二家。五十里 ,厂子 ,即雅素里克驿 ,居民三家 ,废屋数院。二十里 ,哈喇玉尔滚 ,民居七八家 ,夹道若街市。两端皆有桥 ,其下即红河所经。十里外 ,有农民百余户。二十里 ,龙口桥驿 ,驿在红河南岸 ,河幅甚窄 ,架桥处不盈二丈。官店一 ,车店一 ,民居五家 ,附近农民十八户。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乌兰乌苏河 (即葱岭北河) ,流经龙口桥东二十里 ,向南分支为洪水河 (俗简呼洪河) ,东流至巴楚城西三十里 ,潴为洪海。正流迤北纡回 ,经巴楚城北柏陌庄 ,东流至觉里孔山 ,始折而南。其分流处 ,可指而辨也。自巴楚以来 ,连日皆在北河北岸行 ,或远或近 ,均在眼底。河皆窄小 ,宛若沟渠 ,而红柳、胡桐 ,继续弥望 ,昔所称为树窝子是也。清道光七年 ,大军讨张格尔 ,自树窝子进剿。道光二十七年 ,上谕巴尔楚克为西四城门户 ,且与树窝子相连 ,地方紧要。光绪初 ,刘襄勤平定西四城 ,辟为驿路 ,避弧就弦。较昔年军台旧路 ,自巴楚至喀什 ,须绕莎车以达 ,共程一千三百三十里 ,今则直捷一半矣。

六月二十四日 晴

上午七时发龙口桥 ,西行。二十五里 ,腰站子 ,回语曰打夕 ,居民七八家。四十五里 ,英阿瓦特 ,官店一 ,车店四 ,居民数十户 ,附近农民三百余家。自龙口桥至此 ,尘土蔽天 ,窟窿满道 ,车甚颠簸 ,乘者苦之。茶尖复行 ,村庄相望 ,树木成荫。二十里 ,月引木七克阑干村。八里 ,阿喜克阑干村。十二里 ,英阿巴仁村。知事谈凤翼来迓。十里 ,伽师八栅 ,土人皆呼素巴特。住官店。是日行一百二十里。下午见客数辈 ,五时督查印花一周。伽师无城 ,商务多在南街西街 ,全市商廛居民 ,共四百余家 ,汉人六十余家 ,回民二十余家 ,英商一家 ,俄商四五家 ,余皆土著缠民。俄人在四乡种地者 ,皆缠民之入俄籍或安集延人 ,真正俄人无有也。县境今年升科下地九百八十六亩。有铅矿 ,在县东北六百余里可喜布拉克地方山内 ,发见于苏洪卡员许鼎铭。每人每日能取矿坯十余斤 ,可炼净铅五

六斤。山中收买,每秤(十六斤为一秤)值银一两一二钱,驮运出山,可增至一两七八钱。现只开挖一洞,面积尚不及亩。自上年四月起,征收矿税,值百抽五。由经过苏洪卡员代收。上年收数,不过数两。土产以棉布为大宗。销路及于俄属费尔干省。近以俄货不来,缠民仿印花布,自销自用,成绩甚佳。若从而奖励扩充之,未始非挽回利权之好机会也。县属北乡大阿图什及格达梁庄一带,地方辽阔,土壤膏腴。大阿图什人民,尚属繁盛,格达梁庄则极稀少。若就阿图什八册,旧马队营房,增设县治,正名曰阿图县,招徕缠民,广辟水源,尽垦格达梁之荒地,十年以后,必能渐成大县。又玉代里克东北五十里山麓有废城,东西南三面断垣,存五尺许,北垣圯尽。相其基址,宏阔类王府。按唐《西域传》:疏勒一曰砲沙,环境五千里,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伽师城^①。即此地也。

伽师,汉疏勒国地。唐为砲沙城,即阿摩支王所居者也。清光绪二十九年始置县。民国因之。东西三百四十里,南北七百里,有大庄四,小村一百二十余。缠民为土著,布鲁特、汉回皆侨寓者。其民务农,商工业次之。谷有小麦、包谷、胡麻、棉花,果有杏;江有布,每岁皆有出境者。其俗同疏附,而无其殷阜。

六月二十五日 晴

上午六时,发伽师,西行。三里,官厅,谈知事送别于此。七里,庆拉村。十里,乞月克村,渡乌兰乌苏河,有桥。十里,夏布訖村。喀什提督马福兴,遣营长马应征、安中杰来迓。十里,托什卡拉村。十七里,合簪可尔村。六里,克满村,过此入戈壁。十二里,入疏勒县界。十五里,雅满雅尔驿。午尖。有汛卡,官店一,车店二,居民三四十家,附近农民二百余户,为疏勒三大市镇之一。雅满雅尔河,流经驿北,水量甚深。唐景龙二年(708),突骑施酋长婆

^① 《新唐书·西域传上》:“疏勒,一曰砲沙,环五千里……王姓裴氏,自号‘阿摩支’,居迦师城。”

葛入寇 ,五千骑出安西 ,五千骑出拨换 ,五千骑出疏勒 ,郭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敢出 ,盖即此河。源出哈喇租库岭东 ,为哈喇租库河。又东流为图巴里克河 ;又东曰雅满雅尔河 ;又东南流 ,布伦可尔水自西北来注 ;又东为格斯雅满雅尔河 ;又东 ,倭仪水自西来注 ;又东 ,为塔什雅满雅尔河 ;又东 ,乌帕水自北来注 ,为泰里布楚克河 ;又东分两支 ,北支为罕爱里克河 ,南支为喀拉苏河 ,均伏于沙碛。按葱岭北河 ,旧说皆作南北二源 ,北曰乌兰乌苏 ,南曰雅满雅尔。今则雅满雅尔下流 ,不能达于乌兰乌苏 ,实质上仅存北源一源矣。然考玛尔堪苏一源 ,尚远于乌兰乌苏与雅满雅尔 ,自应列为一源 ,以合古籍二源之说。尖后仍向西行。四十里 ,羊达满 ,店铺民居三十余家 ,附近村庄稠密。乡约某于此备茶尖。十五里 ,过一大渠 ,入八屯境。八屯者 ,曰太平、曰安边、曰镇远、曰永丰、曰永定、曰得意、曰广济、曰平庆。初 ,清道光八年大军讨张格尔 ,随营来新之人 ,流落难归 ,官中设屯为之安置 ,无事听其耕种 ,有事入城助守。原设五百户 ,同治三年 (1864) ,安酋帕夏之乱 ,死亡十之七八。光绪三年 ,安逆平 ,经善后局清查原地 ,抚旧招新 ,日增月辟 ,现计七百余户 ,居然土著汉人矣。十二里 ,疏勒官厅。知事袁彦薰、道署财政科长彭维藩、营长马吉庆、马贵诸君来迓。袁知事邀住汉城 (疏勒县治) 。以总报告须在回城 (疏附县治) 缮就付邮 ,辞之。乃绕汉城东北隅 ,向西北行。四里 ,合出汉城北门大路。道树参天 ,绿畦弥望 ,路亦宽平 ,车行甚疾。十五里 ,七里桥 ,入疏附境。大桥二道 ,水磨林立 ,气象雄伟 ,足征繁庶。五里 ,疏附官厅。知事卢殿魁、协台林从文、都司马文澜、营长马应征诸君来迓。二里 ,进南门 ,住旧审判厅。是日行一百八十四里。自阿克苏至此 ,共程一千二百六十九里。坐未几 ,道尹朱瑞墀凤楼、电报局长胡俊、交涉局文案委员陶明榕先后来会 ,颇苦酬应之烦。

疏附 ,汉俶囊、乌即、桢中、疏勒诸城地。故回庄 ,清光绪九年置县。旧有城 ,乾隆二十四年重修。道光十八年 ,阿奇木早敦又拓

宽其西南。光绪二十四年,因协署在城外,复开西门,包以月城。周十二里七分,规模之大,过于省城。其辖境,东西九百九十里,南北五百六十四里,有大庄九,小庄百五六十,其民多山北杂种。山内布鲁特五部,曰胡什齐,其牧地东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百一十五里,辖游图五。曰冲噶巴什,其牧地东西六百四十里,南北二百五十七里,辖游图十七。曰岳瓦什,其牧地东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辖游图七。曰希克察克,其牧地东西五百四五十里,南北二百三十八里,辖游图七。曰奈曼,其牧地东西四百三十里,南北八十里,辖游图三。皆徙格尔(即蒙古包)牧葱岭。其侨杂错处,稗贩耕作,汉民、汉回,无虑数百户。而俄人徙自安集延、霍罕、塔什干等处,往往受田宅,长子孙。其逾葱岭而东,逐锥刀之末者,皆英人也。故言新省人类之杂厝,以此地为最。(清时喀什道署,设有九种语言译员。)其教殊,其俗尚亦异。地多磧卤,饶怪榆蓼苇。其沃壤嵒获,每岁小麦、包谷、稻米,率数十万石。而牛羊驼马,富者阡陌成群。瑰货雾集,华夷荧裊,迁引之盛,甲于南疆。葱岭之东,一大都会也。当全盛时,人习技巧,雕玉镂金之器,跨越上国。而习俗奢靡,多妓女,嫔歌舞。富家皆畜声乐,客至命酒,出以侑觴。然畏法,事官长如神明,不似库车以东,悍然鞞野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住疏附。上午偕烈夫赴各处报谒,在县署午膳。下午偕烈夫、镜蓉至城东北隅,访耿公井^①,并在高阜之麓,上下二井,皆方丈余。泉自井底涌出,泡涌重重若串珠。相传东汉耿恭师行至此,拜祷而得者。男妇吸取饮水,争先恐后。新染旧服,环而聚浣,污浊

① 耿公井,据《后汉书·耿恭传》:匈奴困耿恭于疏勒城,“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乃整衣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关于耿恭被困之疏勒,今地是否在喀什的疏附县,历来就有不同说法。

垢秽 ,几难近观。此宜饬民修理 ,多辟数井 ,若者吸饮 ,若者浣物 ,严为区别 ,方无碍于卫生。井背土阜 ,高殆十丈 ,上建楼阁二层。下层三楹 ,中祀文昌帝君 ,左祀刘猛将军 ,右祀耿恭班超。皆有塑像。上只一楹 ,崇祀奎星。凭栏遥瞩 ,城郊在望。城中街衢交互 ,麇肆纠纷 ,楼房层列 ,全疆稀有。郊外绿树成阴 ,良田万顷 ,行人往来 ,车龙马水。商务之繁 ,人烟之庶比于省城。故自汉唐以来 ,为西域建庭之所 ,今日犹全疆命脉所系。惟是强邻逼处 ,种性错杂 ,治理之难 ,什伯内省 ,守兹土者 ,当如何国而忘家 ,公而忘私 ,未雨绸缪 ,刻意经营 ,勿为异族所得 ,固我全疆门户 ,斯为尚矣 !入夜 ,彭科长送远东报一束来 ,逐一检阅。财政部以炼铜厂案 ,总长被押 ,次长逃匿。继任总长为李经义 ,次长杨寿楠。交通部以买机关车案 ,总长褫职 ,以次长权量代理部务。海军部以上海造船厂案 ,物议沸腾。国会慎重通过对德宣战案 ,遂遭冒称公民围攻聚殴 ,纷纷逃避津沪 ,不能继续开会。国务员伍、张、谷、程诸君 ,以乱民侮辱国会 ,相率辞职 ,致段内阁倾倒于无形。种种消息 ,光怪陆离。长此捣乱 ,国基何日始得巩固耶 ?为之长叹。城中缠商 ,富者首推裕三、玉满两巴依 ,资皆数百万金。次为伊敏、沙谓、儿克木三巴依 ,亦各数十万金。

喀什政俗及布鲁特风俗

六月二十七日 晴

住疏附。上午 疏勒袁知事来谈 ,谓前喀什道尹杨增炳 (杨省长胞弟)不歉于英俄领事 ,待僚属种种刻薄 ,公然吸食鸦片。杨省长迫于内外物论 ,乃易以朱凤楼。其时朱在阿克苏任 ,以办逃哈交涉 ,未能立即履新 ,命袁权代。而石村抗不交卸 ,袁说以大义 ,反衍之刺骨。以方面大员 ,省长介弟 ,而举动若此 ,乌足为群僚训邪。下午 ,督查印花 ,贴者寥寥 ,复多违章。随至蔚丰厚商业银行。行长云 昨接京行来电 称各处金融闲塞 ,暂停汇兑。又谓湖南汇汉 ,现银百两 ,须湘票银四百余两。似此 ,内地或有不静消息也。城中商务 ,最繁盛处为北大街、西大街、大寺前、布八栅诸处。北关外 ,则英俄籍商 ,错处杂居 ,陈肆而贾 ,俨同租界。英俄各有领事 ,统治侨民。俄领事设于清光绪七年 (1881)三月 ,署在北关 ,有领事官一 (现任名梅世臣) ,帮办领事官一 ,翻译官一 ,医官一 ,卫队武官一 (辖马队四十七名) 。而领事馆兼辖 ,尚有驻扎蒲犁武官一 (马队十六名) 税务官一。领事馆附属 ,则有邮政兼电报局 ,道胜分银行。英领事始于清光绪二十一年 ,原名驻喀游历官 ,宣统元年 (1909) 升改领事。署在城内 ,有领事官一 ,医官一 ,书记生一。而驻蒲犁照料游历委员一名 ,亦归领署兼辖。今领事马继业 ,出自曾文正公之婢 ,娴汉语 ,多机变 ,其头衔署总领事官。英在新疆设领 ,仅此一处 ,不知其所 “总” 何谓。

六月二十八日 晴

住疏附。上午偕烈夫、鶚秋、镜蓉策马出东门,游览香娘娘庙^①。(即清乾隆香妃。其历史详《清朝野史大观》、《清代轶闻》、《东华录》诸书中。)道旁渠水淙淙,田畴莽莽,庐舍重重,麻札累累。望而知为繁庶之区。十里至庙前,居民数十家,宛若街市。庙周有垣,妃陵位东北隅。上圆下方,墙皆绿色花砖,望若琉璃。鼎帨包以黄金,重五十两。宏敞壮丽,胜哈密回王陵寝数倍。中有坟墓数十,层叠环列。询守墓阿浑,香坟何在?皆莫能对。惟谓大者男坟,小者女坟,皆香妃亲属而已。当门左偏有废銮舆一乘,制作粗率,装饰俗陋,相传为乾隆所赐。有谓为香妃生时所乘用者,有谓为灵柩西还所驮载者。夫高宗在全盛之时,断不以此粗物赐彼宠妃,其为附会,不辨而明。闻有乾隆钦赐谕额一方,銮甲全幅,遍觅未获。询之阿浑,则谓谕额当帕夏据南疆时,为人取去。銮甲早经颓朽,不复存矣。陵之四隅,各有甬道,盘升屋顶,燃烛登览,鸟粪堆积,败瓦四散,不堪步履。四周各建小阁,宽广数尺,状若瞭墩,下视墙周低处,光洁可鉴,一尘不染。询系缠族妇女来兹祈祷,伏墙而哭,拂摩所致。俗传香妃灵异非常,无求而弗应也。又有大头羊触角,堆砌若塔,数之五六,则皆缠民用以敬神,渐积而成者。(大头羊产蒲犁山中,其角整圆,若南方水牛之角而小,缠俗习用以敬神祈禳。每对值银十两至二三十两。)陵之右偏北隅,有似陵寝之建筑,为妃父生诵经、死厝葬之所。其前礼拜场二,连结直列,建筑宏伟,拟于大内。再前为二涝坝,周百余武,绿水清碧,游鱼可数,环水古干,倒影分明。复有二三果园,环而错处,群花竞秀,清幽宜人,夏日避暑,最为合宜。喀什近郊游观佳处,此为第一。缠俗迷信香妃极虔,捐资作祀,岁有其人。二百年来,渐积渐多,故今

① 谢彬在其六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所记有关香妃(香娘娘)墓的情况,全出于亲见亲闻,而且是同类记述中较详尽的一种,历来颇有影响。除客观写下观感外,他并未确指香妃实葬于此。

庙产甚富 ,岁入可达万金。守庙阿浑 ,多至数人 ,香火之盛 ,冠于回部。上年有达杨氏者 ,携眷属六人 ,来自北京 ,自称系出香妃之兄 ,当日随妃入京 ,编入旗籍。回部王公年班进京 ,皆彼招待 ,为香妃嫡裔。呈诉官厅 ,欲尽攘庙产为己有。前疏附知事马绍武 ,判庙产为三 ,一归原守庙者 ,一与达杨氏 ,一留与现居北京者 (尚有五人) 。达杨氏不服判结 ,今犹争讼未休。游庙既毕 ,小憩于某果园 ,品茗消暑。傍午 ,始绕至北门外 ,参观玉满巴依轧花厂。规模宏大 ,有机器四部 (现有二部未用) ,发动皆用水力 ,每部日可轧花一万二千斤。技师为一俄人 ,装花亦用机器 ,惜以人力旋轮 ,未曾改用水力耳。进北门 ,经大寺 ,此间回民总礼拜处也。中建大庭三楹 ,每楹可容千人以上 ,庭前有大坪一 ,广数十亩 ,古树纵横 ,绿阴匝地。日午不暑 ,大风无尘。缠民无数 ,杂集其间 ,有伏卧于地面酣声如雷者 ,有斜倚树侧而施按摩手术者 ;有环坐一圈 ,中立一人 ,口讲指画 ,如汉沪京津之说书然者。形形色色 ,望玩有趣。大坪两旁 ,皆建廊房 ,间以百数 ,为缠民通人及厌世者虔心研究《柯兰》经典之所。旧寺在寺前左偏 ,今为津商同兴和购作商店。相传董福祥任喀什提督时 ,曾悬猪头其门 ,缠民弃之 ,改建今寺。游览一周 ,乃策马至道署 ,就朱道尹午宴。席东偏花园 ,房舍整洁 ,颇具欧风 ,亭榭数处 ,皆可坐玩 ,杂卉古杨 ,葡架莲池 ,野蔬洋花 ,配置咸宜 ,入新以来 ,所仅见也。入夜 ,瑞典教士传来消息 ,谓南方各省 ,反对对德宣战及阴谋复辟 ,预备宣布独立。英俄领署 ,亦接驻京使电 ,段内阁已倒 ,伍廷芳继任总理。盖喀什接近俄疆 ,有俄邮电可以利用 ,无华政府检查扣留之中梗 ,关内消息 ,传达比较省城犹快。

六月二十九日 晴

住疏附。上午 ,林协台招饮。喀什当清开省之初 ,驻兵三四十营 ,各营需要柴薪 ,皆由人民征采。行之数年 ,民甚苦之。旋议开办炭局 ,由官发价 ,掘炭代薪。办理未善 ,炭不足用 ,仍征民柴 ,迄于民国初元 ,易先俊长局务 ,极力整顿 ,兵亦渐裁 ,炭遂足用 ,且有

余以贾商民。定章百斤,运价五钱,山价一钱八分。售诸衙署,只取运价,商民购买,兼收山价。易以赔累,屡请辞职。今年,林从文来署协台,杨省长即委林兼办,现正交代一切。

此地西距俄属安集延火车站十一程,故自南疆往来京、津、汉、沪及湖南省,无不出于其途,盖亦交通孔道也。兹纪其程途于此,以供旅行之参考。由疏附启程,一百二十里,明约卡。一百里,安鸠安,地广而沃,水丰草茂。前知事马绍武于此开渠灌地,已勘荒熟,共获一万一千八百二十五亩,未清丈者,尚达万亩以上。缠布^①两民,竞相携未来耕,渐成聚邑。将来发达,可设县佐一缺。一百四十里,乌古莎路。一百二十里,乌鲁克卡。一百二十里,儿克斯塘,在达坂。俄于岭巅设卡,几禁出入。一百里,苦鲁苏,越小达坂二。八十里,克得古鲁什,逾大达坂,终年积雪。一百四十里,梭飞。一百四十里,克子古鲁干,过此路渐好行。八十里,古鲁善。七十里,考蓝。五十里,蓝疙瘩。五十里,码底。四十里,窝什,自此乘台车。一百二十里,安集延。(由疏附至此,每驮马一匹,运租五两,骆驼一峰,运租七两。若遇喀商运送输出货回驮之便,其租银较专雇为廉。)自此乘火车,北偏东行,一昼夜至塔什干。换车,三昼夜至吉聂聂。换车,西赴俄京圣彼得堡,东至中国满洲里,于此分路,宜加注意,勿误登车。自此折向东行,一昼夜又半日,至车里雅宾斯克。换车,经阿姆斯克、(每年旧历五六七三个月,有轮船溯额尔齐斯河达塞米及斋桑,再乘台车至新疆塔城。)诺夫尼克乃斯克,(有铁路南达塞米,俄名曰阿尔泰线。)共五昼夜。至伊尔古斯克,换车。经贝加尔湖、赤塔,两昼夜又半日,至满洲里。中俄国境于此分界,其地海关检查,非常严密,随带行李,自忖须报税者,宁予以少许税金,勿令查出没收。由安集延至此,计程十四昼夜,二等车价卢布九十二元。自满洲里换车,经海拉尔(有大山洞一,

^① 布,即布鲁特。“布鲁特”是清朝时对柯尔克孜(即前所称“黑黑孜”)人的称呼。

两端皆有俄兵，荷枪驻守）。一昼夜又半日，至哈尔滨，（东走海參崴者，换车向东行。）换车西南行。一日或一夜至长春，俗呼宽城子。由满洲里至此，二等车价卢布三十五元。自长春换乘南满火车，行十小时，至奉天，二等车价日钞五元十钱，三等三元四十钱。由奉天换乘京奉车，一昼夜至北京前门，二等车价华银十九元六角，三等十元零四角。由北京至汉口湖南，则乘京汉火车；至南京上海，则由天津乘津浦火车或海船。交通极其便利矣。

新疆布鲁特回部，以喀什为总汇。其种人，出汉乌孙、休循、捐毒诸国，散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蒲犁、叶城、乌什诸边境。其俗尚牧畜，事耕种，与缠回同教，而颇畏法度。问其家之富，则数畜以对。其牛羊重雪水饮，不雪，则延毛拉咒经。以绳系龟壳一，活虾蟆一，悬净水上咒之。龟背浸浸见水珠点，顷刻即雪，谓之下札答。有病者，毛拉褰之，屠羊于前，击鼓跳舞，谓鬼附羊身以灭。盖三苗巫教之遗也。其穹庐曰那哈阿依，木架毡毡，圆如覆罄。其壁衣之鞞丽者，以五色花毡彩丝缔之，富家一幕有费千金者。氍毹荐地，无床榻椅桌。值门置鞴灶，驾三足铁炉，谓之格尔加克。家长居其下，右处宾客，稚幼居门之左，仆役居门之右。爨则以粪代薪，汲水以羊皮袋，谓之通拉，亦有以葫芦者，谓之脑盖。铜壳谓之沙玛，铁釜谓之喀章。席地以布，承食以盘，切肉以刀，揞饭以手，澡浴以绳，佻大腹细颈沙玛，灌顶至踵，谓之密什雀可。其服饰多与缠回同，身披禅襦，冬冠他玛克，夏冠斗披。女则折叠白布络头垂背尺许。阿浑之帽，上锐而高檐，以白布绽之，厚二三寸。脱帽为敬，入门必解屨。妇女出以琉璃障面，皆古制也。婚姻之礼，纳采亲迎，皆同缠俗。女入门，男女对坐，以盐水湛饼而食，犹合卺也。次日见翁姑，家人长幼，以次相识，均交手鞠躬，曰赛拉马理坤。犹问安也。一夫众妻，无嫡庶。妇多从一而终者。夫妻反目，则延阿浑诵经以调。再醮则先兄与叔，无兄弟，则适族人，无族人，始改嫁异族。此财聘弊，同于市估，自秦以西，君子不忍观也，于布回又何责焉！其

俗向不讲宗法，自曾祖以上无闻焉。蒙回之俗，大抵皆然。其父母及夫死，无三年丧。葬毕除素服，着青衣。有墓祭，期年开筵享客，戚友群以牛羊相问遗。为设刁羊之会，植高竿为的，炮射角胜。其教专祀天，其历法斋期，一遵回制。不食彘，不饮酒，宴客荐牛羊酸乳。贫者湛面为汤，富者以马驹茜酒，啖羊肉大米为饭。宾主之间，情意周洽浓至，少诈虞者。其民易使，敬畏官吏，斯足多耳。呜呼！布族自归诚之后，世守边圉，国家常虎扰而兕畜之。疏节阔目，以相糜磼。中俄画界，各有分民，为官吏者，往往犬羊虫介其人，鄙为异类，相与剥脔而重困之。幸而彼国之政兄弟耳，不然，其人其鹿，将为德不德者征也。曩在清末，伊犁领队大臣志锐，繆然书告大府，蠲除官吏无名之征及其徭税。厥后巡抚联魁，复奏免马租银岁二千两，专司侦卡伦，平道路诸役，至今仍之。可谓芬徕绥辑，得其民有道者矣。

六月三十日 晴

住疏附。上午，前财部新疆官产调查员刘登凤来会。刘在此间调查官产，颇有成绩，不见容于当道。上年十月已辞职，而筹垫经费三千余元，屡请财部核发，消息渺然，致刘滞留此间，不能回鄂，颇足令人寒心。下午朱道尹来谈，谓喀什外交亟应办理者，厥有二端：其一司牙孜，今年例应举行。现政府对德宣战，届时恐难会派委员执行耳。新疆边俄亘数千里，蒙回缠哈，在在分居，随牧移徙，向背靡恒。既无国籍可准，又无宗法可稽，服饰无标帜辨别，贸易无契约为质剂。杀人越货，逋逃邻境；争财攘产，托庇外籍。穷奇淳张，横生交涉。案牒累累，莫可爬梳。守边官吏，动以为苦。自清光绪八年，塔城参赞锡纶，行文俄国七河巡抚，公同派员清理积案，是为创办“司牙孜”之始。然属试行，未为定例。至十一年，续办第二次司牙孜，结案一百八十四起，自是著为定例。十四年，锡纶升任伊犁将军，卷查中俄积案甚多，深知司牙孜办法，有利无弊，奏援塔城成案，仿办司牙孜，结案一千五百余起，并定每届三

年,会办一次。二十九年,新抚藩效苏,以喀什自光绪七年改订条约以后,中俄积案累累,亦仿伊、塔成案,奏调索伦营领队大臣志锐,会同俄官潘特索福,齐集奇木霍尔罕地方,举行第一次司牙孜,结案一千六百九十八起。惟乌什一隅因人证未齐,未克举行。自是以后,中俄交涉之案,除一二真正俄商,遇有争讼事故,仍由领事会同地方官随时办理外。其余俄籍商民,一切案件,统归入司牙孜大起办结。俄官亦能顾念邦交,和衷商办,鲜有掣肘之虞。而俄领署之领事裁判权,亦因是而稍稍替矣。所谓“司牙孜”者,译为清理积案之义。其办法由中俄两国边吏,将历年积案,彼此互相知照。凡俄属哈萨克越我边境抢劫,经人控告之案,由我交涉局造册咨俄领事官,若中属哈萨克越俄边境抢劫者,俄官亦造册咨送伊犁将军(今改镇守使)、塔城参赞(今改道尹)及各管理通商事务衙门。预备传集两属人证,约定日期,择交界适中之地,两国各派官员,前往会同审讯,不用中俄法律,依哈萨克旧俗,持经设誓以判曲直。曲者责令赔偿银物,或牛羊马匹,直者取赢焉。其戕杀劫掠,在逃未获之案,则两国官吏,各视其案之多寡,互相抵除,作为了结。案少不能相抵。则议给偿款,皆照定章办理。俄国官吏,往往虚张其数,恃强欺诈,不可究诘。然自会谏以来,亦彼此互有赢缩,大率偿款多者不过一二万金,少者仅及千金。一次清理讯结之后,无论何属人民,均不得违章渎控。故从前中俄交涉,纠结纷争之事,自举办司牙孜后,渐归平复。就我范围,此则中俄两国治理领土之特别法律也。其二查勘界牌。新疆中俄界牌,伊犁共设三十三处,塔城共设二十一处,阿克苏共设五处,指山为界四处,喀什共设十九处,指山为界六处。按照原订界约,每年由中俄两国派员会勘一次。后以边疆多事,改为三年。历届按约会勘,仅自伊犁、塔城、阿克苏至喀属苏约克山与俄七河省交界各处止,其自苏约克以西,与俄费尔干省交界,共有界牌九处,指山为界六处,每界照约催商会勘,俄人皆以界务未清,藉词延宕。此段界址,遂自光绪十四年以后,已

八九届未能清厘。先是光绪二十三年,喀什道黄光达,派员专勘喀、费交界牌,竟被俄兵阻挡,仅行至吐子阿苏而止,嗣更无人问津。故自苏约克以西各牌,几同虚设。洎光绪三十四年,俄国土耳其斯坦总督请易中俄界牌木椿为石牌,以垂久远。新抚联魁,欲乘机清厘喀、费历年未勘之界,密令喀什道袁鸿祐以修通志测绘山水为名,遴员携带图卷,逐细密查。行至儿克斯塘以南,又被俄卡力阻前进。其所勘各牌,名称次第,道路远近,均与原日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所订界约稍有歧异。有原载指山为界,而究有界牌遗址可验者。民国四年(1915)杨省长以俄德交战正殷,藉名调查喀什布鲁特户口草场生畜,派周家瑞勘查界牌。其与俄七河省交界,起巴图玛纳达坂,迄苏约克,共界牌十处。惟巴图玛纳、库伦杜、和坚特、博孜艾格尔、黑皮恰克五处,尚属完好。余如帖列克提、阿图鲁、黑孜库尔、图鲁阿提、苏约克五处,均无牌博,仅存石基,其与俄费尔干省交界,起依提木阿苏达坂,迄乌孜别里,共界牌十五处。其中塔拉库勒、克斯达尔两处,尚存朽坏界牌。余依提木阿苏、库嘎尔塔、吐子阿苏、塔拉约依色丹、萨瓦雅尔得、哈喇卡拉、哈喇别里达坂、以克则克达坂诸处界牌,早经损失。而哈喇玛阿苏、玛里他巴尔、乌孜别里三处,并无建过牌博形迹。或系当时指山为界,未曾树牌,或系边地俄人,潜移殁迹。国土丧失,于兹实多。今宜乘俄丧乱之余,就兹查得情形,呈报政府,与彼驻京俄使,严重交涉,会勘定界,建树石碑,并申前约。三年会勘一次,保我领土,固我疆圉。故喀、费定界之举,亦今喀什一重要交涉也。

七月一日 晴

住疏附。卢知事邀午饮,尽欢而散。报载中央对德宣战。此间距蒲犁只十五程,蒲犁去阿富汗境,程略相等。阿人早受德人运动,中国若果对德宣战,德必以阿为前驱,利用与新回民同教之势力,陈师深入。莎车、喀什首当其冲,且为必争之地,故此间政界中人,甚为惊惶,而表面又不能不持镇静态度。以左右皆回缠,不啻

同舟敌国也。查蒲犁旧驻巡防马队一哨,既多缺额,又皆老弱。当局飭派马队一营,前往驻防,节经开拔,旬日内外,可望全抵蒲犁。谚有之曰:“无事不烧香,有事抱佛脚。”正此类耳。疏附、疏勒在全疆称富邑,故两县官产特多。据最近调查,土地一类,其一,乡约养廉地,疏附有五千六百三十一亩五分五厘,可估价洋二万九千九百九十元零四角。(官册只报五千一百二十二亩八分八厘。)疏勒有一千八百二十一亩五分,可估价洋七千八百五十三元。而乡约盗卖隐瞒,及户民侵占之田,尚未清查计入。其二,草场苇湖地,两县共有十万九千九百二十九亩。内有向经官厅查悉,收课入公者,亦有距城穹远视同荒弃,公家从未过问者。分别估价,约共值银三万九千九百零八元三角。而疏附西南邻接英吉沙尔草场,面积达三千亩,尚未计入。其三,私垦成熟官地,两县共计一十三万一千五百三十五亩。其可垦而现尚未垦者,共四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亩。分等估价,约共值银一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三元。此外开渠引水,可垦荒地,为数尚多。此皆两县官地共同所有数目也。其各别者,疏附县属有二:一曰伯什克勒木庄卫地,四千二百余亩。系清光绪十五年经署疏勒直隶州将诰开渠,招民承垦成熟,未缴荒价,由官发照,禁止顶替,于额粮外,另收租粮,作为地方办公经费。民国成立,该县知事张东铎被戕,卷宗散佚。额粮虽照旧完纳,而租粮并未征收。据官册报,现有民五十六户,中地二千四百八十亩零四分九厘,每亩额粮三升;下地一千八百二十七亩零五分一厘,每亩额粮一升五合。总计额粮一百零一石八斗二升七合三勺。以时值中地每亩五元,下地三元估价,约共值银一万七千八百八十五元。二曰沿边卡伦地。疏附向有卡伦四处,曰霍尔罕(总卡)、曰图舒克塔什、曰伊斯里克、曰明约路。各卡皆设有卡员、通事、毛拉、卡兵等,稽查出入国境中外人民。附卡官荒,向听守卡诸人垦耕,以资津贴。图舒克塔什、伊斯里克两卡,原有官地九百余亩,已售四百八十亩,今存四百七十六亩八分。霍尔罕官地三百亩,明约路官地一

千五百四十三亩四分八厘。(外留一百六十亩,以资卡兵赡养。)统计共实存地二千三百二十亩二分八厘,估值时价,约洋二万四千九百八十六元二角。疏勒县属有三:一曰官草场苇湖。清时为疏勒府府经历佃民收课,作为津贴,岁银五百两上下。民国成立,提归公有,有疏勒县管狱员征解,岁缴湘平银九百五十两。其地长七千二百丈,阔狭牵算,宽一百八十丈,合地二万一千六百亩,已垦成熟约二千亩。其平坦有水可垦者,尚有六千五百余亩,每亩平均估洋一元五角,共洋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元。其低洼与高阜地方,只能牧放牲畜,割取芦草者,计有一万三千一百亩,每亩估洋七角,共洋九千一百七十元。二曰八屯官地。已垦熟地,共一万七千零四十九亩七分。土沃水饶,屯民因以致富。承种岁久私相顶替,书立顶字,载明顶价,昔粘前清契尾,又经民国验契,民皆视为己业。惟于正赋外,加纳租粮,节经减三次。今租额:上地每亩一斗,中地六升,下地三升,共纳租粮二百七十六石四斗四升五合。按照时值,分别估价,约洋一十一万七千六百四十元。三曰官荒地租地亩。此系清光绪初办善后时,未经清丈之地,听民垦熟,亦未升科,惟按年收取租金,现计各庄共地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亩一分,每亩年收一钱五分、七分五厘或五分、三分不等,由各该庄玉孜巴什征收,交由乡约缴县,共湘平银一千九百余两。其取于民者恒倍其数。今除清宣统三年经疏勒知府王炳堃于别什干庄七村内,发给执照,永作民业,共地一万八千四百四十一亩二分不计外,分别肥磽,酌中估价。每亩三元者,计二万三千七百八十亩七分;每亩二元者,四千八百四十亩三分;每亩一元者,八千六十五亩一分;每亩七角者,五千五百三十五亩八分。统计估洋九万二千九百八十三元九角。此外提标防营园地草场在疏附、疏勒两县者,计共面积一十一万四千一十五亩。(中有大草场一区,介两属中,直抵英吉沙尔北境,面积九万七千二百亩。)其垦熟者,计达四千余亩,按照时值,牵算估价,共洋一十三万五千五百二十七元。此项地亩,除诸零星苜蓿地、菜园

地、小草场地、大校场地 ,尚照旧章 ,归各营公共取用不计外 ,其大草场收益 ,前为提标兵士年节犒赏 ,提署杂耗津贴。近年上项费用 ,节经免除 ,所有收入 ,均入马提台私囊。且派军队 ,大加垦辟 ,而谋以省票银七千五百两 (约值现洋五千元) 购为私业。杨省长素明大义 ,量不为所蒙骗 ,至国家多损失也。

七月二日 晴

上午八时 ,发疏附 ,出南门。三里 ,官厅 ,卢知事于此送别。四里 ,七里桥 ,入疏勒县境。十四里 ,进疏勒北门。住。是日行二十四里。随至县署 ,就袁知事早宴。傍午席散 ,复至提署 ,就马提台午宴。马酗酒渔色 , (妻妾四 ,侍婢二十余人。) 秽闻载道 ,余笑比为平原君。同席某会余意大笑至喷菜 ,引起凭栏环眺 ,毫无羞容之马家妇女 ,互相挤笑 ,喧嚷满室 ,移时始休。饮毕 ,合摄一影为纪念 ,旅即归寓。朱道尹、卢知事、周管狱员相继来谈 ,颇形繁倦。

疏勒 ,汉疏勒国 ,有城郭列市 ,较西域诸国为大。太初三年 (前 102) ,贰师将军伐大宛还 ,置使者校尉 ,屯楼兰 ,领护之。疏勒较远 ,不过羁縻而已。宣帝神爵二年 (前 60) ,日逐王降汉 ,以郑吉为西域都护 ,治乌垒城 ,督察诸国 ,疏勒亦受汉号令。元帝建昭三年 (前 36) ,甘延寿与陈汤击杀郅支单于于康居。别遣三校 ,由疏勒逾葱岭而西 ,疏勒惊惧内附。王莽之乱 ,西域既绝 ,役属匈奴。东汉中兴 ,求内附不得 ,而莎车王贤方强 ,建武十四年 (38) ,遂服属于莎车。明帝永平四年 (61) ,莎车为于阗王广德所灭 ,又属于阗。十六年 ,其王成为龟兹王建攻杀 ,立龟兹左侯兜题为疏勒王。明年 ,司马班超既服于阗 ,从间道至疏勒 ,去傲囊城九十里 ,遣吏田虑先往 ,劫缚兜题。超至 ,求得故王成之兄榆勒立之 ,更名曰忠。自与汉绝六十五载 ,至是复通。十八年 ,耆焉攻没都护陈睦。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 ,疏勒两城降龟兹 ,与尉头连兵。超捕斩反者 ,击破尉头 ,疏勒复安。建初八年 (83) ,龟兹复攻疏勒。明年 ,疏勒王忠 ,阴与莎车通 ,率众反 ,西保乌即城。超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

王降乌即城。元和三年(86)忠说康居王借兵,还据桢中城,遣使诈降,缚斩之,南道遂通。和帝永元二年(90)超击退月氏兵,移居龟兹它乾城,留徐干屯疏勒。殇帝延平元年(106)诸国叛攻疏勒,围都护任尚于俶橐城。既解,征尚还,疏勒复不通。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击降焉耆,疏勒仍内附。安帝元初(114—119)中,疏勒王安国,徙舅臣倮于月氏。安国死,无子,国人立臣倮同母弟子遗腹为王,臣倮说月氏送还疏勒,国人迎立之,更以遗腹为俶橐城侯。阳嘉元年(132)臣倮破于阗,复拘弥,降莎车,疏勒称强国。灵帝建宁元年(168)疏勒王季父和得,射杀其王而自立,因发诸国兵讨之。和得保桢中城,攻之,四十余日不能下,引还,疏勒遂绝。三国时,攻没莎车,并有其地。西晋以降,为龟兹所并。东晋末,吐谷浑扰龟兹,疏勒贵人杀龟兹守将,复立国,遣使入贡于元魏,旋为蠕蠕所隔。〔北魏〕世祖太延三年(437)使董琬等招抚,遂内属。周齐之间,突厥伊利可汗季子俟斤(官名)既破蠕蠕,西略诸国,疏勒又服从突厥。隋开皇(581—600)中,俟斤子大罗便自立国,称西突厥,居乌孙故地,南与疏勒接,遂归附之。大业(605—618)以后,西突厥授诸国王为颉利发(官名),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盖是时疏勒虽有土,亦不复国矣。唐贞观初(元年为627)总管苏定方平贺鲁,三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领护之。龙朔元年(661),置砲沙都督府于疏勒,与于阗、焉耆为四镇,分筑城堡。咸亨元年(670)吐蕃与于阗袭陷龟兹,遂罢四镇。武后长寿元年(692)击破吐蕃,复取四镇。中宗景龙二年(708)吐蕃攻陷安西,遂无闻焉。宋为疏勒国。徽宗宣和七年(1125)辽耶律大石自立为王,招降回鹘,西走破诸国兵,称帝,建牙妣水间,役属西域诸国。宁宗嘉泰元年(1201)乃蛮王夺西辽主卓勒古位,尽有其地,遂属乃蛮。嘉定十五年(1222)元太祖由辉和尔击定西域诸国,于喀什噶尔置

达鲁噶齐^① (犹华掌印官) 监治之,隶阿母河省。太宗以为诸王哈萨岱分地。明永乐六年(1408)李达赉賸往赐,即奉命。十一年遣使入朝,贡方物。宣德(1426—1435)时,亦来朝贡。天顺七年(1463),命指挥刘福普贤使其地,其贡使不能常至。宪宗成化(1465—1487)间,铁木儿近族米子帕伯克里,窃据喀什噶尔,称帕夏者四十年。武宗时,铁木儿裔孙苏塘色衣提汗攻取之。清康熙(1662—1722)时,为准噶尔所灭。乾隆二十一年(1756),准部平,释钵酋和卓波罗泥都,还喀什噶尔。二十三年,波罗泥都与弟霍集占相继叛,逾年戡定,遂入版图。其后六十七年,而有张格尔之变。又四十四年,而有安集延之乱。光绪三年,南疆平定,九年议建行省,罢参赞以下及伯克各员,置疏勒直隶州。二十八年升为府。民国改为县。然昔之疏勒,即喀什噶尔之别名。今之疏勒,乃喀什噶尔之分地也。东西九十五里,南北一百七里,有屯八(名见六月二十五日[日记]),大回庄五,小回庄一。八屯皆汉民。其土著缠民,有白种、黑种^②别之,而皆阿拉伯族^③。其人力农田,稻黍包谷,岁常赢裕。胡麻棉花,皆常产,而棉尤盛。罕爱里克庄出大布。

七月三日 晴(夜微雨)

住疏勒。上午会客六七辈,咸谓马提台行事,多越法律范围:以女(年十七)充卫队营长,以子(未周岁)为炭局会办;兵额吃缺四分之三;额一千三百余人,现只三百余人。贱价图买官产草场(见前日)联络英俄领事;排去常笃生、杨石村^④两道尹。其他种种举动,均鲜有近人情者。杨督军以斯妄人,镇兹重地,似于国防未免太忽视之也。下午督查印花,贴用者多,而合法者少。城周八里

① “达鲁噶齐”,通译为达鲁花赤。

② 所谓“白种”、“黑种”,可能是新疆维吾尔族中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白山派、黑山派之讹。白山、黑山,又称“白帽回”或“黑帽回”。

③ 维吾尔人是突厥诸族的一支,这里说是阿拉伯族显然有误。

④ 石村,是杨增新胞弟杨增炳的表字,参见六月二十七日日记。

六分 ,建于清道光八年 (1828)。辟东、南、北三门。商务远逊回城 ,多在北街、东街及北关一带。城内多津商而兼汇兑营业 ,城外皆缠商 ,而惟八栅列市。傍晚陈涤新、陶镜蓉二君来自回城 ,谓城中汉娼 ,达三十余家 ,全疆中 ,迪化而外 ,此为第一。邀往冶游 ,以天雨而止。此地可游览者 ,有刘襄勤祠 耶稣教堂与周明轩所经营城内外二果园。若县署西偏民乐园 ,则亭榭失修 ,树木凋残 ,不堪游憩矣。耶稣教堂位北门外里许 ,掌教者为瑞典人 ,建于清光绪三十年。先是光绪十三年 ,法国神甫石天基 ,教士梁明德 ,于伊犁宁远城外东梁设天主堂 ,是为耶稣传布新疆之始。然奉教皆流寓汉人 ,从无回缠厕足其间。西儒有恒言曰 :信仰自由。观于中国之民 ,则宗教自由之风 ,著之久矣。汉唐以来 ,渍渐于黄老 ,浸淫于佛氏 ,又歧为阴阳巫覡之属。洎夫清末 ,耶教风行 ,岩陬下邑 ,皆逢教士 ,独新疆不然。新疆古奉佛教 ,隋唐之时 ,犹号佛国。迨天方教徒 ,由大食波斯流衍于西域 ,由是天山南北 ,自侨居汉人及奉喇嘛教蒙古人外 ,其地若准若缠若哈萨克若布鲁特诸部 ,无不崇信穆罕默德为至尊无上之教主。深闭固拒 ,恪守宗风 ,积衅深仇 ,势如水火。故新疆耶稣教堂 ,仅省城及汉民稠密之处 ,有一二所。于以见汉民之善受 ,诚不若回民之善守 ,其坚卓不渝之风 ,有足多焉。

疏勒·莎车·和阗·于阗

七月四日 晴

上午七时 ,发疏勒。出南门 ,东行。过红济桥 ,桥长五空 ,建筑颇大 ,下即雅满雅尔水。(源流详六月二十五日记中)袁、马等三君于此送别。折正南行 ,村舍树木 ,皆极稠密。二十五里 ,塔斯浑庄。过此旷野平阔 ,村舍渐远。四十里 ,雅布泉 ,即雅布藏驿 ,为疏勒三大市镇之一。有税卡 ,官店已塌 ,车店二家 ,市民六七十家 ,汉人十余家 ,皆放债及典当营业。午尖于乡约公所。下午四时 ,复向南行。道树成行 ,村舍亦密。四十里 ,入英吉沙尔境 ,其地曰苏和路克庄。乡约于此备茶尖。十里 ,色依提庄。十五里 ,麻木鲁克庄 ,过库山大河 ,有木桥。河出蒲犁山中 ,东流 ,经威塔克山边墙 ,为库山河。又东南经图木舒克卡伦北 ,为图木舒克河。又东南与特格齐克河合流 ,经英吉沙尔城南 ,为英吉沙尔河。经两沙梁间 ,东北流 ,洒为数渠 ,分荫地亩而尽。十里 ,忙升庄。七里 ,官厅 ,知事李义、参将马守清来迓。三里 ,进英吉沙尔东门。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沿途沟渠纷歧 ,村舍颇密 ,草湖平衍 ,可辟之地尚多。英吉沙尔 ,回语新城也 ,与喀什噶尔(今疏勒)叶尔羌(今莎车)和阗 ,共称西四城。城周三里 ,中隔一墙 ,通以栅门。墙之南 ,回民居之 ,其北官厅汉民萃焉。商务皆在南关 ,八栅长二三里 ,俗呼回城。出西门 ,有歧路经阿克托八栅 ,至疏勒 ,为清乾嘉时台路 ,迄今烽墩多有存者。阿克托 ,即汉桢中城。按 :汉元和三年(86) ,疏勒废王忠 ,说康居王借兵 ,还据桢中城 ,即此。县境上年升科下地一万五千余亩 ,皆昔日荒地之隐垦者。城西南一百余里 ,阿哈罗提山有铁

矿 ,苗旺比于孚远 ,质佳胜于俄铁 ,独惜交通不便 ,工价极昂 ,未能采掘运销 ,图大利耳。

英吉沙尔 ,汉疏勒国地也。清光绪九年 (1883)设英吉沙尔直隶厅。民国裁厅改为县。东西二百一十里 ,南北二百一十里 ,有回庄五十六 ,土著缠回十余万 ,服田亩者半之 ,工作二三千人 ,商贾稗贩又半之。汉民不及千之一。布鲁特之牧于西山者十四部。(旧有部落十九 ,苏勒图等五部投入俄罗斯。)山内设卡伦五 :曰铁列克、曰特尔格齐克、曰图木舒克、曰乌鲁克、曰特比斯。山外设卡伦五 :曰卡拉塔什、曰木纳克布古纳、曰托海巴什、曰柯克元、曰哈拉达坂。物产如伽师 ,有市列八栅 ,交易不出一方 ,共利纤矣。而西山多雕 ,其羽可用为瑾。

七月五日 晴

上午 ,李知事设筵县署。饭后 ,游览东偏花园。亭榭五六 , (小瀛洲、退补轩、一览阁、鹅池亭 ,皆其著者。)布置停妥 ,惟多颓朽 ,无甚可观。后枕城垣 ,有路升登 ,可望全城。下午三时 ,发英吉沙尔。出南门 ,东南行 ,过八栅市。适值八栅 ,百货云屯 ,人极拥挤。出街口 ,当前有大沙梁 ,东西横亘。逾沙梁 ,四里 ,官厅。李、马诸君 ,送别于此。十里 ,哈喇巴什庄。十里 ,沙汉桥。过沙汉桥 ,其下为英吉沙尔水 ,即库山大河。十里 ,柳树泉 ,道左居民一家。自城根至此 ,升降沙梁无数 ,村舍树木 ,距道皆远 ,过此行旷野中。二十里 ,库车托和鬲。十里 ,克立品。十里 ,托和布拉驿 ,驿舍就颓 ,居民六七家 ,附近农民七百余户。乡约于此备茶尖 ,尖后折正东行。十里 ,合什公伯子庄。十里 ,踏木叶庄。十里 ,库图克庄。十里 ,察木伦庄。十里 ,黑孜尔驿 ,官店一 ,车店三 ,居民四十余家 ,附近农民三百余户。水味微苦。抵此已夜十二时五十分。住。是日行一百二十四里 ,沿途平原广衍 ,若多辟水源 ,良田百万顷不难获也。按《汉书·西域传》称依耐国少谷食 ,寄田疏勒、莎车。今英吉沙尔地望适在疏勒以南 ,莎车以西 ,土地辽阔 ,皆可耕植 ,渐成沃区 ,当即

昔日依耐国人寄田所在。

七月六日 晴

下午四时 ,发黑孜尔 ,向东行。道南数里以外 ,有草地 ,道北弥望皆戈壁。十里 ,道南有废屋一院 ,迤东有土墩一座 ,过此道南不复见草地矣。十五里 ,玉代克栏杆 ,土屋一家 ,墙为绿色方砖 ,似为昔日缠回废礼拜寺。屋后有井 ,深数丈 ,上覆土屋 ,旁值包谷蔬菜一圈 ,缭以编棘 ,青绿可爱。戈壁中得此 ,殊多生趣。十五里 ,马雅克吉儿格栏杆 ,贫民一家 ,售杏子、酸乳、鸡蛋 ,以供过客。十里 ,儿代克起栏杆 ,贫民一家。过此 ,即莎车辖境。十里 ,阿吉儿瓦特 ,即河色尔驿 ,驿舍已塌 ,土屋一家 ,水草皆乏。过此微偏南行 ,仍戈壁 ,皓月当空 ,一望平衍 ,如在大洋中行。三十里 ,土打阿浑栏杆 ,土屋一家 ,以栏杆为土打阿浑所建 ,故名。十里 ,必格尔满栏杆 ,土屋一家。十里 ,戈壁尽 ,道旁杨柳 ,枝拂影移 ,车行其间 ,时隐时显 ,净座寻玩 ,颇有逸趣。古诗云 :“月移花影上栏杆 ” ,洵为写景妙文。十里 ,巴什栏杆 ,即科科热瓦驿 ,税卡一 ,居民五六十家。官店已塌 ,车店二家。夜住民房 ,颇修洁。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抵此已交七日一时半矣。

七月七日 晴

下午三时 ,发巴什栏杆 ,向东行 ,微偏南。道树成行 ,宛如马路。五里 ,道北见戈壁 ,道南有远村树。十二里 ,夹道有数民居 ,道树颇密。三里 ,右有塌墩。八里 ,过新刘桥 ,桥栏皆歪蓝色 ,新整可观 ,其下即新刘渠 ,为现莎车知事刘人岑所开老刘渠也。渠长二百六十余里 ,宽四五丈 ,深半之 ,支渠十五 ,合长二百余里。宽三丈 ,深半之 ,水源引自玉河 ,可溉地二十万亩。目今下英额瓦特一带 ,已丈荒地七万余亩 ,近年新疆垦政中之巨工也。过渠桥。二里 ,茄列克八栅 ,市民二十余家 ,附近农民二百五十余户。乡约于此备茶尖。十五里 ,哈喇昆 ,夹道居民五六家 ,道左有塌废官厅一楹。七里 ,苏富夹克 ,回语 苏 水 夹克 多。言其地多水也。道北苇湖弥

望 芦苇新绿 ,水色清碧 ,幽洁可爱。湖曲折绵延 ,长三百六十余里 ,岁由莎车征收芦课四百六十两。中有旺泉 ,水入老刘渠 ,分荫地亩。湖沿尽 ,过一沙山 ,流沙盈尺 ,车行无声。三里 ,老刘渠 ,有桥 ,桥西有小店。渠为清知事刘瑞斋 (浑名塔哈 ,谓其爱取民财 ,开辟地利也。)所开 ,长一百六十余里 ,幅广十余丈 ,荫地二三十万亩。五里 ,上英额瓦特 ,居民十余家 ,有乡约在此备茶尖 ,小憩复行。二十里 ,阿铺渠 ,渠幅极广 ,骤视疑为河流 ,上架木桥 ,两端皆有民居。渠长约四百里 ,莎车最老之大渠也。六里 ,官厅 ,知事刘人崧、协台张尧阶、游击谭隩云、新军营长马凤章诸君来迓。四里 ,进莎车西门 ,住工业学校。是日行九十里。此间统税局 ,上年开办麻烟税 ,暂定包规岁银二千两。其烟系取麻本尖叶上之霜 ,积聚成块 ,因名麻烟 ,吸之令人昏醉乱性 ,又曰醉烟。久吸成瘾 ,害甚于鸦片 ,产于疏勒、英吉沙尔、莎车、叶城、皮山诸县 ,销于英属条拜提、克什米、印度一带 ,其地男女老少 ,甘之如饴 ,英政府不之禁 ,只重征其税 ,欲以此灭印种也。新疆缠回虽不吸食鸦片 ,而吸麻烟成瘾或致死疾者 ,亦时有所闻 ,地方官宜早设法防止之 ,勿使其毒遍染全体。

莎车者 ,汉莎车国也。后汉建武 (25—55)中 ,莎车强盛 ,西域五十五国皆属焉。其后并于于阗 ,元和后降汉。三国属疏勒。元魏为渠莎国 ,一曰砲沙 ,后并于疏勒。隋属于阗。唐为斡伽种 ,并入于阗。宋亦为于阗地 ,南渡后 ,属西辽。元至元 (1264—1294)中 ,立鴉儿看水驿 ,又设安慰鴉儿看等城 ,其后降其城 ,以封诸王阿鲁忽 ,与斡端、可失哈儿^① ,号为三城。入明 ,世统于于阗与别失八里 ,俱号大国。明末 ,西域皆并为一 ,而叶尔羌为最大。清兴 ,其酋阿布都拉数入贡 ,称成吉思汗裔。其后玛哈木特兴 ,而霍集占主其

① 原文原作：“以封诸王阿鲁忽与干端、可失哈尔，号为三城。”按文意，干端当为斡端之误。元代将叶尔羌（鴉儿看）和阗（斡端或忽炭）可失哈儿（喀什噶尔）并称为三城。

地。乾隆朝 ,霍集占叛 ,将军兆惠击破之 ,降其众 ,勒铭城中。其后张格尔之乱再陷。同治初 (元年为 1862)复陷。越十年 ,南疆始大定。开省 ,置莎车直隶州 ,寻升府。民国改为县。东西二百五十里 ,南北五百七十三里 ,有回庄十八。地多沙 ,饶沃不均 ,然宜大小麦、包谷、棉麻。而和什拉普居山谷 ,气寒 ,嵯获亦较晚。马厂、阿拉尔、秋鲁克三庄 ,兼种稻。其民三族 ,缠回为土著 ,耕者十七 ,工者十二 ,稗贩者十一。而邻国之民 ,羸杂错处 ,无虑千数百人 ,皆英俄商贩。全盛之时 ,列市长十里。值八棚 ,陈百货 ,男女蜂聚 ,珍怪琦赂卷握之物 ,不可殚述。葱岭之东 ,亦一都会也。其人莢谨畏法 ,敬官长 ,习技巧 ,工雕镂 ,勋踣华菱切错。俗尚饮酒 ,男女数聚会 ,妇人善歌舞 ,娴百戏 ,折斤斗 ,踏铜索然。兼并成风 ,贫者少有居积 ,必见攘。故民户口虽稠 ,温裕者少 ,今其俗犹然。而叶尔羌河旧产玉 ,大者如盘如斗 ,小者如拳如蚬 ,有重至数百斤者。白如截肪 ,绿若翠羽 ,黄侔蒸梨 ,赤拟鸡冠 ,黑比纯漆 ,皆上品也 ,若羊脂朱斑 ,或碧如波菱 ,而金片透露者为尤贵。其在叶尔羌之南二百里 ,有山曰密尔岱 ,人呼玉山 ,即《山海经》所谓岾山也 ,璿瑰帝瑤 ,是丛是孕 ,腹地商贾 ,用贩玉致富 ,往往家累千金 ,大者至巨万 ,不可胜数。

七月八日 晴

住莎车。早餐毕 ,至刘、张、谭、马诸君处报谒。复偕刘知事往东关及回城一带 ,督查印花。皆已贴用 ,惟尚未合法耳。东关多汉商 ,业零售 ,以兴泰和为首出 ,有资数万金。回城多行店 ,业批发 (俗呼黑八棚) 。便道至回城中间阿敦麻札 ,为回族^① 古墓所在 ,青冢累累 ,下通隧道。(有入墓中探视 ,谓骸骨皆未腐败。)有大礼拜寺 ,地势高敞 ,建筑宏大。前年英吉利教育大臣某 ,来游兹土 ,曾一摄影以去。游览一周 ,折至缠商麦富苏提织造霞夷绸公司参观 ,

① 这里的回族 ,系指缠回 ,即维吾尔族。

陈机七架 ,若关内乡人之织布。绸幅宽不盈尺 ,缠民用以缝袷衫。(每件材料 ,需银三四两至七八两。)并能煮茧缫丝 ,效仿江浙土法 ,每岁产货颇多 ,近销南疆 ,远贾俄国。麦盖缠民中之开通者也。出经满洲涝坝 ,为昔驻防旗兵所挖 ,中有巨泉 ,涌流不绝 ,清碧可鉴。回城中有涝坝五十余处 ,水皆淤积 ,类同死海 ,污浊可畏。(缠民颈项多浮大 ,即饮积水多微生物之故 ,亦犹直隶迁安县民 ,饮石浆水之多浮颈也。)其长流水者 ,惟兹满洲涝坝。复出回城西门 ,至汉城西北郊 ,参观制造火柴公司。公司为伽师缠民塔什所组织 ,股金总额五万两 ,技师为日耳曼人 ,总揽全权 ,公司财产 ,多被侵蚀。刻仅小机二部 ,发动尚用人畜之力。每五日间 ,可制火柴约十大箱 ,年来获利颇巨。又有印造花布机器一部 ,机亦甚小。公司初组织时 ,以小机器难期大扩营业 ,曾向德国购制火柴、花布大机 ,利用水力发动。寻以欧战突起 ,迄未运回。将来欧战终局 ,运回机器 ,公司营业可望大发达矣。归就刘知事午宴于县署。县署规制宏伟 ,前多失修 ,颓败不堪 ,静轩来守斯土 ,大加修葺 ,焕然一新。又于西偏辟一花园 ,中建水阁 ,通以木桥 ,复在其前数十武建筑洋楼三楹 ,平其屋顶 ,罗列群卉 ,若西人之屋顶花园 ,尚未竣工 ,将来落成 ,必大有可观也。甫入席 ,马凤章拔队前往蒲犁 ,备阿富汗人内犯 ,差弁来县支饷。静轩饬科照发毕 ,始再入席。

蒲犁扼葱岭之冲 ,为汉唐以来东西相通之孔道。唐玄奘请经印度 ,归途取道于斯。元哲别征古出鲁克 ,清乾隆征霍集占 ,皆追至色勒库尔 ,乃竟厥功。控外蕃枢会之途 ,为内地逋逃之径。守徼乘塞 ,关系綦重。自莎车西往 ,计十三程。出西门 ,三里 ,上密霞庄。十里 ,卡木拉庄。十里 ,阿拉巴哈奇八栅。十七里 ,热瓦奇庄。十里 ,牙合孜克驿。六十里 ,协坦耿山口。入蒲犁境。四十里 ,托乎拉克驿。六十里 ,阿普里克驿。六十里 ,开子驿。六十里 ,八海驿。七十里 ,塔希代克驿。七十里 ,赤里拱拜驿。六十里 ,托鲁布伦驿。五十里 ,塔尔巴什驿。六十里 ,奇恰克驿。五十里 ,申底驿。

七十里,蒲犁城。沿途峻岭绝涧,夏多山洪,冬苦冰雪,马行维艰,须骑犍牛。蒲犁一曰色勒库尔,汉为蒲犁、依耐、西夜、乌𪎗诸国地。后汉为亿若国地。魏为满梨、亿若二国地,并属疏勒。北魏及唐为羯盘陀国。宋元为于阗国。明属叶尔羌。清兴为布鲁特西部。光绪开省,置蒲犁直隶厅。民国改为县。东西一千四十里,南北一千二百七十里,有庄二十七。其民多塔吉克族,(塔吉克,即突骑施之音转,盖突厥也^①)。布鲁特次之。皆旃幕而牧,亦有服田畴者。其俗礼拜诵经,持戒如缠回。山出犍牛及羊,岁贩各回城及俄国,兼贾坎巨提。坎巨提诸部,亦各以其物来互市。然蒲犁处极边,迫介英俄,扼葱岭之冲,据要害之地。外戢强邻,内固吾圉,皆蒲犁所有事也,蒲犁诚岩邑哉。

莎车有新旧二城,旧城为玛哈墨特世居之地,周十一里有奇。高踞山岗,规模宏敞,甲回部。新城为汉官厅所在,三门洞辟,周八百九十四丈,东关市街整齐,商廛栉比,气象甚雄。商务虽逊疏附,繁庶殆冠南疆,说者称为缠回菁华所萃,洵不诬已。全县人口三十一万余人,(疏附只二十余万。)汉人二百余户,英籍四百余户,俄籍三百余户。回城尤为人烟稠密之区,城中计三千三百余户。汉城及东关共四百八九十户。县属缠回富者二人,一买买色提,有资二百余万。叶城巴克奇提克全庄地亩,皆其所有,雇英属巴图人为之代耕。一吴寿,其父初为安酋帕夏司度支,降清为回部阿奇木,资亦百余万。所管庄地,亘莎车、叶城、英吉莎尔三县。出回城东行八十五里,有地名黑孜尔吉尔,介莎车、巴楚、叶城三县之交,长亘八九百里,广大二三百里,除小部沙碛外,皆肥沃可耕。岁有各地农民,前往偷种,截放巴楚渠水以资灌溉,妨害下游农田。巴楚官

^① 这个说法不正确。塔吉克是中亚土著民族,突厥较晚才由中国西北部迁入中亚。塔吉克人主要分布在阿富汗与原苏联,中国新疆的塔吉克是其一支独特的高山塔吉克人,操东伊朗语。

厅恒严禁之,有时竟犁杀其苗。议者谓从提孜拉普河开渠引水,或仿吐鲁番坎井办法,多辟水源,或留低地筑成塘圩,储积冬令余水,徙民往垦,不难增设一县佐云。

七月九日 晴

上午,邮发财部报告毕,与静轩、烈夫合摄一影,留为纪念。下午四时,发莎车。出东门,经东关,进回城西门,折出南门。沿街廛肆,鳞次栉比,人烟稠密,甲于他县。八里,官厅,刘、张、谭三君送别于此。向南偏东行,沟渠纵横,稻田弥望,杨柳桑株,夹道绿阴,渠桥新整,道路宽平。民事之修,为入新以来所仅见,刘知事可谓克勤厥职矣。三十五里,敏烈克八栅,市民三十余家,附近农民二百余户。乡约于此设茶尖。十二里,泽普勒善河沿,葱岭南河西源也。三源并导,一源出蒲犁西北乌鲁克瓦提达坂,入于赛里河。一源出蒲犁西南穆斯塔格尔山,东北流为赛里河;乌鲁克瓦提达坂一源来汇,折而东流,为托里布隆河,会于泽普勒善河。一源出卡拉胡鲁木达坂、素盖提达坂,合而西流,是为玉河,即叶尔羌河;又西北流,福新河汇穆斯塔格河来注之,又北流,入于泽普勒善河。卡拉胡鲁木一源,既会泽普勒善河,折而东北流,和塔什拉普水来注之;又东北流,奇盘水来注之;又东北流,过莎车城南,为叶尔羌河。又东北流,入巴楚县境,葱岭南河之东源,听杂布河来会。渡口河幅,广约十里。(宽处有达二十里者。)睂睫水流歧为七派,大者二流。水势湍急,不能马渡,有官设渡船(回语曰威呼)以济行人。车行至此,须脱驂马、辕马,赆车牵马入船以渡。渡须白昼,夜则止宿江干,待旦而前。但有官厅招呼,则为例外。马渡五次,船渡二回,费一时半,方登彼岸。闻诸土人,此河每岁夏秋之交,冰雪盛融,山洪暴发。农作既毕,渠水归河,水流更大而益湍急,则须向北行,绕道一杆旗地方,始能安渡。彼处河床较浅,水流较缓故也。过河,即叶城县境。三十里,波斯坎,市民商铺,二百余家,官店一,在大礼拜寺侧,车店三,附近农民五六百户——叶城西北大聚落也。前

清于此设稽查一员 ,处理民事而受成于叶城知县。案情贿入 ,岁恒万金以上。入民国来 ,稽查之名 ,虽经裁撤 ,然土豪之受理人民诉讼如故 ,积弊亦未稍减。为治理计 ,不如酌划区域 ,设置县佐 ,正名曰波斯坎 ,以谋庶政之发达 ,而明行政之系统也。住。是日行八十五里。

七月十日 晴

上午六时 ,发波斯坎 ,迎晓日南偏东行。二十里 ,小八栅 ,夹道居民约八九家。十里 ,亦肯苏老八栅 ,居民约百家。十五里 ,托古斯克回勒克 ,译言九道桥。实无桥。惟有泉水溢道耳。道右苇湖一区 ,面积甚广 ,中有巨泉 ,水清澈底 ,附近即雅布拉克庄。五里 ,坎济桥 ,桥在提孜那善河上 ,长约半里 ,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叶城县令左昭贻 ,名曰坎济 ,南端有碑记其事。杨柳夹桥 ,袅娜拂影 ,景致幽佳。惟桥栏颓废 ,不堪入目 ;苟加修葺 ,实便游观。提孜那普河 ,即听杂布河 ,葱岭南河东源也。源出英艾达坂 ,西北流 ,折而东北流 ,过叶城县 ,入莎车境。又东南流 ,入巴楚境 ,为提孜拉普河。左与泽普勒善河会 ,又东流 ,过巴楚城南。又东至噶巴克阿克集 ,合于葱岭过河。过桥。二里 ,升小坡 ,夹道居民数家。十八里 ,亦肯苏新八栅 ,居民二百余家。二十七里 ,知事颜永基、守备郝瑞麟、管狱员叶琪来迓。经西北街 ,折南正街。三里 ,住。是日行一百里。自莎车至叶城 ,沿途村庄不断 ,鸡犬相闻 ,树木繁蔚 ,足荫行人。过波斯坎而东 ,渠水更清澈可爱 ,以较他处数里或十数里 ,必有戈壁 ,水流又皆污浊 ,心理上之感受 ,判若天渊矣。叶城无城 ,商务皆在西正街、东正街一带。城市人口 ,约三万余丁 ,汉人计百余家 ,多单身贾。全县人口十五万余 ,英籍商民一百零四户 ,男女共四百零六口 ,俄籍商民一百四十三户 ,男女共七百三十口。县属缠民多改汉姓 ,充乡约者如杨福堂、骆和达、石成玉、胡杂翰、方立言、文华国、周怀玉、陈国栋等 ;服公务者 ,如游艺圃、沙里吉、李照凤、余青山、向玉生、王自智等 ;其他商民 ,亦多仿效。苟因势而利导

之，逐推及于他县，使姓氏皆有区别。内而伦纪修明，族党亲睦，有裨风化。外而中俄缠回，判然有别，而自由出入国籍之恶习，藉以限制于无形。有封圻之责者，其亟审诸。

叶城，故回庄也。汉为莎车、子合国地。后魏为渠沙、悉居半、朱俱诸国地。唐为沮渠、朱俱波地，并入于阗。明为叶尔羌。清乾隆（1736—1795）中，地皆内属。光绪初，设新疆行省，置叶城县。民国因之。东西三百八十五里，南北三百八十里，有大庄二十，小村一百六十一。缠民为土著，客籍英人为最多，汉民次之，俄人次之，汉回又次之。服田亩者逾万，工得十之一，商得百之十。土宜百谷果礲，足棉桑饲蚕，岁出茧数千斤，丝数万砵。牛羊马驴二万头。皮毯丝布，每岁输西邻，其利往往三倍。然而邻国操其奇赢，常驾我而上之者，则工拙异趣，而范计之术缺焉不讲故也。

七月十一日 晴

晨，至颜、郝处报谒。归就颜君早宴。旋赴郝君午宴。县储仓粮一万五千石，就七八年未换者，颜知事恐成红朽，今年呈准省长变卖五千石，价缴省库。朱道尹以此间官粮价格，较喀什市价为廉，特函购千石备署食，亦两利之道也。县城西南十六站喇斯库穆，有地曰而古奴牙，逼近蒲犁，地味沃饶。坎巨提人春来数人种之，秋来数十百人获之。（今年已种青梨四十秤，合关内百余斤。）岁以为常，已经四载。愈种愈宽，侵及民地，且占民房。上年因争渠水，横欺华民，拆毁水磨。今年四月，八札达拉卡员兼喇斯库穆屯牧徐天爵，据当地乡约报告，呈报喀什道署，官场始有闻之，出而交涉。余自伊犁至库车，途经济尔噶郎，某老哈民告余曰：自济尔噶郎南行二日，过大达坂（即天山）有一旷地，广长马行皆达数程。水草丰美，夏无蚊蚋，绝好夏窝，人迹渺然，惟冰雪封山，岁只夏秋间二三月可往牧放。按其地望，固在伊宁、焉耆、库车、拜城、温宿之交，而历询官厅，皆无知者。今兹叶城，又见新地。夫新疆开省已三十余年，而无人旷野，犹复如是之多。宜由当道规定清地章

程 通令各属 派遣明白士人 携带罗针 率同各该县属四至极边乡约 分头查勘 志以桩石 绘编图说 汇存省署 以备考核而资分配。不第殖民有所根据 侵垦有所禁防 而内务行政 亦属最要者也。下午四时 发叶城 东偏南行。五里 五里烽墩 农事试验场与守备衙门 东西夹峙。五里 颜、郝、叶三君 送别于道右民房。一里 入戈壁 南北遥见村庄。八里 察仕木可庄 夹道居民八九家。三里 又入戈壁。七里 阿哈奇村 当道树木一丛 居民二家。过此平沙广漠 不见村树。初东偏南 继折正南。三十里 亦克庄 一名五十里铺。杨柳一线 水磨一盘 小店四家兼营耕牧。住。是日行五十九里。店侧有水一渠 远自百里以外引来 下荫哈喇巴什庄田四千余亩 (庄在亦克迤北二十里) 水流颇大 皓月静夜 水声入耳 幽远多趣。

七月十二日 晴

上午一时 发五十里铺 东偏南行。弥望戈壁 月下望之 似甚平坦 车行其上 殊为颠簸。二十里 伙什栏杆 官店一 礼拜寺一 墙垣阶坪 皆系炼砖 填以三合泥土 建筑宏大 且极坚固。中有正屋二十余间 房顶形皆半圆 人立其间 如在城瓮之下。询系安酋帕厦所筑 昔为营垒 今改官店。当安酋窃踞南疆 英欲用之以制俄人南下印度。故我大军进讨 驻京英使 屡向清廷为彼缓颊。洎破达坂城、托克逊 帕厦闻而丧胆 仰药自毙于库尔勒 英使未之知也 尚为请于廷 割我喀什噶尔 立为藩封。左文襄力持不可 乃寝其事。其奏议云 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地 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 则割印度与之可也 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且喀什噶尔 本古之疏勒国 汉代已隶中华 固我旧土也。英人藉词保护 图占我边方名城 直以喀什为帕厦固有之地 其意何居！疏入 其为清廷嘉赏。余游南疆 睹帕厦当日布置之规模宏远 实有令人钦许者在也。四十五里 达乌孜浑 入皮山境。二十五里 绰洛克台 午尖 官店亦系帕厦营垒所改 建筑同伙什栏杆 且较完好 亦有礼拜

寺一 ,门户柱梁 ,木质皆佳 ,炼砖方整 ,亦非戈壁所能造 ,此必皆自远道运来者也。住居民十家 ,耕种栏杆官地为活 ,轮流看管官店。店前有大涝坝一 ,方广数亩 ,水自克里洋皮西乃 (距此五十里)一带引来。旁有麦地 ,约二百亩 ,杨柳纵横 ,数十百枝 ,新绿可爱。下午四时复行 ,一望戈壁 ,不见草木。四十里 ,矢勒克 ,俗呼五十里铺 ,小店一家 ,外无居民。十五里 ,莫桂雅 ,小店一家 ,居民二家。知事蒋先焘来迓。三十五里 ,库玛八栅 ,即皮山县治。无城。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自叶城以来 ,长途戈壁 ,流沙甚厚 ,大风一扬 ,路即填塞。过往征人 ,往往误走歧路 ,至二三日而不能觅大道 ,或竟渴死戈壁之中。以故旅行兹土 ,必雇熟习路径土人 ,为之前导 ,方不失事。鄙意宜由公家出资 ,或地方官捐廉 ,就原有十里烽墩 ,更隔三里五里而增筑之 ,使成永久路引 ,斯亦路政应有事也。

皮山 ,汉皮山国地也。东汉为于阗所并 ,后复立。三国时 ,为皮穴国。北魏为蒲山国。历周、隋、唐 ,皆属于阗。其后不见于史。清兴 ,地内属。光绪九年设行省 ,皮山属叶城。寻置县 ,复析叶城之库玛、桑株两大庄属之。东西三百八十里 ,南北一千一百六十五里 ,有庄三十八 ,有缠民七千余户。产二麦、包谷、胡麻、棉、桑、果、礲 ,多胡桃、石榴。罗圃、柴珍、瓜畴蔬畦 ,所在皆是。牛羊皮毯之属贩于外 ,无富商蓄贾。而布鲁特人 ,或多趋苴泽 ,芟牧从禽以相颉亢。俄之安集延 ,英之印度 ,其人皆来贾鬻 ,一岁数至 ,无常期。而印度人拜牛。

七月十三日 晴

上午 ,偕烈夫、曙亭环观县署。规模阔大 ,询为置县初任知事谢维新所肇建 ,惜未竟工而先调任 ,犹留多少缺陷耳。东花厅前 ,有涝坝一 ,前知事蔡漱涛以愤交涉困难 ,于此跳溺 ,其子殉焉。先是清时南疆官吏多贪墨 ,缠民苦之。有购英俄领事通商票 ,托外人自庇者 ,厥后相习成风 ,几无县无外籍人民 ,而皮山尤甚。其刁狡者 ,动与地方官为难 ,知事懦者 ,莫敢抗颜行。民国二年 (1913) ,蔡

周甫来宰皮山 ,深为痛恨。遇有托庇外人刁民交涉 ,据理严办 ,不稍瞻徇。刁民乃诉之驻喀英、俄领事 ,领事据以咨责道尹 ,严令惩戒。其时张应选护道篆 ,一味媚外 ,径将此项命令 ,交该刁民呈蔡收阅。该刁民更强横凶悍 ,令人不堪。周甫愤不能忍 ,因以跳溺捐生。其情可悯 ,其志足嘉。余以为事迹不可没也 ,当嘱蒋君记其事于碑 ,立之池上 ,以风懦吏。皮山实业 ,农桑而外 ,制纸织布 ,均极发达。纸佳埒于和阗 ,布业不减伽师。下午六时 ,发皮山 ,东偏南行。一里 ,官厅 ,蒋知事送别于此。十五里 ,入戈壁。十四里 ,莫桂雅庄 ,居民远在道左。十里 ,两庚 ,当道居民四家。三十里 ,秋打庄 ,附近农民二百七十五户。二十里 ,木吉驿 ,市民六七十家 ,汉人四家 ,附近农民三百余户。官店一 ,车店一 ,住。是日行九十里。

七月十四日 晴

下午五时 ,发木吉 ,东偏南行。十二里 ,入戈壁。三十三里 ,滚图里克栏杆 ,居民二家 ,茶尖小憩。十五里 ,庄桂雅 ,市民五十余家 ,汉人二家 ,附近农民六百八十余户。官店一 ,车店一。住。是日行六十里。

七月十五日 晴

上午 ,雇土人数名 ,携锄锹 ,赴驿北十余里汉皮山国治废城 (俗称破城子)试掘古物。至基地 ,见颓垣一区 ,周广数里 ,粗烧红泥窑缸碎片 ,极目皆是。挖掘数处 ,一无所获。据土人云 ,往时于此掘土尺余 ,恒见破毁铜章钱刀之属。清光宣时 ,欧人、日人迭来掘取缸窑泥佛多件 ,毡裹捆载而去。下午五时 ,发庄桂雅 ,东偏南行。十里 ,入戈壁。六十五里 ,腰站子 ,一名沙依栏杆 ,居民三家。二十五里 ,帛尔幔 ,居民十余家 ,官店一 ,车店一。住。是日行一百里。

七月十六日 晴

下午五时 ,发帛尔幔 ,东偏南行。二十里 ,黑斯里赛格斯 ,入和阗境。十五里 ,搭哈提坂 ,道旁破屋数间 ,无井 ,饮水须自帛尔幔驮来。曩本有人在此售卖水果、乳、鸡蛋 ,以便行人休憩。嗣因和阗

连年大疫 ,皮山迭灾旱 ,往来人稀 ,营业所获 ,不足自给 ,旋遂散去。二十里 ,阿赫栏杆 ,有店一家 ,帕厦旧筑营垒所改建也。井水味苦 ,不中饮料。二十五里 ,鸽子塘 ,有屋一圈 ,皆好生者之流 ,续筑以鸽栖者。鸽以千数 ,有老而无毛者 ,土人呼为神鸽 ,莫敢侵害。相传清乾隆时 ,兆文襄^① 戡定回部 ,师行至此 ,迷失道途 ,得鸽引之 ,始获出险。兆公感其异 ,划地种粮为之食 ,筑屋凿井便其栖。厥后光绪初年 ,董福祥率湘军进讨和阗叛回 ,道经此地 ,凿井十数 ,皆不得水 ,全军苦之。突有鸽群飞过其前 ,识者以为鸽在沙漠中 ,非水不能活 ,遣人随鸽所向 ,果得水 ,军免渴溃。泊南疆大定 ,董以其事呈报督师左宗棠 ,更为之扩划地亩 ,种粮养之以酬其功。今哈拉哈什某庄 ,有地七百余亩 ,分阿浑七人种之 ,每岁秋获 ,胥以养鸽 ,不纳国赋 ,并有阿浑一人轮流住此 ,散给鸽粮。往来车辆经过此间 ,鸽闻铃声 ,即飞前求食 ,藉作向导 ,过客亦恒报以少许粮食。盖于此最易迷途沙窝 ,得免歧路之哭 ,亦大幸事。鸽巢旁有一井 ,惧为沙掩 ,以屋覆之 ,流沙飞积 ,屋顶殆灭 ,不谛察之 ,莫识其中有井在。又有颓房数处 ,麻札五六 ,胡桐一线 ,散布其间 ,互相点缀 ,若似昔日曾成小村落然者。十二里 ,塔巴哈什 ,有汛卡 ,几禁行人。过此 ,村舍入眼不断 ,如出幽谷而升乔木。十里 ,札瓦驿 ,市民二十余家 ,汉人四家 ,官店一 ,车店一。住。是日行一百零七里。沿途皆沙窝 ,又值大风 ,曳马皆乏而喘 ,数步一息 ,抵此已交十七日辰正 ,其远当于二百里云。

七月十七日 阴 (大风 ,傍晚始息)

住札瓦。人马皆乏 ,不能前进 ,藉资休息故也。驿西南隅 ,有废垒一 ,周约一里 ,为大兵剿讨和阗叛回时所筑 ,其旁有白骨塔 ,即当年战死忠骸丛葬所在。驿北二十余里 ,即哈拉哈什城 ,户口繁庶 ,几比县城。清于其地设稽查局 ,局员岁入甚丰 ,与库尔勒、卡

^① 兆文襄 ,即兆惠。文襄是兆惠的谥号。

墙、波斯坎 称南疆四大肥缺。今卡墙改置且末县 ,库尔勒亦议设县佐 ,此地当亟酌划区域 ,别置县佐一缺 ,以期庶政进行。闻诸道路 ,若设县佐 ,将来发达 ,并可成为大县云。(按 :七年已设县治 ,名墨玉。)其西四十里 ,有地曰博罗齐 ,清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重定和阗 ,败贼于此。

七月十八日 阴

上午六时 ,发札瓦 ,东偏南行。过一大渠 ,俗呼札瓦河。十里 ,库雅明 ,居民七八家。又过大渠。七里 ,玛库雅明 ,又过大渠。五里 ,哈雅什明八栅 ,市民百余家 ,汉人二家。茶尖。十五里 ,马拉玛什明八栅 ,市民二百余家 ,汉人一家。或谓此地即昔哈拉喀什城故墟。五里 ,哈拉喀什河沿 ,即《魏书》之树枝水 ,一名计式水。源出昌器满达坂北麓 ,东北流 ,经和阗城西 ,曰哈拉喀什河。又东北流 ,经哈拉喀什庄东。又北流 ,至伙什拉什北 ,合于和阗东源玉陇喀什河。渡口幅广一里 ,水流甚大 ,有官设义渡以行人。五里 ,又过渡船一次 ,询即哈拉喀什河之沱流。一里 ,哈里巴克八栅 ,市民十五家。二十里 ,哈斯库雅 ,夹道居民六家。十七里 ,官厅。知事谢文诰、参将马朴仓、贝子木沙、管狱员刘森林来迓。二里 ,进回城——实无城。二里 ,进汉城东门。住。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渠水溢流 ,稻田弥望 ,村舍不断 ,人烟稠密 ,东关回城一带 ,尤征繁富之象。

和阗者 ,汉为于阗国 ,后汉时 ,并有诸国地 ,自疏勒十三国皆服属焉。魏文帝时 ,其王山习来献马。元魏时 ,国尚强 ,信浮屠。吐谷浑慕利延党 ,入于阗 ,杀其王。其后蠕蠕数为寇 ,于阗患之。魏文末 ,数来朝献。梁武帝天监 (502—519) ,大同 (535—545) 中 ,贡使凡四至。又贡于厌达。周武帝建德 (572—577) 时来贡。隋炀帝大业 (605—618) 中来贡。其王王姓 ,一号瞿萨旦那国。唐贞观 (627—649) 中内附 ,后以其地为毗沙都督府。其后复立国 ,姓尉迟氏。后晋天福初 (元年为 936) ,其王李圣天来贡 ,晋使使册为于阗王。王使刘再兴来贡。至汉隐帝时 ,又来贡。宋自建隆 (960—

962)至宣和(1119—1125)朝享不绝。南渡后,役属西辽,辽亡属乃蛮。入元,亦名斡端,后以其地封阿鲁忽。阿鲁忽贰于海都,其后数用兵。阿鲁忽降,乃罢宣慰元帅府,以封阿鲁忽。中叶以后,与拉撒马并称大国。元末,其主暗弱,邻国交侵,人民仅万计,匿山谷,生计索然。明永乐(1403—1424)中,西域惮天子威灵,咸修职贡,不敢擅相攻,于阗始获休息,稍稍行贾诸番,复至富庶,桑麻禾黍,宛然中土。数入贡。仁宗以后,贡使渐稀,其后遂为回部。清兴,准噶尔有其地。乾隆中内属。道光(1821—1850)同治(1862—1874)间两陷,皆复之。开省置和阗直隶州。民国改为县。(按:新设和阗道尹亦驻此。)东西二百三十五里,南北一千六百七十里。全境分十一明,沃壤千里,编户殷庶。嘉谷果礲,所在冯戎,而蚕事尤甚。有玉河。相传国人夜视月光盛处,必得美玉。俗尚音乐,娴歌舞,无狷薄靡曼之习。男务耕作,女稔箴絜织纫。人皆祝发,敬有司恭谨,鞠躬而让,有毗沙门天之遗俗。其地昔为佛国,沐浴象教垂千余年。故今日耕者,往往于土中获金浮屠、梵筭、经石。或曰:昔时有中国帝子遣逐至此,居于东鄙,岁久成都,乃兴军旅与西酋战,遂斩其酋而抚有其众。又谓汉任尚为都护,常弃其众于此,今之土著回,乃其遗种。故自隋唐以来,其王皆汉姓。由此言之,史称高昌以西诸国,人皆凹睛而耸准,惟于阗之人类诸厦,有自来矣。

七月十九日 晴

住和阗。上午至各处报谒。下午,督查印花。多有贴者,惟英、俄籍商,未与华民一律购用,若莎车、叶城然耳。城周三里有奇,城内居民四五百家,商务只县前街一段可观。多汉商(城关汉人共六七十家),东关及回城,则皆缠商与英俄籍商。(全县英籍四百余人,俄籍三百人。)英、俄各有商约,交涉遂多困难。正午,此间统税局长缠籍某甲来,谓于阗冯知事密令商民抗税,致彼亏赔,达三千金,请为维持。余答以静候查明办理。和阗工艺发达,甲于全

疆最其著者，一曰毡毯，而毯尤佳，有丝织、毛织二种。丝毯之价，倍于毛毯，皆缠民人工织成，精致可观，如有绘成图样，则任何花彩，都能织成。人谓缠民愚陋，岂尽然耶！二曰夏夷绸，原料之丝，织成之布，皆视莎车、叶城所产为佳。（毯绸除供本国人民需用外，尚有大宗岁贾英、俄，并多彼国商人，在此设厂，就地织制，运回销售。）三曰皮纸，较皮山所制质坚而白，方今全省官厅，缮写公文，率用斯纸。四曰皮箱，视迪化、喀什出品，皆有过之，可埒吾湘常德、长沙所产。五曰刀，精利虽不逮库车，形式尚属可观。六曰棉，产额虽逊吐鲁番，然用以织布，足供民用。

七月二十日 晴

住和阗。县境上年查出隐垦地亩六千二百八十九亩三分六厘，现皆按亩升科矣。城南偏东四五十里，有破城一，规模不甚广大，土人常于其中掘得土物古器。按其方位道理，疑即唐时赞摩寺，为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盆浮屠之所。又自破城逾玉陇喀什河，东南行。六七十里，大胡麻地，沙碛中崩塌处，有大古洞，高可数丈，宽约半里。天津人某曾燃烛深入至数十里，拾得古代铜章及小塑像多件。余借观之，工作粗笨，无可称述。并云其中有河，隔岸遥见家屋亭榭。据某湘人云：潘效苏牧和阗时，曾遣人入探，以瘴气太重，烛光不明，仅行数里而返，一无所睹。城北偏东，小胡麻地，前清于此采贡玉，居民达千余户，今仅数家，种地为活。其地沙碛起伏，状若游龙，一望无际，相传为古营垒，或谓即唐于阗国都。颓垣破瓦，恒露外间，有时流沙开处，城廓宛然，家具备置，且见大宗贵重品物。插标志之，偕人往取，或为沙掩，或迷所向，多属往返空劳。然于其地掘得刻像、古钱、铜章之类，亦时有其人。东西洋人游历至此，必雇土人导往大小胡麻地（现隶洛浦）一观古迹，藉掘古物。余闻而好奇心作，又以时间迫促，不能至大胡麻地一行。早膳毕，乃偕烈夫、效周策马往观小胡麻破城子。行十余里，至玉陇喀什河岸，睹水流甚大而势湍急，涉渡甚难，从者又言夜

水更涨 ,不能径渡以返城 ,须止宿彼岸 ,遂望洋而返。甫入县署 ,阍人谓陈知事来缄 ,定明日接印。入夜源清果至 ,住马参将处。偕烈夫往晤 ,谈甚欢然。

七月二十一日 晴

住和阗。今日回族过年 ,男女老幼 ,皆着新衣 ,集大礼拜寺诵经开斋 ,各家亦互相庆贺 ,街市顿呈热闹景象。晨、午赴马、陈二君宴后 ,至城关一带 ,游赏回俗年景。绿女红男 ,填街塞巷 ,秋千俚郎 ,频接耳目。少女秀丽 ,胜于库车 ,童男姣美 ,殆甲南疆。和阗人物在西域中 ,盖比于东南之江浙也。和、于、洛三县 ,民国初元即有瘟疫流行 ,迄今未息 ,人民死亡 ,殆达十万。(据洛浦呈报 :自民国二年秋迄今 ,疫死二万二百余人。)田地荒芜 ,十室九空 ,地价减半 ,购者犹难其人。近杨省长委三官医南来 ,为民医治。然缠民迷信宗教 ,故步自封 ,不信汉人医药 ,成效如何 ,实难逆睹。此种瘟疫 ,无端而至 ,初起之时 ,头痛发热 ,口渴 ,不思饮食。或顶颈肋肋等处 ,生一疮疽 ,或吐血 ,或腹泻 ,一二日内即死。家病一人 ,全家传染 ,有三数日间 ,而阖家全数死亡者。间有疮疽溃烂于外 ,幸免一死 ,然万千中不得一二也。其疫惨厉 ,视昔年云贵之瘧子疮 ,东三省之鼠疫 ,有过之无不及。自莎车至和阗 ,桑株几遍野 ,机声时闻比户 ,蚕业发达 ,称极盛焉。惟惜土人不知留种 ,自制蚕连 ,连纸皆购诸俄人。俄人寓居喀什者 ,就地取蛾蛹下卵 ,浸入药水 ,弃其浮者 ,留其沉物 ,用显微镜察视有无病理 ,制为连纸 ,分三等发售。上等一系列 (俗呼一匣)价银八九钱。此项利权外溢 ,岁值十数万金。近年虽经汉人郅秀云、刘郎山辈 ,自倡留种 ,图挽利权 ,然缠民习用俄种 ,不用土种 ,一时亦无良好成绩云。

七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七时发和阗。出东门 ,折向南行。四里 ,道右坡上有废城 ,询系旧汉城。现余废粮仓一 ,居民两家 ,废城四近 ,麻札累累。一里 ,官厅 ,陈、谢、马、刘诸君送别于此。五里 ,玉陇喀什河沿。回

语 往取曰玉陇 玉曰哈什 译言河中产玉 可往拾取也。陈、谢、诸君复来远送。玉陇哈什河源出后藏北境雪山南伊西里库尔 西北流 经和阗城东 下流至玉陇哈什西 伙什拉什地方 与和阗河西源哈拉哈什河会。二源既汇 是为和阗河。北流 又东北流 入温宿境 至噶巴克阿克集 与葱岭河、阿克苏河会。下流曰塔里木河 渡口河幅 广约五里。水流歧为四派 傍岸两派须船渡 中间三派可骑涉。水流湍急 渡河甚难 车行至此 骊辕皆解。马以水夫牵之 自上游浅处舁水而渡 水没马身。车则扛入船中 与人共济。今日以有官厅招呼 渡船蚁待 仅费二时即渡毕。平日闻有候至竟日而难一渡者。水流太急 河幅太宽 渡船又仅只二艘故也。和阗、洛浦以河中心为界 东洛浦而西和阗。五里 玉陇哈什八栅 居民二百余家 汉人十八家 十七家为湘人 而宁乡籍又三之二。多借官款 典当放账为活。上午 云南张成濂来知洛浦县事 藉省长重利盘剥禁令 勒令缠民勿偿汉人债款 违者严办。同时又收回发商生息官款本银八千余两 自放八分重利。此间放账汉人 大受影响 多致绝粮。夫重利盘剥 为南疆恶习之一 固须痛除 使改轻利。然极端禁止 亦徒为英、俄籍民之放债者 广辟利源。盖缠民最喜质物借债。英俄籍民 为国力所限 不能禁令自由 其放债利息 且视汉人为重 债主不偿 地方官并须为之追索。两害相权 不如任汉人放债 尚为楚弓楚得也。傍午 同乡诸邀便餐 获饱乡味。下午二时 复向南偏东行。二十五里 新八栅 居民四五十家 汉人六家。知事桂芬、管狱员张博洽 远道来迓。茶尖即行。苇湖弥望 碧绿可赏。三十里 洛浦县治。住。是日行七十五里。沿途村舍不断 树木成行 道路宽平 车行甚快。舍馆甫定 前洛浦知事张成濂来会。张在前清供职广西 以命案笈误 发配来新。上年有侦报李寅、夏鼎、马壹诸人谋变之功 当局委是缺以酬之。语言无味 似害有神经病然者。傍晚 至桂、张处报谒。县署就前官店改设 狭隘特甚。各科办事 历租民房 业主屡请发还 桂知事因划旧自治

局与之作骖 ,此后永为官业矣。

洛浦 ,故回阆回庄 ,清光绪二十九年始建县治。民国因之。东西一百七十五里 ,南北四百二十里 ,有三大明 ,四十余小庄。地沙斥 ,宜包谷、棉、桑、果、礲 ,而茧丝为最盛。织毳若丝 ,为班斲轳轳 ,施五彩 ,肖鸟兽、草木、尊彝、鼎俎之属 ,驳萃美观。谷不足 ,仰于阆、皮山。其产玉之地 ,曰大胡麻、小胡麻。小胡麻产脂玉尤良 ,常以星辉月暗 ,候沙中 ,有火光烁烁然 ,其下即有美玉 ,明日坎沙得之 ,然得者恒寡 ,以不能定其处也。玉大者尺咫 ,小者径寸 ,售诸估客。至京师特诸成器 ,常获数倍之值 ,妻子皆衣绡锦。玉上品也 ,曰如羊脂 ,制为条脱、决拾、瓠管、鼻烟壶。其有皮者为价尤高 ,皮有洒金、秋梨、鸡血等名 ,盖皆玉之带璞者 ,一物往往值数百金。采者不曰得玉 ,而曰得宝。前清光绪之初 ,出玉尚盛 ,厥后贡例停 ,贵尚者稀 ,而玉出亦渐少。入民国 ,商贩不来 ,采者绝迹 ,市场遂无玉矣。

七月二十三日 晴

住洛浦。以马待理 ,休住一日。桂知事设午宴。洛浦无城 ,附治居民三百余家 ,汉人十余家 ,英籍民五十户 ,俄籍四十余户。无京货店 ,汉人需用什物 ,须自和阆购买。车店四家 ,现只一家住客 ,中有流娼 ,容颜佳丽胜库车。县境古城甚多 ,大小胡麻二地而外 ,城西北五十里吉牙庄 ,亦有破城 ,墙垣房屋 ,尚有遗基。县属向多金银地课 ,今年概行改征正赋粮草。户民以粮较课微重 ,屡请率由旧章 ,官厅未之许也。此顶地课 ,即由田赋之变相 ,和、于、洛、且四县皆有。若一律而改征之 ,亦归并赋目之正当办法也。县属缠民知识亦较他县略高。有买买提者 ,竟能伪造银币 ,用以乱真 ,幸早查觉 ,明正典刑 ,后害斯杜。而乡约阿浑 ,亦多朋比鱼肉百姓 ,人死析产之际 ,尤为彼辈发财之日。工艺甚有可观 ,罽毯夏夷 ,颜色工作 ,皆胜和阆所产。蚕业发达 ,直追和阆 ,财赋所入 ,居然大县。有郅季云者 ,就旧工艺厂家具房舍 ,织毯制绸 ,获利颇优。今年春间 ,

为马绍武家有礼拜寺 ,代制丝质地毯一条 ,广长过财政厅库藏之贡物 ,价值现银九百余两 ,彼教之崇奉教主 ,亦云奢矣。闻诸道路 ,马君交卸疏附时 ,伪托亏欠公款 ,函到吐鲁番属小教回民 ,筹银二万两 ,旬日而集 ,立汇喀什。其在小教部分之势力 ,实非等闲。盖马为甘肃金县马元装之侄 ,元装创新教 ,乃回教中之马丁·路得。新疆甘回多奉新教 ,马又小有才 ,足以操纵其间。杨省长洞悉回情 ,知非利用宗教 ,不足言治 ,当予优遇以资治理。故恒语人曰 :“马绍武才气颇好 ,操守太坏。”而今年入保考语 ,忽加以 “操守清廉 ”四字 ,其殆反面文章 ,使之内疚也欤。洛浦城南六七日程 ,玉陇哈什河源山中 ,有一海子 ,周广莫知 ,水深而清 ,潮现子午。海水所泄 ,即为河源。泄口之旁 ,有大玉石 ,重数万斤 ,恒发宝光。昔有玉夫数十人 ,结伴往凿 ,皆坠水死 ,后遂以有神护 ,毋敢犯者。和阗南山有野人 ,生而有尾 ,长四五寸 ,语言服装 ,皆殊缠回。七八年前 ,有某缠妇 ,夫妻反目 ,逃入山 ,与彼野人同居数年 ,且育儿女 ,归述家人 ,具云如是。又前年大水 ,河中捞取童尸 ,亦属有尾。众口凿凿 ,其事或确。按自和阗东讫塔羌 ,南连西藏 ,雪山绵亘 ,广袤所及 ,杳无稽考。通藏山径 ,自折毁于董福祥 ,人迹遂绝。其中番族异种 ,生息于是山中 ,为吾人所未知者 ,必尚居多。苟有探险大家 ,缒幽凿险 ,从事详查 ,当能发见伊古以来秘密国家之大部部落与极好领土 ,不仅此有尾夷人一种已也。《新疆图志》云 和阗每岁必产侏儒五六人 ,长不逾三尺 ,股骨只一节 ,常入会城 ,使人观之 ,或歌舞以取直。余在和阗 ,遍询土著 ,云侏儒 (《山海经》称诤人)虽间或见之 ,然未闻解歌舞也。

七月二十四日 晴

上午六时 ,发洛浦 ,东偏南行。十里 ,入戈壁。二十里 ,阿赫栏杆 ,小店一家 ,孤峙戈壁之中 ,询为安酋帕夏所筑 ,规模极小 ,不似伙计栏杆与绰洛克台之宏敞也。店前有烽墩一座 ,夜恒举火以为往来行人目标。有井一口 ,水味苦咸。桂知事远送于此 ,席戈壁 ,

谈一时而别。桂吐属丰采 ,皆有可观 新疆知事中之儒雅者也。过此 ,升降沙梁 ,车颠颠簸。四十里 ,白石驿 ,回语曰伯什托和拉克 ,译言五株胡桐也。官店一 ,驿舍一 ,破屋三家 ,井水咸而臭 ,不可入口。午尖饮料 ,尚自数十里外驮来。下午六时复行 ,仍多沙梁。二十里 ,阿息玛栏杆 ,小店一家。二十里 ,乙根栏杆。乙根 ,回语流水沟也。洛浦、于阗于此交界。小店一家。二十里 ,赫尔巴托栏杆 ,居民二家。过此树木稠密 ,村舍相望。二十里 ,赤拉逊 ,即策勒村 ,清于此设渠勒驿 ,取汉渠勒国名。官店一 ,居民三百余家 ,汉人八家 ,织业极发达 ,所出稠布 ,畅销市场 ,冠于南部。有税卡 ,于阗西境一巨镇也。(按 现已设策勒村县佐。)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道北十余里 ,有古麻札 ,屡著灵异 ,土人往朝拜者踵相接 ,为于阗四大麻札之一。市旁有河 ,曰喀喇塔什 ,源于、洛交界喀喇塔什山。东北流 ,有色勒克布隆水 ,合窝托拉克水 ,自东南来注。又北流 ,有阿拉隆伊拉克水、觉克伊拉克水 ,自西来注。又北流 ,经阿西栏杆 ,曰阿西河。又北流 ,经策勒村 ,灌溉田地后入于沙。自发源至入沙 ,流长四百余里。

七月二十五日 晴

下午四时 ,发策勒村 ,向正东行。五里 ,吉里木提拉克栏杆。十里 ,倭依达栏杆 ,居民二家。过此 ,道旁皆沙梁 ,多旱芦 ,无树木。二十五里 ,苏披栏杆 ,道右麻札累累 ,有礼拜寺 ,道左小店一家 ,居民二家。过此 ,道树成行 ,渐见村舍。五里 ,固拉哈玛八栅 ,居民二百余家 ,汉人十二家。有税卡 ,附近农民约三百户。乡约于此备茶尖 ,少憩复行。出八栅 ,过固拉哈玛河 ,源出卡依拉乞莽山 ,北流 ,经安坝庄 ,曰安坝河 ,经恰哈庄 ,曰恰哈河 ;至固拉哈玛 ,有源出庄东南六十余里之泉水来注 ,合流灌固拉哈玛庄田后 ,入于沙。自发源至入沙 ,流长一千余里。过河 ,仍东行。二十五里 ,过潘拉克水 ,入达木沟八栅。居民一百余户 ,汉人八家 ,附近农民约二百户。道北二百余里 ,有破城子 ,外人曾往掘古物 ,无所得。茶尖后 ,出八

棚,过达木沟水,行戈壁,间有胡桐红柳,无杨柳村庄。三十五里,子木拉提栏杆,小店一家,以乏水故,岁惟冬季有居人。十里,罕兰沟驿,官店一,居民十二家。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知事冯四经、守备马绍晟,远道来迓。驿北三十里许,罕兰沟庄,农民四百余户,有八棚,市民四五十家,汉人六家。自喀什东行以来,沿途护从一抵站口,必群呼“塔玛果”一度,声浪盈耳。余详询之,始知缠语呼烟,即税则习见之淡巴菰也。其烟具以葫芦为之,上下嵌铜或锡为头嘴,中灌以水,纳烟叶于下头,以麸炭引火,而互相传吸,其形甚笨。(间有全体以铜制者,则较美观。)繁盛八棚,亦有专营此业,如内地之装水烟然者。又有一种,取烟草制为颗粒,含之口中,压之舌下,咀其味而吐其渣,名曰纳丝^①,缠俗男妇多嗜之。其烟草价值闻甚贱云。

七月二十六日 晴

下午五时,发罕兰沟,向东行,微偏南,过罕兰沟水,有桥二空。罕兰沟、达木沟、潘拉克三水,上源均为细黑喇水。沙衣巴克水、努拉水、乌鲁沙衣水,中流分合交错,分析颇难,特叙述之。细黑喇水,源出细黑喇山,经细黑喇庄以下,分为二支:东北一支为罕兰沟之初源,西北一支,为达木沟之分源。而沙衣巴克水,源出沙衣巴克山,经沙衣巴克庄。努拉水源出努拉山,经努拉庄。二水合而北流,复分二支,东北一支,为达木沟之分源,西北一支,为潘拉克之分源。乌鲁沙衣水,源出阿克恰克勒山,为潘拉克之正源。细黑喇水东北分支,流至罕兰沟老八棚南三十里,有喀喇苏泉水自东南注之,合为一流,灌溉罕兰沟庄田后,没于沙。细黑喇水西北分支,与沙衣巴克水、努拉水东北分支,合为一流,灌溉达木沟庄田后,没于沙。乌鲁沙衣水,至乌鲁沙衣庄以下,与沙衣巴克水、努拉水西北

^① 纳丝并非纯烟草,系用榆树皮、麻杆、莫合烟合制而成,可含在口内,也可放在鼻子下闻之以提神。作用类似鼻烟。

分支 ,合为一流 ,灌溉潘拉克庄田后 ,没于沙。以上三水 ,自发源至入沙 ,流长各千余里。过罕兰桥 ,道旁红柳丛生。二十里 雅栏杆。二十里 ,西河里栏杆 ,店西有鄂和西河里水。二十里 雅和栏杆 ,俗呼六十里店子。栏杆一 ,民居四 ,附近农民七八十户。乡约于此备茶尖。过此 ,田园弥望 ,鸡犬相闻 ,渠水溢道。十里 ,甲斯米栏杆 ,附近农民四五十家。二十里 ,新八栅 ,俗呼三十里铺 ,居民五十余家 ,汉人一家。五里 ,倭头提拉克栏杆 ,附近农民九十余家。十五里 ,小八栅。五里 ,苏介提阿里克栏杆 ,附近农民一百余家。三里 ,官厅 ,冯知事、马守备、刘管狱员先登 ,复来迓。二里 ,县署。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沿途道路平坦 ,车行甚捷。自喀什回城至此 ,共程一千八百二十九里。

于阗 ,治克里雅城。汉为扞弥、渠勒、精绝诸国地。东汉为拘弥国地。建武中 ,莎车王贤为西域大都尉 ,攻破拘弥 ,杀其王。顺帝时 ,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而自立其子 ,敦煌太守徐由 ,兴兵讨破之 ,更置王而还。其后于阗复攻破拘弥 ,王见杀 ,汉乃立其侍子为王。自后不属汉。元魏时 ,附并于吐谷浑。隋时属突厥。唐高宗时 ,以于阗为毗沙都督府 ,与龟兹、疏勒、焉耆 ,并称四镇 ,而拘弥仅存故城。仪凤 (676—678)中 ,于阗陷吐蕃。长寿 (692—693)中复立国。后晋时为绀州地。宋仍属于阗 ;南渡后 ,于阗役属西辽。西辽亡 ,属乃蛮。至元阿鲁忽分王于阗 ,其地属阿鲁忽。元末于阗数苦兵 ,其民转徙山谷间 ,至明永乐 (1403—1424)时始定。其后遂为回部。清初 ,并于准噶尔。乾隆大小和卓木之乱 ,将军兆惠使伯克鄂对抚和阗。及黑水之围 ,鄂斯满据克里雅、策勒村、塔克努拉村三城 ,副都统巴图齐尔、哈尔瑚尔起兵击破之。始于和阗设办事大臣、协办大臣 ,辖回城六 ,而县属之 ,克里雅、策勒村、塔克努拉村皆属焉。后再罹张格尔、阿古柏之乱 ,未久皆复之。在未置且未以前 ,幅员辽阔 ,甲全疆诸邑。今犹东西九百一十里 ,南北二千四百九十里 ,领三明 ,有大小回庄六十。治境东西三面 ,多溉田沃壤 ,饶

小黍、包谷、青梨、棉桑、葡萄、胡麻。男子皆朴韜力农,女子劬蚕织秉机。毳缕缣缚缟绡蚬布,旖旎滑实,扬采鲜明,冠于南部。市廛之盛,不逮和阗,而牛羊盖泽,一岁所孳,利常倍蓰焉。东南苏瓦拉克山,西南宰列克山,皆产金。而玉出于南山,以流水山鬻子为最良,其质虽逊大小胡麻所产,然得之甚易。故昔之牂诸者,专恃此以琢器,售之远方,盖亦昆阜之支也。

七月二十七日 晴

住于阗。于阗无城,俗称回城、汉城者,仅界渠水,实无城也。附治居民,汉城三百八十四家,回城一千零三十一家。汉人共三十九家。商务回城较盛。县境英籍商民,男四十三,女二十四。俄籍商民,男二百零二,女二百零一。上年城东尼雅庄北约四百里,土人于其地发见破城,掘得紫铜锅一口,量以工部营造尺,径一尺五寸,周四尺八寸余,高九寸。铜质甚佳,古色斑斓。红藕一件,布质似哔叽,两腿织有花纹,状似绿营战裙。据缠回言,系蒙古物,彼俗不着此也。叉子、笼头一付,绳皆兽毛所编,工作颇劣,外形犹新。正方铜印一方,字不可识,量以汉虑鞬尺,方各四分。门户装饰品铜鱼四枚,长约三寸。铜杯一只,底已裂,把已毁,径二寸五分,周七寸八分余,高一寸四分,皆紫铜质。扣带铜钮一付,其质黄铜,雕刻粗笨,无足观。矢镞二枚,皆腐烂,长仅寸余,三角之稜,则井然也。其他铜器残皿,尚有多件,缺不可名。此系送存县署者,其自存者,闻犹居多,惜未得观,辨为何属。又冯知事前在焉耆任时,获有土人于城西四十里铺迤南破城子中,掘得木章二方,一长方形,长六分,广五分半;一等边三角形,边八分,底八分。木质极轻松,若骸炭然。字体近汉隶书,惟不可辨。(以上寸分,皆据汉虑鞬尺。)新疆地居高原,地气高爽,古代遗物,掩埋沙中,经数百年数千年而不腐败。外人常来游历,掘藏彼国博物院中,视为无上珍品。其为土人所掘获者,亦辄价购以去,夸耀国人。地方官吏,不知征买储存,以备考古之用,致皆沦输外国,滋可惜也。上午冯知事于

城东尼雅庄附近,新开二渠:一曰哈马库图克,在尼雅东南二十五里。回语:哈马,蒙古;库图克,井,谓昔蒙古人曾在此处住居掘井也。就旧渠口,新开正渠一道,长四十里,宽一丈二尺,深半之,引尼雅河西源乌鲁克沙衣水,灌地六千七百八十亩。现承垦一百四十九户。一曰札兰和扎克,在尼雅东南八十里,回语札兰和扎克,译言牧童戏吹之苇筒。其地水草肥美,牧童吹筒之声不绝,非《图志》所载扎兰河也。新开中西二渠,长各四十里,宽一丈二尺,深半之。引奇吉罕河之水,灌地一万零九百亩,现承垦者,一百零九户。下午,冯知事设筵于署后花园,亭榭二处,皆朽陋不可居。同席有李湜者,字石渠,现英吉沙尔知事李仿之兄,曾任巴楚、疏附各缺。今年杨省长委查喀属各县财政,具有成绩,盖老吏也。回俗过年,居民必群趋所在地大礼拜寺诵经,视大阿浑演讲。于阗大阿浑某,上年随知事观祭文庙,缠回以其反教,日昨过年,相约不至大礼拜寺经听讲以辱之。大阿浑未知底蕴,乃至某礼拜寺人多之处,质问众人,众人不理之。有俄籍缠民某,竟起而缚之柱上,将笞辱之。衙门闻信,派警兵往弹压,始得脱。触犯众怒,几酿巨变。幸暗使俄商约令彼缠民,向大阿浑赔礼敷衍,得消灭于无形。不然,余辈今日,尚未能饮酒宁处也。

于阗东走且末,北去库车,大路而外,皆有小径。其走且末者,则自城东行。六十八里,威托拉克,自此折东南行。一百二十里,上阿不拉子,栏杆一家。一百二十里,乌鲁苦萨伊,栏杆一家。一百二十里,齐吉罕,栏杆一家。此处北距尼雅城一百四十里,西北距大金厂八十里,皆有支路可达。自齐吉罕折东行,渡齐吉罕水、也亦克水、素盖提水、玉尔滚布拉克水四水,两岸皆高耸如小达坂,跋涉颇艰,共行一百二十里,至玉尔滚布拉克,居民五六家。过土郎和甲水。一百二十里,哈喇萨衣,居民八九家。过波斯塘托和拉克水。一百三十里,乌衣雅衣拉克,居民五六家。过黑斯哈克水。九十里,墨勒恰,无居民,夏间有金夫于此河岸淘金。过墨勒恰水。

九十里 哈巴金厂 即且末县辖小金厂 居民百余家 有八棚。自此折东北行 过墨衣提水。一百里 托科巴依 居民四五家。过哈喇木兰水。九十里 阿羌 居民约二十家。于此向东南行 有山径 十一二站至婁羌县城。一百二十里 巴什塔。一百四十里 且末县治。沿途水草丰美 胜于大道 惟山多水大 气候早寒 每岁只阳历八、九、十月三个月好行 而正、二、三月三个月次之。余时非冰雪封山 则山洪阻道 殊难计日达到目的地耳。其赴库车者 则自城北行。四十里 博斯塘。五十里 铁瓦额黑勒。六十里 麻札。五十五里 塔卡哈。五十里 卡斯坎。六十里 密沙奈。四十五里 毕栏杆。五十里 玉尔滚。四十五里 阿克恰特。四十里 塔什肯。四十五里 和什卡瓦什提。五十里 托巴克威力根。四十里 辟恰里克。五十里 玉吉格得多可。五十五里 波斯塘托和拉克。四十五里 窝托奇。四十里 昆木库多可。四十五里 克恰什。五十里 库木洛可。以上皆沿克里雅河 站口皆有羊厂 水草柴薪 俱极充足。过此则行戈壁 惟站口少有水草 多不足用。约三四日 入沙雅界 渐入佳境。于、库商贩 近多出于是途。若得地方官 按站辟设栏杆 不难成一南北交通间道之通途。又城南有通后藏支路 折毁于清光绪四年董福祥 今已不通。

七月二十八日 晴

住于阗。于上午督查印花一周 憩于某巴依家。其人岁一入蜀 贩运川货。于阗营此业者 共有七家 成都设有行店。下午 马守备邀饮。马 喀什马提复兴之岳丈也。

于阗矿产 金玉皆有 而金最有名。玉惟县南二百五十里流水山所产 子稍佳 俗呼裕勒阿里克 以昔时回民之采玉者 多自裕勒阿里克卡伦来 赴东西各城鬻玉故也。其色或青或白 质多云翳 少温润 故值亦少贬。然大者重至千万斤 亦稀世珍也。产金之区 曰苏拉瓦克山 在县东二百四十里 即大金厂 矿区面积二千四百方里 曰宰列克山 在县西南六百余里 矿区面积三百方里。

其他努拉山、普罗山等处，虽皆产金，然矿苗不甚旺，故不著名。在昔开省之初，适值兵燹之后，金业凋零，课额不足。（道光以后，定例和阗六城，岁纳课金五百两。）巡抚刘锦棠，檄严金清来设金课局，择缠民富者，立厂头四十九名，各派金夫五十人隶之。金夫一人，又派帮夫二人，通力合作，每三夫日纳课金三分。凡采金之户，悉免徭役，曩日派买官金之弊，咸予蠲除。然派充金户者，多有业农民，舍其田庐家室，而驱迫入山。逃亡隐匿，金课无出，势不能不摊派以取盈。始则催呼止于金户，继则迫此遍及帮夫。自有帮夫之名，于是一乡之内，无一人非金户，无一户不纳金。益以头人苛敛，倍征逾额，人民愁恫，不遑宁处。光绪十三年，乃裁金课局，改由民自采，经县官发价收买。其贫户之借贷资粮者，则令纳金以为偿。定章交金一两，给银十四两五钱。寓征课于平价之中，上益而下不损。然而胥役之浮收，乡约之掊克，久之而弊又滋焉。二十八年，喀什道袁鸿祐，请仿漠河金厂章程，官商合资，设立保利、保大、保源、保兴四厂。开办之始，颇获赢羨。乃成效未著，旋即停止，复归于阗县官，仍前定价收买之法。每岁公家所采，不过千金。民国以来，虽节经整顿，而收数亦增加无几。洎前年九月，现任冯知事来，极力整顿，照实报解，岁采沙金二千四十两。又重开停办十余年之宰列克山金厂，定采年金一百两（今年增包三十两），随收平余五两。上年共采沙金二千七百四十五两，每两提支火耗五分，共解额课条金二千五百两，平余一百二十两。（帕夏窃踞南疆之时，仅大金厂一处，每月须交官金四十八斤。每金一两，现定发价现银二十五两，平余不领官价。大金厂八栅，居山峡中，共计金夫六百余户，（冬季有千余户。）八栅居民百余家，汉人八十余家，皆放账，无采金者。厂外四面环山，水草皆无。平日饮水，须驮自三十里外，路径险窄，两日可驮三回，桶水价银二钱。柴草食用诸物，近则购于往返二百八十里之尼雅八栅，远则须来县城采买。金洞百余区，距厂十二三里或五六里，深达五六十丈乃至百余丈。每洞金夫，连

什长或十余人,或七八人。洞口周一丈二三尺,口用木板,周围镶紧,外方内圆,其形如枷。另用坚木镶成圆圈,嵌于洞口,以防崩塌。洞之两旁各栽一柱,高三四尺,柱顶如月牙形,安有铁环,贯横木其上,如车轴然。中悬滑车,系牛皮绳两道,一上一下,一人掌之。柱之两端,各安轮轴,可旋使绳上下,提收矿砂,(洞底金夫三人轮挖,装之皮囊。)倾之洞旁。每日可挖七八十袋,每袋重二三十斤。今日矿砂,须俟明日干时,方能扬金。扬金之法,移矿砂于当风之处,布线毯于地,以木盘高举,缓缓簸之。如此数回,灰土他扬,金沙落毯,光明夺目,手取而纸裹之,甚费手续。改用机器,则便多矣。金厂有口头语曰:“洞深一丈,银用百两。”询系专指金洞所用铁器、木器、牛皮绳袋,时有损害增制,以及洞中点用灯油各项费用而言。似此,则采金亦非易事也。宰列克山方面,山环水抱,金从沟中流出,金洞深仅数尺,或至丈余,掏金较易。惟在后山,面阴背阳,人迹罕至,瘴气弥山,霰雪时作,气候奇特。每岁采金之夫,旧历四月入山,八月即出,不能长期驻采。柴草粮食,脚运艰远,倍于大金厂。惟金苗尚旺,往采者少亏折者。又于阗多古麻札,其著称者有四:曰策勒村、曰努拉村、博瓦子栏杆、(缠民欲通经典者,必去该寺请经。)曰尼雅庄。相传皆属缠回来新之初,与蒙古人争地,战死而权葬其地者。后人思其功德,为之营墓起寺,而朝拜之,缠族无载籍,征信则极难也。

阳关道及缠回风俗

七月二十九日 晴

下午五时 ,乘马发于阗。二里 ,出八栅。向东行 ,微偏北。一里 ,克里雅河沿。河出克里雅山中伊西库尔北流 ,至流水庄北 ,流水山水自南来注 ,普罗山水自西南来注。又北流数十里 ,经博瓦子栏杆庄 ,分灌斯卡太石满庄、绰和拉克庄、昆巴庄、塔哈太石满庄、伯什托和拉克庄、阿雅庄等处田地。流经县城迤北自新庄 ,阿羌水自东北来注。又北流 ,数十里 ,皮介水自东南来注。又北流至库木洛可地方 ,没于沙。自发源至入沙 ,流长二千余里。渡口河幅 ,宽约一里 ,水亦较玉陇喀什、哈拉喀什二河为小 ,马可径渡 ,其深处浸马腹。三里 ,伯什托和拉克庄 ,村舍稠密 ,树木丛蔚 ,犹是附郭风景。冯、李、马、刘四君 ,送别于此。一出庄口 ,即入沙窝 ,弥望皆沙 ,不生草木 ,沙梁起伏 ,宛若狂澜 ,流沙松浮 ,马行无迹。头头是道 ,最易迷途。道北数里沙梁中 ,有破城子 ,即古拘弥城 ,基址甚广 ,土人常于其间掘得泥佛、铜章与绿宝石等物。十五里 ,入干沟 ,循沟行。沟名铁列克乌罗干 ,译言白杨接胡桐 ,以沟上游 ,有胡桐一株 ,昔有土人接以白杨之枝 ,今成变种白杨故也。沟自东南向西北流 ,长八九日程 ,现无水流 ,仅见泥沙。询之土人 ,夏秋之间 ,山雪盛消 ,始有水下。其上下游皆草湖 ,可牧牲畜。二十五里 ,沟中有涓涓小流 ,水色清碧。自此向左升沙坡 ,行沙梁间。策马步月 ,遥闻犬吠。道右有麻札一 ,墓木孤耸 ,若为路引。六里 ,进庄口 ,名哈喇库木什 ,译言有黑芦苇也。村舍夹道 ,树木稠密。道北五里沙阜上 ,有古麻札 ,俗呼布古鲁库木 ,相传缠民初来南疆 ,与蒙古人战

死于此者也。缠民多往诵经朝拜,有守墓阿浑数人,招待一切。十里,雅和普阿浑栏杆,以栏杆为雅和普所筑,故名。旁有渠水一道,流声淙淙,有汉人一在此放债。五里,威托拉克庄。住。是日行六十八里。抵此为夜九时二十分,庄东有安酋帕夏旧设栏杆,现往来旅客与金厂金夫赴县缴金领价者,多于彼处尖宿。附庄农民,连哈喇库木什并计,九百四十四家。哈喇库木什庄田,出阿羌山之阿羌水。威托拉克庄田,荫出皮介山之皮介水。二水下流,均入克里雅河。

七月三十日 晴

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发威托拉克。向东行,微偏北。八里,出庄口,入戈壁,乱石满地,仿佛河滩。十里,升沙坡,入沙窝。流沙厚而松,马行其间,难觅足迹。道南有远山,峰顶积雪,又绕浮云,望之若缠族美人。是山之麓,即大金厂所在。十里,有支路南达金厂。过此,沙梁升降,最费马力。十三里,沙窝尽,复行戈壁。二十四里,乙斯玉洛滚,中经沙梁极多,俗呼七十二道沙梁子,若一一数之,犹恐不止此数。盖数步一升降,十余里如出一辙,马行经此,皆乏而喘。住栏杆。是日行六十五里,抵此为夜八时半。庄东有小水,源出图木牙山,下流会皮介水入克里雅河。夏秋山水大消,水流甚大,春夏间较少,故不能多种庄田。庄北二三日程,有破城子,涝坝房舍,基址宛然。芦苇丛中,掘地数尺,即可得水,土人有于其地掘得古物者。载籍无征,不知为谁氏城邑,大抵汉唐时建筑也。

七月三十一日 晴

下午六时,发乙斯玉洛滚。东偏北行,过水,入戈壁。初则碎石布地,恍若河滩,继则流沙满目,沉厚好行。四十里,阿不拉子,译言其地掘井无水也。栏干一家,胡桐数树。有三加水源出苏拉瓦克山,经上下阿不拉子,北流,至破城子地方,伏于沙。水声潺潺,味甜中饮。茶尖小憩,复行沙梁。二十五里,一沙沟,现无水,惟见泥沙。过此乱石塞途,马蹄拼之,恒流火光。寻复升降沙梁数

十处 ,月暗沙深 ,容易迷路。四十里 ,梭梭坪 ,北距尼雅河约二里而遥。汲水煮茶 ,休憩始行。十六里 ,尼雅乡约支帐道旁 ,设茶尖。过此 ,行戈壁滩。涉小水无数 ,洵皆尼雅河之歧流。十五里 ,坎生里克庄 ,村舍稠密 ,渠水溢道 ,树木成阴。十二里 ,渡尼雅河正流。河源出侠马山、恰哈提山 ,合为乌鲁克沙衣水 ;北流 ,经大金厂迤东 ;又北流至尼雅庄 ,曰尼雅河 ,分三四渠 ,灌溉庄田。又北流三十余里 ,他拉竿水自东来注。又北流三十余里 ,萨拉衣水合乙也水、格支布拉克水 ,自东南来注。又北流一百余里 ,经大麻札 ,迤北入于沙。自发源至入沙 ,流长一千余里。渡口有堤障水 ,循堤而过。二里 ,尼雅八栅。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 ,抵此已交八月一日上午五时矣。八栅居民五六十家 ,附近农民 ,连坎生里克、哈玛库图克、兰披 (尼雅八栅所在)三庄并计 ,九百三十一家 ,俄籍农民四十家 ,种地约五千亩。庄北二百余里 ,有古麻札 ,相传为回教始祖穆罕默德之女 ,嫁阿扎提阿里 ,生子亦麻木玉逊。亦麻木玉逊曾孙甲披萨依的克 ,于回历一百五十二年 ,因争教行兵至此 ,战败身亡 ,遂葬其地。南疆缠回来朝拜者 ,络绎于途^①。庙产甚富 ,有羊千余只 ,牛二百余头 ,驼百余头 ,马数十匹。守墓者二十余家 ,仰食穷民一百余人。麻札北百余里 ,有破城子 ,城垣房基 ,多有存者。唐辨机《西域记》云 :自媲摩川东行 ,二百余里 ,有尼壤城。按媲摩川即今克里雅河 ,自于阗东至尼雅庄二百八十三里 ,尼雅又为尼壤之转音 ,其破城当即尼壤古城。而《西域记》媲摩川“东”字下 ,或脱一“北”字耳。上年土人于其地掘得金条、银镏及他古物甚多 ,古物多为英人斯德讷^② 价购以去。其纳官中者 ,具七月二十七日日记中。

① 这里指的是今民丰县的伊玛姆扎法萨迪克麻札。这个麻札是南疆最重要的麻札之一 ,号称朝拜三次 ,等于去一次麦加。

② “斯德讷”应指著名西域探险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1862—1943)。斯坦因在于阗、民丰一带的活动 ,详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八月二十日日记中的“司德讷”亦指斯坦因。

八月一日 晴

下午六时 ,发尼雅 ,东北行。七里 ,出庄口 ,入草湖。初沿尼雅河岸行 ,继折贯草湖中央。十五里 ,道右遥见哈玛库图克庄。十六里 ,升沙坡 ,入沙窝。十里 ,胡桐窝子。八里 ,沙窝尽 ,行碱地 ,多胡桐。三里 ,出树窝 ,行旷野 ,道旁仅见红柳、短芦。十三里 ,胡桐窝子 ,树大合抱 ,且极稠密 ,月下望之 ,疑为村庄。五里 ,树窝尽 ,过小沙地 ,复入树窝 ,皆胡桐。八里 ,英达雅 ,回语 :英 ,深^① ;达雅 ,河 ,以栏杆有深河也。其水源出南山 ,上流为齐吉罕河 ,又名萨拉衣水 ,下流入尼雅河。住栏杆。是日行八十五里 ,抵此已夜十一时。河水浊而微咸 ,勉强可饮。冬时河水涸竭 ,须临时掘井汲水。栏杆迤北百余里 ,有破城子。

八月二日 晴

下午五时二十分 ,发英达雅 ,东北行 ,多偏北。流沙多碱 ,旱芦丛生 ,下多羊粪。十六里 ,别列克里克。回语 :别列克 ,鱼 ;里克 ,有 ,以海子中有鱼也。道左右数里以外 ,皆有海子 ,遥遥相对 ,中连洼地 ,水流相通 ,水深清碧 ,中产巨鱼。右海之东 ,左海之西 ,皆有胡桐 ,茂密成林。五里 ,道南多胡桐树。过者云 :自此至且末 ,道北数十里外 ,皆胡桐不断。十六里 ,干海子 ,月映碱泥 ,望之若水。护从于此煮茶小憩 ,憩后复行。初行沙梁 ,尚见短芦。继走沙窝 ,不生草木。二十里 ,道右胡桐成林 ,当前土阜层列。过此 ,又行沙窝。十八里 ,雅通古斯 ,译言其地昔多野猪也。住栏杆。是日行八十五里 ,抵此已夜十时二十分。栏杆后负沙梁 ,前带河流 ,水味苦咸 ,勉强可饮。栏杆一家 ,别无居民。雅通古斯河源出英吉介山 ,下流马

① 新疆地名中的“英”,一般认为含义是“新”或“新的”,如英苏,含意即新水。谢彬所记的地名及其含义,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由于地理变迁,他路经的不少地方今已湮灭无存,所经路线也再不通行,这样,他的记述往往是仅见的资料。但由于语言不通,某些说法显然不完全正确。

行二日程 ,入于沙。沿岸有胡桐。

八月三日 晴

下午五时二十分 ,发雅通古斯 ,东北行。过水 ,入戈壁 ,黑沙布地 ,粗如芝麻。旋行沙窝 ,道旁土阜 ,迤邐不断 ,间生旱芦。四十里 ,茶尖。复行沙窝 ,间见红柳 ,中经碱滩 ,泥浮结壳 ,马行其上 ,折裂有声。三十里 ,雅可托和拉克 ,回语 :雅可 ,尽头 ;托和拉克 ,胡桐 ,谓过此即无胡桐也。住栏杆。是日行七十里 ,抵此已夜十时五十分。栏杆荒陋不堪 ,旁无河流 ,又无井穴 ,人到随掘 ,水黄而咸 ,不堪入口。栏杆前面数十武 ,胡桐成林。前清开国之初 ,于新疆定伯克之制 ,其最尊者为阿奇木 ,次则伊什罕 ,此外伯克 ,各有职掌。司田赋者 ,曰噶杂纳音 ,掌买卖田宅 ,平争讼 ;收租税者 ,曰密图瓦 ;整饬回教者 ,曰摩提沙布 ;管理刑名者 ,曰哈资 ;导水利者 ,曰密哈喇布 ;平市价者 ,曰巴济格尔 ,管营造者 ,曰纳克布 ;司征此者 ,曰阿尔巴布 ;榷商税者 ,曰柯勤克牙拉克 ;掌经典者 ,曰朵布提然克塔布 ;典园林者 ,曰巴克马塔尔 ;警斥埃者 ,曰达鲁罕 ;巡逻侦缉及主守罪人者 ,曰帕提沙布 ;平治道途者 ,曰色依得尔。大小相维 ,分科治理 ,有成周里党、西汉乡亭之遗风。即今东西诸先进国之自治良规 ,亦有合者。清末开设行省 ,裁伯克 ,改乡约 ,水利经典 ,仍各不废专司。而民之敬信阿浑乡约犹甚于官。盖以官数年必一易 ,而阿浑乡约皆土著 ,恒不易者也。

八月四日 晴 (甚热)

下午五时十分 ,发雅可托和拉克。初向东行 ,继东北行 ,碱滩多旱芦。十五里 ,额底里什 ,译言戈壁平旷也。道左遥见旱芦 ,断续丛生。三十里 ,茶尖小憩。仍行戈壁 ,碱浮成壳 ,马行有声。四十里 ,野马井子。过此 ,土壤深厚 ,尘扬如雾 ,旱芦丛生 ,地皆可垦。三十五里 ,过安得悦河 ,入且末境。住栏杆。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抵此已交五日上午一时十五分。栏杆四围多胡桐 ,大皆合抱 ,河水甜可入饮。安得悦 ,回语有二义 :一陡峻 ,谓河岸高而陡 ,难为升

降；二忙迫，谓河底皆浮沙，易陷人马，须觅沙之硬处催马急渡也。河之正源，六源并导，(中有三源，皆出且末县属阿斯墩塔哈山。一出玉孜塔哈山，一出克子里雅山，一出三加山。)合流三百余里。至波斯塘托和拉克，西源哈喇沙衣山水，东源阿卜山水，先后来会。又北流四百余里，经安得悦栏杆。又北流一百余里，至苏武奇。东西两岸，各有居民八家。又北流二百余里，入于沙。自发源至入沙，流长一千余里。渡口河岸，高十余丈。河幅广五六十步，水深尺余，底皆浮沙。须得熟识路径之人，导从硬沙地方以渡，方免陷落之虞。按：安得悦一名安多罗，唐辨机《西域记》：自尼壤城东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睹货罗”，《新唐书·西域传》作“故都罗”即安多罗也。沿河地味肥沃，面积极广。若从上游开渠引水，招民安户，必成巨镇。且地当于阗、且末交通孔道，为汉阳关古道之要津。将来西北交通大辟，商旅日繁，恐须于此增设县治也。

八月五日 晴(甚热)

下午五时，发安得悦，东北行。道旁圆阜累累，胡桐相望，间有旱芦，并多蚊蚋。四十里，茶尖小憩。十二里，逾沙梁，入沙窝。六里，卡玛瓦子，回语：卡玛，鸟；瓦子，鹅，以其地多野鸭、野鹅也。于、且旧议于此分界。胡桐三五，交枝道左，芦苇丛生，深没人马。小海子一，水味臭咸。道南半里，沙梁之背，有泉一泓，水源甚旺，味甜可饮。又十余里，有牧户五六家。道北数里，有大海子，广五六里，中产鱼，水味臭。过此，流沙弥漫，颇易迷途。十六里，梧桐窝子。四十六里，树塘，译言树木条达参天也。山水溢道，迤邐如河，树木葱郁，广十余里。地味腴美，可垦成村，有废屋基，似曾经人开辟者。栏杆折毁于回队，三年于今，尚未修复。夫且末为新设之县，正宜讲求交通，以徠四方之民，大事垦辟。而如此通途，竟不设立栏杆，守土者亦太尸位矣。住帐房。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抵此已交六日上午二时。

八月六日 晴(甚热)

上午,日炎如火,热不可睡。披衣出帐,露宿树阴。土虻、蚂蚁,群起咬人,寝不安席,度日如岁。下午五时二十分,发树塘。先向东行,继东北行。二十五里,拔卡,译言矮,以其旁有低小胡桐、红柳也。有井二口,水味苦咸。二十里,茶尖。道左右数十步外,皆有胡桐,过此多行碱滩,时见低树。四十五里,青格里克,回语:青格,野麻,里克,有,以其地多野麻也。住栏杆,陋秽不堪。是日行九十里,抵此已夜十二时。新疆昔为牧国,今犹与耕并重。牧畜之中,以马、牛、羊为主要。马十一月而产驹,牛九月又十月而产犊,羊六月而产羔。辨齿以知其岁。马初生曰驹,三岁曰对牙,四岁曰四牙,五岁牙齐,十岁牙平。牛初生曰犊,其辨牙之法,亦如之。羊初生曰羔,周岁曰密牙,二岁曰二齿,三岁曰四齿,四岁曰满口。蒙哈之俗,马牛及岁则烙蹄,羊则烙角,以别于他群。马有亡逸,辄伏地覘察,能知踪迹所向。虽丛草沙砾,寻迹求之,百不失一。往来归化之骆驼商队,亦习此术,然终弗如也。俗谓之打模。

八月七日 晴(甚热)

下午五时,发青格里克。东北行,驰驱小圆土阜之间,恒见枯死红柳、梧桐,堆弃道旁。二十五里,过卡能密能水。源出麦衣提山,北流五六百里,没于沙。现值山水涨发,水浊流急,决岸有声。春夏恒涸,故沿河无灌溉之利。下流二三百里处,沙碛中有破城子,城垣房舍,露出沙面数尺。上年且末英俄商约,觅人往掘古物,寻数日,不见城而返。过此,多行沙梁,颇疲升降。二十三里,折道旁红柳,煮茶小憩。十六里,道右有井,水黄而碱。十八里,乌斯曼巴依。后负沙梁,弥望旱芦,有井数口——腰站也,无栏杆。二十五里,塔伊拉克托多罕。回语,塔伊拉克,骆驼,托多罕,送,言昔有甲乙二人,邂逅此间,甲以骆驼赠乙也。自此行沙窝,沙梁纠纷,头头是道。行旅经此,最难觅路。三十八里,阿哈巴依。无栏杆,旱芦满地,并有远树,井水可为饮料。住帐房。抵此已交八日上午四

时,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连日皆在戈壁沙窝中行,天候又热不可耐。每值风至,如近火焰。盖风从戈壁中起,戈壁沙砾,传热甚快,积热最多,非若海洋空气,多含水分,习习吹人,足消暑气。回忆读书日本东京时,避暑日光大森诸处,不啻天堂地狱之别已。

八月八日 阴

下午四时半,发阿哈巴依,东北行。十六里,入沙窝,升降沙梁,不记次数。沙流无定所,若非昼行,亦易迷路。二十二里,沙滩平旷,极目无际。三十里,以月未东升,惧入歧途,煮茶沙中,假寐等月,月出复行,升降大沙梁十数。三十二里,克提莽,译言其地多土台也。住栏杆。是日行一百里。且未知事龙协麟、前知事任履正,远道来迓。栏杆前有土台无数,月下视之,如城垣,如烽墩。抵此已交九日上午二时。自于阗至且末,计十二程,无一程无沙窝。行经沙窝,最忌遇风。大风过处,流沙皆平,杳无痕迹。其时虽熟识路径之人,亦须跟寻牲粪,按辔徐行,欲不为逐臭之夫,则万不可得。然无指南针以定方向,无灯笼而作夜行,犹是危险行动也。

八月九日 晴

下午四时,发克提莽。东偏北行,多沙梁。十六里,喀拉斯的。回语,喀拉,头,斯,的,悬,谓昔有匪徒正法于此,悬头梧桐树上也。道左有井二口,芦苇一区。八里,过古渠,长约二百里,昔引且末河水,以灌克提莽迤北之田,今湮废矣。过此,沙漠平旷。二十五里,坑沙洋塔克,译言其地多骆驼茨也。十里,乡约支帐道旁,设茶尖,烧羊羔以进,味颇可口。十三里,过渠水,即龙知事循第二古渠旧道而新开者。长百四十余里,水流甚大,灌田可十万亩,现正丈荒安户。流水淙淙,声幽可听。过此,道树成行,村舍不断。十八里,且末县署。住。是日行九十里,抵此已夜十二时。西南距于阗县治,一千一百八十八里。《阗、且分界图说》,作一千三百里。

且末,取汉且末国名。为汉且末、戎卢、小宛诸国地,东汉属拘弥。元魏隶吐谷浑。隋唐之际,城郭邱墟,地成瓯脱。前清开省,

划隶于阆 ,名卡墙 ,设稽查局董民事。入民国初 ,南疆迭见戕官之案 ,其地僻在一隅 ,尤匪徒渊藪 ,于阆鞭长莫及。民国二年 (1913) 十二月 ,遂越境戕杀婁羌知事胡奠华。省长乃电中央 ,拨隶婁羌 ,于其地设帮审员。然势弱权轻 ,不足资震慑。三年五月 ,复电中央 ,置县治 ,如今名。东以地明乌拉克界婁羌 ,南以昆仑山后碧柳察哈泊以南界西藏 ,北以沙漠界尉犁 ,西以安得悦河水心界于阆。东西一千有八十五里 ,南北二千五百余里 ,面积约六十余万方里。东至婁羌 ,有驿卒递文报。西至于阆 ,亦按程设栏杆便行旅。西南阿哈塔克山盛产金 ,名后山金厂 ,气候过寒 ,颇难开采。而卡巴山小金厂 ,开采易而矿苗弗若。东南邻青海之山产紫铜 ,苗旺质佳比拜城。地味肥沃 ,可垦之地多至五百余万亩。(连克提莽迤北及安得悦、树塘诸处并计 ,当在一千万以上。)开渠广招徕 ,一大有为之巨邑。然不力通西道 ,以来和、于、洛之民 ,亦无望也。现有民九百余户 ,熟地五万余亩 ,额粮六百七十余万 ,牲税牧税四千一百余两。岁采条金九百三十两。民俗同于阆。东南行十二程 ,达青海边境 ,并可通之以便商旅。

八月十日 晴

住且末。全县人口五千九百余人 ,汉人五家 ,俄籍商民十五六家 ,英籍六七家 ,英俄各有商约。共种地四千余亩。自于阆以东 ,且末、婁羌、尉犁三县 ,皆无酒坊 ,无猪种 ,无汉人日用京货店 ,可见汉人之极少 ,而皆缠民所宅也。

八月十一日 晴

住且末。且末无城 ,无邮政机关 ,衙署系就前稽查局改设 ,塌废不堪 ,规模陋隘。南山产猢猻、狐皮及野牛、马皮 ,颇有佳者 ,惟制裘之术不工 ,且多用盐硝。携至关内 ,辄潮湿腐烂 ,寝成废物。近亦有解水硝法者 ,然终不及甘陕诸处 ,仅免脱毛及潮湿而已。自小金厂南偏西行四站 ,羊厂山中产银 ,为某英人发现 ,矿苗成分 ,不亚叶城。询之土人 ,多秘不语 ,惧为官采 ,永受派夫之累也。且西

南境 ,有麦依提水。自彼开渠 ,中经低斜达坂 ,可十余里 ,盘旋引之 ,竟能通过 ,且灌坡上青稞之地。详询老农 ,谓和、于、洛一带水性 ,皆能逆行。上流陡急 ,冲力最猛 ,因其势而利导之 ,以升达坂 ,决诸东方则东流 ,决诸西方则西流 ,无不如意。土谚有之曰 :“高坡开田 ,渠水利便。”是亦足供物理学之研究也。卡墙河经行县境 ,沿河草湖弥望 ,可开稻田数十万亩 ,可牧牛马各十万头 ,惜未加以提倡也。(县境宜羊之夏窝不广 ,故不能多牧羊获重利。上年调查 ,全县羊仅六万余头 ,不足供给本地人民之需要。此项草湖 ,夏多蚊蚋 ,羊不能耐 ,牛、马、骆驼颇能受之 ,而牛为最。)下午 ,龙知事设筵署中。余以日来伤暑 ,食一二味即用饭。

八月十二日 晴

住且末。上午偕瑞征、烈夫策马至城南(微偏西)十五里许 ,一觐且末古城墟 ,亦即唐之播仙镇也。城基周广约二十里 ,城垣数段 ,岿然犹存 ,房舍基址 ,区划如新。每经大风 ,土人辄往是地寻拾古物铜章 ,间有获窖镪者。唐辩机《西域记》云 :从睹货罗故国东行六百余里 ,至折摩驮那故国 ,即沮末地也。城郭岿然 ,人烟断绝。按 ,沮末即且末 ,则此城唐时已邱墟矣。旁有白骨塔一 ,中立古骸一具 ,恍若生理学用之蜡人。中身与手 ,全部皆存 ,安置失慎 ,惟脱头囿。据土人云 :十年前大风扬沙 ,流露古棺。启视之 ,衣冠尚存 ,被风乃成灰烬 ,移置塔中以至今日。何代尸骸 ,无从稽考。大抵一古代木乃伊也。新疆地属高原 ,土性干燥 ,废物土中 ,可数千年不朽。近世以还 ,外人来游兹土 ,往往于破城中掘获多数古物 ,皆完好可观。而吐鲁番三堡之故高昌城 ,诺羌城东七站(赴敦煌之路偏北)之古抚顺城 ,所掘古骸尤多 ,且具全体。苟由公家明令保存 ,更筹经费运贾外洋 ,则此项木乃伊收入 ,亦足少补新省之财政也。县境有古渠四道 ,各长一百余里。据老农言 ,古时水利乡约 ,多至四十余人。附郭西北东北 ,皆属庄田 ,广长约及百里 ,今日所垦不过十之二三。此间金矿 ,后山最旺 ,惟皆冻冰 ,须自二三站外 ,拾驮野

牛、马粪，选地焚烧，使冰解地热，方行掘取。遇苗旺处，一掘可获数钱，形同豆瓣。然非土著缠民，不能耐此苦寒。亦非有经验者，亦难判苗所在。前知事任履正未谙此中情形，贸然发半价雇民夫，前往采取。卒之费银千两，得金不盈一两，而罢其工，且大招民怨，上诉大府，撤任查办。可见致富之术，亦须熟习情形，而非可鲁莽得也。下午三时，任前知事邀饮。六时，发且末县署，北偏东行。二十里，白列克库尔，译言旁有海子产鱼也。乡约于此备茶尖。四十里，阿哈提肯尔墩，回语：阿哈，白；提肯尔，茨；墩，坡，谓是坡多生白茨也。十里，斯窝塔哈，译言其地多热气也。掘地得泉，严冬不冻。五十里，塔他浪庄，有驿舍。附近有破城子，农民六十余家，有官地六十亩，岁收租粮一十六石。住民房。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抵此已交十三日上午三时。沿途地势平坦，地味肥沃，辟而垦之，可得良田四百万亩。自此沿河北行，七十里，苏伯斯肯尔，译言河水环曲也。其地旧种稻田二万余亩，久荒未耕。上年有十三家前往续垦，地味甚沃，有成聚之望。

八月十三日 晴

下午四时，发塔他浪。东偏北行，庄田弥望，胡桐成林，芦苇丛生，地味肥沃。十二里，老塔他浪，昔为村庄，今皆莱芜。沟渠房舍，基址皆存，就而垦之，奏功易易。且末田地开辟，此地与苏伯斯肯尔极早，新塔他浪庄次之，县城附近又其后也。八里，卡墙河沿。卡墙河即古且末河，佛书所谓阿耨达大水也。有三源，一出乌鲁克苏山，一出阿哈塔克山，一出阿里雅拉克山。汇为卡墙河，西流，经摩拉布拉克山，觉可沙衣水、跳提勒水，自南来注。又北流，经且末县城东，灌附城庄田。又北流，经塔他浪庄东南，灌庄田。又北流三百余里，折东北流，入婁羌境，汇于罗布淖尔。自发源至入海，流长一千余里。自且末城以下，虽不通舟楫，然夏涨而冬不枯竭。渡口河幅，宽不十丈，流深而急。有三独木舟（回语曰恰拉恶恰克）以济行人；汉人呼卡篷子，不识何义。相传为张骞乘槎之遗制，即

《易》所谓剡木为舟也。取大木 ,空其中以坐人 ,船首系绳 ,拴于连结两岸木桩大绳之上 ,徐撑而渡。龙知事远送于此。上流二里 ,坑拉克。回语 :坑 ,宽 ,拉克 ,能行 ,谓其河面虽宽 ,然浅而易渡。未设卡篷子以前 ,行人多于彼处过水。渡河仍东偏北行。二里 ,塔哈提帕尔 ,译言胡桐成荫 ,夏可乘凉也。树皮刮处 ,有近日且未查案委员俞次屏题笔 ,墨迹尚鲜。过此行旷野中 ,胡桐旱芦 ,入目不断。四十三里 ,削库尔。回语 :削 ,碱 ,库尔 ,海子 ,以其地有碱海子也。过此胡桐遂稀 ,仅见旱芦。四十五里 ,沁库尔。回语 :沁 ,大 ,以其地有大海子也。海子长五十里 ,宽约二十里 ,芦苇深密 ,可编大宗之席。若在疏勒、莎车 ,又可征收芦课也。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驿舍东、南两面 ,百步以外 ,皆多胡桐。

八月十四日 晴

下午五时半 ,发沁库尔。东偏北行 ,碱滩。三里 ,入沙窝 ,道旁多旱芦、青格、甘草诸植物。十八里 ,又入碱滩 ,且多苇湖。二十里 ,阿斯湖旧驿。驿舍尚存 ,以西距塔他浪驿太远 ,饮水咸臭 ,前月移置沁库尔。过此 ,胡桐、芦苇连绵道左。二十五里 ,帕提莽尔特。回语 :尔特 ,死 ,谓昔有缠妇帕提莽死于此处也。茶尖小憩。三十二里 ,克列阔勒。回语 :克列 ,蛇 ,谓昔有蛇烧死此间也。胡桐数株 ,老干槎桠 ,孤耸道左。十二里 ,敦的满海子 ,周约五里 ,中产鱼类。水清而深 ,味甚咸苦。附近芦苇丛密 ,深没人马 ,胡桐亦多。十里 ,阿哈塔子墩。回语 :阿哈塔子 ,不生草木 ,以驿舍之旁 ,有不生草木之白土墩数处也。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驿舍系前月新修 ,以旧驿路迂远 ,新辟捷径 ,特从阿黑里克移置此间。东北距阿黑里克旧驿五十里。

八月十五日 晴

下午六时 ,发阿哈塔子墩 ,东偏北行。二里 ,胡桐窝子。五里 ,分路处 ,旧路由此折东北。循卡墙河岸 ,至阿黑里克 ,折向东行 ,至青格里克 ,道路迂曲 ,且多沙梁。近辟新路 ,尚未大通 ,芦苇深密 ,

人马为掩 ,碱土松浮 ,马行陷蹄 ,苇湖之间 ,并多蚊蚋。八里 ,升陡沙坡 ,曲循沙梁 ,间行碱地。三十五里 ,布和拉克。回语 :布和 ,鹿 ;拉克 ,住 ,以有鹿群居此也。饮茶小憩。过此 ,折向东行 ,渐作下坂之势 ,经小沙梁无数。十五里 ,过二大沙梁 ,会于旧路。道旁有井 ,可设腰站。自此升陡沙梁三 ,循沙梁行 ,流沙满地 ,聚散随风 ;人行无迹 ,时虞迷途。沙厚而松 ,最费马力。五十里 ,雅可托和拉克 ,道右有井与马槽 ,从前往来商旅 ,有宿此者。十里 ,青格里克。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 ,抵此已交十六日上午五时。沿途多沙窝沙梁 ,跋涉之艰 ,殆等二百里云。驿舍四近 ,胡桐成林 ,前面井水味咸。迤北半里 ,林中有泉 ,水甜可饮。

普、魏及唐中国僧人多往印度请经 ,其行程不外三道 :一出玉门北行 ,至伊犁 ,西历浩罕至撒马尔罕 ,折东南 ,逾铁门 ,渡缚乌河 ,越印度库什大雪山 ,入克什米尔 ,是为西道 ,唐僧玄奘去时所行之程也。一出阳关 ,经于阗至叶尔羌 ,折西南行 ,循徙多河而上 ,涉葱岭 ,至色勒库尔 (今蒲犁) ,再赴印度 ,是为中道 ,唐僧玄奘归时所行之程也。一出阳关至和阗 ,折南行 ,经毒龙池 ,蹶悬度 ,过沙河 ,入罽宾 ,是为东道 ,晋僧法显、北魏僧慧生所行之程也。今三道皆尚可通 ,而东、中二道 ,尤印度商人来新贸易之惟一孔道。

八月十六日 晴

下午六时四十分 ,发青格里克 ,向东行。升降沙梁十数次 ,流沙松而深 ,甚碍马行。二十里 ,裕祥卡持驿 ,言昔有缠民于此遗忘裕祥也。胡桐一圈 ,可荫行人。道旁有井 ,水不甚咸。过此仍行沙梁 ,且易迷途。二十里 ,乌尊恰瓦 ,井水味甜 ,可充饮料。过此 ,渐入碱滩 ,有路可循。二十五里 ,迫勒。回语交界处也 ,且末、婼羌于此分界。胡桐树上书有界牌 ,深夜冥冥 ,未之见也。《且末界图》谓东界地明乌拉克 ,遍询从人 ,皆莫能对。迤西草厂一区 ,水草颇丰美。且末未设县以前 ,于阗、婼羌界在青格里克 ,草厂属婼民牧放。今划归且末 ,婼民颇持异议 ,将来恐有争界交涉发生。道旁有井水

胡桐 ,于此煮茶小憩。折东偏北行。三十五里 ,破城子 ,唐之努支城也。周约三里 ,城垣房基 ,间有存者。胡桐合抱 ,俨然村落。五里 ,瓦石峡河 ,源出东南六七程外山中 ,即地志所述之托古斯达坂。曲折西北流 ,经瓦石峡 ,灌溉庄田 ,折东北流 ,经卡尔墩与寇昆玉洛滚及塔玛哈斯干 ,至婁羌城西北七八十里 ,入于卡墙河。渡口歧为五派 ,宽可二里 ,现只二派有水 ,深不盈尺 ,策马径渡。八里 ,瓦石峡庄。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五里 ,抵此已交十七日上午三时。本庄居民五十一家 ,多和、于、洛三县客籍 ,已垦中下熟地 ,共计一千二百余亩 ,纳粮三十五石 ,为婁羌西境惟一村落。据乡约云 :河水地段 ,皆可再垦一万余亩 ,特交通不便 ,农产物无外销之场 ,人民以无利可图 ,多不愿居留此间 ,广事开垦耳。

八月十七日 晴

下午四时 ,发瓦石峡。东偏北行 ,过沙沟 ,间有涓涓小流 ,洵即瓦石峡水之歧流。逾沙梁 ,行戈壁 ,沙砾布地 ,粗而平实 ,同于哈密迤东数程 ,南疆鲜见者也。道北数百步外 ,时见红柳、胡桐。五十五里 ,五受柯多可 ,译言昔有缠民五受于此掘井也。井在道北数里树窝中 ,水微咸 ,差可饮。十五里 ,赊里克 ,译言其旁有草名赊 ,足喂骆驼也。茶尖小憩。过此渐入碱地 ,间有土阜累累 ,拱峙道旁。三十里 ,卡拉威洛竿。回语 :卡拉 ,牛 ,威洛竿 ,死 ,谓昔有牛死于此地也。二十里 ,泾里克。回语 :泾 ,鬼 ,谓昔有人宿此见鬼也。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沿途地平而实 ,视行沙窝 ,则多便捷。驿舍就土阜凿坎为之 ,左近有一海子 ,回语泾里克布拉克 ,周广数里。中有泉源 ,天愈阴雨 ,则水愈大 ,流经驿舍前 ,仿佛小河 ,下流数里没于沙。水味微咸 ,勉强可饮。且末县城无邮政 ,自城东来婁羌 ,按站设步差二人 ,递送文报。步差皆健步 ,一小时可十三四里 ,且不休憩。余昔见四川友人 ,日行百余里 ,屡旬不以为苦 ,并谓川人皆能如是 ,因羡川人为陆地神仙。今睹缠民 ,是又不仅川人善走也。

八月十八日 晴

下午五时 ,发泾里克 ,东偏北行。数里 ,碱块塞途 ,如走河滩 ,不能驰骋。继入戈壁 ,平实好行。三十八里 ,伯什拉克。回语 :伯什 ,五 ;拉克 ,草阜 ,以道旁戈壁中 ,有五土阜 ,上生草木也。二十里 ,塔底胡拉卡 ,道旁有废井 ,久湮无水。茶尖小憩。三十五里 ,苦罗阿斯竿。回语 :苦罗 ,野骆驼尾 ;阿斯 ,悬 ,谓昔有人悬野骆驼尾于此也。十五里 ,新户庄 ,回语曰特底浪。管狱员顾某 ,候迓于此。茶憩复行 ,过沙沟一 ,新户庄与老户庄于此分界 ,俗呼大河坝。夏令山水盛发 ,始有水流 ,下入卡墙河 ,即《图志》所载之媯羌河也。十五里 ,卡克里克八栅 ,市面逊于且末。知事廖振鸿来迓。二里 ,媯羌县署。系就民房改设 ,规模虽狭小 ,视且末又稍胜矣。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自于阗至此 ,计程二千零二十三里。土人呼瓦石峡至泾里克 ,为一百四十里 ;泾里克至县城九十里 ,盖瞎闹也。

媯羌 ,取汉媯羌国名 ,后汉之时 ,已为大国所并 ,其后不见书传。清同治 (1862—1874) 间 ,南疆大乱 ,回民避难者 ,多杂集蒲昌海左右 ,流离转徙 ,死伤过半。大吏劳徕安集 ,焚灌莽 ,起屋居 ,艺树决渠 ,资牛、种、塿基、经纬、组驛之具 ,教以耕织。行之十年 ,民乃大殖。初设卡克里克县丞 ,继升为媯羌县。民国因之。东西九百零五里 ,南北八百五十里 ,有庄十一。其地沙卤少田 ,多胡桐、桤柳、葭莩、野麻 ,其谷小麦、包谷、青稞 ,其畜牛、羊。其人饱暖之外无赢余 ,农隙则以樵以渔 ,无服贾者。其八栅一如各城 ,而不及其繁盛。罗布淖尔西北岸 ,有罗布起克二庄 ,望之丛薄蔚然 ,居民各十余家。(清乾隆间共五百余家 ,宣统时尚五六十家。)昔皆不事耕牧 ,捕鱼以为食 ,织野嶠以为衣 ,袭天鹅之毳以为裘 ,藉水禽之翼以为倚邙。操缠语而不善讽经礼拜 ,构木编芦为窝铺 ,中悬鱼崖 ,餽不可近。而彼亦不喜近汉人 ,近则必痘。二庄之人互为婚嫁 ,亦不与他族通也。近年以来 ,其少壮者稍解耕牧 , (耕则来城近处 ,牧尚就地为之。)而与他族交通。间能粒食 ,不若昔之野陋 ,惟生齿日减 ,种姓将灭。其殆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天演淘汰也欤 !

八月十九日 晴

住婼羌。晨 , 守备邹维新来谒。午 , 廖知事设宴署中。傍晚 , 前知事李馨来会。婼羌僻处罗布淖尔之西 , 全县人口 , 四千二百九十八人 , 户六百八十四。常年收入 , 抵支本县政费 , 尚不敷银四千二百余两。现廖知事着手疏通由婼羌至敦煌间汉阳关古道 , 期兴商务 , 调查大小屈莽暨县西南一带山中草场 , 备扩牧政。治婼之策 , 百年莫易 ; 稍假岁月 , 必呈大效。本县财政收支适合 , 犹余事也。盖婼羌东经敦煌、安西直达关内各省 , 西道且末、于阗径抵莎车、喀什 , 西北逾尉犁可至库车、阿克苏 , 东南越屈莽山可赴西藏、川边、青海、西宁。当孔道之中权 , 绾四达之枢纽 , 固商货之天然聚散场 , 特交通未辟 , 遂无足观。廖君今启其机 , 发达当自兹始。此项先例 , 记载繁多。香港、上海、青岛、澳门 , 皆昔时国人所视为荒岛渔窟 , 无足轻重者也。由婼羌至敦煌 , 即汉阳关古道 (今南湖路) , 晋法显、北魏慧生赴印度请经 , 石晋高居诲使于阗国 , 皆由是途。据近经行者云 : 古道遗迹 , 存者犹多。其路系用红柳、芦苇 , 高垫若堤 , 用防沙掩。今沙碛中 , 隐见断墙 , 如城垣然者 , 若断若续 , 无日无之 , 即古道也。眉前行程 , 歧为二道 : 自敦煌西行者 , 曰西湖 ; 自敦煌南行者 , 曰南湖。分道而驰 , 会路于婼羌咸水井子。商旅经行 , 夏秋多由南湖 , 冬春多由西湖。南湖沿山而行 , 水草丰美 , 惟未修治 , 路颇崎岖 , 冬春冰冻 , 天候尤寒。西湖直穿戈壁 , 道途平坦 , 碱多水咸 , 草亦不丰 , 须至冬春 , 啮冰而进。廖知事拟于南湖设栏杆 , 西湖酌树路引以便商旅而利交通。已在干站地方 , 凿井得水。如果继续进行 , 联络敦煌、于、且 , 分头办理 , 数年以后 , 阳关古道 , 必能复通。甘新关系 , 必益亲密。商业上固多利益 , 军事上尤便运输 , 其功有足多也。

附：婼羌歧路

(一)自婼羌东行。七十里,羊大什哈。一百二十里,密远庄。五十里,咸水井子。五十里,大墩,水草有。一百一十里,苇子泉,水草有。过此,沿途皆碱滩。一百二十里,高楼子,草有,水苦。七十里,火石镰子,草茂,水苦,人饮冰。婼羌、敦煌,于此交界。七十里,双井,水草有。过此,沿途皆碱,极碍牲蹄。一百二十里,红柳泉,草有,水苦。八十里,沙泉,中有碱滩三十里。八十里,圪塔井,有水草。八十里,臭水,草有,水臭。四十里,五棵树,草有,水不佳。七十里,小阳关,无水无草。七十里,清水沟,水草好。七十里,后坑子,水草佳。七十里,卜罗湖。四十里,马厂。四十里,碱泉子。七十里,下西宁。四十里,敦煌县城。以上五站,水草皆有。自婼羌至此,共二十站,一千五百一十里。此西湖道也。南湖一道,详二月十七日记中。按,经行南湖、西湖二道,自西去者,途用牲口须自于阗直雇至肃州;自东来者,须自肃州直雇至于阗。中间除敦煌间有牲口可雇外,余如且末、婼羌、安西、玉门诸处,皆无此项专门营业。

(二)由婼羌经大小屈莽山口,东南可至青海西宁,西南可至西藏拉萨,兹纪其程途于下:自婼羌东南行。一百里,磨郎。一百里,阿五拉斯,旧有稽查防卡。一百里,特必达坂。五十里,亦立必契曼。六十里,噶斯湖,一名削库尔,折南。六十里,哈布图布拉克。六十里,忙奇。六十里,噶顺。一百里,屈莽山南口,接青海境,再经柴达木川,一十九程,即达西宁。自山口折西南行。一百二十里,巴什托垓。一百里,黑勒可罕。一百二十里,汪八扣什坎。二百里,勒谢尔乌兰达逊山,有盐海,名库木库尔,接西藏境,距拉萨城约一月程。

八月二十日 晴

住娑羌。上午，邹守备就县署设宴，同席即廖骞达、李孟然二君。娑羌除县署与军队外，只有汉人二家，且皆改宗回教。曩在清末，本有汉人二十余家。民国二年戕官案作，官军来剿会匪，土缠乘机，遂将所有汉人尽击杀之。迨年以来，汉人经过此间，非得官署招呼，即无从购买食物。而外来缠民，亦有作如是观者，特无对待汉人之甚。是亦南疆之特见者也。县署左近，有古城墟，周十余里，城垣存者，高尚盈丈。中早丘墟，悉成庄田。西南二里，营盘后方，亦有城基。广亦数里，断垣犹存。案《隋书·地理志》：大业五年（609），平吐谷浑，置鄯善郡，即古楼兰城也。领县二，曰显武，曰济远。此二城墟，或即隋之郡县各城也欤。迤北半里，麦畦中，土垣数堵，高耸如新。询之土人，则系安酋帕夏监狱遗址。西南二十里许，沙碛中，土墩矗立，房舍数间，皆为沙压，掘视墙壁，皆垩石灰，并遗朱迹。土人云，昔时壁上遍画山水人物，为英人司德讷铲刨毡裹以去。审其形势，似非城社。廖知事谓为古代佛宇或大喇嘛葬地，则近是矣。城东密远庄东五里，亦有古城，周约三里，基址宛然，外人多往掘古物，疑即汉鄯善国之伊循城。案《新唐书·地理志》：阳关西至蒲昌海千里，自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今密远北距罗布淖尔一百里，准其地望，或非大谬。

县境巨浸，曰罗布淖尔，古称蒲昌海，一名盐泽，又曰羝泽、曰辅日海、曰牢兰海、曰临海、曰捕鱼儿海，皆其异名也。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余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大淖尔之旁，小淖尔环之。北则圆淖尔三，皆无名。南则方椭淖尔四，一曰鄂尔沟海图、一曰巴哈噶逊鲁奇图色钦、一曰努奇图杭阿、一曰塔里木池。西南距县城百里，汉属楼兰国地。《水经注》：泽在楼兰国北扞泥城。彼俗谓之牢兰海是也。伊古以来，皆谓黄河初源于此，伏流，东南行千五百里，始再出于积石。《山海经》云：不周之山，东望羝泽，河水之所潜，其源浑浑泡泡。《淮南子·坠形训》云：河水出昆仑

东北隅,贯渤海(即蒲昌海),入禹所导积石山。《水经》宗之。自唐杜佑、宋欧阳忞、元潘昂霄不取其说。齐召南作《水道提纲》,至斥《水经》误依旧闻为非^①。纷纭聚讼,未有定论。案《史记·大宛传》:汉使使穷何源,源出于阾,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又曰:于阾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汉书·西域传》:盐泽潜行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秦汉以后,古图书已不可得见。然山经、淮南,多本古籍;马、班所引,必非无征。即以今地理释之,产玉之山,多出于阾。西图以卡拉胡鲁木达坂为昆仑正干,与古图正合。罗布淖尔恰当达坂之东北,达坂山脉绵亘,东入青海界,结巴颜哈喇山、巴尔布哈山、阿克塔沁山,三山鼎峙,总名曰库尔坤山,距淖尔东南千五百里。自淖尔伏流南行,至巴颜哈喇山之东麓,名曰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山下飞流喷薄,色如黄金,名曰阿勒坦郭勒。再东北流百余里,有泉千百,灿若列星,名曰星宿海,蒙语谓之鄂敦塔拉,番语谓之梭罗木,《史记》称为火敦脑儿,是为黄河之重源。史言其南则河源出焉,盖指此也。东出鄂敦塔拉,东南流,一百三十里,潴扎凌淖尔。再东南流,折而南,五十里,潴为鄂凌淖尔。自淖尔东北出,东流五十里,折而东南一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东南三百里。经阿木尼玛勒占木逊山南麓,又东流,折北,又折而西北,凡千六百里,经山之东麓,迄于俦渡口山。是为古大积石山,黄河自此始大,即夏禹导河处。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侍卫拉锡始探河源。乾隆四十七年(1782),侍卫阿弥达再履其地。于是黄河源流,缭绕曲折,朗若列眉。光绪二十八年(1902),置嬉羌县。县令曾遣人随缠民越屈莽山,入西宁。归询其经行之路,高

^① 唐杜佑说见所著《通典》卷174,宋欧阳忞说见所著《舆地广记》,元潘昂霄说见所著《河源志》。三人均不赞同黄河重源说。清人齐召南所撰的《水道提纲》28卷,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

下屈曲 ,皆沿河溪行 ,或浅水 ,或涸沟 ,疑即古来南出积石故道。古人以葱岭及于阗南山之水 ,合流东注蒲昌 ,为黄河初源 ,允为不刊。惟伏流潜源之说 ,近人尚有疑之者。其所持论 ,亦近有理。此非得精輿地学者 ,履行探测 ,考验地质 ,未易遽明。然观近世以来 ,机器发明 ,虽悬崖峭壁 ,钻深三百丈 ,无不得水。是水不能穿土石之说 ,实不足举以发难。且安知古人 ,非躬亲勘测而云然邪 ? 姑存其说 ,以俟之知言者。

附 :南河北河辨^①

案《水经注》南北二河 ,同流注泽 (即盐泽) 。于南河下系以牢兰海 ,于北河下系以蒲昌海。大启后人之疑。胡渭《禹贡锥指》 ,直以为二海 ,固属谬误。徐松《水道记》^② 不考古时南北河分行旧迹 ,而谓一川渠并 ,振古如兹 ,遽疑酈氏为未审。李光庭非之 ,又不能确指南北河分趋故道 ,而定以今名 ,皆非确解。细绎《水经》所叙河源 ,分南北二大支。源出葱岭山者 ,谓之北河。自姑墨以西 ,兼喀什噶尔、叶尔羌两河言。姑墨以东 ,则指塔里木河言。非若后人专以喀什噶尔河为北河 ,叶尔羌河为南河也。源出于阗南山者 ,谓之南河。和阗河东北流之水 ,即今额尔勾河也。何以证之 ? 《水经》之叙北河曰 :北河经疏勒城下 ;又东 ,经莎车国南 ;又东经温宿国南 ;又东经姑墨国南 ,姑墨川入之。此以葱岭北河为主 ,兼会葱

① 谢彬在这篇《南河北河辨》中 ,提出一个假设 :《水经注》所说的北河 ,就是塔里木河 ,南河 ,绝非今天的且末河 (或称车尔臣河) ,而是另有一条古南河。其河大致与塔里木河平行 ,后来日淤日涸 ,没于流沙。这一说法在关于河源诸考中别树一帜 ,目前虽然只是个假说 ,但可以启发思路 ,使人们能够换个角度来看待几千年间塔里木地区的地理变化 ,所以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

② 《水道记》 ,指清徐松所撰《西域水道记》。李光庭的非难 ,见其所著《汉西域图考》。

岭南河 ,又合于阿克苏河也。其下文云 :其水东南流 ,右汇北波河 ,又东经龟兹国南 ,又东左合龟兹川 ,又东右会敦薨之水。此以塔里木河为北河 ,兼会谓干河、开都河也。下文云 :河水又东经墨山国南 ,又东经注宾城南 ,又东经楼兰城南 ,而东注于瀚泽 ,即经所谓蒲海。此言北河东经之道。墨山国地 ,《西域图志》以为在哈勒噶尔璊 ,今哈璊沟东境。注宾城更在其东 ,当系今古斯拉克庄之东 ,都拉里左右地。再东则为楼兰国地矣。故知《水经》之北河 ,自姑墨以东 ,皆指塔里木河言之也。其叙南河曰 :南河又东 ,经于阗国北 ,又东经扞弥北 ,又东经精绝国北 ,又东经且末国北 ,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于阗今之和阗 ,扞弥今克里雅城 ,即于阗县治。自此东北行六百四十里 ,至安得悦 ,为古戎卢国 ,在精绝南四日程。《汉书·西域传》 :渠犂南接精绝。今塔里木河北岸 ,为渠犂故地 ,是渠犂、精绝之间 ,以河为界也。然《水经》不曰北河 ,而曰南河者 ,当非指塔里木河而言 ,必北河之南 ,更有所谓南河者也。下文云 :其水北流 ,经且末南山 ,又北经且末城西。(今河流经破城东 ,微偏北。)此指阿耨达大水而言。下文又云 :且末河东北流 ,经且末北 ,又东北流 ,而左会南河。上言南河右会阿耨达水 ,此言且末河左会南河 ,可见阿耨达是其总名 ,其流经且末国后乃名为且末河。右会左会 ,义为环回。实则阿耨达支水左流会于南河 ,其大股干水 ,仍北流同入泽 ,非与南河合流同入泽。观酈氏引《释氏西域记》 :阿耨达山西北 ,有大水 ,北流注牢兰海。其义自见。惟南河则通于北河 ,合而入泽。故下文又曰 :会流东逝 ,通为注宾河。又东经鄯善国北 ,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扞泥城 ,彼俗谓为牢兰海 ,会流者会且末河之流也。通为注宾河者 ,即与经注宾城南之北河相通也。即通之后 ,两河遂合 ,故下文不复再言南河 ,而提出“注宾河”三字 ,以见南河至此 ,已合于北河而同注泽也。其注南河、北河始分之迹。《释氏西域记》曰 :南河自于阗东北流 ,三千里至鄯善 ,入牢兰海。于阗东北之河 ,即今和阗河。北流至布古斯孔郭尔郭处 ,此南河东

北流之始也。下文又云：北河自歧沙东分南河。即《释氏西域记》所谓二支北流，经屈茨（库车）、佉夷（焉耆）、禅善（婁羌）入牢兰海。此以北河为塔里木河。盖四水交会，汇于北河。因歧沙阻之，故东分为南河。曰：二支北流，同经龟兹（今库车）、焉耆、鄯善（即禅善）者，已显言南北二河，并流合于鄯善之迹，与上文南河东经于阗、扞弥、精绝、且末诸国北，东通为注宾河，又东经鄯善国而注泽等语，一一吻合。可见古时塔里木河之南，别有一大河，平行东下，至今之婁羌北界而合。两河首尾，势如回抱，应可无疑。徐松《西域传补注》谓传于山有旁南山、北山之别，于河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而疑《水经注》南河、北河各自注泽之文为误。案《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旁南山北（句）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东南）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古时于阗诸山，通称南山。曰旁南山北者，其故道当地扞弥、精绝、且末之北，与《水经》南河河流宛合。后人以北字连下波河读，致多谬误。北山波河故道，为今轮台、库车等地，即塔里木河北岸。玩其句法，以北河属北山，南河属南山，分晰显然。徐氏谓不分南北，于班书文义，尚少领会。夫汉魏至今二千余年，南河渐为沙山所壅，其流日淤日涸。清乾嘉后，下流益短，后人求其迹而不得，或以卡墙河当之，已失古之南河。又昧于回抱之义，至以塔里木下游为额尔勾河，则并额尔勾而亦失之。去古逾远而弥失其真！非即酈氏之说而钩贯之，何以发千古之疑而通其藪哉！

焉耆道及甘回风俗

八月二十一日 阴(大风)

此间时起大风,一起数日不息,殆类甘肃安西。

案 婼羌不在汉西域三十六国之列,《太平寰宇记》云:其俗民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妻后母,纳嫠嫂,如北狄之俗。故国无鳏寡,种类繁多。《汉书·西域传》云:小宛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戎卢南与婼羌接,渠勒西与婼羌接。于阗南与婼羌接。难兜南与婼羌接。以道里计之,婼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难兜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自婼羌至难兜,其地东西长至三千八面五十里,盖包有南山一带。皆其游牧所依,随水草,无城郭定地。《十三州志》云:婼羌国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虏或羌,户口甚多。强则分种为豪酋,更相抄暴,兵长于山谷,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云云。是知沿山布谷,皆其种也。至小宛、渠犁,独言东西者,南山深广,二国之城,当近旁南山。而婼羌则深入山谷,故得迤邐而西也。今由婼羌东行,入阳关,至敦煌县,共二十程。惟两端百余里内,有村庄,余皆戈壁草湖,即汉阳关古道。据传言婼羌去阳关八百里,则古婼羌尚在今治东南数百里。当时罗布淖尔逼近南山,今治之地,皆为泽国。《说文》云:猴泽在昆仑下。《水经注》云:猴泽即蒲昌海,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鄯善连三沙,为海之北隘。足见其地望所在矣。

下午四时,发婼羌,北行。五里,托和拉克庄,居民环处道旁,共十余家。廖、邹二君送别于此。十里,二十里铺,官店一,废不可居,空屋数院,居民二家。附近皆种熟复荒之地,阡陌基址,均尚宛

然。。四十五里 ,大墩子 ,回语曰威拉泾。有废墩 ,高丈余 ,广数倍之 ,土人谓系安酋帕夏筑以瞭望者。茶尖小憩。四十五里 ,罗布淖水畔^① ,亦即卡墙河入海之口 ,回语曰卡拉瓦尔 ,译言一望无涯也。有支路 ,东行二程至阿不旦庄 ,居民二十七家。再东二十五里 ,托素庄 ,居民十二家。风起水涨 ,汗漫无边。午夜无月 ,难觅浅径 ,偶有失足 ,辄陷泥淖 ,乃席沙中假寐待旦。水面风来 ,寒砭肌骨 ,重棉不温 ,颇足恼人。坐至四时 ,东方既白 ,乃策马随向导以渡。计经深处 ,不盈二尺。朝曦方升 ,波光呈黄金色。水鸟浮游 ,拍拍展翼。凝神而视 ,饶有逸趣。十里 ,罗布堤 ,经大桥一 ,小桥四。十里 ,罗布庄 ,官店一家 ,前临海子。(缠民往来 ,类皆东住民房。)以久无居人 ,遂成鸟巢 ,鸟粪盈寸 ,陋秽不堪。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

八月二十二日 晴

罗布庄 ,即古扞泥城旧地。汉代玉门古道 ,既由此西北行合今驿路 ,至铁干里克 ,渡孔雀河 ,经干草湖以达车师前王庭 (今吐鲁番境三堡)。隋唐之际 ,碛路闭 ,鄯善贡道。改由高昌。唐贞观 (627—649) 间 ,鄯善王突骑支请开碛道 ,为高昌所发。按碛道即自罗布东至玉门之路 ,沿途皆戈壁 ,古所谓白龙堆沙是也。全庄居民十余家 ,男女共六十余人 ,捕鱼为食 ,编芦为屋。眉睫壮者皆赴城郊种地 ,留者仅老弱二十余人。有支路 ,东行五十里 ,至加以庄托克庄 ,居民共六七家 ,北行四十里 ,至起克庄 ,牧民十家 ,亦以鱼为食。官店前后 ,皆有海子。前者周约五十余里 ,后者约十余里。芦苇丛深 ,皆编席之最佳材料。下午五时四十分 ,发罗布庄 ,北偏东行 ,绕行海畔 ,循堤逾桥 ,水鸟群飞 ,颇有风景。哈虻如蜂 , (形似南方牛蚊而大 ,马遭其咬 ,皮破血流。) 时惊坐马。十六里 ,入碱滩。

^① 这里的“罗布淖尔水畔” ,应指台特马湖。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以为台特马湖即罗布淖尔 ,并由此认为中国官方地图不准确 ,使罗布淖尔位置与实际相差一度。

亦有草木 ,但非繁茂。十五里 ,乌鲁木齐 ,译言其地低洼有水也。十五里 ,那摩尔 ,茶尖小憩。海子在路东五里 ,产鱼 ,水咸。过此折正北行。二十里 ,破城子 ,即和罕驿。有安酋废堡 ,周广里许 ,驿舍居其中 ,前面围墙 ,即旧堡垣。住。是日行六十六里。西近塔里木河 ,水深而清 ,饮料极佳 ,柴薪亦足。

八月二十三日 晴

下午五时半 ,发破城子 ,北偏西行 ,土原沙滩相半。四十里 ,胡桐窝子 ,胡桐成林 ,广达数里。十五里 ,亦克不雀莽。回语 :亦克 ,草 ;不雀莽 ,深茂 ,以其地多亦克草也。此草叶类菖蒲 ,根同羔笋 ,罗布庄食鱼之民 ,用以佐餐。道旁有旧驿舍 ,无居人。右临塔里木河 ,胡桐甚多 ,茶尖小憩。过此 ,折西北行 ,出入土阜沙梁之间 ,崎岖屈曲 ,夜行殊艰。二十五里 ,托罗托和的 ,自此循塔里木河岸行。胡桐红柳 ,丛生道左 ,深夜马行 ,时虑牵挂。二十里 ,托和莽。驿舍宽敞 ,并形完好。住。是日行一百里。驿临塔里木河之汊 ,故饮水甚佳 ,无复于阗、且末、婼羌间之苦咸污浊也。

八月二十四日 晴

下午五时 ,发托和莽 ,北偏西行。十五里 ,塔尔克沁。草湖弥望 ,绝好冬窝。道右百步以外 ,即临塔里木河。十三里 ,阿尔莽却克。道右有二海子 ,一线曲通 ,形若拳术家用之流星。二十二里 ,阿干不喜把盖耳干。回语 :阿干不喜 ,绳 ;把盖耳干 ,旋转 ,谓昔有人于此旋织绳索也。茶尖小憩。二十里 ,阿拉干 ,住废税局。是日行七十里。驿舍在河北岸 ,废无人居 ,商旅邮差 ,皆住此间 ,——以税卡已移夜密苏庄故也。自罗布庄以来 ,沿途哈虻之多 ,俨同蜜蜂 ,日哺尤甚 ,马不可当 ,必须夜行 ,方免惊逸。孔雀河与塔里木河合流之处 ,在驿东二里。

八月二十五日 晴

下午三时半 ,发阿拉干。过塔里木河。(土人皆呼叶尔羌河。)河始阿克苏城东南三百里噶巴克阿克集。合葱岭南北河、和阗河、

阿克苏河四水,东流为塔里木河。其南支受和阗河水,并东流为额尔勾河。塔里木河东经沙雅城南,渭干河自北来注。又东北入尉犁境,至阿拉里庄南,合于渭干南河。又东流,潴为六泊。又东南流三百里,有开都河(俗呼孔雀河)^①自东北流,合渭干北河南流来会。又东南入婼羌境,经流二百余里,汇于罗布淖尔。渡口宽不十丈,深二丈余,编五卡篷如木排,以济行人。过河,初西偏北,继折西北行,右见孔雀河水。十五里,麻札。草湖一区,宽广三四十里,夜密苏庄民,多来此泡冻水,种小麦包谷。泡冻水者,以春夏上游农作群兴,水不下流。须至秋间,水始上地。围而蓄之,至冬成冻,来岁冰解,水皆入地。犁而种之,遂不灌水,坐待收获。四十里,托和慢乃,土屋数间,邮卒居之。前临干河,现有水流,时见道旁。初视之疑为孔雀河也。其河止于托和慢乃北二三十里,下流四五十里,通于孔雀河。水尚可饮。旁有水磨,后多废屋,建筑颇佳,茶尖小憩,仍西北行,多偏西。十余里,又见干河水流。自此经二沙山,沙流而松,亦易迷路。四十里,阿不旦库尔,胡桐成林。十里,阿拉铁里木河,塔里木河下游歧流也。自此循河岸行。二十里,夜密苏庄,农民七十七家。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沿途草湖弥望,胡桐亦多,用兴牧政,必能发达。

八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五时,发夜密苏。西北行,一望草湖,村舍不断。十二里,阿拉铁里木河,塔里木河之歧流,东通于孔雀河者也。水深而清,渡口以堤截水,行人循堤而过,杨柳拂堤,颇有风景。三十里,界牌,婼羌、尉犁于此交界,道左右皆土墩树杆为标。二十八里,蒲昌城。清光绪十八年(1892)筑,二十一年,西宁回匪刘四伏之叛,被剿势穷,徙党西窜,新省大吏抚安于此。成聚数年,以交通不便,农

^① 孔雀河不是开都河的俗称。开都河源于天山山脉的萨乌尔明山,流入博斯腾湖,出湖原注于罗布淖尔,现只达到尉犁县阿克苏甫村。出湖后的河道被称为孔雀河。

业所获 ,运销无路 ,且值决堤 ,致成荒歉。旋各散去 ,结庐焉耆河南 ,即今抚回庄民是也。而此间建筑数十万金 ,遂成虚掷。今日所存 ,败瓦颓垣 ,惟旧游击衙署三堂 ,尚形完好。其地草场广衍 ,牧畜最宜。地味肥沃 ,并便稼穡 ,——盖大有为之地也 ! 询之土人 ,草场之大 ,可牧羊六十万只 ,牛十万头 ,马数万匹。若再开沟碱 ,用轮车汲水灌地 ,并能辟良田五十万亩 ,今宜南至阿拉干 ,北抵古斯拉克 ,别划政区 ,另设县佐 ,督兴牧政 ,兼筹水利。更开通孔雀河至尉犁、焉耆、渭干河至沙雅、库车 ,船舶航路 ,以便转运。(二河平时水深六七尺 ,水大时深二三丈。)疏通东至敦煌、玉门古道 ,东北至吐鲁番驿路 ,以利行旅。行之十年 ,虽于此间增设县治 ,亦无难矣。茶尖小憩。复行。三十里 ,铁干里克庄 ,农民一百四十余家 ,分新户、老户。新户人数较少 ,多来自吐鲁番。有汉语学校及八棚。住。是日行一百里。有支路 ,折东行。四十里 ,孔雀河 ,有卡篷 ,居民一家守之。七十里 ,旧营盘。九十里 ,胡桐泉 ,过小达坂。七十里 ,茨马哈泉 ,经旧铅厂。一百里 ,破城子 ,城周里许 ,皆败壁。一百里 ,苦泉。九十里 ,桑树园 ,合大路 ,沿途平坦。可通车。昔曾置驿 ,今废。若开通之 ,则由此进省 ,较绕焉耆、尉犁近八日程 ,——此弦直而彼弓曲也。又自茨马哈泉分路 ,一百里 ,苇湖地 ,居民二家。一百八十里 ,吴尊布拉克。一百五十里 ,阿奇河。九十里 ,土拉。五十里 ,吐鲁番城。此路多达坂 ,只可骑行 ,商旅多由之 ,以较大路及旧驿路为更捷也。

八月二十七日 晴

下午五时 ,发铁干里克。向西行 ,微偏北 ,草湖相望。三十三里 ,折入沙窝 ,间有碱滩。三十里 ,沙窝尽 ,其地平坦可耕。三十里 ,古斯拉克旧驿 ,空无居人 ,过古斯拉克干河 ,土人呼阿拉铁里木河 ,亦塔里木河下游歧流 ,干涸已十年矣。十二里 ,古斯拉克庄 ,居民四十余家 ,分住三处 ,牧多于耕。住。是日行九十五里。

八月二十八日 晴

下午五时 ,发古斯拉克 ,西偏北行 ,皆草湖 ,多野麻 ,土人呼为青格。居民用以织塔哈 ,供自用外 ,有运销尉犁、库尔勒一带者。十五里 ,道右有干河。询即古斯拉克河故道。二十五里 ,亦格 ,译言庄口也。道旁有海子 ,水味苦。十五里 ,乌鲁库尔 ,居民三十余家。住。是日行五十五里。

八月二十九日 晴

下午五时 ,发乌鲁库尔 ,西偏北行。五里 ,道左有海子 ,多萍藻之属 ,似产鱼类。二十六里 ,张户里 ,道左土屋一 ,无居人 ,俗呼腰站子。其东北十余里 ,有英吉库尔庄 ,居民三十家。十里 ,过木桥三 ,道右有废垒 ,周二里许。其东里余 ,又有小营盘二 ,皆早塌废 ,只存基址 ,询之土人 ,则均清光绪中抚辑招徕局旧地也。二十四里 ,楷拉庄。西距塔里木河 ,约五里 ,居民五十余家。住。是日行六十五里。

八月三十日 晴

下午五时 ,发楷拉 ,向西行 ,微偏北。十里 ,特伊斯克庄 ,居民五十余家 ,分住上下二庄 ,道旁水磨一盘。其转轮之水 ,引自塔里木河。二十五里 ,塔里木河沿 ,秋水盛涨 ,流溢达岸 ,水深流缓 ,可通舟楫。自此循河岸行。三十里 ,右折 ,过一沙山 ,一海子。十里 ,叶洛瓦什 ,道旁牧户一家 ,亦食鱼之民。沁库尔乡约来备茶尖。其东数里 ,道旁见水自西北来 ,即渭干南河。小憩复行。五十里 ,沁库尔庄 ,居民二十余家。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沿途草湖弥望 ,芦苇茂密。叶洛瓦什以北 ,更港汊纷歧。曲行堤上 ,蚊蚋之多 ,殆过家蜂 ,鸣声拟雷 ,刺人若蝎。幕面以行 ,犹多被咬。自婁羌以来 ,沿途虽无日不苦蚊蚋 ,要以此日为第一。渭干河即古西川水 ,有二源。西源出木素尔岭 ,曰木素尔水。西南流 ,经图巴喇特军台东 ,折而东南流 ,出察尔齐克军台北 ,曰木杂拉特河。又东经鄂依斯塘北 ,铁厂水南流注之。又经苏巴什庄北 ,东流为铜厂河。又东经拜城南 ,特拉布觉克河经城西 ,喀拉苏河经城东 ,并南流来会。东源发额什克巴什山西南麓及南麓 ,并西南流 ,曰

赫色勒河。其西百里为阿勒呼苏山，伯什克列克水出其南麓，西流经阿尔通伙什卡伦，折东南流，至尼扎尔卡伦，与赫色勒河会。赫色勒河又南流过和色尔驿，经千佛洞西，铜厂河自西来会，合流出明吕山口，曰渭干河，出库车西南百里，折东南流，经沙雅城北，又东，分支南流，注于塔里木河。又东入轮台境分二支，一东北流为渭干北河，一东南流为渭干南河。北河合孔雀河入塔里木河，南河径注之，皆汇于罗布淖尔。

八月三十一日 晴

下午四时，发沁库尔，西偏北行。五里，过英气盖尔河，即渭干北河上游，又名恰阳河。宽仅丈余，深倍之，架桥济人。二十里，尔渥里，居民数家，水磨六七盘。地味极沃，为沁库尔庄民户地，多春来种麦，秋收磨面，载以俱归，鲜有常川住此者。尉犁知事毕桂煜来迓。毕系清同文馆俄文学生，今黑省督军毕桂芳之胞兄，人甚浑朴。小憩复行。三十五里，渡孔雀河，一名饮马河，相传汉班超西征时，曾饮马于此，后有孔雀栖其上，故又名孔雀河，源出博斯腾淖尔。博斯腾淖尔者，敦薨之薮也。左受开都河，右受奇尔归图河。溢出西流，入哈勒噶阿砲山沟。复出山折西南流，经库尔勒庄北，为孔雀河。又折东南流，为共琦河。经尉犁城南，仍名孔雀河。又东折而南流，至沁库尔庄东，渭干北河自西来注。又东南流，至古斯拉克庄东南，旧有塔里木河下游支津曰古斯拉克水，自西来注，今已涸绝，惟分支东南流入婁羌境，潴为孔雀海。又东南流，约二百里，至婁羌夜密苏庄北。有塔里木河支津曰阿拉铁里木河，自西来注。又东南流，一百二十余里，至阿拉干，受干河小水，入于塔里木河。渡口宽四五丈，有官设渡船以济行人。过河，即尉犁县治。住。是日行六十里。

尉犁，汉尉犁国地。南与鄯善、且末隔河相接。三国后，并于焉耆。清光绪末叶，置新平县。民国三年（1914），以与云南县名重复，改今名。东西一千二百里，南北三百六十余里，有庄二十四。

其地旷沈斥,饶赤柎、胡桐、沙枣,草多席箕、葭莩。而县治初置哈喇滚,有官廨数椽,无城郭。寻圯,徙居茂林园,又圯。民国三年乃移筑今地。其民皆缠回,无他族。男务耕牧,妇女秉机杼。牛羊之毡以为氍毹毼毼,而疏陋不华。又所出鞣,故良贾皆舍之。地岷民寡,仰谷旁县。回众皆星居,相距或数百里,而长林丰草,多毛虫,猎者得其皮以鬻。俗好游,男女皆隗鞬褊骹,谓之赶八栅。得麦数斛,则一妻二妾洒如也。

九月一日 晴

尉犁地广人稀,居民生计,牧多于耕。据本年调查,有羊十五万二千余只。(实二十余万,多匿未报。)已垦熟地,仅两万亩零。故全年收入,牲税(三千一百九十八两),牧税(三千四十五两)反较额粮及二五加耗为多。(共四百七十五石余。)县署系民国三年知事韩子麟新建,规模颇宏。环治居民八九十家,汉人一家。近郊景气,逊于娒羌。下午六时,发尉犁,向北行,微偏西。小阜层列,地性多碱。二十四里,哈喇滚,尉犁旧署所在地也。衙署营垒,学校民房,岿然多存,特崩塌不堪耳。人民亦多移去新治,留者仅八九家。十里,道旁有废亭遗址,相传张博望西征时曾憩马其地,后人建亭以纪之。三十五里,过一渠桥,水流甚大,俨然小河,尉犁第一大渠也。水自库尔勒河引来,长百余里,自县治迤西宁庄田,皆资以灌溉。尉犁、焉耆旧于此分界。一里,道左野中土屋一院,询即克宜尔旧驿。四里,下西宁庄,居民十八九家。十二里,上西宁庄,居民十四五家。二庄旧皆焉耆管辖,民国五年拨归尉犁者也。茶尖复行。二十六里,又过渠桥,入焉耆境。十八里,库尔勒回城。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西通阿克苏、喀什噶尔大道,由此出回城折西行。四十里,上户地,居民数十家。四十里,大墩子,居民数十家。四十里,大石头,有腰站。三十里,胡土柯,多胡桐,有小店。三十里,库尔楚,居民十余家。库尔楚准语忌讳之词,以地多古冢,经行者多病故名。《新疆识略》指为汉乌垒城都护所治,非也。五

十里,干沟,入轮台境。四十里,野云沟,林深菁密,多藏兽类。四十里,策达雅,一名策特尔,回语谓毡庐也,旧曾安营于此故名。居民十数家,为汉都护治所。《西域图志》、《一统志》皆云然。自库尔楚至此,三程之间,平所沃衍。南近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山者,乌垒故地也。十里,克尔雅合的。五十里,卡巴呼图买哈。二十五里,哈喇卡奇。十里,八黑奇塔哈。五里,洋萨尔,市廛栉比,河汉纷歧,居民繁庶。十里,雅呼立克。三十里,阿黑拉克奇。十里,土斯栏杆。三十五里,道南庄。五里,轮台县城。

轮台,汉轮台、乌垒、渠犁三国地。汉武帝时,贰师将军伐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其后桑宏羊言:轮台东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壮健敢徙者,诣边垦田,筑亭以威西国。帝弗许,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谓之《轮台之诏》。昭帝时,以扞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屯田轮台,为龟兹所杀,其后乃不复屯。宣帝时,郑吉由车师还屯渠犁,旋为西域都护。盖既破车师,降匈奴日逐王,遂并护车师西北。是轮台亦为郑吉所领。晋为龟兹国地。元魏以后,并于吐谷浑。隋开皇(581—600)中,徙安西都护于龟兹,统于阗、疏勒、碎叶,号为四镇。轮台为龟兹、碎叶间,盖四镇之地也。仪凤(676—678)中,吐蕃陷四镇,轮台又属吐蕃。代宗大历(766—799)后,庞特勒居焉耆城,称叶护,后乃通称回鹘。宗南渡属西辽,西辽亡,属乃蛮。至元迄明,为别失八里东境。清康熙(1662—1722)中,并于准部。乾隆二十四年(1759)内属。光绪间置轮台县。民国因之。《汉书》所谓苇桥之险^①,即在城东。东西三百里,南北三百余里。有回庄十

^① 《后汉书·班超传》:“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焉耆王)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历度。”这里把《后汉书》误为《汉书》当源于《新疆图志》。“图志”说:“布告尔,……其蒲滩芦荡,绵渺无际,为西入回地之咽喉。《汉书》谓苇桥之险即在于此。”

八 地多沙卤 ,有鱼盐。水草丰茂 ,蓄畜牧 ,而羊为伙。谷则小麦、包谷 ,果则葡萄、杏、林檎若白磬 ,皆常产也。西贾库车、阿克苏 ,东北贾焉耆。其俗笃宗教 ,朴犍璫固 ,故农工之业无所进。布衣草屨以牧 ,习絢守拙而不知变易。出轮台西行。三十里 ,大穷巴克庄。二十五里 ,拉一苏河 ,入库车境。四十五里 ,阿尔巴特 ,居民四五十家。七十里 ,哈尔巴 ,居民十余家。七十里 ,托和鼐 ,居民二百余家。清乾隆间 ,大军围库车 ,败援贼于此。八十里 ,库车县城。自库尔勒至库车 ,共程七百九十里。

九月二日 夜皆雨 ,日晴

库尔勒有回汉二城。汉城在河北 ,周里余 ,驻守备。现邹守备出驻嬉羌 ,新军在此填防。回城居河南 ,周四里余 ,旧设巡警局 ,今改承审员。有汉语学校、邮政代办所 ,居民三百余家。(汉人十余家 ,甘回一百三十余家。)附近农民二千五百余户。人烟繁密 ,商贾辐辏 ,为焉耆之精华 ,当驿路之孔道。清同光 (同治·1862—1874 ,光绪·1875—1908)间 ,安集延之乱 ,其酋阿古柏窃踞此城 ,俨然国都。厥后大军进剿 ,连下古牧地、红庙子、达坂城诸要隘 ,知难与抗 ,始仰药死。可以见形势矣。据熟悉南疆情形者言 ,此间与叶城坡斯坎、和阗哈拉喀什 ,皆宜划疆别设一县或县佐 ,方足以资治理 , (复间已呈政府 ,设库尔勒县佐。)而除积弊云。上午 ,新军统领童明才、承审员张文科、前嬉羌知事潘祖佑 ,先后来会。下午六时 ,发库尔勒 ,东北行 ,过孔雀河 ,有木桥。经汉城。八里 ,庄口 ,童统领列队送别于此。二里 ,升坡 ,入哈砲沟 ,古遮留谷也。两山夹峙 ,一线中通 ,路倚危石 ,侧临深沟。水流澎湃 ,日夜有声 ,湾环曲折 ,幽邃险阻。时有大风 ,行者心戒。十五里 ,开都关。面山临水 ,驿路窄狭 ,仅容双轨。有一夫当关之势 ,驻巡兵以稽行旅 ,对岸梨树成林 ,梨实味甘 ,所谓库尔勒香梨是也。农民四家 ,望衡而居。沃地一区 ,耕可足食。景致幽绝 ,钓游佳处。五里 ,哈砲沟口 ,官店一家 ,墙高而厚 ,望若营垒。道柳成荫 ,夜景亦幽。大路东北 ,居民数

家。小憩复行,过大石岭。四十里,紫泥泉,途遇大雨,莫能前进,乃住于此。是日行七十里。紫泥泉即旧哈勒噶阿砲军台。准语:哈勒噶,道路,阿砲,山口,言地当山口也。唐铁门关即在此地,形势要害,今犹可观。民店六七,皆陋秽不堪。午夜宿处渗漏,衣被皆污。迤北有盐滩一处,广四里,长六里。色劣味苦,产额极多。迤西十余里有千佛洞,外人游历者,曾于其中掘去泥佛梵筴甚多。

九月三日 晴

上午六时,发紫泥泉。东北行,地势平旷,碱滩绵亘。新雨泥泞,颇碍行旅。十里,红柳窝。土阜重复,红柳茂密。二十里,四十里城子,市面居民三四十家,汉人十余家,附近农民八十余家,皆租蒙地而耕。焉耆知事杨茂春来迓。此地为蒙古牧地,县辖只驿道一线。土广人稀,地味极沃。旧时垦熟地亩沟渠旧迹,皆历历可寻。乡约赵某,曾稟请官厅,与蒙部交涉,划拨地段,安户开垦。其界拟自开都河南抚回庄大桥起,迤大路东南,接连唐王城,以抵四十里城子东面白墩子。长六十余里,广二三十里,可安民二千户。杨省长恐碍蒙民生计,尚未准行。在理,似宜变通办理也。早膳后,策马往觐路东废城。周约十里,垣基之高,犹二三丈。五门旧迹,亦尚宛然。中有高阜二处,墙垣方砖若新,似昔高级官署中之瞭墩经塌废者。附近掘穴极多,则皆土人挖寻藏镪或古物所为。每大风雨后,土人往拾碎金,有一日获至数钱者。北隅亦有土台,高出城垣丈余,土人谓为炮台,数前年犹见旗杆、石础、铁环,今皆亡矣。城左里许,有二城基,规模不大。城右数里,驿路中亦有一城,内外二垣,基皆显然。城后博斯腾淖尔亦有城基,水涸则见。与此大城,互相犄角,默会形势,殊为壮图。徐松《水道记》曰:《汉书》焉耆国,治员渠城。《后汉书》曰南河城。袁宏《汉纪》作河南城。《水经注》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是或员渠遗址欤。不然,乌能具此宏大规模耶。返寓少憩,仍东北行。十里,麻札,道左居民二家,杨柳丛蔚。二十六里,抚回庄,居民栉比,水大或结冰

时 ,由此径渡入焉耆城 ,不必上溯渡口。三里 ,开都河渡口。开都河即古敦薨水 ,俗呼通天河。有二大源 ,一曰珠勒都斯河 ,即古鹰娑川。亦有二源 ,一出珠勒都斯山麓 ,为小珠勒都斯河 ,西流 ,经楚尔岭北 ,又西经达兰岭北 ,折西南行 ,出巴伦阿拉之南。一出哈喇库尔山北麓 ,为大珠勒都斯河 ,经巴伦阿拉 ,东流与小珠勒都斯河会。二流即汇 ,东流 ,经达兰达坂之阴 ,又东过哈布齐陟山南 ,至焉耆城北。其和屯博克达一源 ,自北来会 ,合为开都河。折而南流 ,过城西 ,又东南流 ,汇为博斯腾淖尔。(和屯博克达水 ,源出和屯博克达岭南流 ,右会哈布齐陟水 ,左汇萨萨克水 ,复南分二支同入开都河。)渡口河广里许 ,有官渡四艘以济行人。脱骖扛车 ,经一小时 ,始获渡毕。三里 ,营盘 ,杨知事与管狱员周庆镜复来迓。(周以贿买知事案 ,民国三年发配来新。杨省长为之呈请赦免。)二里 ,进南门 ,住县署 ,是日行七十五里。自婁羌至此 ,共程一千二百六十一里。

焉耆 ,回语曰哈喇沙尔。汉焉耆、危须、尉犁、山国地 ,新莽建国 (9—13)中 ,焉耆叛杀都护但钦。后汉永平 (58—75)末 ,与龟兹共攻歿都护陈睦 ,约尉犁、危须共拒汉。永元 (89—104)时 ,班超发诸国兵讨之 ,斩其王广 ,而立其左侯元孟。延光初 (元年为 122) ,西域复叛 ,班勇讨定诸国 ,惟元孟与尉犁、危须不降。顺帝永建二年 (127) ,勇进兵至其境 ,元孟惧 ,遣子入贡。其后诸国并于龙氏 ,统于焉耆。晋太康 (280—289)中 ,王龙安遣子入侍。及子会嗣立 ,灭龟兹 ,据其国 ,而遣子熙王焉耆 ,遂霸西戎。后张骏遣沙州刺史杨宣经理西域 ,以张植为前锋 ,熙率众邀之于遮留谷。植将至 ,或

曰 汉祖畏于柏人 岑彭死于彭亡 今谷名遮留 殆将有伏^①。单骑尝之 果有伏发。植击败之 进据尉犁 熙降于宣。太元七年(382) 苻坚遣吕光征西域 其王泥流率旁国降。其后吕光据凉 又臣于光。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446) 王龙尸毕鸠恃险杀魏使 诏万度归讨之 破左回、尉犁二城 进军向员渠。尸毕鸠军溃 走山中 诸戎皆降。尸毕鸠走龟兹 度归镇抚其众 置焉耆仓焉 其后车师王车夷落 为沮渠安周所逐 寄居东境 遣使乞援 诏发焉耆仓以给之。太和(477—499)中 为厌达所破 后复立。周武帝保定四年(564) 其王赤献名马。隋大业(605—617)中 王龙突骑支入贡。唐贞观六年遣使来朝。后与西突厥婚 不复朝贡。郭孝恪讨之 执突骑支 其从兄薛婆阿那支自立。阿史那社尔擒阿那支 立突骑支弟婆伽利为主。高宗上元二年(675) 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是时十姓可汗请居碎叶 诏以焉耆备四镇 各征贾食其人。大历(766—779)后 突骑施破灭。开成(836—840)中 有庞特勒者 据焉耆城 称叶护 后乃通称回鹘 不复号焉耆矣。宋宣和(1119—1125) 地入西辽。西辽亡 属乃蛮。至元为别失八里东境 当世祖朝 外御海都 内防阿鲁忽 此地常为重镇。及海都平 乃专属阿只吉 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 遣使送撒马尔罕商人 道经其国。其酋黑的儿火者 遣使贡马 表尚称王 盖即其后也。自黑的儿火四传至歪思 西徙 号亦力把力 然非其故地 其故地已入回部。清兴 准部噶尔丹袭据之。乾隆平准部 其地内属。有旧城二 皆废圯 移建新城于哈喇沙尔。光绪初设行省 置焉耆直隶州 寻升府。民国改为县。(按新设焉耆道尹即驻于此。)东西七百有五里 南北七百八十

① “汉祖畏于柏人”据《史记·高祖本纪》 汉高祖刘邦之东垣 路过柏人 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 高祖心动 认为柏人有受迫于人之意 就没有留宿 因而免去一劫。

“岑彭死于彭亡”岑彭是东汉开国功臣 有一次驻地名为彭亡 闻而恶之 欲徙 会日暮 蜀刺客诈为亡奴降 夜刺杀彭。”

五里 统回庄八。自晋以来焉耆为佛国。庞特勒以后 ,始有回教。其俗好争讼 ,尚气攻轧 ,寔难化 ,然劝稼穡 ,习工艺 ,毡罽浚布之美 ,内地不能埒。白彦虎之乱 ,关内回被胁 ,流离转徙于此者 ,约数百户 ,是为汉回。而汉回刘四伏西奔 ,官军首尾夹击 ,逋窜于尉犁、蒲昌之间 ,先后就抚者 ,亦数千人 ,蒲昌地沈斥 ,乃受田开都河之南 ,是为抚回。其俗事天 ,有焉耆之风。寢兵后 ,燠豢生息 ,渐臻富庶 ,而土尔扈特、和硕特两蒙部 ,游牧珠勒都斯之地。珠勒都斯者 ,焉耆西北山也。盘纡千余里 ,其处绵旷 ,荐草多衍 ,宜畜牧。自蒙部纳款后 ,旗帐云屯 ,四扰蔽谷 ,称极盛焉。其人万余 ,而性嗜酒 ,马潼牛酥 ,宿酿甚富。县城当珠勒都斯东南 ,距四山之中。南有博斯腾淖尔 ,西有开都河。是生猓猓、麋鹿、麋羊、鳧、糴、鹭、鸭之属。而开都河多鱼 ,大者至百余斤 ,小者数十斤。古称焉耆近海 ,水多鱼。而《山海经》称 敦薨之山 ,敦薨之水出焉 ,其中多赤鲑。其谓是乎。

九月四日 晴

住焉耆。焉耆产马最良 ,而小札萨 (即和硕特)所出尤佳。夫伊犁、巴里坤、哈喇沙尔 ,皆西域产马名区 ,而伊犁马高七尺 ,龙颅努睛 ,长颈修尾 ,巴里坤马细腰耸耳 ,短小精悍 ,而性黠不受衔勒 ,往往张脉贲兴 ,有奔蹏乏驾之虞 ,哈喇沙尔马驯良过于伊犁 ,而神骏不逮。故策马之品格 ,巴里坤不如哈喇沙尔 ,哈喇沙尔不如伊犁。然今南北疆所服乘者 ,大抵皆哈喇沙尔产。盖此间蒙部蕃息 ,其俗资马为生 ,故操术专而习业勤 ,孳生马种 ,亦稍知加以选择故也。

焉耆城周一里五分 ,筑于清乾隆时 ,有四门 ,西门久闭 ,城垣多崩塌 ,城内荒旷 ,居民极稀。商务皆在南关一带 ,前街尤盛。汉商大小约三十家 ,多京津人。土著甘回最多 ,富力亦雄于缠、蒙 ,有资数十万者二三家。河南抚回庄 ,居民三四百户 ,皆清光绪二十九年由蒲昌城移来之西宁降回 ,言语服装 ,皆同汉人。故一入近郊 ,仿

佛内地。妇女多效旗装 ,好插草花 ,市游不避行人 ,大方知礼。

九月五日 晴

下午五时 ,发焉耆。出东门 ,东北行。二里 ,官厅 ,杨、周二君送别于此。八里 ,五号渠。道柳丛茂 ,居民稠密。迤北数里 ,北大渠 ,旧名六十户 ,属蒙古牧地。刘希曾知事 ,商于汗王 ,拨安户民。沟渠已竣 ,共长一百一十余里 ,地三万余亩。今冬丈荒安户 ,闻可二百五十六户云。三十里 ,土革达。逾小沙窝 ,即博斯腾淖尔北隅。年来水涸可以径行 ,较昔绕北山麓捷十余里。博斯腾淖尔即《水经》所谓敦薨之薮 ,长三百余里 ,广数十里乃至百里。中有岛屿 ,望若大山 ,盛产食盐及鱼类。二十五里 ,树湾。道左草湖中 ,有蒙民数幕。十里 ,清水河 ,官店一 ,居店二 ,居民十五家。有地半户 ,汉多缠少 ,有清水河源出阿罗蕴山 ,南流。一百三十里 ,经驿东 ,下流入博斯腾淖尔。住。是日行七十里。

九月六日 晴

下午二时 ,发清水河驿。向东行 ,过清水河 ,流声淙淙。道旁芨芨 ,弥望茂密 ,胜四十里城子 ,所谓芨芨湖是也。其心坚实 ,可制食箸。二十里 ,塔哈齐 ,夹道居民五六家 ,租蒙地而耕。过此渐入戈壁 ,道左察罕通古达坂 ,绵亘东趋 ,近在数十里外。三十里 ,曲惠庄 ,汉危须国也。回缠十七八家 ,无复汉时户七百 ,口四千七百 ,胜兵二千之盛。道北废城 ,周里许 ,墙垣多存。审其形势 ,似清营垒 ,非古城也。有曲惠水 ,源出阿罗蕴山南麓 ,南流经此 ,溉庄田 ,下流伏于地。有歧路 ,折北行。五十里 ,察罕通古。一百二十里 ,牛思根 ,过达坂。一百二十里 ,阿拉沟 ,过铁格达坂 ,即塔什罕 ,高二十余里。一百七十里 ,欧弗儿沟。一百五十里 ,归湖。一百六十里 ,南山根 ,循山峡行。一百三十里 ,小东沟口。九十里 ,迪化省城。此为焉耆北通迪化之间道 ,岁只夏秋好行。茶尖于缠民家 ,食黄羊肉 ,味同牛肉。小憩复行。戈壁平旷 ,过斜平大沙梁一。四十里 ,乌沙塔拉 ,市长半里 ,居民六十余家 ,官店一 ,塌不可居 ,民店三 ,附

近庄民五六十户,全境人民,甘回最多,缠民极少,汉人只二三家。住。是日行九十里,市西有旧营垒,规制颇宏。市北田中有玉石一块,体积视南方方桌略小。倭文端公《纪行篇》^①载有密尔岱玉三,大者青,重万斤,次葱白,重八千斤,小极白,三千斤。今残存系大者,而次者、小者早已被人零截尽矣。市南十五里许,大涝坝地方,地广而沃。若从博斯腾淖尔开渠二十余里,引水溉之,可安五六百户。环市庄田,赖塔什海水灌溉。水出察罕通古西北二十里,三源并导,出山峡合流,溉田后,伏于地。

九月七日 晴

下午五时,发乌沙塔拉。向东行,弥望戈壁,渐上微斜之坂。南瞻博斯腾淖尔,海气弥漫。北仍察罕通古,山势蜿蜒。三十里,疙瘩,即一土阜,高峙道右。登视博海,烟水迷离。中有巨岛,夕阳返照,颇饶逸趣。四十五里,新井子,驿舍数间,皆早颓废,现无居人。小憩复行。六十里,入山峡。两山夹峙,一道中通,颇占形势。五里,榆树沟,以沟中历历多榆而名,即旧喀喇和尔驿。官店一家,陋秽不若吾家之牛栏马厩。住。是日行一百四十里,官书作百五十里,实无此数。不过戈壁长途,中无井泉,不携茶水,即遭渴死,是足以困行旅耳。

九月八日 晴

下午一时,发榆树沟。向东行,盘旋峡路,宽不数丈,两岸皆石,嵯峨怖人。童山无树,惟榆数株,拳曲道左,形势酷似猩猩峡。十五里,出峡口。前面有一山脉,自北而南,径趋库木什(回语银也)一带。《唐书》:郭孝恪伐焉耆,出银山道。此其银山也欤。二十里,旧房川,道左废屋基址一圈,涸井一口。吐鲁番、焉耆于此交界。四十五里,库木什,居民二十余家,多缠民,甘回次之,无汉人。

^① 倭文端公,指倭仁,倭仁字艮峰,蒙古族。道光九年(1829)进士。咸丰元年(1851)出任叶尔羌(即莎车)帮办大臣。《纪行篇》,即倭仁所著《莎车行纪》。

车店二 ,小店五 ,官店一 ,规模甚宏 ,废无居人 ,驿舍亦颓。道左高阜下出泉 ,溉地一顷 ,居民饮料亦资之。住。是日行八十里。沿途皆戈壁 ,官书作九十里。

九月九日 晴

上午十一时 ,发库木什 ,东北行 ,弥望戈壁之外 ,有远山。三十五里 ,入山峡。两山石骨砂肤 ,不甚高峻。驿路中通 ,顽石撼轮 ,曲折极多。三十五里 ,桑树园。满目童山 ,不见有树。驿舍颓塌 ,久无居人 ,西有歧路通尉犁铁干里克 ,旧驿路也。详八月二十六日记中。其东里许 ,道右山中有小泉 ,行人多于其地汲水煮茶。小憩复行 ,地势渐高 ,狭曲如前。三十里 ,下斜坡。三十里 ,阿哈布拉 ,车店一 ,小店二。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竟日长途 ,仅食一饭 ,忍饥而卧 ,殊觉苦恼。小店之侧 ,有龙王庙 ,满壁涂鸦。湘乡沈小庆于此遭水 ,未及于祸。有祝联云 :“二十年五度长征 ,沧海横流惊此日 ;九千里一家再造 ,玉关生入感尊神。”盖此沟夏令山洪暴涨 ,顷刻成河 ,北面雨来 ,为害尤巨。旅人经此 ,值天阴沉 ,小住为佳。俗传山顶有海 ,中潜妖鲸 ,能致暴雨。又谓暴雨将至之先 ,山有两羊相角。皆好事者附会之词 ,非实有其事也。店壁有落书云 :“对面不闻铃子响 ,或疑无路过前川。”沟路曲折 ,形容逼真。

九月十日 晴

上午十时 ,发阿哈布拉 ,北偏东行。一里 ,道左石罅出泉 ,行人多饮马于此。三里 ,巨石当道 ,梗阻征轮。重车过此 ,牵挽极艰。

《唐书·地理志》:自西州西南天山入谷 ,经礞石碛。《西域图志》亦云 ,苏巴什谷内 ,有两大石。其即此石也欤。清时大吏 ,曾命刘见荣、张鸿畴前后两度凿平阻路大石 ,轰以炸药。今复顽耸 ,殆石得地气 ,亦能生长 ,如吾湘长沙金子湾石山 ,岁凿而岁长欤。有地方之责者 ,宜随时治而平之。十六里 ,道左右壁 ,有泉一泓飞流而下 ,水较前者为大。行人有于其地吸烟、煮茶资休息者。十六里 ,道旁伏泉澎湃 ,水流溢道 ,如大坎井之水。五里 ,道右废院一圈 ,洵系清

中叶军台废基。十五里 ,苏巴什 ,官店一 ,驻巡警二人 ,稽查行旅。饮水苦而臭 ,以远自上流而来 ,中夹多少驴粪马尿故也。自库木什入峡 ,至此一百七十五里 ,皆在山峡中行 ,为汉车师通焉耆惟一孔道 ,今犹缩击天山南北咽喉。盘旋曲折 ,险邃莫名。峭壁悬崖 ,迤迤夹峙 ,亭午子夜 ,方见日月。而阿哈布拉以北 ,更石壁陡峭 ,高插云霄 ,中通一线 ,仅容双轨。石径荦确 ,车如簸箕。每当盛夏 ,山水暴发 ,汨乎横流 ,顺沟而下。汹涌澎湃 ,状若奔马。车不及回 ,履不及纳 ,呼吸之间 ,辍叹波臣。旅行经此 ,视为畏途。小憩复行 ,折东偏北 ,升沙坡 ,即出沟口。路系新辟 ,可行轿车。(大车则仍循沟而北 ,以较新路 ,须绕十余里 ,方达托克逊。)沙坡过毕 ,当前戈壁弥望 ,而托克逊街市 ,亦拉湖村舍 ,则皆远在眼底矣。四十里 ,大河沿 ,实一沙滩 ,不见有河。当道缠民一家 ,道旁坎井二道。过此 ,入草湖 ,渐有村庄。十五里 ,托克逊。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

九月十一日 晴(入夜大风)

托克逊俗呼九台 ,为吐鲁番西南一大市镇。市街居民 ,汉人十余家 ,回民一百三十余家 ,缠民二十余家。附近农民连亦拉湖、宁夏工、和屯、柳树泉诸庄并计 ,缠民一千一百余家 ,回民百余家 ,汉人二十家。坎井共百余道 ,有邮局及税卡。车店四 ,官店一。地当南北孔道 ,形势不亚库尔勒 ,商务则远逊之。旁市有三城 ,一在东南 ,周广里余 ,为安酋帕夏所筑。当安酋窃踞南疆之时 ,守以次子海古拉 ,北御官军南下。今驻守备。一在西南 ,周积较少 ,乃回乱时土缠筑以自卫者。一在正北 ,亦安酋筑 ,与东南城为犄角 ,今已夷为庄田。有间道二 :一向北行 ,四十里 ,伊拉里克。西入阿拉癸山口 ,经珠勒都斯、崆古斯 ,马行十二三程 ,即达伊犁。阿拉癸者 ,准语危险 ,为焉耆、吐鲁番界山 ,今名阿尔辉。其谷长二百六七十里。一东北行 ,经头道河、石窑子、松树沟、四道桥、泉子街。马行四程 ,即达孚远。其赴奇台者 ,由泉子街分道 ,向东北行 ,多半日

程。宋王延德^①度金岭至北庭,即由是途。下午一时,发托克逊。过托克逊水,北偏西行。五十里,和屯坎儿,庄民二十余家,过此极目戈壁,草木不生。五十里,腰站子,土屋一家,守以老缠,饮水驮自十余里外。小憩复行。五十里,小草湖,车店一,驿舍一,住邮卒、官店一,无居人,旁有草湖一区,旱芦丛生,清气油然。住。是日行一百十五里,途遇大风,沙石扑面如刺,所谓风戈壁是也。冬令尝发黑风,行人遭之,恒多冻毙。

九月十二日 阴(大风竟日)

下午九时,发小草湖。北偏西行,戈壁。十五里,左折循托克逊水,俗呼后沟,亦有车路。水消可行,盘旋曲折,过水无数。大风迎面而来,汲水扬沙,外衣皆污。二十五里,折右入山,合大路。二十五里,后沟,车店一,房舍较春间经此时秽陋稍减。询系居停易人,曾加一番修葺也。茶尖小憩,仍循沟行。涉水之多,风沙之苦,一如午前。山麓水畔,前清潘效苏中丞所修车路,存者尚多。若加填筑,修复旧途,可免升降达坂之艰阻。特水流湍急,筑岸架桥,须加注意,勿使再致冲毁。二十六里,出沟峡,循左山麓行。二里,道右里许,河滩中有废堡,方广约二里。盖清同光间,安酋帕夏与回逆白彦虎所筑,名曰达坂新城。守以大通哈。与托克逊互为策应,扼守南北总隘,以防大军南下。大通哈者,犹华言大总管也。七里,达坂城。住南门民店。是日行一百里。

九月十三日 晴(大风)

达坂城市民及附近庄民五百余家,征粮八九百石。有仓廩,设常驻司事二人守之。驻守备,以距城穹远,守备恒收受呈词,审判小案。自行政便利上言,是地与托克逊,皆宜裁撤守备,添设县佐,酌增警察兵额,以资弹压。于国利,于民亦福。上午十时,发达坂

^① 王延德(938—1006),大名人。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奉宋太宗命与白勛出使高昌,雍熙二年(985)回到开封。撰有《王延德使高昌记》,又名《西州使程记》。

城。出西门,西偏北行,柳榆成荫。视初春经此,老干枯枝,又饶有多少生意矣。四十里,盐海子,俗呼大墩子。有盐池,广长达数十里,岁产盐额约三百万斤,色白味纯,省城、奇台、孚远、阜康、昌吉、呼图壁、绥来诸地食盐皆资之。久归官运局采卖,现由局派司事经理其事。十五里,马蔺滩。三十里,柴俄堡。住。是日行八十五里,车行甚缓,抵此已夜十二时半矣。

九月十四日 晴

上午九时,发柴俄堡,西北行。三十五里,盐池墩。有小盐池,盐色与味,皆逊昨日所经大盐池。十五里,茈茈槽,茶尖小憩。十里,羊肠沟。十里,十七户地。道旁渠水,自西而东,复折而西而西北。立马遥望,渠树一线,蜿蜒坡陀间。地势渐趋渐高,土人谓新疆水能逆行,信有征也^①。二十里,南关。五里,新东门寓次。住。是日行九十五里。自焉耆至此,计程一千零四十里。

迪化城西八里,有旧满城。即巩宁城。自此西南行,三十里入山,有间道通伊犁。《水道记》曰:阿拉葵山南,有径路通伊犁。自惠远城百六十里至塔勒奇山口,又四百七十里,至喀什河岸之都尔伯勒津回庄。又五十里,至察罕拜牲。又七十里,至奈兰郭勒。又二十里,至乌鲁古特岭。又三十里,至昌曼。又三十里,至纳喇特。又三十里,至大裕勒都斯河。又四十里,至阿尔沙图。又百九十里,至胡吉尔台。又五十里,至哈屯博克达山。又百五十里,至萨勒哈郭勒。又百五十里,至乌兰布拉克。又六十里,至达尔达木图。又七十里,至乌兰拜。又三十里,出山,至巩宁城。案自省城取山径西走伊犁,约程一千六百余里,马行十一二日可达。又城南逾雪山,有通焉耆间道。详九月六日日记中。

^① 谢彬再次记述了“新疆水能逆行”(由低处流向高处)这一特殊情况。纪昀早在其《乌鲁木齐杂诗》中就曾写道:“游人未到萧关外,谁信山泉解倒行。”并自注云:“水流迅急,能逆行越坂数重。宋进士晁极以为怪。不知来势猛激,故遇坎不能御也。”

新疆山水志及金融税制述详^①

九月十五日 阴

住迪化。上午拜会杨督军、易厅长，稍闻中央政变，内蒙独立，川滇兵哄之事，苦莫得其详。然较之戈壁仆仆，毫无闻知，则又胜一筹矣。下午，易厅长、杨督军先后来报谒。曩者欧战未起，新疆商务实权，多握俄人之手。考俄人通商于我西土，始清咸丰元年（1851）伊犁之约。洎光绪七年（1881）改订约成，遂以日盛。综其商路，大别为三：阿尔泰山东北为东道，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属焉。天山以北为中道，伊犁、塔城、迪化、奇台、哈密属焉。天山南为南道，吐鲁番、乌什、阿克苏、喀什噶尔属焉。而载在条约，划有贸易圈者，新省辖境，惟伊犁、塔城、迪化、喀什四处。然迪化至光绪二十一年始辟圈地。伊犁则于咸丰年间，早经划出。迨经回乱，俄人代我收复伊犁，即在城东自辟商场，建造市廛，宏敞富庶，冠于各城，领事驻焉。塔城旧于汉城西北隅，划贸易圈，居留俄商，驻扎领事。后经回乱，举毁于火。至光绪九年，更于城东北隅特辟新圈，以建市场。喀什设领通商，成约虽在最先，然自咸同（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以来，迭更回乱，未遑建设。延至光绪八年冬，始设领事于城北关。贸易圈地，犹未划定，俄商但就北关价

① 本章名为《新疆山水志及金融税制述详》，除专论金融、税制之外，在9月16日日记中，以5000余字的篇幅，概述了新疆的山水及矿产、生物等资源。这些内容主要是引自《新疆图志》等书，由于原书俱在，也由于这类资料比较常见，二手转引反而容易致误，所以删去了这部分内容。这样，本章题目就与内容不大符合了，特此说明。

租市廛 ,与民杂处而已。又俄以光绪七年条约 ,有准在新贸易 ,暂不纳税之文。彼族视为无税口岸 ,奔走偕来 ,如水赴壑 ,商务益繁。驻喀英官马继业 ,乃援利益均沾之例 ,与我交涉 ,要求照办。于是向照华商完纳税厘各外部商民 ,如克什米尔、如条拜提、如巴达什罕、如卡五洛、如阿富汗诸商税 ,一律豁免。夫克什米尔、条拜提附隶印度 ,可称英属。若阿富汗、巴达什罕、卡五洛 ,名为英国保护 ,实则人民政事 ,皆由各该部酋自主 ,并不受英干涉 , (今年阿富汗在喀商民 ,宣言不受英领管束 ,迭起冲突。) 询其商民言之甚悉。我国政府 ,当时漫不加察 ,一律承诺 ,免纳商税 ,岂真弱国无外交耶。

九月十六日 晴

住迪化。上午 ,访潘厅长 ,谈督查印花情形。潘云 :新省印花专款 ,财部来文提解。昨岁解二万元 ,已汇去一万。新省解款中央 ,此实破题儿第一遭。旋偕赴杨督军晚宴 ,同席有日本人佐田繁治 ,国际侦探也。藉名三井洋行调查物产商业 ,上年已来迪化 ,能解汉语汉文。据称游历我国已十余年 ,足迹及十余省。木屐儿之谋我 ,盖已深矣。席散后 ,杨督军出示部电一封。拆阅之 ,系令余等顺道调查阿尔泰特别区域财政。余性嗜游 ,其地虽荒远苦寒 ,未以为苦也。傍晚 ,访张子俊、常笃生、徐益三诸君。徐名谦 ,籍导河 ,卸喀什噶尔道尹也。

九月十七日 晴

住迪化。上午 ,徐益三、张子俊、常笃生诸君 ,先后来报谒。下午 ,杜门作日记。新省情形特别 ,各项行政 ,多难按照法文规定 ,与关内取同一之进行。而烟酒公卖局与官产处 ,尤暂时无设立之必要。

请先言烟酒公卖。新省以缠回为土著 ,居全省人口十之七八。蒙古、哈萨克、汉人、回民共只十之二三。缠回、哈萨皆宗回教 ,向禁烟酒 ,间有吸食淡巴孤与纳丝 (皆回部烟名) ,若汉人之吸烟然。胥系农民自种自用 ,为数无多 ,鲜有大宗贩卖 ,为专门营业者。汉、

蒙二族 ,虽多吸烟嗜酒 ,而销数亦非巨额。产烟之区 ,北路惟伊犁、昌吉之旱烟 ,南路惟疏勒、英吉沙尔、莎车、叶城之麻烟 ,稍有所产 ,余皆无闻。外来之烟 ,有兰州水烟、山陕旱烟、外国卷烟三种 ,皆由关内输入。以非大宗专运 ,向系并入杂税征收 ,岁约一千五六百两。统计烟税一项 ,现在每年收入 ,至多难逾四千两。酒则北路各属 ,虽皆有烧坊 ,酿造黄酒、白酒。然惟阜康、省会二处 ,产额较多 ,余亦无几。南路仅阿克苏、喀什噶尔两道尹驻地与疏勒、莎车、库车、和阗、焉耆诸县 ,有烧坊三两家 ,他县并烧坊或无之 ,以少汉人、蒙民 ,无沽之者也。统计全省酒税 ,每年收数 ,亦只五千六百三十余两。合之现收烟酒牌照税银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元 , (初只七千余元。)新省烟酒厘税 ,现在预算数目 ,每年不过二万五六千元。闻之征收官吏 ,询诸纳税商民 ,佥谓烟酒税率 (合牌照专税)从价约在百分之十。比较百货统捐 ,值百抽五五 , (统税率值百抽三附加二五商捐。)几重其半。若再重征公卖费 ,物价过昂 ,销数必形锐减。而俄酒、俄烟以无税输入 ,势将全取而代之。似此情形 ,设局公卖烟酒 ,不第难期增加国库收入 ,且恐妨害已征税收。益以此间百货昂贵 ,局费开支 ,亦属不赀。不如变通办理 ,于前征税率之中 ,酌加成数 ,化为公卖费。以祇税及营业者之纯益为度 ,由原征机关带征解库 ,不另设局。此亦舍名求实 ,整理财政之要图也。

进言官产。新省官产 ,土地一类 ,官荒甚多。惟是交通不便 ,渠井难开 ,关内人民 ,鲜来领垦 ,而荒者自荒。上年杨省长定章 ,由公家借款开渠 ,招户领垦 ,酌收地价 ,抵还借款 ,正在进行。将来户民领垦 ,缴纳地价 ,除去开渠经费 ,即作官产收入 ,或不至如前此官荒等诸石田 ,公家毫无收入也。官牧场一项 ,南疆各县 ,早于清末先后变为民业 ,现存为数无多。北路牧场 ,多为官有。近年于民间牧畜牲口 ,酌收租金 ,即报财部收入计算书中之年租金是也。现在收入 ,岁有增加。此外各县官产 ,如官租地、乡约养廉地、叛产充公地及附城可耕之地 ,多经各县知事 ,随时呈由财厅 ,呈部批准变卖。

建筑一类,据各县册报,除学校房舍可用者,现尚留存备用。其驿路、客店、公所等项,则当日构造即非坚固,日后又多失修,一时变价,承售鲜人。其可变价者,率多当时呈部核准变卖。统计土地、建筑两项,截至今年四月底止,已共变价湘平银十八万四千六百八十九两二分一厘(内有补给照费银三千两),折合银元二十六万五千九百三十余元。各县价银,尚未一律解齐,故财厅尚未据以报部。大约抵解自民国四年(1915)下半年起,至今年年底止。认解中央之二十五万元,当有盈余。省城各项官产,除已售者,现查册造,尚可变价五万五千八百二十两,折元可得七万四千四百二十六元零。财厅已将原册呈部查核。各县未售官产,亦多清查估价,呈由财厅汇案报部。其未清查估价各项,如各县属营产,与伊犁军、镇两标公产,已嘱各地方官与杨镇守使,从速清查估价,册报财厅、督军,送部查核变价。开支一节,财厅则由科派员兼办,向未设立官产专处。外县调查,皆由知事带办,亦未另支开销。省城调查,则以官运局委员与警厅科长兼任,均无月薪。惟省城官产较多,调查处须用书记弓手。各项薪工杂费,月支湘平银三十一两。自四年一月起至五年八月止,共支银六百三十六两二钱。节经报部有案。其承买官产,每照一张,收湘平银五钱,又注册费银七分。综上所述,新省官产变价既非容易,收入又数只此,本无设立专处之价值。竟有起而谋之者,未识是何居心。至新省官产,究应如何处分整理,颇足耐人寻味。容后详之。

九月十八日 晴

住迪化。下午趋访杨督军,获观新近边防文稿甚多。以关军事秘密,未便宣布。继访张宾于君,谈新省军队整顿方案。张谓须实行兵屯,余曰此根本之良图,眉睫恐不易办。治标之策,第一须足名额,第二须勤教练。二者果能认真进行,保护治安有余矣。张君深然之。新省在前清时,岁受各省关协饷二百数十万两(参看四月十二日日记)。辛亥改革,协饷断绝。民国元年新伊宣战,耗费

颇多。二年又增援阿、援科军费与伊犁善后诸款，收入支出，相差极巨。当时应付皆赖纸币以维持，以故前后印制一两大票七百六十四万二千两，二钱五分小票一百一十九万八千二百五十两。截至民国六年三月底止，除存库未盖印十万两，编号错误废票大票一千两，存库小票一十六万五千两外，实已发行大票七百五十四万一千两，小票一百零三万三千二百五十两，总计八百五十七万四千二百五十两。前后收回焚毁：大票七十一万八千四百零二两，小票六万九千五百两，总计七十八万七千五百零二两。前后收回，盖用销字存库备焚：大票一百五十一万六千七百两。现在流通市面，合清藩司所发老龙票一百万两计算，大票为六百三十万五千八百九十八两，小票九十六万三千七百五十两，二共总额七百二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八两。其价格，于市面兑取现银每票百两补水须七十两而强。若由俄国道胜分行汇往京津，（蔚丰厚、天成亨、殖边分行及他办理汇兑钱庄，汇往关内之款，类皆假手俄行。）每票百两，补水四十余两而足。盖现时俄帖价格，京津较新省略高故也。此新疆省库纸币发行暨现在市面流通之情形也。此外尚有伊犁将军前后发行纸币（俗称伊帖）二百八十五万四千两。（据知其隐者云，只二百五十七万两。）节经新疆省库收回一百四十万九千九百零五两，现在流通伊犁道属市面一百四十四万四千零九十五两。其价格每两值省票六钱。又塔城参赞，因部协愆期，临时支付经费，前后发行纸币二十七万余两。其流通区域，仅限塔城及附郭一隅。其价与伊帖比例，大约为三与二。此又伊、塔两处纸币发行与现在市面流通之情形也。夫新疆全省岁入，未逾三百万两。而无准备金之纸币，发出乃达八百万余。即无对外之贸易，与俄道胜分行之操纵，而准之需要供给，暨纸币流通额诸经济原则，亦难维持额面价格。活泼金融，不亟设法收回半数，以减少纸币供给之额，筹设银行，以立金融根本之计；将来物价腾贵，市场萧条，税收减少，财政愈形支绌，民生日益凋敝。即英俄不我亡，而我亦无自存之望已。

至塔城纸币,当时发行,原为临时应付军饷,不啻一种军用手票。近顷塔城参赞欠饷,已经财部核准补发。似宜责令现塔城汪道尹,即以此次补领塔饷,收回前发纸币,以清手续而利国库。此处理新省滥发纸币之各项办法也。

九月十九日 晴

住迪化。上午至邹安纯处闲叙。下午,易式皆、张宾于二君先后来谈,颇形快畅。新省官钱局设立已久,既有足述,金库制度未善,又宜整理。兹先述新省官钱局办理经过情形。曩者新疆开省之初,巡抚刘锦棠发银一万两,于迪化设官钱局,行使红钱,流通市面金融。厥后喀什噶尔、阿克苏两道属,亦由库发给成本,次第设局。办理非人,获利甚鲜。至光绪三十四年王树楠藩新,酌定章程,重为整顿,大加推广。于镇迪、伊塔、阿克苏、喀什四道驻地,各设大局。府厅州县,除蒲犁、婁羌、新平、霍尔果斯四县,余均设分局。共发成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六成纸币,四成现金。其设局情形与营业方法,具当时设局章程二十条,汇款章程六条,放债章程六条中。民国成立,各县钱局,类多停办缴本。二年春,杨省长复加整顿。省城总局,改章专资兑换,停止放息。各县分局未缴本者,或仍旧章岁缴红利,或遵新章岁取定息(每年八厘)。上年冬,潘厅长以各局岁解红利无多,按照岁按定息解缴者,不无过减。详由省长令准自今年一月起,概按一分行息,包商承办,仍由地方官厅监督。照依成本应得息银,分月匀摊报解。其各包商取息,至多不得过三分,不准违章浮收,致累贫民。其旧有成本,有尾零者,或令解库,或由库补足整数,以归划一。现除迪化局外,各局本银,总共二十七万九千八百余两,纸币居其大宗,现金寥寥无几。此新省官钱局经过暨现在之情形也。又平常商民交易,辅币率用红钱,而用制钱者绝少。现惟绥来、乌苏、精河、绥定、伊宁、霍尔果斯等县,前为宝伊局铸钱流通地域,市场尚有制钱发见外,他皆未之见闻。此项制钱钱质颇佳,每千枚率重七斤左右。市面行使,以二文或三文当

红钱一文。目前宝伊局停铸已久,其旧铸之钱,又历经商民挟带入关,与俄人收买铸器。询之商会,征以目验,约略计之,各县所有,当难出十万串以外耳。进述库藏。新省轮廓二万余里,面积辽阔,交通不便,皆冠各省,又无银行可以代理金库。以故开省之初,除藩库外,更于喀什噶尔、阿克苏、伊塔三巡道署,设立道库,就近收支所属各县局领解各款,而报销于藩库。相沿迄民国初,未改旧章。三年,取消阿克苏库,其属领解各款,悉由省库经理。惟喀什各属,距省远者七十余站(如于阗),近亦四十余站(如巴楚),非设道库,不能就近收支。伊犁于民国二年统一之后,仍照旧章,设立道库。全省金库,附设财厅。喀、伊二道金库,附设道尹公署。各县局领解各款,惟附库较近之处,均系实领实解,各清各款。其相距远者,则以解款拨付领款。拨付之外,应行找解银两,则多未能按期解库。必隔数月或半年,始能清理一次。库内账目,其领解现金,均尚随时收支,登记账簿。其以领抵解之款,必俟账目截清,始行分别收付,未能月清月款。所用账簿,尚沿旧式,今日苟欲统一新省金库制度,宜由财部饬令中国银行,来新组织分行,代理库款收支,调剂各方金融。斯为策之上者。否则亦饬令新省财厅,扩张原有官钱局办法,使之代理金库,取消现有省道各库。不第年可节费六千余元,可谋全国办法之一致也。

九月二十日 晴

住迪化。下午至杨督军及各厅长处辞行,以定后日往阿尔泰调查财政,顺道塔城,由俄西伯利亚返京故也。入夜,赴屠椿庭、陶明樾、牟晋川三君公宴于屠寓。

新疆圖法,自昔率乱已极(见四月三日记中)。近虽稍呈划一之观,(最通用者只红钱、省票二种,余皆限于一隅。)然计算数目,犹两钱分离,而非元角分厘。至商民交易,并不知国币为何物。财厅报部计算书,虽以元计,而实际收支,则皆以两。要之极目市场,固不见银元、铜元或银铜元钞票。即调查簿记,亦莫睹银洋几

元,铜元几枚账目。如依部议,骤将田赋改征银元,官民均无所遵守。虚拟悬测,其妙莫名。自宜先使国币流通市面,旧有诸币,逐渐收废,方能尽利推行。惟是新省财政,尚非充裕,建此宏规,颇非易易。今日惟一办法,宜由中央提拨现洋二百万元,中国银行钞票一百万元,由新准备现洋一百万元,(库存金条及于阗、且末今年采金,并库存锭银,约得洋五十万元。再从喀什道库提现五十万元。)财部代印中国银行钞票四百万元,合组中国分行。就现有各官钱局改设支店,以扩营业。于京、津、沪、俄属塞米诸地,设汇兑处,以便商贾。以新钞五百万元,收换旧银两票(按今市价可收六百万两)。更指定喀什道库现金解省汇水,(前现金一两,汇省票二两,今年减为一两七钱。年约七十万两。)阿克苏道属粮草增价,(四年增收十六万零八百余两,五年十七万三千余两。)与仓粮变价,(年约十余万两。)兵粮扣价,(年有八万五六千两。)四宗款项(皆系票银),拨储银行,为收回其余省票、伊票专款,一俟旧票扫数收回,即移作附设运销公司资金,运销皮毛、棉花、葡萄、丝茧于俄,藉换利权而兴垦牧。行之十年,不第国币流通新省,足令田赋改征银元,税款有所专存,能使金库制度统一。而新省财政困难,外人操纵金融,犹如今日者,吾斯之未信也。

九月二十一日 晴

住迪化。上午至财政厅,饮潘、易、三张五厅长钱行公宴。席间,潘厅长云:缠妇以产沙雅者为最美丽。又云印度木程人,称其祖先去自中国,遇汉人辄呼乡党。余谓印度近海,广东人侨寓其地者早而多。其初放洋,必道香港,辗转误传,乡党或即香港之音转也。

新省契税,依清宣统二年(1910)部定新章,买业每价银一两,收税九分;典价一两,收税六分;先典后卖,补收三分。民国以来,率由旧章。旋经前国税厅筹备处,拟定契纸契格各式,呈部核准发行。民间典买田房,一体遵缮报税,以杜隐匿。详定奖励及惩罚章

程 ,考成征收官吏 ,切实整顿 ,岁有增加。四年分收入已达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余元。五年收入 ,闻尚大有增益。部颁契纸式样 ,新省概已遵办。惟官厅发行 ,商场未设代售之所。契纸一费 ,则沿前清规定每张收银五钱之旧。但彼时为藩司经征局 ,暨各县官办 ,收入概归中饱。民国继兴 ,净提归公 ,较之部例征收五角 ,实有过之。惟上年南疆各县 ,征收契税不无弊端。杨省长当令财厅改良契格 ,加入缠文 ,使缠民皆知定章以免弊混。此项契格 ,上印“契格”二字 ,面中空白 ,以备书缮缠文。——从习惯而便民也。印刷工本 ,概由公家开支 ,未取民间分文。而民间缴纳契税 ,亦因新省习惯。田房业价 ,一契多系数十两或数百两 ,鲜有千余两或数千两之大宗业价。纳税无多 ,凑缴甚易。各县收税 ,类皆随税随收 ,无有藉端滞纳。总之新省征收契税 ,南疆各县 ,恒占全额十之八九。北路各县 ,从前户民纳户领照 ,皆系客民辗转顶种。置买田房 ,亦鲜投报契税 ,征收官吏 ,以其无甚赢余 ,多数不肯过问。前经财厅于验契案内 ,访查民间隐契甚多 ,屡令照章补税 ,终以地价过贱 ,民多客籍 ,迄未十分办到。

进述牙税。新疆开省之初 ,北路只迪化、奇台、绥来等县 ,商务较繁之区 ,仿照甘肃办法 ,令商民承领牙帖 ,照章纳税 ,其余各属迄未举办 ,以故当时岁收仅银九十六两。自奉部令举办牙税 ,当由财厅议定章程 ,详部核准 ,通令各县 ,陆续开办。惟查各属商民 ,多以领帖为牟利之具 ,任意扰民 ,颇碍进行。计目前所举办者 ,仅迪化、奇台之旧有斗行组织 ,大货牙行与他县牲畜之向有牙纪 ,向收行用者 ,其余素无专行者 ,皆未开办。当帖、磨帖 ,均经财厅通飭各县查明 ,照章请领新帖。其迪化、奇台两县 ,向有斗行牙帖者 ,亦经一律由厅飭县换给新帖。各牙纪到县领帖 ,除应缴税款外 ,每帖一张 ,定缴纸笔费银二元。以一元归县署办公 ,以一元缴财厅 ,开支刊印帖照工本。

再纪矿税。新省矿产 ,如南路之且末、于阗、焉耆 ,北路之迪

化、乌苏，皆产金，而以于阗为最旺。南路之疏附、拜城、库车，北路之迪化、伊犁，皆产铜，而以拜城为最旺。南路之英吉沙尔、拜城，北路之孚远皆产铁，而以孚远为最旺。自设行省以来，叠经官厅开采，苦于不得矿师，觅线毫无把握。而挖矿熔化，纯用土法，利不敌工，往往亏折。即有商人承领官本，或集股开挖，亦多亏耗股本，屡办屡辍。现只于阗、且末两县之金，定为由官给价收采。先年每两给价银二十五两，岁采一千五六百两。自民国二年因金价昂贵，改定官价为三十两。又自四年起，于阗岁采二千四百两（参看七月二十八日日记），且末定采九百三十两。计算成本之外，盈余亦多。近以各处金价低落，自六年起，采价仍复二十五两之旧。以现在省城金价，每两值省票五十余两计算，除去成本，自属有赢。惟以喀什纹银一两，作汇省票二两核计，即无盈余可言。此外则各处煤矿炭窟，如阜康、镇西、伊犁、库车、拜城等处，皆有税入。又库车矾矿，年前包规湘平银三百两。今年陈知事以销数陡增，加为库平票银一千二百两。伽师铅矿，上年曾由财厅饬令该县知事试办收课，目前收数甚微。皆在矿税之列。各矿税率皆系包规，素无一定标准。揆诸中央法令，虽甚可议，然边省情形特别，眉睫实无救济之法。

五路要冲之奇台

九月二十二日 晴

上午八时,发迪化寓次。出新东门,东偏北行。十里,水磨沟,居民十余家,多业水磨。水泉清冽,树木茂密,为迪化近郊胜地。木叶青葱,较清明观杨省长植树时景气,更多幽趣。遥望新杨,皆展弱枝向风袅娜,足令旅人生岁月之感。过此,折东北行。水磨沟水,绕流道右。岸树成林,风景甚佳。十里,七道湾,即屡丰堡,墙多倾圯,居民三四十家,鸡犬之声相闻。二十里,古牧地,旧辑怀城也。清光绪二年(1876),回酋王治等据此坚守,抵抗大军。后经攻克,亡数万人。平定回疆大决战,此为第一。谚云:“打开古牧地,惊破红庙子。”盖纪实也^①。旧城早毁,街市居民五六十家,有税卡及邮政代办所。车店五,附近农民五百余家,一迪化东境大聚落也。午尖小憩复行。十里,西土,道左居民数家,状似殷富。过此循坡垅行,一望童山。十里,黑沟驿,驿舍早颓,荒店一,民居三。又升降大坡一。二十里,入阜康境,道左右皆有小山迤邐。二十里,甘泉堡,小店三家。附近可垦之地,达数百户,惟无水泉。审其地势,逼近博克达山之麓,若开坎井,必能得水。三十里,阜康县城。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

阜康,汉为郁立师、车师后国。后汉为车师所并。三国属车师后部。魏为蠕蠕地。周为突厥。隋为东突厥。唐为庭州冯洛、沙

^① 古牧地,即今米泉县城。光绪二年六月,刘锦棠、金顺包围了古牧地,以大炮轰塌城垛,攻陷该城。城中敌军五六千人几乎全部被歼灭。

钵诸地。元为回鹘五城地。明属卫拉特。清初为准噶尔图尔古特部游牧处,乾隆(1736—1795)时内属。设阜康县。民国因之。东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余里,有庄二十七。阡市凋零,商务无多,而民风纯朴。居民种秫酤,一岁千酿。西贾迪化,东贾奇台,岁恒数万斤。所谓阜康烧酒是也。

九月二十三日 晴

阜康城周三里三分,筑于清乾隆时知事李声振。境内大小黄山,盛产岚炭。博克达山又名灵山,近距城南九十里。上午十时,发阜康东关,向东行。二十里,九运街。有土堡,周约二里,颇据形势。居民二十余家,附近农民二百余户。二十五里,大泉,小店二,居民一。泉水味甘,道南数里有村舍,四望皆芨芨湖,草黄可玩。二十里,小泉。树林一丛,废屋数院。二十五里,紫泥泉,居民二十家,附近庄民一百余户。住。是日行九十里。

九月二十四日 晴

上午八时,发紫泥泉,东偏北行。三十五里,四十里井子。阜康、孚远于此分界。小店二家,穷民一户。二十五里,老三台,道旁有高墩与废院。五里,骆驼圈子。村舍树木,连绵不断,途多运炭牛车。十里,三台。街市齐整,商店三四十家,有税局及邮政代办所。商务之盛,胜于县城。附近农民三百余家。午尖于此。以攢程故,尖后复行。五里,胡桐根格达,夹道居民数家。二十五里,双岔河,居民五六家。清乾隆三十六年于此筑育昌堡。新疆有名之孚远铁矿,在道南四十里之水西沟。其地冈阜平坦,赤赭黄童,不生草木。溪流潺湲,便于汲引。铁质刚劲纯粹,经久不蚀。又多炭山以供锻炼。(煤矿五处,曰红山、曰甘沟、曰南大槽、曰北大槽、曰西乍子,产石炭、烟炭、岚炭、骸炭。)有清乾嘉(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之际,商人崔占元开设铁厂,大兴冶业。居民数千,隐若巨镇,斧斤之声,闻于十里。全陇冶户,皆取给焉。同光(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之乱,燬为灰烬。虽历年兴

复,而墟落萧条,终非昔比。又自俄国通商以来,洋铁之输入益多,价廉于我三分之二。(土铁铸器,实较洋铁坚而耐久,为三与二之比例。)于是水西沟矿利,尽为所夺。开省而后,商办官办,屡易其人。其始全赖公家铸农器、军器,维持其间,厥后废而不用。承办官商,遂困不能支。光绪三十四年全矿遂废。宣统三年(1911),郑有叙招集商股,从事兴办。值改革,袁大化去新,提倡鲜人,事遂中辍,以迄于今。目前欧战正酣,俄铁不来,亟谋规复。官督商办,购置机器,锻以新法,未始非挽回利权之绝好机会也。三十里,柳树河,道北有农庄。十里,孚远县城,俗呼济木萨。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抵此已交念五午前二时矣。

孚远,汉为车师后国、车师后城长国。三国为车师后部。魏为蠕蠕。周为突厥。隋为东突厥。唐金满县地。宋高昌国北庭。元回鹘五城地。明为卫拉特。清先为济木萨县丞,寻升改孚远县。民国因之。东西一百五十里,南北二百五十里,其庄分二十五渠。其民皆土著重农,回民聚居广泉子,率力田地。土广民稀,市列无大贾,故其俗扩僻,竞锥刀之末。水西沟铁矿,佳而未开,大利坐弃。千佛洞景致幽绝,人称述之。

九月二十五日 晴

孚远城周七百六十丈,无北门,重修于清光绪二十年。附近居民,不盈二百家,商务无足称也。城北三十里后堡子,有破城基,周广二十余里,俗唐王城。清嘉庆(1796—1820)时,其地犹见金满县令残碑,——唐北庭都护府治金满城故址也。有古钟,一半埋土中,土人取以铸农器,同治初(元年为1862)年尚存。又清故保惠城,亦在其地。上午十时,偕知事段永恩,策马游瞻千佛洞。出南门,西南行。十里,抵山口。新建王母宫楹,规模整齐。工事甫竣,沿无居人。自此升坡。一里,千佛洞。梵宇一丛,修洁幽邃,足供游览。夏日避暑,尤为合宜——孚远近郊名胜也。正殿后倚佛洞,洞就岩凿,形为半规。燃烛入视,中卧睡佛,长约二丈,金面漆身。

诸大罗汉,亦皆塑像,非若库车丁谷山之仅壁绘也。按宋王延德《使高昌录》云:时四月,狮子王避暑北庭,邀延德。凡六日至北庭,憩高台寺。又明日引延德遍游境内佛宇,有曰应运泰宁之寺,贞观十四年(640)造。此洞盖亦唐时高昌旧迹也。相传发见于清乾隆时,屡著灵异,土人奉之其虔,香火极盛。旧历六月六日千佛大会,演戏敬神。数百里内外士女,皆来祈福禳灾。车水马龙,肩摩踵接,如是半月,岁以为恒^①。下午一时,发孚远,东偏北行。二十里,苾苾窝子,夹道居民八九家,有小店,行人尖焉。十里,头工,民居六七。道右神庙,规模颇宏。十五里,大泉,小店三家,民居五六。过此,即奇台境。弥望苾苾,衰草呈黄,映以夕阳,颇有逸趣。十五里,三十里铺,土屋一院,废无居人。十里,小屯,小店二家,前临渠水。岸树一行,其色青青。道北村树扶疏,庄舍相望。十五里,奇台西关。五里,县署前街。住。是日行九十里。自省城至此,共程四百七十里,乘台车三十六时即达。速则速矣,惟不能多带行李(人五十斤)。又昼夜不休,容易疲人,斯为病耳。入夜,知县郑有叙来谈。郑有干材,连任八年,此间情形,极其熟悉,故语多中肯。

奇台,汉蒲类、车师后城长国。东汉为车师后部所并。汉末属匈奴。晋世匈奴南徙,属铁勒部。魏属蠕蠕。周属突厥。唐置蒲类县,隶昆陵都督府,统于北庭。后置于甘露州(在今木垒河东北),又设独山守捉(即今城南百里松山)。贞元五年(789),沙陀叛附吐鲁番,随虏南徙,地随空。其后仆固俊由北庭取西州,其地并入高昌,属阿萨兰回鹘。后唐同光初(元年为923),辽逾流沙,取

^① 这里写的是著名的吉木萨尔县千佛洞。据《仁州辑略》说,乾隆中叶本地一个菜农偶然发现被前人封闭的佛窟,于是千佛洞才得以再见天日。但此后又屡遭破坏。在谢彬游历之后,1933年战乱及1966年“文化大革命”它两次被焚毁,如今只剩下凄凉残迹。

浮屠城,西域皆属之。宋咸平(998—1003)中,辽修可敦城,又以其城为镇州军。南渡后,为别失八里东境,属亦都护。元太祖西征,至独山城,空无居人,乃移唆迷国六十户居之。再至,则繁庶。后并于畏兀儿,封亦都护。泰定(1324—1327)后,得以宗王镇焉。明为卫拉特地,属和硕特部。清初为准噶尔台吉游牧。康熙(1662—1722)中,噶尔丹败死,割阿尔泰山以西界策妄阿拉布坦,地遂内属。乾隆中叶,设奇台县。民国因之。东西三百四十里,南北四百里,其庄有三十二渠。其民汉、满、回、缠四种杂处,而满人最贫。其地四达而当孔道,物产丰盛。谷酒、药材、羚角、鹿茸、豺虎之皮革、驴羊之窠,充溢骈积。华戎商贩,废居居邑者皆至焉。转毂数百,运驼以千计。北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东北贾归化城;西贾伊、塔、俄国;南贾吐鲁番及南八城。——东路一都会也。其俗贍冗,污诟无节。好饮食,卖浆者多倍称。

九月二十六日 晴

住奇台。上午,拜会道尹张键植及其弟游击张钧与郑知事。下午,偕烈夫、遂生至东郊,观水磨。水磨四盘,(分上下二处,一昼夜可磨小麦二十石。)属满营公产,可值银四千两,今旗粮停发,下磨已停,待租而无人受。上磨建有亭舍,树林青葱,为夏日官民燕游之地。然大风一起,尘沙满座,又非钓游佳处。上磨上游,有多凌私磨二盘,皆引水磨河水以转磨。(水磨河,《新疆图志》作阿布达尔托垒水,源出城东十里之泉。绕城而北,分溉头二三屯之地。秋冬余水,流而西北,灌满营湖地,至孚远境之庆阳湖而尽,流长殆二百里。)奇台城周一千四百五十八丈,近又增并满城,辟六门,西南皆有门二。城池之大,商务之繁,皆可拟于省会。城关居民一万一千余家,汉人较多于他族。商店多在城内大街,晋、津大商三十余家,俄国洋行八家,俄籍小商贸民二三十家。乌里雅苏台、阿尔泰、科布多诸地百货粮食,皆仰给于此。奇台额粮九千余石,今年郑知事清查地亩,增加约七百石,共地二千八百余户,较回乱前额

地三千六百户 ,尚差七八百户也。

附 :奇台歧路

奇台地据冲要 ,四通八达。东至哈密入嘉峪关 ,东北至归化城 ,北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 ,西北至阿尔泰山 ,皆于奇台发轫。今除阿尔泰山一途 ,余将躬历 ,其里程俟逐日记载外。其余三路 ,分叙于此 ,以为旅行西北者之参考。

(甲)由奇台至科布多 城北四十里 ,北道桥。一百二十里 ,黄草湖。八十里 ,将军戈壁。折东北八十里 ,苏吉。八十里 ,元湖。过此折西北行 ,入阿尔泰境。六十里 ,科布沟 ,折北行。四十里 ,鄂伦布拉克。五十里 ,锡伯图。九十里 ,布敦哈喇腰站。一百六十里 ,察罕通古。一百里 ,沙斯海 ,入科布多境。一百二十里 ,玉音齐。八十里 ,达布苏图。一百二十里 ,博多浑。一百二十里 ,苏济。一百二十里 ,科布多城。自奇台至此 ,计程一千五百六十里 ,驼行须二十五站。由科布多至乌里雅苏台 ,驼行十八程。自乌里雅苏台至库伦 ,驼行三十五程。按自北道桥至元湖 ,为元太祖西征经行之路 ,今皆戈壁 ,无水草。岁惟九、十月可行 ,余时皆取道罕沟、煤窑、芨芨湖、南漠水 ,以达元湖。

(乙)由奇台至归化 城东九十里 ,三个庄子。一百里 ,芨芨湖 ,此处有路通乌里雅苏台。驼行计三十站。九十里 ,黑山头 ,干站。九十里 ,卧龙居。七十里 ,菜子地。七十里 ,锅底山。六十里 ,娟金。七十里 ,白敦子。七十里 ,天生圈 ,干站。八十里 ,三塘湖。哈密统税局 ,于此设分卡。折东北行。九十里 ,木炭窑子。一百一十里 ,老爷庙。九十里 ,干湖子。五十里 ,柳树泉。七十里 ,哈达图。六十里 ,札木闪丹。七十里 ,哈拉笛灵。七十里 ,什拉胡力苏。四十里 ,老农鄂博。九十五里 ,甲惠。一百三十里 ,夹拉孟。六十里 ,红淖尔 ,干站。六十里 ,甲罕莫多。四十五里 ,小驼类。七十

里 ,夹干胡图。六十里 ,束红图口子。六十里 ,西尼乌苏。六十里 ,赛胡洞。七十里 ,白沼鄂博。七十里 ,胡洞鄂博。七十里 ,察罕部落。七十里 ,察罕桃李该。此处有路 ,通乌里雅苏台 ,驼行计二十三站。七十里 ,哈喇尼丁。八十里 ,毛敦鄂博。六十里 ,布克提。七十里 ,玉石凹 ,干站。七十里 ,沙拉束力古。七十里 ,红谷岭。八十里 ,哈拉不该。七十里 ,土不齐。八十里 ,谷庆。七十里 ,巴尔旦。七十里 ,乌拉胡洞。六十里 ,耳得泥不拉。七十里 ,驼类。七十里 ,乌拉鄂博。七十里 ,甲干图。七十里 ,巴尔庆。七十里 ,赛林胡同。八十里 ,不冻冒洞。七十里 ,哈蟆口子。六十里 ,白沿善丹。七十里 ,哈巴湖。七十里 ,爱力素胡洞。六十里 ,协木勒沟。七十里 ,乌尼乌苏。六十里 ,哈喇桃力该。六十里 ,瓦窑。七十里 ,信尔冲兔。五十里 ,海德兔。六十里 ,白沿部落。五十里 ,石兰板。六十里 ,大赫太。五十里 ,乌拉胡洞。五十里 ,台梁梁。六十里 ,空洞林沟。七十里 ,包头镇。七十里 ,囫囵。六十里 ,三卜树儿。六十里 ,桃素好。七十里 ,二道河。六十里 ,北斜齐。九十里 ,归化城。自奇台至此 ,计程五千一百里。按此路向为京津商货来新通途。人民国来 ,绥远、宁夏辖境 ,恒多匪徒骚扰 ,商旅于以不通 ,新省物价极昂 ,商税大受影响。近虽匪徒卢占魁已受抚投诚 ,而余孽未清。商货往来 ,犹有全被劫掠者。其幸获免 ,亦须费银绕道 ,阻滞日时 ,不似曩年 :三月发张家口 ,五月到奇台 ;五月发张家口 ,八月到奇台之有定期也。

(丙)自奇台至哈密 城东三十里 ,三十里铺。二十里 ,四十里腰站 ,有店 ,有居民。四十里 ,老奇台城 ,居民约二百家。三十里 ,西吉尔庄。二十里 ,东城口 ,居民六七 ,有树木。二十里 ,咬牙沟 ,碎石遍地。清同治三年冬 ,奇台民兵设伏于此 ,杀回匪千余。二十里 ,木垒河 ,唐蒲类县地也。为西富八站之首 ,形势扼要 ,有营堡。驻守备。市街居民 ,近二百家 ,附近农民一千余户 ,奇台东境繁盛区也。近似于此划地设木垒县佐 ,已呈请政府矣。四十里 ,一

碗泉 ,旧有店与民居 ,今无水 ,皆废无居人。五十里 ,三个泉。清康熙五十一年 ,和硕额驸阿宝 ,击败准噶尔于阿克他斯 ,即此。官店一 ,车店二 ,居民数家。九十里 ,戈壁头 ,官店一 ,为旧台车废局所改。掘井十数丈无水 ,取汲远在六七里外。四十里 ,大石头。四山纵横 ,中间平阔。官店一 ,民店二 ,居民七八家 ,近年新垦地五户。五里 ,小石头。三十五里 ,色必口 ,有腰站。由此分道 :一东南行 ,三十里 ,头水驿 ,官店一 ,小店二 ,水微苦。自戈壁头至此 ,皆在乱山中行 ,颇苦崎岖。自此越天山。九十里 ,至鄯善七角井子 ,接由哈密晋省之南路。一东行 ,三十里 ,噶顺沟 ,入镇西境。三十里 ,苾苾台。四十里 ,沙沟井子。十里 ,乌兔水驿。二十里 ,石里泉。三十里 ,挂水井。三十里 ,下肋巴泉驿。五十里 ,碱泉子。二十里 ,苏吉。由此分路 :一折南行 ,六十里 ,独山子。十里 ,上肋巴泉驿。十里 ,陶赖达坂。五十里 ,陶赖站。四十里 ,西山口 ,即陶赖沟口。入鄯善界 ,距七角井子四十里。又由上肋巴泉分道 ,折东南 ,逾达坂。三十里 ,入哈密境 ,即橙槽沟 ,距瞭墩四十里。一仍东行。四十五里 ,官卡。四十里 ,大墩。五里 ,镇西县城。

镇西 ,汉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地。国于四山之中 ,濒蒲类海。东汉时 ,属伊吾卢 ,常为战地。三国属鲜卑。元魏属蠕蠕。隋属伊吾郡 ,后入突厥。唐属伊州伊吾郡。景龙四年 (710) ,于伊州西北三百里 ,置伊吾军。宋属伊州。元为别失八里东境 ,属亦都护。明为卫拉特 ,属和硕特部。明末 ,固始汗迁青海 ,此为准噶尔台吉游牧。清中叶 ,设镇西府。开行省后 ,降为厅。民国为镇西县。地居两山之间 ,形势阨厄 ,当孔道。康熙 (1662—1772) 雍正 (1723—1735) 两驻大兵。亦一都会也。东西五百七十里 ,南北五百九十里。地分三镇 ,领庄二十四。有庄曰三塘湖者 ,在城北二百四十里。其地水草丰美 ,东通归化 ,北通乌里雅苏台 ,西通奇台、科布多 ,商贾辐辏 ,天山北路通衢也。县民多来自秦陇 ,其俗羯羗不均 ,然厚重多君子。黄序之士 ,祁祁知也。好稼穡 ,恶衣食 ,以致其蓄

藏,有关西之风。当全盛之时,修边备,列障起亭,旃旌相望。稞、黍、鱼、盐之饶甲诸部。其地四达,多重装富贾,珍异物聚。前清道咸(道光·1821—1850,咸丰 1851—1861)间,称极盛焉。同治而后,数用兵。编户凋亡,汗菜不治,商旅又多出南道。民鲜居积,而井邑日益萧条。近虽稍稍恢复元气,终难企全盛之旧观。

十里,大泉西渠。二十里,大黑沟。二十里,石人子庄。二十里,三县户。二十里,奎素,地处四山之中。三十里,小庄。十里,马圈沟。三十五里,石湖里庄。十五里,松树塘。三十里,天山二层台。十里,入哈密境,其地曰栅门。十五里,天山庙。庙在山顶,祀关壮缪。过此,层折下山。十五里,羊圈沟。三十五里,焕彩沟。五里,南山口。民国元年(1912),缠民帖木耳等,反抗哈密回王,扼此屡败官兵。今驻汛兵。四十里,黑帐房。六十里,泥迹头。二十里,哈密县。自奇台至此,计程一千二百一十里。按自小南路(由七个井子,过天山峡至奇台头水。)开通以来,旅人皆出于其途。而由镇西以达哈密奇台之路,行者极鲜。以故巴里坤昔号冲要,近则渐趋僻静。沧桑之说,信有然与。

九月二十七日 晴

往奇台。由奇台赴阿尔泰,向无车路。长途戈壁,马行又难运料。故往来斯途,皆赖驼行。驼行有三种:曰骑驼。备鞍辔如骑马然,惟振荡甚,使人腰痛。曰驼车。颇平稳,如坐大车。曰驼轿。一驼二轿,状如驼货,人坐其中,摇而且闷。又自元湖以往,无驼店民居。一切饮食家具,皆须在奇台办齐,驼运随往。昨日筹备竟日,犹多未备,今日尚须继续办理。上午至商会,集众商民,劝导印花。随即抽查一周,尚多合法。市街商店门户,多售月饼水果,购者甚众。询之郑知事,云大后日即中秋节,居民预备过节赏月耳。下午,就道尹、游击、知事公宴于县署,傍晚始散。县属木垒河,距城一百八十里,户口众多,民刑事繁,县知事实难兼顾。守备就近

受理,又难办理尽善。近由省长呈明政府,添设县佐。若从奇台旧治西南八十里半截沟划分,有粮四千八九百石,即改县治,亦无可。奇台在清时,驻满营旗兵千数百人,分六旗,居满城,统于城守尉。上年五月,解兵籍为编氓归县知事管理。男女共千有五十三丁,高初两等学生七十二人。其生计困难非常,多售子女以食。此虽天道好还,睹之又殊可悯。其城守尉多凌,现署巴里坤协台。旗民倚以衣食者计十余家。其公有财产,有公田千亩,每百亩耕以六十人。老满营岁产枸杞四千余斤,(不及迪化老满营所产之佳。)公售而均分其值。而柏杨河地十三户租入,亦系计丁平分。至满营湖草湖一区,向为汉人租垦。辟地六十二户又半,每户岁租一石六斗,津贴学生(每人一石)之余,则用以济孤贫。县境有蒙民五十一家,皆其王公头目差徭太重,逼之使来寄牧。县署岁增收入三百余金。其人率多贫苦,为汉人、旗人代牧,获辛金以给衣食。代牧之值,羊一只,岁银五钱,驼马一只,月三钱,牛一只,月二钱。

九月二十八日 晴

下午六时,发奇台,乘驼轿,出北门,东北行。二里,通事店子。郑、张诸君,送别于此。通事店者,为通蒙语之汉、回、满人所组织,专供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一带各旗蒙民,南来购买百货粮食而设。盖南来蒙民,多不解汉回语文,群居是店,委托店员采购一切。自性质上言,不啻一种仲卖营业也。八里,入戈壁,不见人烟。二十里,西地,附近熟地六十余户。十五里,东地。住。是日行四十五里。附近熟地一百三十二户又半,人家散处,望似村落。

九月二十九日 晴

下午一时,发东地,东北行。三十里,水底窝子,道旁庄民一家。十里,罕沟,俗呼旱台子。连水底窝子并计,有庄民十家,熟地三十余户,归西地乡约管辖。地歇三四年一耕,皆赖道南二十里许,儿昌庙泉水以为灌溉,常苦不足。住帐房。是日行四十里。道北有驼店一,店后有土垒,废无居人。

九月三十日 晴 (旧历中秋节也)

上午十时 ,发罕沟。东北行 ,升降沙坡无数 ,沙厚而松 ,流散无定 ,路尚平坦。三十里 ,道左有废房基 ,度即昔时军台之腰站。三十里 ,茈茈湖 ,关帝庙一 ,驼店三家。住。是日行六十里。此路春夏行人甚稀 ,一入冬 ,前后营 (俗呼乌里雅苏台为前营 ,科布多为后营。)蒙民群赴奇台购粮 ,驼队不绝于途。以故此间店民 ,在夏皆往罕沟种地 ,秋收后 ,始归来开店。一店建筑 ,需新省票银四五百两。工资开销 ,至全额三分之二。工价之昂 ,倍蓰省城。夕阳西下 ,散步草原 ,遥望博克达三峰 ,高出群山 ,如在目前。以当天山绝顶 ,诚无愧矣。

十月一日 晴

上午十时 ,发茈茈湖。东北行 ,戈壁平旷。三十里 ,道左右数里内外 ,皆有小山迤迤。过大沙梁一 ,约在十度以内。二十五里 ,地势渐行渐低。三十里 ,煤窑。住。是日行八十五里。有老君、财神、马王三庙 ,老君庙颇修整 ,行人多下榻其间。附近窑户十三家 ,窑工三十余人 ,年产煤一万六千驮。每驮售银六钱 ,税银三分。驮量极大 ,每驮四百余斤。普通七驮 ,须骆驼十峰始能运至奇台。煤税由奇台统税局派司事征收 ,征收之法 ,由窑户随煤价向驮户扣收 ,交于司事。煤区极广 ,矿藏最富。清道光 (1821—1850) 时 ,着火自焚 ,迄于今兹 ,已焚区域 ,东西长约三十里 ,南北宽约一二里。其地陷落十数丈至数十丈 ,裂碎之状 ,逼肖石砌假山。而此殷赤、灰白 ,二色相错 ,尤多可观。正焚之处 ,日间放烟 ,白若浓雾 ,入夜见火 ,光焰烛天。中含硫磺甚富 ,焚时硫气 ,达于数里。其出火之口 ,环岸多白若碱 ,即煤烟结成之硃砂。(土人有以石塞其口 ,蕴其烟使熏石上 ,经二三月往取 ,而剥取硃砂者。)有黄若蜡 ,则焚煤分泌之硫汁也。欧战未起以前 ,俄人收买硃砂 ,百斤值五两。今则无人过问。土人所屯积者 ,闻达万余斤云。宋王延德《高昌行纪》北庭北山中出硃砂 ,山中常有烟气 ,涌起若云雾。至夕 ,光焰若炬火 ,

照见禽兽皆赤。采者着木底鞋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即以治皮。按:迪化为唐北庭,宋时山北并隶高昌,而北庭之称不改。则所谓北庭北山者,当属今迪化、昌吉、阜康、奇台北境诸山。而昌吉头屯河煤矿,现亦自焚,与此间遥遥相映。是殆地气积厚,煤藏太丰,当时亦曾着火也欤。幼阅说部《西游记》,至谓火焰山为著者臆造。今观于斯,又自叹当时无常识矣。

十月二日 晴(入夜大风)

上午九时,发煤窑。北偏东行,升降坡坂无数。山色浊恶,碎石满途。一望戈壁,渺无人烟。至四十里井子,支帐而住。是日行八十五里。道旁二井,水味臭咸,不堪入口。饮水自煤窑驮来,草亦极稀。

十月三日 晴

上午八时半,发四十里井子。向北行,微偏东,出入乱山之间。极目碎石,不见草木。四十五里,南溟水。道右有泉一泓,味堪入饮。有芨芨、红柳一区,驼队多止宿其间。四十里,元湖。住。是日行八十五里。草地宽广达数十里,颇旺水泉,尤多胡桐。黄羊、白狼,成群在野。民国元年外蒙作乱,新疆进剿军队,后路大本营即驻于此。现有电局,即当时军用电线之留遗品也。今扎步队一哨,实额不盈三十人。哨官命令,不行于士兵。询以近汛道里形势,与至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行程,胥莫能对。果有缓急,恐无足恃。戈壁中舍骑用步,亦非军事所宜。是殆取古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之义也欤。迤东十里滴水崖,草场广大,比于元湖。水草丰美。地味可耕。东北八十里白塔山中,亦多草场,汛兵马草悉资之。驻牧哈民七八幕,赵哨官自放乡约辖之。每岁冬令,恒有阿尔泰哈民数十幕,来兹寄牧度冬。

阿尔泰道里及蒙古风俗

十月四日 晴 (入夜大风 寒砭肌髓)

上午十时 ,发元湖。向正北行 ,戈壁旷平 ,一望无际。六十五里 ,入山峡。五里 科布沟 ,阿尔泰、新疆分界处也。住。是日行七十里。道右坡上 ,有哈民麻札 ,望若土亭。沟水向西南流 ,其下游有种地者。闻诸土人 ,沟中最忌枪炮鼓号之声 ,犯则暴风大雪立至 ,如河南之函谷然。详审地形 ,颇据形胜。其殆古时战争杀伤众多 ,阴孤之气 ,积而未散 ,故著灵异者欤。不然 ,无以解也。自元湖以往 ,须至承化寺 ,始见土房。沿途住宿 ,皆须支帐。

十月五日 晴 (大风)

上午八时半 ,发科布沟。向北行 ,微偏西。十五里 ,升陡坡。高原平旷 ,当道有废屋基与烽墩垒石 ,询系科布沟军台旧址。二十里 ,道右有宿帐一幕 ,从布尔根河贸易归来 ,就询前途道里 ,饮茶小憩。二十里 ,固尔图 ,有水草。过此 ,行乱山中 ,颇疲升降。七里 ,明安 ,有水草。十三里 ,那木图。住。是日行七十五里。泉在道西 ,味甘可饮 ,草亦足供驼食。

十月六日 阴

上午九时 ,发那木图 ,东北行。二十里 ,铁木儿哈喇 ,有小草无水。六十里 ,乌什克台。住。是日行八十里。草场宽广 ,水泉亦旺 ,地面多碱 ,辟垦难期丰收。有废营垒 ,即民国二年 (1913)新疆援科之役 ,察罕通古后方掩护队伍所驻者也。有歧路 ,东北至察罕通古 ,一百二十里。有阿尔泰哈民 ,牧羊二千余只 ,前往白塔山度冬 ,亦在此间止宿。羊声唧唧 ,午夜犹闻。

十月七日 晴

上午八时半 ,发乌什克。向北行 ,微偏西。前站无水 ,驮水而驰。初顺沟行 ,多茭茭红柳。误行十余里 ,始右折合大路。五十里 , (误路除外。)当道有山 ,自东北趋西南 ,蜿蜒甚长 ,——是为白雅尔图达坂。路在山脉断处 ,两岸壁立 ,陡顽可怖。一线中通 ,碎石塞途 ,盘旋曲折 ,殊碍驼行。十五里 ,始达山阴。地势开旷 ,多骆驼茨。十五里 ,干站。住。是日行八十里。

十月八日 晴

上午九时 ,发干站。初向北 ,后东北行 ,戈壁平旷。五十里 ,入山峡 ,渐上渐高。三里 ,达巅。道左半里以外 ,有四石阜 ,并列耸立 ,高数十丈 ,肤剥色白。昨日晨间即遥见之 ,宛如蒙古包——乃一天然路引。蒙语曰“古尔班扣克” ,因以名山。古尔班 ,三 ,扣克 ,乳 ,以三石阜似乳也。前望群山层裹 ,势渐下趋 ,皆大阿尔泰山脉之余支。五里 ,坡尽 ,复升降无数小沙梁。二十里 ,明南得阿玛。蒙语 :山口曰阿玛。自此入峡 ,路多坡坳 ,又极盘曲。道旁恒见废井 ,询为昔日采金之洞。十二里 ,出峡望见布尔根河 ,其流如带。五里 ,河沿 ,地名哈茨。住。是日行九十里。由那木图向正北行 ,经哈喇乌苏水 ,两程即达此间。余误行歧路 ,多一日程。兵法云 :不用向导者 ,不能得地利。信然 ! 附近哈民二三十幕 ,皆自阿尔泰山来兹度冬。

附 蒙古军歌

一、可汗如太阳 ,高高坐东方。

威德之所被 ,煜为天下光。

部属如草木 ,小丑如冰霜。

草木日以长 ,冰霜日消亡。

太阳有出殁 ,可汗寿无疆。

二、惟我大可汗 ,手把旌与旗。

下不见江海 ,上不见云霓。
天亦无修罗 ,地亦无灵祇。
上天与下地 ,俯伏肃以齐。
何物蠢小丑 ,而敢当马蹄。

三、狮子夜吞月 ,可汗朝点兵。
兵符一以下 ,千里不留行。
壮士得兵符 ,中夜起秣马。
秣马望天明 ,长啸大旗下。

四、美人送壮士 ,手把黄金卮。
朔风栗以烈 ,凜凜倾城姿。
美人语壮士 ,此去无濡迟。
生当立功名 ,死当随鼓旗。
无为作降虏 ,令我无容仪。
壮士拊手笑 ,何用多言为。
我有七宝刃 ,砺志与相期。
怅望日似久 ,而今乃得之。
跃马一扬鞭 ,去去不复辞。
白马溅赤血 ,少女施焉支。
壮士赴战场 ,还似新婚时。

五、马首入刃林 ,死士吞生人。
马首尘埃舞 ,生人驱死士。
嗟彼土室人 ,智短神亦昏。
上天天无梯 ,入地地无门。
我命如猎犬 ,尔命如狐兔。
兔走不及林 ,尔走不及墓。
战场风猎猎 ,灭裂风凄凄。
嗟彼土室人 ,勇士儿女啼。

十月九日 晴

住哈茨。自奇台以来 ,皆乘驼轿。驼步远簸 ,至足闷人。欲易以骑 ,而人地生疏 ,无从雇用。顿忆杨督军有致蒙古贝勒玛克苏尔扎布公函。用早膳毕 ,亟遣陈仆飞马送达 ,并托渠以民价代雇乘马三匹。傍晚得回报 ,允明日执行。甚快慰。布尔根 ,蒙语柳树也 ,以沿河柳树丛生 ,遂以名河。源出新和硕特旗西北乌梁坝 ,曰塔拉格拉河。东流 ,右受哈布茨皆水、英得尔图水、济尔噶郎水、八音沟水 ,左受竹尔甲土尔干水、胡吉尔图水、恰奇查水。又折南偏西流 ,左有乌里雅苏水 ,合沙扎盖水来注。又折西流 ,至哈喇盖鹿夺。右有青格里水 ,合察罕水来注。又折西偏北流 ,曰乌伦古河 ,经行之地 ,曰萨伦托海、曰哈喇布尔滚、曰耳冲托罗海、曰哈喇玛矮、曰布伦托海设治局 ,渚为布伦托海 ,一名乌伦古尔海。自发源至入海 ,流长二千余里 ,阿尔泰东南境一巨川也。哈茨河幅宽三四丈 ,现时水深 ,可没马腹。春夏水涨 ,闻甚泛滥 ,深达丈余。沿岸多草场 ,并有垦熟之地。河中产鱼 ,冬时凿冰 ,以马尾系之 ,一人日获数十斤乃至百斤。

十月十日 晴

住哈茨。今日为国庆双十节。羁旅西域 ,拥被戈壁。莫睹天安门大总统阅兵之盛 ,殊觉悒悒。上午 ,玛贝勒遣总管偕通事来 ,云马已雇妥 ,明日可前进。通事系一直隶汉商 ,居留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一带三十余年 ,蒙古风土人情 ,颇能道其梗概。而言外蒙自治以后 ,汉商所受损失 ,与所处地位 ,尤有不胜今昔之感。科城有大商号四家 :曰大盛魁、曰天义德、曰元盛德、曰义和敦。大盛魁本号 ,在归化城 ,蒙古各城皆有分号 ,资本达千万元。每年所得利益 ,恒数百万金。驼队守夜之犬 ,多至四五百头。又蒙古游牧贸易 ,大小商人 ,多产自直隶深州 ,不似新疆华商牛耳 ,执于天津人之手。

新土尔扈特二旗 ,自为一盟 ,曰青色特启勒图。旧分五苏木 ,

亲王密什克栋固鲁布辖三苏木,贝勒玛克苏尔扎布辖二苏木。上年密亲王之子纳木加旺登,晋授镇国公,分辖蒙民百幕,另立一苏木。今共六苏木矣。其牧地东西长而南北短,全有布尔根河、青格里河、察罕河诸流域。新和硕特一旗,地介中央,即察罕图与玛雅图两山脉间之谷地。其沿革,宋以前不见于史。元初为乃蛮国地,太祖灭之,属和林行省。明属卫拉特。清平噶尔丹,于科布多设屯田,驻大臣。以地当孔道,乾隆间赐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为牧地,隶科布多参赞大臣兼辖,归定边左副将军节制。清末,阿尔泰设办事大臣,改隶办事大臣。民国属阿尔泰特别区域辖境。其牧场,密亲王驻小龙口,旧有土筑王府。自民国元年喀匪独立^①,密亲王率所属蒙民,徙牧新疆孚远,渐就倾颓,今已不可居矣。玛贝勒驻扣克海。辅国公爱里宰的里克驻哈格沙尔。纳公爷驻达什完次。新和硕特小扎萨克镇国公达木定侧得登驻巴格齐郎。除小龙口一处,属察罕河流域外,其余皆沿布尔根河,相望而牧。然此属冬窝也。至于夏窝,则皆在英得尔图与绷布图一带山中。其四界,东以和敦鄂博、玉举那克沁鄂博、村已察罕乌苏鄂博,界扎哈沁蒙旗;南以白塔山、哈尔塔拉山,界新疆奇台;北以布尔根河、英得尔图阿玛鄂博;西以果尔宗达坂、罗英鄂博;西南以乌兰博木,界乌梁海蒙旗。

十月十一日 晴

住哈茨。晨间,马已备,行李已驮。亟待出发,舌人忽逸,须另雇。而所经地方,多哈萨克游牧,非兼通蒙哈语言莫能。一时更难其选,阻滞一日,环诵《行路难》以自解闷。蒙古以武立国,元代铁骑,震撼欧亚,实为全盛之时。有清辑定藩服,特用宗教迷信,以羁

^① 这里的“喀匪独立”,系指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王公在沙俄支持下,于11月宣布“独立”,并占据了乌里雅苏台与科布多。外蒙即喀尔喀蒙古,所以称其为“喀匪”。

縻愚弄蒙古。披览乾隆御制《雍和宫碑志》，一则云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再则云，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余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其不欲蒙族之知识开发，而自炫愚民之效大成，固已情见辞穷。又尝读《大清会典》。如云蒙古不得延请汉人教读；文牒不得擅用汉文；姓名均取满州蒙古名义，不许擅用汉字；违者治罪诸端。其制限蒙民进化之毒谋，更昭然若揭。时论多谓蒙民虽有善良教育而无所施，而不知实有清故意造成之罪。现在蒙民之中，无论识汉字者，千百无有一人，即识蒙文者，亦属凤毛麟角。贵族子弟，多诵满文。各寺喇嘛，只知藏字。蒙文书籍流传者，仅有《成吉思汗传》、《靖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蒙古源流》、《蒙古王公表》、《清圣谕广训》、《三字经》、小学《三国志》、《列国志》、《金刚经》诸书。为今之计，外蒙自治勿论已。内属蒙古，亟宜择其重要地方，酌设汉语学校，使之粗解汉语，略识汉字。树立施教之基，期收同化之效。万不可再行愚民政策，自坏藩篱，引狼入室，祸我神州。当局者，请于此一加意焉。

十月十二日 晴

上午八时，发哈茨。向西行，左傍山，皆戈壁；右望河，多草湖。三十五里，道左有山曰雅玛沁，蒙语野猪也^①。山中有草湖，可牧放。隔水有山，曰乌伦布拉克。山以北皆新和硕特辖境，河沿住哈民三十余幕。二十五里，雅林台。河岸有白杨一行，蒙民呼为乌拉牲，沿道多曾种之地。过此，哈幕相望。三十五里，蒙次克山。河水右折，出山北麓。河沿有白杨，大者合抱。自此登斜坡。十里，达最高处。道右乱石一堆，上插树枝，即蒙民之鄂博。十二里，坂尽。右望，见河西流，哈幕连接。二十八里，壹失工托罗罕。哈官贝力登台吉驻牧此间。（辖帐房一千二百余顶，人民三千八百余

^① “雅玛”指野羊，不是指野猪。

口羊十万有七万只,马五千三百匹,骆驼七百峰,牛三千二百头)住河北岸。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附近渠迹,纵横甚多。自达什完次以西,至布尔根河会青格里河地方,沿河水草饶足,地多肥沃。驻牧蒙民,早驻孚远。现在牧民,悉属哈萨,且系冬窝。土广人稀,荒芜可惜。苟在墨罕托罗盖(地在达什完次与哈茨之间。)设一县治正名布尔根县,将此空地,划为县辖,移民垦辟,酌驻军队,不第密亲王所属蒙民,可归原牧,边因以实,而新土尔扈牧、和硕特诸留牧蒙众,亦得有所怀畏,杜绝喀匪煽诱。守土殖民,一举数得。亟望当局善为筹图,勿以荒远视之,滋貽后患。

十月十三日 晴

上午九时,发壹失工托罗罕。向西行,右折入山。一望戈壁。二十里,道左有鄂博,过此下坂。八里,青格里河沿。水势视布尔根河略小,源出乌梁海蒙旗山中。前后二源并导,东南流,至哈喇乌苏达坂北麓,入新土尔扈特辖境。经伯失喜儿,左受察罕河水,再南流三四十里,至哈喇盖鹿夺,入于布尔根河。流长四百余里,沿岸草场宽广,杨柳成林,大皆合抱。十五里,过察罕郭勒。郭勒,蒙语河也。水流不大,源出西北百余里山中。南偏西流,左有哈拉滚水、合绷布图水、哈拉盖图水来注。沿岸旧多屯田,自蒙古徙牧孚远,遂皆荒芜。其入青格里河处,在渡口下流里余,立马可望而指之。策马过水,濡及马膝。过水以后,道南北皆旧屯田,无虑数百顷。沟渠阡陌,遗址井然。十二里,伯失喜儿,蒙语二水合流处也。自那木图西北行,经拜牲泉,两站即达此地。有台吉布罗台驻此。(辖哈民一千五六百幕,现在多数寄牧新疆迪化东至镇西诸县北境。有羊六万余只,马二千匹,牛七八百头,骆驼五百余峰。)小憩。复折西,偏北行。左望青格里河,岸树丛密。十里,道右草湖中,有新麻札,望若土榭。过此入山,升降沙梁六七。五里,始达平地。草湖宽广,羊群唧唧。十五里,哈喇木墩,蒙语,黑树窝子也。有扎兰巴彦巴依驻此。(辖哈民三百余幕,岁有六七十幕远赴

乌里雅苏台辖境过冬。有羊万余只 ,马千五百匹 ,骆驼五百峰 ,牛三百头。)住河沿。是日行八十五里。

十月十四日 晴 (大风)

晨间解棉袍 ,易羊裘。以此间气候特别 ,大风一刮雪即随至 ,不能不预为防范也。上午八时半 ,发哈喇木墩。西北行 ,右皆童山 ,极目戈壁。左望河沿 ,杨柳成林 ,树林深处 ,时见哈民冬窝木屋 ,与土筑麻札 ,若有渐进居国之机 ,不似蒙民今犹纯粹行国也。十五里 ,道旁多屯田遗址。十七里 ,折右入山。坡上有麻札一圈 ,升降四五沙梁。五里 ,青格里河渡口 ,水深达马腹。大路本由此折西入山 ,以探询前途有无哈幕 ,循河上绕。八里 ,至一哈民之家 ,就询一切 ,方折左入山。循草沟行 ,渐上渐高。七里 ,始合大路。向西行 ,依沟曲折。道旁时见野麻黄 ,蒙语曰则尔格林 ,土人取以制鼻烟。二十五里 ,哈喇乌苏达坂之巅 ,道右有鄂博。过此下坂。二里 ,第一哈喇乌苏。水草充足 ,夹道哈民四幕。小憩复行。三里 ,折右。循山腰 ,西北行 ,过沙梁无数。左望地势开旷 ,云雾之间 ,遥见乌伦古河 ,恍若白练。二十三里 ,第二哈喇乌苏。水泉颇大 ,草不甚丰 ,又升降无数沙梁。十五里 ,第三哈喇乌苏。草固无多 ,水亦污浊。五里 ,下陡坡 ,即木呼鲁纳兴。山峡出泉 ,水大成溪 ,可溉庄田四五百亩 ,地亦可耕。六里 ,沙拉布拉克 ,哈语曰萨拉把失夺。泉水亦大 ,足灌耕地二顷。有赴萨伦托海过冬哈民十五幕 ,道宿于此。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昨今两日所经青格里河流域 ,树木稠密 ,草场广宽 ,地味肥沃 ,旧多屯田。若在伯失喜儿建一县治 ,正名青格里县 ,自赴阿尔泰山大道 ,青格里河渡口起 ,至是河会布尔根河口止 ,沿河地面 ,割归县辖。更就察罕河流域旧垦屯地 ,继续移垦 ,由县节制 ,移民垦辟。不数年间 ,必成大县。其希望且较布尔根县为优。

十月十五日 晴

上午九时 ,发萨拉把失夺。西北行 ,右循山麓 ,左望戈壁。二

十七里 阿拉工忒克山 蒙语 野山羊山也。其麓两处出泉 有哈民六七幕 散牧其间。十二里 道左戈壁中有小山。其右一嘴 皆白石结成 天然路引也。十三里 塔克里忒 蒙语 三泉也。道左有小山 其下有沟 长约数里 多芟芟旱芦 有哈幕六七。过此 升降三四沙梁。十八里 哈喇通古。左右皆有小山 右旁小山之后 仍大山脉 环牧哈民六十余幕。小憩复行。过哈喇通古水 水不甚大 又逾污淖 易陷马足。过此 道旁时见熟地 芦苇深没人马。三十五里 道左对岸山嘴 有土筑麻札一圈 望若亭榭。十里 下哈喇通古。住。是日行百有十里。哈民四十余幕 皆赴萨伦托海过冬者。哈喇通古水 至此已伏流。居民凿而饮 臭浊不可入口。

十月十六日 晴

上午九时半 发下哈喇通古。西北行 碱滩多草 右仍大山。十八里 华额尔齐斯河 俗呼二次子河。源出乌梁海右翼蒙旗扣克托海山中 二源并导。东曰土尔公 西曰乌尔公哈衣尔特 合而南流。左受哈喇通古水后 折而西流 右受苏布图水、固尔图水 至卓斯图锡伯图山麓 合于哈喇额尔齐斯河。自源至合流处 约程三百余里。自此循河岸行。十二里 二次子河渡口。哈民二十余家 夹岸而牧 南岸尚有种熟之地。河幅广布尔根河二倍 水量甚大 深过马膝。过河折入乱山 较循河大路稍捷。二十二里 苏布图水。夹岸皆熟地 水出北面山中 南流百五六十里入于华额尔齐斯河。道左麻札累累。三十五里 哈喇江根。道南山峡有泉 哈民三幕牧其间。过此 折西循山峡小路。十三里 固尔图水。源出西北山中 东南流百余里 入于华额尔齐斯河。上流沿岸有种地者 水量与苏布图水相埒 视哈喇通古水为大。环牧哈民十七八家。住。是日行一百里。哈喇通古与华额尔齐斯河沿 皆地腴草茂 可兴农业。将来阿尔泰地方发达 可择其一处 设置县佐 将苏布图、固尔图两地 划归管辖。就已种之地 力谋扩张 移民住居。斯亦联络布尔根、青格里两地 赴承化寺交通必要之着也。

十月十七日 晴

上午八时半 ,发固尔图水。北偏西行 ,一望乱山戈壁。十里 ,芨芨沟。二十里 ,下坡 ,循沙沟行。五里 ,折右升陡坡。乱石嵯峨 ,一线危径 ,劣容单骑。过此 ,升降大小七沙梁 ,曲折行沟峡中。十里 ,喀喇额尔齐斯河 ,俗呼喀喇二次子河。源出达音淖尔西南 ,大阿尔泰山中。东南流 ,曰加马特河。至鄂博图岭南麓 ,左受一水。折西南流 ,右受哈喇汶水 ,曰节尔特河。又西南流 ,右受察特尔拉什水。折东偏南 ,曲折流 ,左受三小水。至卓斯图锡伯图山麓 ,合于华额尔齐斯河。自源至合流处 ,约程四百余里。渡口河幅 ,广数十丈。水量大于华额尔齐斯河一倍 ,深浸马腹。西岸麻札一圈 ,皆石垒。东岸独松一株 ,生石中。折左入山 ,渐上渐高。下坡循沟峡行。十里 ,道南塔里赛 ,哈民五六幕牧其间。迂往饮茶 ,小憩复行。越沙梁下坡径穿戈壁。地势平旷 ,沙沟五六 ,皆东南流汇入喀喇额尔齐斯河 ,现涸无水。三十五里 ,上扣克布拉克水。沿岸有熟地 ,哈民十余幕 ,皆赴乌伦古河冬窝 ,而途宿于此者。住。是日行百里。饮水汲自涝坝 ,遭牛羊之践踏 ,臭浊不可入口。

十月十八日 晴

上午八时半 ,发上扣克布拉克。北偏东入山 ,循沟峡行。水旁见熟地 ,出峡折北偏西。二十七里 ,中扣克布拉克水 ,现涸流。道南数里 ,水旁有哈民五幕。道北山麓有泉 ,泉下有熟地半顷 ,有土筑麻札。十八里 ,下扣克布拉克水 ,在切白特乱山中 ,其流甚少 ,亦有熟地与麻札。二十里 ,萨拉布拉克水。与上中下扣克布拉克水 ,皆南流百余里 ,入于额尔齐斯河。流声淙淙 ,草场颇广 ,牲粪满地 ,若牛圈马厰者然。循水行七里 ,道右草场一区 ,地广而草丰茂。折左入山 ,斜度甚大。十五里 ,达巅。下坂 ,越一沙梁。八里 ,乌图布拉克水 ,下流即扣克乌苏。道旁有熟地 ,道左山坡 ,两麻札隔沟对峙 ,遥望酷似蒙古包。过此日色西沉 ,星光暗淡 ,奔驰乱山中。行二时半 ,望火觅宿。道右偏北扎布苏鲁喀喇乌苏 ,有俄商老盖依人

行幕。下马小憩。请向导引入大路 ,向罕达盖图进发。岑参《碛中作》诗云 :‘走马西来欲到天 ,辞家见月几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 ,平沙万里绝人烟。’默诵再三 ,百感交集。行未数里 ,闻东南隅 ,有犬吠声 ,复折回 ,寻声而往。约七里 ,抵扎布苏鲁胡图克。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绕道约十余里。)蒙语 扎布苏鲁 ,人家二三 ,胡图克 ,水井也。环牧哈民二十余家 ,饮水浊而臭。

十月十九日 晴

上午九时 ,发扎布苏鲁胡图克。北偏西行 ,道右见大山脉 ,询系罕达盖图山。其上多松树 ,道左数十里外 ,见扣克乌苏水。自东而西 ,岸树成行 ,哈幕相望。下流渚为哈喇富尔孙淖尔与扣克布孚淖尔 ,复溢出注入克仑河。二十五里 ,罕达盖图水。源出罕达盖图山中 ,左受哈拉拉特水 ,西南流百余里 ,入于克仑河。过此熟地相望 ,遥见村庄。左见克仑河水 ,源出承化寺东北群山中。西折南流 ,经承化寺前出山峡 ,至红峒渠庄南。左受罕达盖图水 ,南偏西流。左受扣克布孚淖尔水 ,折西流 ,经巴里巴盖南 ,曰巴里巴盖河。又西流 ,右受克木奇与土尔公水后 ,注入额尔齐斯河。二十里 ,红峒庄 ,庄民四十八家 ,皆汉人。少息复行。沿途风景 ,同于孚远近郊。三十里 ,将军山麓 ,隔水家屋一圈 ,询为俄兵避暑建筑 ,甚扼形要 ,今年由阿尔泰办事长官公署以四千余元赎回。军事与主权 ,均宜如此办理。自此入山 ,道路崎岖 ,顽石塞道 ,渐升渐高。五里 ,达巔 ,承化寺全市在望。五里 ,出山。右循山麓。五里 ,承化寺 ,即阿尔泰办事长官驻在地 ,哈语曰沙拉逊白。住公署。是日行九十里。自奇台至此 ,共行一千七百零五里。

阿尔泰 ,两汉匈奴地。三国属鲜卑西境。北魏先属高车 ,后蠕蠕杀其王 ,尽有其地 ,而国益强。后魏太武沮渠氏 ,阿史那五百家奔茹茹。(疑即蠕蠕之异译。)世居金山 ,工铁作。金山状如兜鍪 ,俗呼兜鍪为突厥 ,因以为号。至西突厥大逻便 ,势益强盛。其地东距都斤 ,西越金山。唐景云 (710—711)中 ,葛逻禄三姓率众内附 ,

诏处其众于金山。五代宋初,不见于史。南渡后,似为乃蛮所辖。元灭乃蛮,遂为太宗之孙昔里吉(宪宗子)脱忽(灭里大王子)海都(合失子)三王封地。明为车臣汗所属,俄罗斯取之。清初为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绰罗斯牧地。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两朝,两次出师西征,皆以阿尔泰为驻兵之处。乾隆(1736—1795)平准部,绰罗斯徙牧青海。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乌梁海种人、哈萨克柯勒依,分牧其地,辖于科布多参赞大臣。同治初(元年为1862)新疆回乱,西宁大喇嘛棍噶札勒参,率队出关助剿,立营青格里河,转战阿山,所向有功,朝廷倚之,敕建承化寺,俾久驻以卫边疆。寻与土著蒙哈不相安,光绪十五年(1889),乃徙居新疆乌苏县属八音沟。俄人乘隙,频肆蚕食。厥后伊犁将军长庚,议于阿尔泰设专官,经理蒙哈,藉资守土。政府纳之,遂于光绪三十一年设阿尔泰办事大臣。民国成立,改称办事长官。辖境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一千余里。东与东北连科布多,西北邻俄罗斯,西南接塔城所辖蒙部,南隔沙漠界旧迪化府属,西北极边重镇,新疆北面屏障也。蒙古、哈萨克为土著,而哈民特多。汉、缠、回三客民皆最少数(户口另详)。蒙民敬老亲上,恪守信礼。哈民善骑好勇,不避艰险。地味膏腴,物产丰富,而金矿尤盛,近年采金之夫达万人。财政岁恃协饷支军政费,部协恒愆期,庶政皆停顿进步。脱仿伊犁将军改镇守使,塔城参赞改道尹,并隶新疆,置镇守使兼理民政,或设道尹兼办军务。屯兵招垦,具兴百政,积极经营,疆理而郡县之。次第于承化寺、布尔津河、布尔根河、布伦托海、哈巴河、吉木乃、青格里河诸地,设立县治,进行国为居国。则兹寥廓沃壤,不至长沦荒野,资外人蚕食。而规划外蒙,亦具实力之优势。不然欧战一停,俄人元气恢复,势必卷土重来,侵我阿山以偿所丧,吾恐西陲益多事矣。

阿尔泰经营论

十月二十日 阴(薄暮微雨)

住承化寺。办事长官公署,系就旧喇嘛庙修葺而成。长官程克,以领欠饷晋京,署务由总务处长易彦云代行。(易字步青,光山人。)财政兼垦运局长何鸣凤、外交局长李垣、警察局长徐志禾、审判所长张桂江、军务科长刘耀德、军械科长张佐汉,与骑兵一营、步兵一营、炮兵一连,电报局、邮务局各机关,皆设署内或署近旁。故昨晚今日,均能先后晤谈,即商民亦多随时接洽,官不甚尊,而民亦不甚卑。塞外风光,自与内地不同,颇有乐趣。阿山旷漠荒原,纯系行国状况,交通梗阻,较新疆尤甚^①。电报则电杆距离过疏,时有倒折,巡差少而性又惰,倒折多时,尚未查觉缮修。缄电同时发出,往往缄到而电犹未达。邮政则邮差逃假误差,无时不有。发信至新,往往迟至月余方可收到。而由承化寺至吉木乃一路邮权,且为俄领事侵去,亟宜设法自行开办。于吉木乃设局,援《邮政同盟章程》,与俄邮交换邮件,方足以保主权,而重交通。道路则野行露宿,头头是道,人有杨朱之器。其较有站名可举者,亦只数途:

(一)赴新疆省城 自承化寺启程,南偏西行。一百二十里,巴里巴盖。七十里,沙拉呼逊,亦名二次子河。九十里,木呼尔岱。百里,哈喇托罗盖,亦名黑山头。七十里,乌图布拉克。八十里,布林。八十里,和什托罗盖,今年新疆于此设县佐。有电报及邮局,

^① 在本书写作时,阿尔泰尚是直属中央的行政单位,不归新疆管辖,所以在《新疆游记》中,皆以阿尔泰、新疆相提并论。参见书前的《略例》。

居民十余家。八十里,库克申仓。九十里,乌纳穆河。百里,黄羊泉,折东南。百里,唐朝渠,折西南。百里,三岔口,折东南。九十里,小拐。新疆新设沙湾县治,即在附近河西地方。九十里,新渠。八十里,沙门。八十里,撞田。折南行。八十里,绥来。合由新疆^①至伊犁塔城大道。折东南。七十里,乐土。九十里,呼图壁。九十里,昌吉。九十里,迪化。是路通车,邮电皆由此遵行。粮草转运,军队输送,亦以此路为便。其由迪化经黄草湖,径穿沙漠,十一二站,抵阿尔泰,快马九日可达。惟可骑行。中间一二站,尚须驮水而饮。若竭力疏通,亦一新、阿联络之间道也。

(二)赴奇台 经布尔根河、元湖一路,具前月二十八至本月十九诸日日记。其商民通行驼路,则自奇台启行。半站,八户地。半站,头道城,又名小井子。二站,二道城,又名大井子。三站,哈拉玛已。四站,青格里河。三站,二次子河,即华额尔齐斯河。一站,青山嘴子。二站,承化寺。计十六日可达。奇台商货输入阿山,皆由是道。惟中多干站。非驮水无饮料,故只便驼行。若凿井多处,使便车行,亦属运输捷径。

(三)赴塔城 共经黑山头、察罕鄂博一路,详后赴塔日记。其经吉木乃一途,则自承化寺西南行。一站,克木奇。二站,树窝子。三站,布尔津河,盛夏水涨,俄国小火轮可由斋桑湖溯额尔齐斯河至此。四站,恰齐。五站,乌兰斯台。六站,吉木乃,有汛卡,汉人庄民五家。以上各站,俄人皆驻戍兵数人,俨同辛丑和约,许列国由北京至秦皇岛沿途驻兵故事。而俄邮亦循此路。出境一站至斋桑,二站至土葫芦,俄语曰陶卜勒米斯。再乘火轮,行两昼夜一日,即抵塞米。其赴塔城之路,出境西行。七站,莽噶拉克。八站,喜里克。九站,苦准(塔城辖)。十站,莫音奇,即乌什水。十一站,锡伯图。十二站,塔城。

^① 这里的“新疆”系指当时的省城迪化而言。

(四)赴科布多 除由哈喇通古、青格里河一路外,尚有冬夏二途。夏则自承化寺北行。一站,乌里雅苏土。二站,乌什岭。三站,额勒木阶吐。四站,达彦淖尔。五站,霍托罗盖。六站,沙克赛。七站,克苏托罗盖。八站,吐鲁巴淖尔。九站,黄固鲁艾林。十站,黄花曲鲁克。十一站,沙拉布拉克。十二站,科布多城。此路山势崎岖,积雪不化,每岁仅阴历五六月三个月可行。冬则自承化寺南行。一站,巴里巴盖。二站,额尔齐斯河。三站,布伦托海。四站,克克阿噶什。五站,司额勒格。六站,得勒。七站,哈拉鄂博。八站,土克鄂博。九站,恰库尔达。十站,萨伦托海。十一站,冬茨。十二站,孟楚克。十三站,沙拉扈游。十四站,哈噶沙吐。十五站,沙子盖吐。十六站,纳林。十七站,达布苏吐。十八站,布图浑。十九站,苏计。二十站,科布多城。是路前清曾设台站。夏令雪消水涨,涉渡艰难,其余三时,皆便骑行。惟较遵由哈喇通古,为程迂远,不无缺憾。将来人烟增多,气候变暖,哈喇通古一带,虽严冬而雪不厚积,改道斯途,交通更便。要之经营阿山,须先从交通入手。第一须将邮电力加整顿,现时弊害,一扫而空之,方足与新塔、奇台以及关内各省,消息灵通,藉助外交军事行动。第二须将经绥来赴新,经察罕鄂博赴塔,经布尔根元湖赴奇台三大路,仿左文襄开辟新疆,由甘肃出嘉峪关一路,安设台站,即以之为官店办法,逐站建筑台房,招徕缠民经理。就地种粮,刈草储薪,以备旅行尖宿购用。而绥来一路,邮电所经,尤当提前积极安设,以利交通。否则,阿山永无发达之希望也。

十月二十一日 微雨(夜雪)

住承化寺。阿山种族复杂,汉、回、蒙、哈、缠民,相与聚处,各为礼俗,自成风气。汉商户民,计共一百一十余户(金夫除外),丁二千余口,多居承化寺及红峒渠庄。回民亦二千余人,多在金厂佣工,单身作苦,而有家室务农商者绝少。缠民八九十家,丁计一千余人,多务力田,而经营商业者,亦在在而有。蒙民为最初土著,人

数较多，原有二千一百余户。喀匪扰后，密亲王所部，徙牧新疆，现只一千余户，丁约五六千人。其职官，计有亲王一（即密亲王），贝勒一，贝子二，镇国公四，辅国公二，副都统二，台吉三。其牧地，新土尔扈特、新和硕特三旗详十月十日日记。乌梁海左右翼七旗，（按：乌梁海部，著名者三：曰唐努山乌梁海，凡四十五佐领；曰阿尔泰乌梁海，计七旗；曰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计二旗。）今除阿尔泰乌梁海外，其余二部（皆牧外蒙区域）旧日牧地，东由都鲁淖尔起，至哈叻乌里雅苏台止，接额鲁特。再由哈叻乌里雅苏台起，至锡伯尔沙扎盖山岛图淖尔之南山止，接喀尔喀屯田。东南由惠图僧库尔起，至都鲁达僧库尔、浩赖僧库尔之北山，哈弼察罕克止，接扎哈沁。再由哈弼察罕克起，至绰和尔淖尔、那郭干淖尔之中山，清吉勒河，那彦鄂博，昌罕阿璘，乌兰博木山，接新土尔扈特、和硕特。南界由乌兰博木、乌伦古河起，至巴噶淖尔止，接塔城旧土尔扈特。西南界由巴噶淖尔起，至布伦托海北岸纳林哈喇山止，接塔城旧土尔扈特；再由纳林哈喇山起，至碑尔素克托罗止，接塔城。西界由碑尔素克托罗起，至巴尔哈斯淖尔止，接卡伦。北界由巴尔哈斯淖尔起，至哈囊里达坂止，接卡伦。东北界由哈囊里达坂起，至哲斯达坂蒙古勒雅素，沿索里克河、科布多河西岸，西集克图河止，接杜尔伯特。厥后哈萨克内徙，借地安插，占地日多。今乌梁海牧场，缩在科布多河上游鄂依古尔水、查布葛勒水（皆汇入科布多水）、科布多水、萨克赛水、土尔公水，诸流域一部分地方矣。哈萨克者，旧分三部：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左右二部，昔皆属我，今隶俄疆。西部则最初即属俄有。左部东南接准噶尔，西接右部北接俄罗斯。其会庭曰叶什勒，以河得名。其部曰鄂图尔玉孜。东距塔城，南距伊犁，皆千里。全境东西千里，南北六百里，四山环绕，水草皆茂。右部东去左部二千里，东南与伊犁西北境接，南与布鲁特及安集延、塔什干诸部接，西逾塔什干西六百余里，北至伊抵克山，接西部。其部曰乌拉克玉孜。其地在康居国西境，西部俗尚寇钞，昔时

恒扰俄边，俄宿重兵以防之。其地当东俄、南俄之交，其庭去莫斯科约三千里。其徙牧阿尔泰者，皆属左部。虽内徙在蒙古后，而生齿繁衍，人口倍徙蒙民。库伦未独立前，有一万三千余户。嗣多徙牧新疆辖境。现只七千二百八十余户，丁约三万六千有奇。其职官有郡王一（名爱林）、贝子二（一名扎克尔雅，一名迈敏）、台吉十二、总管十三、副总管八、扎兰二十二、章盖七十九、昆都七十五。其牧地，系借自乌梁海蒙部，区域日扩。凡额尔齐斯河流域，与乌伦古河一带，皆有彼族毡庐。近以新土尔扈特牧地空虚，而青格里河、布尔根河、白塔山诸地，亦为若辈牧场。全境侨寓俄民，亦有数处，以哈巴河、阿拉克别克河二处为最多，计有二百一十余户，皆耕牧，兵士各十余名。布尔津河次之，俄商四五家，庄民六十余户，马队二十余名。承化寺又次之，俄商十余家，无庄民。军队经本年五月交涉撤兵后，现存骑兵两连。

十月二十二日 雨

住承化寺。阿山处万山中，居额尔齐斯河上游。又有布尔根河、青格里河、察罕河，汇为乌伦古河诸流域，水草丰美，天然牧场，地味膏腴，无物不产。动物如牛、羊、马、驴、骆驼，为蒙哈游牧之生命，畜牧极多无论已。此外貂、狐、猞猁、鹿茸、蜂蜜、鱼类，亦在在皆产，而鱼类产额尤多。有名鲸鲤鱼者，骨翅酥碎，食味极佳，俄人最嗜之，价亦较昂，每斤须银六七角。又有一种小鸟，名曰灵鹫，其窝系各种兽毛结成，紧厚而暖，严冬不透寒气，性能祛湿，及治蒜气疾，蒙哈多采以贾诸迪化、塔城、奇台、绥来诸地。每窝一只，值银一两有奇。以之铺腿裤，视甘肃所产金狮猴皮尤佳。植物如松、杉、杨柳、桦树（其汁可制橡皮）诸种，一至后山，弥望长林。药材多至六十余种，而党参、百合参称首出。百合参者，相传为元代人参之变种，以明清帝都在燕，王气东移，人参遂产于关东。是虽无稽之谈，而土人固言之凿凿也。矿物如后山之金，乌什克南银墩之银，布伦托海迤北之煤，达们淖尔、固尔图、阿拉卡克三处之盐，以

及某地之水晶、石油、白铅，皆属著名矿产，而金矿独旺。目前已开采者，计有七处，曰哈雄沟（距承化寺两大站），曰东沟——即喀喇额尔齐斯河源（距承化寺二站），曰前沟——即打隆鄂博（距承化寺一大站），曰后沟——俗呼后山（距承化寺两站），曰白杨沟（距承化寺半站），曰中沟、曰西沟（距离不详）。其成色以哈雄沟、后沟为最佳，可比关东所产。其产额亦以哈雄沟为第一，而东沟次之。哈雄沟，今年挖出块金三大块，一重二十九两数钱，一重六两数钱，一重四两数钱。金苗之旺可知！惜交通不便，有此宝藏，而政府亦莫能大加采冶，用以饶裕财源，而为金本位之准备也。上年采金之夫，达四五千，今年又倍其数。采得之额，达六七万两，多为俄人收买而去。

十月二十三日 電

住承化寺。阿山僻处西北极边，孤悬新疆之外，兵力单弱，居民稀少，交涉边防，皆多棘手。守斯土者，无不时怀失败之危。交涉一端：自帕勒塔任内，允许俄人在布尔津河行轮通商。旋又藉端调兵千余，驻扎境内。遂至在阿拉克别克河、哈巴河、布尔津河、冲呼尔各地，侵种我土地，砍伐我树木，设渡敛资，刈草捕鱼，侵占军营板厂，擅入金厂采金。贸易圈之擅筑，兵房越出界限，不先照会，待复允许，任意圈占园地。哈民喀别，住阿已百余年，犹复认为俄哈。俄军荷枪巡街，办公文武，入夜不敢出署一步。纵兵到各游牧，抢掠牲畜。种种不守条约，自由行动，怪象百出，迭酿重案。嗣复藉撤兵问题，提出六款向我政府要求，限制阿尔泰内政发展。其丁款且明言，认阿尔泰为俄国殖民地。目无我国主权，至不可堪。阿山危亡，甚于累卵。幸欧战顿开，俄国内顾不暇。阿山交涉，渐以和缓。否则俄人早步唆库伦独立故智，胁诱我蒙哈，倾心外向，而攘我领土于彼统治权下矣。防务一端：地面辽阔，防线极长，兵不足额，难敷分配。欲加整理，须俟改为道区，并隶新疆，积极招垦，使足民足食；次第设县，使守疆守土，方可呈功。计其防戍之

地,可分东西南北四路。东路以防科为最要,宜宿兵于察罕通古,以扼其来路。而布尔根河、青格里河,亦宜择要设戍,以通声援。西路以防俄为最重,宜驻军于吉木乃、哈巴河,以讥其出入。而哈拉奇阶、阿拉克别克河与玛尼图、噶勒干所辖四卡伦,及比拉扣暨哈喇乌苏诸地,亦宜择要设防,以固疆圉。南路以布伦托海、额尔齐斯河、布尔津河为最要。然不直接受敌,除宜驻重兵于布尔津河,为吉木乃及哈巴河后路,与承化寺相援应外,其布伦托海、额尔齐斯河沿岸,扼要设卡三四处,稽查匪类,弹压地方,已足无虑。北路以乌什岭、霍木河为最要。然崇山峻岭,积雪不消,仅于阴历五六七三个月间,派兵防守,并巡查昌吉斯所辖四卡伦,即保无虞。要之,阿山孤悬西北。土沃水深,为我国最良好之殖民地。俄人覬觐,已非一日。今幸彼国外困强德,内哄党争,获以苟安。目前不亟极力经营,交涉愈加棘手,边患愈形滋多。然中央迭遭政变,库空如洗,何能岁拨巨款?为根本之经营,治标之策,惟改道区,并隶新疆,责成就近疆里。使日辟为郡县,以殖民而实边。兹以躬历所得,审其形势,详拟建治地点,以备治阿者之采择。道署宜建于巴里巴盖。是地属克仑河下游,地居四达,平原广衍,地味肥沃,宜牧宜耕。道治建此,不第足资居中策驭,得交通形胜之便。即兵屯、垦殖、商务诸端,亦无往不较现驻长官之承化寺为优。承化寺、布尔津河、哈巴河、吉木乃、阿拉克别克河、布伦托海、青格里河、布尔根河八处,皆可设立县治。萨伦托海、哈喇通古、察罕河三地,皆可设立县佐。各治治名,即用原有地名为之。各治户民,一面极力奖诱曾经种地之蒙哈,使由游牧渐进为居民。一面就近从新疆招徕缠民,许以特别利益,使之源源负耒来耕。似此办理,果主持得人,十年内外,则阿山旷野,必能渐成新疆现在局面矣。

附 :三设治局 (按皆成立于 民国三年刘长官任内)

(一)布伦托海 在承化寺南 ,距离三马站。(一巴里巴盖 ,二额尔齐斯河 ,三布伦托海。)当四达之冲 ,为新疆门户。前清守边诸臣 ,咸议于此建城扼守。旧有防营 ,现有庄民三四十户。设治局以布伦托海得名 ,海东西广七十里 ,南北袤三十里 ,一名固札尔巴什淖尔 ,盛产鱼类及食盐。

(二)布尔津 在承化寺西南 ,距离三马站。(一克木奇 ,二树窝子 ,三布尔津。)为与俄人通商商埠 ,吉木乃之后路。俄人于此驻马队二十余人 ,亦要地也。汉缠庄民共十余家。设治局以布尔津河得名 ,河出哈拉斯淖尔 ,南流曰哈拉斯河。左受科木水、松代勒克水 ,至冲呼尔渡口。右受喀尔郭唐水 ,曰布尔津河。曲折西南流 ,注于额尔齐斯河。

(三)哈巴 在承化寺西 ,距离五站 ,(一克木奇 ,二树窝子 ,三布尔津 ,四阿拉哈克 ,五哈巴河。)地近俄疆 ,实全境门户 ,重要不下于吉木乃。俄人于此驻军队十余人。庄民二三十家 ,(俄庄民近七十户。)设治局以哈巴河得名。河出奎屯山 ,二源并导。东曰纳林哈巴 ,西曰都隆哈巴 ,西南流曰阿克哈巴河。右受由俄境来之哈拉哈巴水 ,折南流曰哈巴河。左洒铁里恺渠、皇工渠、乌衣满渠、阿斯台渠 ,右受四小水 ,下流歧为二派 ,入于额尔齐斯河。清光绪七年 (1881) ,俄人欲于哈巴河划界 ,自奎屯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岭 ,划一直线。经升泰再三争执 ,始退至阿拉克别克河为界 ,即此河也。(哈巴河距阿拉克别克二马站 ,中经毕里子克河。)

十月二十四日 早晴 ,午雨 (旧历重阳节也)

住承化寺。早餐后 ,偕张景轩策马出公署。东南行数十武 ,有骑兵营房 ,壁垒整然。营房后方 ,有旧俄国机关枪队兵房 ,现无居人。其左之前面 ,为俄领事署 ,高插俄国国旗 ,飘扬空际。曲折绕向南行 ,约半里 ,登小阜 ,上建关帝庙。北望承化寺 ,全街在目。东中西三正街 ,当中骈列 ,南北二横街当其两端。汉人商务 ,多在中街与南横街。缠商、俄商 ,概居西街。北横街则汉缠杂居。东街正在兴筑。汉商共六十余家 ,以永吉庆、天一庆为大。缠商二十余家 ,以萨的尔阿浑为富 ,其店洋楼高筑 ,华丽冠全市。俄商十余家 ,刻多歇业。合之附郭居民 ,不下二三百家。南望克仑河 ,自西北曲折向东南流 ,三道桥屹立其中。对岸旧日俄兵避暑营垒 ,历历可数。北岸沿河一带房屋 ,为俄骑兵营房与邮政局所。(此间邮件 ,由俄邮寄京 ,快则两旬 ,迟则一月可达 ,信面须兼书俄字。普通信 ,平时俄币一角 ,现加一倍。)上流数里 ,有房舍一圈 ,亦属俄国兵房 ,现驻马队三四十人。下小阜 ,过南横街 ,向西北行。经炮兵营房前 ,入山。遥见谷中房舍一圈 ,环植杨柳 ,境颇幽邃 ,询系旧第二营兵房。策马经其前 ,立马四望。承化寺三面环山 ,惟东有缺口 ,以流克仑河水。魏子默深 ,谓阿尔泰形如笏箕 ,盖非虚语。缺口之左 ,崇山屹峙 ,俗呼将军山 ,相传元时西征 ,曾屯大兵十万于是。其上地势平阔 ,并饶水泉。环市树木 ,多为兵民伐以炊食取暖 ,满目童山 ,官厅宜设法造林 ,以调和气候。居民以天津、四川、湖南为多 ,各有会馆 ,筹议自治诸事。人口男多于女 ,全市汉人妇女 ,不盈二十 ,缠妓亦仅七八人。入夜 ,集饮署中 ,以应重阳佳节。尽欢而散。

阿尔泰 ,旧本科布多参赞辖境。自清光绪三十一年设阿防办事大臣 ,与科划境而治。岁由中央协饷三十万两 ,嗣核减二成。民国成立库储支绌 ,改给二十四万元。按月拨发 ,以为军费之支出。本地收入 ,初仅哈萨克马租四百匹 ,帕任改收千匹 ,刘任仍四百

匹。后经新疆杨督军电请政府，减为三百匹。现程任收四百匹。）他无所有。洎民国初元（1912），帕勒塔莅阿，拨租俄人布尔津河商埠地点，年得卢布一百二十元；又租俄领事署二营房租，除分给外，每月卢布六十五元，厥后刘长炳、程克，次第筹款。目下收入，又增五项：一曰户租。据该公署开报，今年开办纳户。每户给地一百二十亩，输租五石入官。其纳户地方，一为克木奇，计一百二十户；二为红峒渠，计二十户。而实地调查，其收租方法，系按所发子种比例。领种一石，缴粮三石。（耕牛一对，缴银百元。）克木奇租入，除哈民外，汉民、缠民各纳租六百石。红峒渠户数，实四十有八。此外种地庄民，尚有承化寺八家，布伦托海三十余家，哈巴河二十余家，木盖图十余家，布尔津河八九家，吉木乃五六家，阿拉克别克河五六家，哈布图十余家，乌兰斯台六七家，哈喇通古、苏布图一带十余家。（以上四处皆哈民，无汉缠。）是否一律纳租，尚未征实。二曰金课。阿山金矿极多，现开采者计有七处（矿区详前）。采金之夫，旧历四月入山，八月出山。上年金夫最多之时，四千余人。今年将近万人。征收金课，上年每人每月三分、四分不等。今年概收四分。据该公署开报，则云金夫入山之初，由公署发给联单执照，每人每月，收照费一元。后以金夫无元可交，改收沙金，酌定成色，人收二分或三四分。上年共收沙金七十二两，大洋三百八十六元。今年尚无总数。三曰驼车捐。惟承化寺有之，由警局征收，作警察经费。计分三项：一为骆驼，每峰收银五角。今年各地来驼，约二千余峰。据该公署开报，上年共收三百八十六元二角。今年一月到九月，共收七百四十五元二角。二为牛车，每辆收银一元四角。今年各地来车，约一千三四百辆。公署开报，上年由七月起至九月止，共收四百七十六元八角。今年由七月起至九月止，共收三百五十九元八角。三为驴，每头收银三角，今年各地来驴，约一千五六百头，实收若干，未据开报。四曰鱼税，上年由公署招商承办，每鱼一驮计三百斤，收税一元，共收八百元。以承办失人，肆为苛索，哈

民渔者 相率辍业。商民知今年税收 ,必形锐减 ,无敢再行承办。由官设局 ,则委员、通事 ,开支太多 ,得不偿失。现已停止征收。五曰印花税 ,今年五月 ,始由财部颁发印花千元开办。其贴用者 ,除在公人员俸给收据外 ,只商民交易 ,与蒙哈赴俄护照两种。而护照商民需要为多。发卖印花一元 ,收取纹银一两。以上各项收入 ,果能切实整顿 ,涓滴归公 ,则户租所得 ,岁可三万四五千元 ,金课可二万五六千元 ,驼车捐可三千余元 ,鱼税可一千元 ,印花税可二千元 ;马租可二万元。合计每年收入 ,约可增至八万五千元。此现在已经征收各项岁入也。其现在可筹之款 ,亦有三端 :曰牧税。阿山本属游牧 ,征收牧税 ,最为合宜。亟应仿照伊塔成案 ,开办牧税。特开办之初 ,税率只可值百抽一 ,重恐激而抗纳 ,生心外向。哈民牧牲总额 ,虽无精确调查 ,约略计之 ,当有伊犁所辖二分之一以上。伊犁值百抽三 ,上年收洋三十九万四千七百六十四元。闻诸道路 ,尚未涓滴归公。阿属如果征收得法 ,办理得人 ,每年牧税收入 ,总可获七八万元。嗣后逐年整理 ,尚可希望增收。二曰皮毛税。阿属土货输出 ,以皮毛为大宗。向由俄商以茶布杂货 ,在各游牧物物贸易。公署屡欲设法收税 ,皆为俄领抗议未行。近有民议乘俄货缺乏 ,组织皮毛公司 ,承征税款。如果见诸实际 ,则塔城所辖哈民游牧只千户长四 ,上年尚收皮毛税银一千九百二十五两余。阿属有千户长十三 ,当能三倍其收入。每岁所获 ,约可八九千元。更能仿照前清伊犁将军长庚奏准官商合办皮毛公司章程 ,鉴其已往弊窦 ,改订现行之良规。厚集资本 ,扩充营业。遇有无资牧民 ,准由头目介绍 ,向公司贷借牧本 ,定以官息。迨至次年 ,即将所牧牛羊 ,按照市价抵还本息 ,自留羔犊。俾无本者有本 ,畜牧由以大兴 ,则又善之善也。三曰商捐。阿山商号虽不盈百 ,近以俄货不来 ,商务日有起色。每年输入 ,闻在三四十万元 ,若仿新疆统捐章程 ,试办商捐 ,税率从轻 ,值百抽二 ,每年岁入 ,亦可得五六千元。是地商民 ,多来自京津 ,知识早已开通。征收商捐以为国用 ,默察情形 ,当

能办到。总计三项收入 ,每年可获八万余元。此现在可筹之款也。两项合计 ,每年收入约洋十六七万。用以维持现状 ,尚须中央岁协七八万元 ,方足济事。欲谋庶政毕举 ,垦殖大兴 ,开发地方 ,巩固边防 ,似非每年加协数十万元 ,按月提前拨储 ,准备支用 ,殊难奏功。安得有善点金术者流 ,出司度支 ,立筹巨款 ,以经营此大好殖民地耶。金融机关 ,全市无有。市面流通货币 ,以俄国卢布为主 ,兑条次之 ,新疆官票又次之。(近以俄票价格暴落 ,商民甚珍视新疆官票。)解来协饷之中交钞票 ,皆由商民携回京津使用 ,市面绝迹。兑条者 ,即公署自发纸币 ,用以兑协饷之钞票者也 ,性质本属期票。初按每月协饷二万元之数发行 (每张一元) 。近以协饷愆期 ,已逾九月 ,增发之数达七八万 ,且成不兑换之兑条矣。商民平时执条兑钞 ,每一百元 ,须按中交价格 ,补水十元或二十余元。其由公署财政局汇至京津两埠 ,由公署驻京办事处领取者 ,每一百元 ,又须酌收汇费十元或十余元。且多推延 ,不能按时取得 ,甚有迟期至八九月者。此皆足破坏财政之信用 ,而自陷于穷途。望当局者 ,亟加觉悟而革除之 ,斯利国便民之道尽矣。至支出一项 ,阿尔泰本属防营性质 ,故军费居全额三分之二以上。现下兵额骑兵一营、步兵一营、炮兵一连。以人口稀少 ,百物昂贵 , (现米百斤 ,须沙金六钱。蜡一烛 ,须卢布三元。)招兵养兵 ,皆极困难。历任因循敷衍 ,从未足额。若按兵马实数 ,发给饷干 ,每年支出 ,尚可节减数万 ,用以扩充屯垦。政费方面 ,无可核减。惟以道途迢远 ,人才缺乏 ,人多兼差 ,于政务进行 ,不无妨害。则亟应设法咨调人员襄办 ,以专责成者也。

塔城道属

十月二十五日 晴

下午一时 ,发承化寺。南偏西行 ,过克仑河 ,有木桥二。右循山麓 ,道右水磨一盘 ,承化市民面食悉资之。十里 ,俄兵避暑营房 ,系刘炳任内俄领事自由行动所建筑 ,屡经交涉 ,皆无结果。今年始由长官公署 ,以银四千余元赎回。面积广约三方里 ,可安农户数户。过此 ,升黑山嘴 ,陟降无数山梁。十五里 ,土尔图鄂博。下坡 ,地势平旷。道右数十里外 ,遥见克木奇新辟农庄。三十五里 ,哈喇苏。道右山坡 ,麻札三五 ,道左山崖 ,泉水一泓。过此 ,驰骋乱山沙沟 ,路颇曲折。十五里 ,出山口。地复开展 ,洵即巴里巴盖之平野。路为下坡 ,马行甚疾。四十里 ,巴里巴盖军台 ,驻有汛兵邮差。五里 ,巴里巴盖河北岸 (即克仑河下流) 。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抵此已夜九时。沿途天山月光 ,远山雪色 ,相互映射 ,景致幽逸。惜寒风凛冽 ,未能驻马静玩。

十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七时 ,发巴里巴盖。南偏西行 ,过巴里巴盖河 ,水量颇大 ,深浸马腹。鱼类滋潜 ,群游掩沙。沿河杨柳成林 ,地皆可垦。三十五里 ,阿克奇 ,哈语白茭茭也。哈民冬窝 ,夹道相望。或以土块筑成 ,形如方盒 ,或用柳条编围 ,式仍毡幕。二十里 ,额尔齐斯河沿 ,遵而西行。十五里 ,沙拉呼逊 ,元大河驿故地也。住。是日行七十里 ,自科布沟至此 ,共行阿尔泰辖境一千四百二十里。

十月二十七日 晴

上午七时半 ,发沙拉呼逊。南偏西行 ,渡额尔齐斯河。河为西

伯利亚三大河流之一，唐之多罗斯川也。二源并导，皆出大阿尔泰山中，东曰华额尔齐斯河，西曰喀喇额尔齐斯河。会而西流，经布伦托海北，折西北流。经纳林哈喇山北，克仑河西流来注，布尔津河西南流来注。又西北，哈巴河西南流来注。又西北，哈布干河东北流来注。又西北，毕里子克河南流来注，布洛滚河北流来注。又西北，至阿拉克别克河口，为中俄新界。又西入俄境。经玛尼图旧卡南，噶图勒于旧卡北，又西北流。左受嘎拉奇尔河、塔夏尔河后，渚为斋桑淖尔。斋桑，准语大臣也。准噶尔旧有二十四鄂拓克，游牧兹土，各置斋桑领其众，为数六十有二。淖尔为椭圆形，周四百余里。俄依河、果莫孙河注其东南，纳林河、哈流图河注其东北，阿布达尔摩多河注其西。群流毕汇，复从淖尔之西，溢为河流。沿河沃衍，最利耕牧。我国杜尔伯特与乌梁海蒙古，皆曾游牧其地，今隶俄塞米省。下流经塞米巴拉廷斯克省城、阿姆斯克省城，曰俄毕河，北流入于北冰洋。渡口河幅颇广，水亦甚深。策马而济，沉没马腹。夏秋水涨，不能径渡。《渡船渡口，在德尔班津，东距此间三十余里。》渡河而南，即新疆塔城旧土尔扈特蒙古辖境。升可登山，循山腰行，不甚崎岖。四十里，左合电杆线路。据土人云，自巴巴盖至此，若循电杆南行，较远三十余里。十里，入纳林哈喇山。渐升渐高，临巅，左望布伦托海，水天一色，极目无涯。其南雪山一线，是为萨勒巴里山脉。二十五里，左合阿尔泰南赴绥来大路。十三里，海子沿。道左土屋一圈，询系军台废址。有行人插帐其地而尖宿焉。五里，海子尽。登斜坡，白石满地，如桃如李。中有透明美石，五色皆备。四十五里，入哈喇托罗盖山北麓，遍野冰雪，映以皓月，宛如琉璃世界。寒风刮面如刺，痛不可当。三十四里，折入乱山。过一小水，流声出冰下，潺湲可听，水旁有芡芡湖。二十八里，黑山头。住。是日行二百里，抵此已夜十时。军台早颓，只存墙基。邮卒住毡房，距道尚远。是地荒僻，层出劫案。数日前有汉人某自金厂返迪化，经此被哈民劫杀。刻正缉拿真凶，尚未破案。

有地方之责者 ,当于此间特筑汛卡 ,驻兵防范。旅人固受惠 ,而交通亦便利多矣。

十月二十八日 晴

上午八时 ,发黑山头。右循山麓 ,南偏西行。十七里 ,圭的克 ,道左右有毡房三十余顶。三十里 ,乌图布拉克。草湖广大 ,水草亦多。军台塌废 ,墙垣尚存。自此折向西行 ,微偏南。左右数十里外 ,皆有山脉。左曰阿拉盖台 ,群峰断续。右曰哈喇盖图 ,蜿蜒西趋。五十里 ,锡木能库勒 ,汉曰喇嘛庙 ,住僧六十人 ,皆旧土尔扈特蒙古左翼六苏木之人。二十三里 ,哈布塔賚鲁 ,六苏木札萨克驻所也。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札萨克名棍布札布 ,辖苏木六 ,爵辅国公 ,为旧土尔扈特北部落副盟长。

十月二十九日 晴

上午十时 ,发六苏木 ,向西行。十二里 ,壹克库勒。住僧二百人 ,六苏木大喇嘛庙也。十里 ,纳布伦库勒 ,住僧五十余人 ,庙在道左数里以外。三十二里 ,道左为旧亲王府 ,房舍皆塌。道右有俄商老盖依人四家 ,土屋一圈 ,相传为厄鲁特蒙古旧城。六里 ,俄博图 ,即亲王府。衙署建自民国元年 (1912) ,规模新整可观。其右汉商住宅一家 ,其左大喇嘛庙一院。亲王名鄂罗勒莫札布 ,辖蒙民四苏木。夏窝在札木布拉克山中。住。是日行六十里 ,入夜借观鄂亲王家藏清乾隆时受封旧图 ,方知北部落当日牧地 ,西北界直至斋桑淖尔溢出之额尔齐斯河下流失尔郭音郭勒入口之西 ,提哩赛里克山之北。则西入斋桑淖尔之硃吉里津郭勒与朱尔郭音郭勒两流域 ,及二水间之莽噶尔山脉 ,皆为中国版图。嗣同治三年 (1864) 光绪七年 (1881) 中俄划界 ,俄人两度侵略 ,其地遂属俄有。王府南距新设和什托罗盖县佐治所 ,马程一日。其地距额尔齐斯河五站 ,距沙湾、塔城皆四站。粮运便捷 ,气候温和 ,地味可耕。若宿重兵于兹 ,实行屯田 ,厚储饷糈 ,则西足联络塔城 ,北足援应阿山 ,南足翼蔽迪化。——兵家所谓争地者 ,其在是乎 !

土尔扈特北部落,汉为匈奴西境,乌孙北境。北魏为蠕蠕地。后周入于突厥。唐为西突厥地。明为卫拉特地。清初为准噶尔台吉游牧。乾隆(1736—1795)平准部,地属塔尔巴哈台辖,寻赐北路旧土尔扈特为牧地。今界东至布伦托海,西至察罕鄂博,南至戈壁,北至额尔齐斯河。共三旗,自为一盟,曰纳恩素珠克图盟,旧归塔城参赞大臣兼辖,伊犁将军节制,今为塔城道尹兼辖,新疆督军节制。

十月三十日 晴

早餐后,游瞻喇嘛庙。头进即诵经堂,甚广大,可容三四百人。中设高座,垫褥五六层,红黄相间,活佛朔望升坐讲经。堂中臭气薰蒸,令人掩鼻,与内地佛堂,适成反比。经堂之后,又有佛堂。三龕并设,各供塑像数尊。两壁满悬绘像,笔墨颇有工者。龕前三案,陈酥油灯数十百盏,昼夜常明。龕上丝布帛幡,重重下垂。龕下地窖无数,黄白充塞。——皆信徒敬献之物,闻达数百万金。其西北隅,巾帛重掩之中,藏有神画,一青牛压一女子上,流血匝地。相传为蒙古种人所自出,严秘不以示人,亦犹北京雍和宫欢喜佛之故事也。上午十二时,发鄂博图。向西行,微偏北。草湖戈壁相间,左右仍见山脉,左近(山名阿得里克,系阿拉盖图山北之小山。)而右远。三十五里,过哈木土斯图水。上流歧为三支,皆自东北而西南。流至道左数十步外,汇而为一。绕阿得里克山西麓,折东南流。会源出和博克赛里山正源,为和博克河。又东南流,经库克申仓北,左会博依伦水。又东南伏于戈壁。渡河。七里,哈木土斯图台,道旁蒙民八九家,望衡而幕。十五里,苏布尔滚托海。八里,忒布克,有喇嘛庙,曰博果库勒,住僧二百余人,皆后四苏木之蒙众。庙后土屋一家,俄商老盖依人居之。是地札萨克名仓得格,辖四苏木,爵辅国公。为土尔扈特北部落右翼,俗呼后四苏木。是日行六十五里。阿木土斯图水以西,道旁恒见阡陌之迹,至忒布克益多。

十月三十一日 忽晴忽雪

上午九时 ,发忒布克。西偏北行 ,升斜坡 ,弥望戈壁。二十里 ,过一水。沿岸有草场 ,哈民数幕 ,交牧其间。雪自山来 ,斜飞扑面。十六里 ,青登鄂博。山顶石堆高耸 ,丛草萋萋 ,数十里外皆见之。鄂博之旁 ,有水成溪。岸树一行 ,哈幕十数。过此折而偏西 ,雪渐稀 ,天微晴。涉二小水 ,与上过二流 ,皆下汇入达米耳河。三十里 ,出山口 ,渡达米耳河。——源出和博克赛里山中 ,曰克特和博水。渡口水深尺余 ,河幅颇广。下流左受青登诸小水 ,右受塔克尔根诸小水及固尔滚水 ,为和博克河之正源。过水后 ,戈壁平旷。继入乱山 ,雪片横飞 ,人马皆白。二十里 ,塔克尔根台 ,台幕远在道北数里。有一小水 ,自北截道南流。过此复升降五六山梁。十四里 ,塔克尔根水 ,哈民七家 ,沿水而牧 ,住。是日行一百里。

十一月一日 雪 (午微晴)

上午九时 ,冒雪发塔克尔根 ,西北行。循塔克尔根水 ,入忒布克山 ,即察罕鄂博。渐升渐高 ,雪亦渐大。二十里 ,折左登岭。路雪盈尺 ,大风刺面 ,痛逾刀割。眉毛鼻须 ,皆结冰线。手足麻木 ,鲜能屈伸。加鞭急驰 ,追随导者。心惧冻僵 ,转忘疲劳。十五里 ,达巅。循察罕郭勒水源 ,盘曲而下。风势稍减 ,体温渐增。二十五里 ,哈喇盖图台。台房二幕 ,远在道右数里山峡之中。右有歧路 ,通俄属都洼。过此 ,折左升坡 ,循山腰行。天忽微晴 ,地势渐旷。十五里 ,右望隔水山坡 ,土房一片 ,询为俄卡兵营。十里 ,道右山麓 ,土屋一圈。有俄富商居之 ,专贾蒙哈商货。立马遥望 ,草湖广大 ,直抵莽噶拉克山麓。哈民呼其地曰克列干塔什 ,周约二三百里。中无积雪 ,农庄相望。莽噶拉克山脉 ,系接察罕鄂博 ,蜿蜒西北 ,成一天然界线。清同治九年 ,中俄曾立塔城界牌。俄将是地界牌 ,移建中国界内一百余里 ,不识当年勘界诸人 ,胡竟昏聩若此。割弃沃壤 ,尚不足惜 ,阻梗交通 ,实制死命。盖由阿尔泰至塔城 ,计共四途。一出吉木乃卡 ,经由俄境 ,共十二程。二即此途 ,共十五程。三由和什托罗盖分路 ,共十八程。(此路多风雪戈壁 ,险阻难

行。四绕绥来、乌苏，共三十二程。今第一路，大段早隶俄疆。第二路又为俄卡截断。阿塔苟有缓急，征调应援，极其困难。孤立两地，任敌略攻。将来中俄如有改约机会，直据地势与旧约文争回此地，以利阿塔之联络。过此折西南行。七里，道右数里，萨里克特山麓，又有俄国戍兵营房。过此入戈壁，约八九里，当路有牛犁小沟，自东而西，导者谓为中俄国界，岁由俄人私犁，华官从未过问。守土者，无乃太溺职矣。又过一小水，下流入于察罕郭勒。十五里，阿里温山麓，哈民五幕，住牧于此。住。是日行百有十里。自塔克尔根，经察罕鄂博、哈喇盖台，至乌兰弗准。夏间华人经此，非有护照，俄兵辄禁通过，否则即掠所有行李而去。以故商贾旅人，多从崇山峻岭，迂绕而过。嗟我华民，深滋苦已！

十一月二日 晨晴（夜雪）

上午八时半，发阿里温山麓。西偏北行，左循山腰，过大小山沟四次，皆有流声出冰下。三十三里，乌兰弗准台，有水焉，曰尼恰布图，西南流入额敏河。四里，下陡坡，乱石塞途，马行石罅，时虞颠蹶。四里，额敏河源。沿岸有树，过此弥望红茨。（蒙语曰哈拉盖郎。）二里，折右下坡，过额敏河，升降陡坡。过一小水，循河右岸曲折行。岸树成林，大者合抱。道右山曰白喇忒里克，即赛里克特山西段异名也，山阴有车路通塔城。十八里，升坡行山腰，过三大山梁。八里，仍至额敏河右岸。十二里，过一小水，即乌兰哈达，蒙语红石崖也。道右石崖高耸，红顽可怖。三里，乌兰哈达台。台在道左山坡，贫蒙二幕居之。过此，折西偏南行，地势开旷，道旁皆种熟之地。二十里，小乌鄂博。十六里，霍拉果赊克水，源出塔尔巴哈台山，西南流入额敏河，沿岸皆可耕之地。哈民种地者，计百余家。皆住土屋，制虽小陋，亦行国进化为居国之先征也。沿水东北行，有车路达俄属都洼。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十一月三日 晴（晨夜皆雪）

上午八时，发霍拉果赊克，西偏南行，所履皆熟地。右山曰塔

尔巴哈台,左山曰额宾,皆白雪皑皑,饶有幽境。当前地势平旷,汉人农庄相望。二十六里,道左有歧路。西南行五六十里,至乌什水市。居民二三十家,商店五六。再西南行三十里,即额敏河市。近拟于此设县治,塔城第一巨镇也。四十二里,干河子。十二里,扎拉图。哈民千户长唐古特冬窝驻此,茶尖于其家。建筑陈设,一若缠族巴依之室,富甲塔属哈民。环居土屋,二十余家。哈民土房能成村落,自伊犁崆古斯河塔儿特而后,此仅见者也。(唐古特辖百户长七,毡房一千六百余顶。羊十余万只,马二万余匹,骆驼三千余峰。)小憩复行。草湖弥望,哈民土房,时触眼帘。四十五里,锡伯图河。河幅广数百步,刻已干涸,只余石滩。环牧哈民,二十余幕,土房亦五六家。住。是日行一百里。

十一月四日 阴

上午九时,发锡伯图河。向西行,微偏南。地势开旷,道路平坦。三十里,恰察。数里以内,水渠五六,深逾马膝,俨然小溪。道南二十余里,有官店,塔城至额敏河市要道也。二十五里,固子达克。草湖宽广,哈幕甚多。有水一涧,数步一曲,流溢而缓,颇有逸趣。自此过大沙梁,塔城全境,渐次入望。四十里,过一水。三里,塔城东关。住恒泰昌。坐甫定,而涂芝荪来,坚邀移住县署。是日行一百里。自承化寺至此,共程一千一百九十里。入夜,镇西刘隽伦、宗伦,宛平勾增澍自北京来,谈时局颇详,闻之甚快,顿忘连日风尘之苦。勾为俄文馆学生,由外部分发来新。二刘系孪生昆季,一参议员,一众议员,而隽伦又部派调查新疆官产者也。

塔城,汉匈奴右地。呼揭、车犁、乌籍、闰振、郅支、伊利目,六单于迭居之。三国为鲜卑右部。北魏为高车国,其西境为蠕蠕国地。隋为突厥地。唐属车鼻,其南境为葛逻禄杂居。葛逻禄南徙,始尽属结骨,后改名黠戛斯。后周太祖时,入贡于辽。宋南渡,为乃蛮国。其后元太祖破太阳罕于杭海山,越二年而称帝,伐乃蛮。禽不鲁欲罕,太阳罕子曲出律奔也儿的石河,地入于元。后封诸

王属昔里吉。昔里吉既叛被诛,始立塔尔八合你驿。明属卫拉特,为土尔扈特部治雅尔。清乾隆中内属,名其地为塔尔巴哈台。其地旧为准噶尔游牧,西北数千里,皆哈萨克部落所居,形势邈险,四战之地也。清驻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又置粮饷理事通判。光绪十六年裁通判,改置塔尔巴哈台直隶厅。民国初元,改为塔城县,而参赞如旧。五年改参赞为道尹,划辖塔城、乌苏、沙湾三县及和什托罗盖县佐。蒙哈事务,仍兼理之。东西八百六十余里,南北七百五十里,有大庄九。而东乡之额敏河,号称殷赈。地冈岩十四,皋泽沉斥。广碛流沙十三,陂茭草莱十二,农耕良地十一^①。城西北隅,为俄国贸易圈。筑市场,洋宇林立,诡踣充积。水陆便利,新疆北徼一大都会也。其民蒙哈淆处,族类纷歧(详后)。向归县辖者,汉、回、缠三族而已。故其俗刁悍,少智虑。而外属哈萨克之奸兰者,或钞窃牛畜,侵占水草,与吾民积衅,官司处置一不当,则外人从而持之。守斯土者,类非习于外交,具刚柔之才,擅操纵之用,鲜不受其衿齟者。其额鲁特、察哈尔、旧土尔扈特各蒙部及四哈萨克,皆随畜迁徙,逐水草。牛羊马驼,帝榭山谷间,而羊最多。富者以谷量,贫者亦数十百足。博古图河两山产野马,(马身首骡鬃耳,驴蹄尾,俗呼三不像。)曷匱跟跋,其群千百。土人燔浹而服食之,转相斥卖。而额尔齐斯河多冰鱼,每岁贩迪化及他方,其羨无数。大都商业以畜牧为最优,而皮窰衡鹿之利,皆见攫于外人。独哈图山之金,为我所固有。而或作或辍,终无补于折阅,是可惜已。

十一月五日 晴

住塔城。塔城有满汉二城,相距里余。满城居东,城周二里,

^①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在塔城境内,土地十分之四为“冈岩”,十分之三是“广碛流沙”,十分之二是“陂茭草莱”,十分之一是“农耕良地”。实指塔城地域虽广,但宜耕土地却很少。

辟三门，筑于清光绪十四年，道尹驻焉。汉城居西，城周二里七分，亦东西南三门，筑于清乾隆三十一年，知事协台同驻焉。早七时，警察厅长刘宗海来会。下午乘马车访道尹汪步端，即前塔尔巴哈台参赞，叙谈颇久。次访蒙哈科长陈绍廉、外交局长奇兰、前塔城知事张景南、协台马福明及刘宗海诸君。归就芝荪晚宴，汪亦在席，性豪于酒，且善声歌，自撰酒令，多至一百余种。其文酒风流，方面大员中所仅见者也。城东南四百余里斋尔山阴，有铁厂煤窑，矿质皆佳而富，山阳即哈图山金厂所在。盖塔城东北诸山，皆有金山之名。菁华早露者，惟哈图山为最。纵横百余里，棋布星罗。苗线皆自西而东，或伏或显，或聚或分，宽狭浅深。俱无一定。有乱如发丝，纵横交叉者；有蜿蜒盘曲，忽上忽下者；有细而渐大，大而渐无者；有钻透成沙积各石层下者。在清中叶，内地商民聚此开挖者，几数万人。旧有十厂，颓垣败井，断瓦破窑。目其遗址，势若大镇。追询十厂始末，无知之者，惟札工厂开办最后。清咸丰初年（元年为1851），有关内商民刘光和、卞极明等五大股，聚此开凿。公举刘光和为首，号金头，跟苗追凿，五年而小效，又四年而大赢。嗣凿至旺地，适值甲子回乱，塔城戒严。刘光和等率矿夫往援，而哈民乘机剽掠，因弃矿远逃。年久洞水积九十余丈，继往作者，去水无方，坐是以废。光绪二十三年，俄商涎之，请于抚臣饶应祺。抚臣不欲外人专其利，疏请华俄合办，公置机碾，于二十五年兴工。新开之井，一无所得，惟运碾旧年弃矿。五年之久，亏折二十四万余金，其工遂辍。二十九年，抚臣潘效苏念厂舍机碾之废坏也，复立宝新公司，招集股本，改为官督商办，委县丞施再萌董其役，仍运碾先年弃矿。三年，复折二万余金，而其役遂又中辍。

十一月六日 晴

住塔城。早餐后以假由俄国西伯利亚回京出境护照，须粘像片，乃偕烈夫至汉城照相馆，各摄一影。旋绕游洋街，其地周约八里。（东界财神庙，西界龙王宫，南抵汉城城壕，北界刘猛将军祠。）

自东而西 ,横亘汉满二城之北 ,即中俄条约所许俄商贸易圈也。洋楼历历 ,市街整洁。惟自欧战以来 ,俄工商业停滞 ,百货不来 ,市场商况 ,萧条不堪。向来塔城商权 ,握于俄商。俄商之中 ,又以老盖依人为首出。其著名富商三家 ,曰塔斯曼、曰免能麻争、曰排勒希满。汉城东关 ,有日妓三人 ,一中年 ,二少年 ,皆今春来塔。中年者有夫 ,居塔已数年 ,操裁缝业。其椅案信函 ,均居留迪化浪人佐田繁治所投^①。此项妓女 ,意即佐田招来 ,为将来要求设领事地步。此项絨札 ,或即指示机宜 ,呼朋引类 ,图扩势力者。噫 !日本学士大夫 ,皆谓女子为彼国力向外发展之急先锋。余观日妓之来塔 ,深滋危虑。方今新疆逼处英俄两大之间 ,交涉已极困难。脱再益以日本 ,自更不堪设想。当絨式皆厅长 ,促令地方官传谕 ,限期出境 ,绝斯祸根 ,免貽后患。结果如何 ,尚难逆睹。塔属哈民 ,岁纳马租银一千四十两 ,驼牛羊草场税 ,共银一万一千零二十二两七钱五分 , (驼一峰银三钱 ,牛一头银二钱 ,羊一只银三分。)皮毛税银一千九百二十五两二钱五分。共计三项收入 ,岁银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八两。定案每两收俄帖一元 ,而道署所派征收非人 ,每两恒收俄帖七八元。又有草场二区 ,亦归道署经管 ,一曰库库哈尔达 ,一曰主马的 ,皆系拨自十苏木蒙部 ,备当时参赞领队两大臣牧放贡马。历租某哈民牧放牲畜 ,岁收租银八百两 ,储备参赞署补助各项开支 ,一外销之款也。今年汪道尹某公子 ,加价改租他人。某哈民大起反抗 ,眉睫正在争议中。近来参赞撤 ,领队裁 ,蒙部屡请发还是地 ,自拓生计。闻道署已允所请。不然 ,亦应列为国家收入 ,不得拥为陋规也。又道署所辖官产建筑共十九处 ,除各衙署营厅局所学校外 ,尚有水磨一盘 ,前本用供各衙署局所军队推磨食面 ,近年租予人民 ,酌收租金 ,亦未上报。

^① 佐田繁治 ,又见于 9 月 16 日日记中 ,自称为三井洋行调查物产商业。谢彬称其为“国际侦探” ,并称“木屐儿之谋我 ,盖已深矣 !”

十一月七日 晴

住塔城。早偕烈夫、芝荪赴俄领署，访多领事，请发税关证书，以免沿途检验行李之苦。又请其传谕贸易圈内俄商，购贴中国印花。渠执条约暂不纳税为言，余谓约文所指，系货物税，印花乃行为税，性质各别，不能牵混。渠语塞，谓当嘱俄商约来，与余辈接洽。返寓未几，而俄商约来。婉词开导，并解释贸易圈为中国假予俄人通商之地，非属俄国领土，不能不按华章购贴印花。且南疆英俄籍商，皆已遵章贴用。渠辈唯唯而去。正午马海楼协台招饮，同席即昨日共饮之人。塔城有二公司，皆经报部注册，领有执照。一曰振华木料公司，总理刘子英，资本卢布（即俄帖）三万元，专采巴尔鲁克山木料，运城销售。公家年收林租市银五百两，即卢布千元。木税一项，民国三四两年，皆收七十八两零，上年增收至三百三十二两零。二曰兴业皮毛公司，总理张可升，资本洋十万元。专贩皮毛茶布杂货及支放牲畜。皮毛皆转售俄商，未能制成熟货，运销国内外以扩利源也。

十一月八日 晴

住塔城。早送刘劭葵兄弟反省。饭后至文丰泰集各商民劝导购贴印花，并语以塔城市场，作恃俄帖流通，权操外人，殊非金融佳象。亟宜乘兹俄帖价格低落，信用丧失之时，集股十万两，向省库请领官票，办一官钱局。与迪化、奇台、吐鲁番，联络汇兑，使官票流通市面，取俄帖而代之。于国于商，两皆有益。众商深然之，拟即着手筹备。又此间欧战发生，俄货不来。华货输出，遽形激增。惟俄国库如洗，滥发纸币，兑现久停。故华商所得，皆属纸币，且为五百元、千元大张。而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诸小票，竟如麟角凤毛。商民有怀俄帖千元，而面形茶色者。持赴道胜银行，兑换零票，一概拒绝。因此酿成风潮，已达数次。官厅虽屡与俄领交涉，彼称实无零票，遂亦未如之何。俄国经此挫败，将来战后财政之整理，殊非易易事也。旋赴各店督查印花，虽皆贴用，而合法者总属

少数。入夜，汪道尹招饮。余以连日筵席疲乏，又苦汪之酒令，食二三味，即归寓休寝。塔城参赞毕桂芳、汪步端两任，以财部协饷屡有愆期，陆续自发纸币，以资周转。其发行种类，有二十两、十两、五两、三两、一两（有布、纸二种）、五钱、二钱、一钱（有布、纸两种）之十一种，总额共二十六万五千五百七十六两六钱。（商民云有三十余万。）发行益多，信用愈坏，寻几无人过问。现参赞已改道尹，欠饷已补领国库证券，待期兑钞。揆诸情理，应将此项军用票性质之纸币，如数收回，方足以保政府信用，而免商民损失。汪君君子，当早筹及此也。刻下各商，群将此项纸币谨藏待收，并不愿如伊犁纸币之作省票六折。其期望于政府者，至为殷切。汪君勉乎哉！

十一月九日 晴

住塔城。上午汪道尹来谈参赞任内经过诸事暨治蒙哈情形，历二三时始去。下午，张子泉、刘湘圃、涂芝荪三人，设公宴于振华木材公司。汪道尹与马协台对饮联欢，饮至半夜，始各扶醉归署。

塔城人种庞杂，大类伊犁。汉、缠、回三族而外，又有所谓满、蒙、哈萨克者。满民称新满营，系清乾隆间拨调东三省索伦、锡伯二营驻防伊犁，编为外八旗。同治初年，逆回倡乱。该旗人民，多数逃难到塔，前荣参赞就其民编置索伦八旗。光绪九年，政府令该八旗，调回伊犁。前锡参赞，挑留选锋二营，其余全数回伊。十四年，富参赞改选锋营为新满营，分左右翼八旗，设协佐防骁等官。民国元年，毕参赞呈准裁旗归农。二年，汪参赞赓续拨地安户。今年春间，完全办竣。所有拨归旗民地亩，定为七年升科。蒙古称厄鲁特营，即今俗呼之十苏木是也。是营系清乾隆三十一年偕察哈尔由伊犁分防到塔，每年换防一次。又有哈萨扈特，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由俄国霍立套投入中国，住牧塔境，共六牛录。（环居玛纳斯、呼图壁、达子桥一带者四，住牧巴尔鲁克山者二。）同治初，回匪叛乱，额营蒙众，挈眷逃往阿尔泰、布伦托海、科布多一带避难，

旋投棍噶札勒参部下 , 随同剿贼 , 屡经征战。至光绪初 , 新疆平定 , 始率众返塔 , 照旧驻牧。旋扩为八旗 , 合察哈尔一旗 , 哈萨扈特一旗 , 共十牛录。设领队大臣 (民国元年已裁) , 佐领、总管、骁骑校等官暨披甲五百八十五名 , 半甲九百七十二名。 (披甲、半甲 , 皆蒙兵名称。) 迭经裁减 , 现存披甲五十名 , 半甲四百名。其牧地 , 春秋牧额敏河流域 , 夏牧额宾、斋里两山 , 冬牧斋里山阳。其俸饷 , 每年额支银四千八百六十两 , 按月由总管支领散放。军队官兵 , 马匹均各自备。哈萨克有大部落四 : 曰柯勒依、曰唐古特、曰吐尔图勒、曰曼毕特。小部落二 : 曰旧乌瓦克、曰新乌瓦克。大部落设千百五十户长暨总海查各头目 , 小部落无千户长 , 其余头目同大部落。柯勒依一族 , 计七苏木 , 系清同治三年 , 现封镇国公玛木尔伯克由阿尔泰迁移到塔 , 两乌瓦克亦同时偕来。唐古特一族 , 计四苏木 , 系俄属哈萨克音隆 , 于清光绪三年由俄率众投诚到塔。当放音隆为千户长 , 管理部众。吐尔图勒一族 , 计四苏木 , 系俄属哈萨克伦拜。于清光绪二十一年 , 收回巴尔鲁克山时 , 人随地转。当放加勒拜海为千户长 , 管理部众。哈萨克四大部落中 , 以唐古特为最富 , 以柯勒依为最庶。牧地散在塔城辖境 , 生齿日繁 , 体质强悍 , 以官厅抚驭失宜 , 差徭过重 , 柯勒依一族 , 近有率众徙牧他属 , 不愿驻塔之举。道署日派多人驰赴游牧 , 意欲阻止其行动 , 然非釜底抽薪之至计也。

十一月十日 晴

住塔城。下午马协台招饮 , 傍晚始散席归寓。

县境大水曰额敏河 , 源出额宾山。西南流经布尔噶苏台南 , 遇格额敏、喀喇额敏二水西北流来汇。又西经锡伯图台南 , 汇锡伯图水。又西 , 阿布达尔莫多河西南流注之。又西 , 固尔图河右会察罕博尔里河 , 左会游达兰图水 , 合西北流注之。楚呼楚水经县城东 , 乌拉斯台水经县城西 , 合西南流注之。又西 , 右会乌宗夏什水。又西 , 经玛尼图卡伦西 , 流入俄界。又西流 , 一百四十二里 , 入阿拉克

图古勒淖尔。近议于距城东一百六十里额敏河市 ,增设县治。梗于蒙古头目 ,尚未实行。(按 近已设额敏县。)惟查是地情形 ,确有设县之必要。市街位河西岸 ,缠民五百余家 ,回民三四十家 ,汉民二三十家 ,俄商十余家 ,哈民为人佣工者六七十家。附近承粮种地之民 ,汉人二十五户。市西有元潜邸旧城遗址 ,市东有清参赞锡纶行辕。地势宽敞 ,可改县署。再东 ,有清参赞扎拉丰阿所修领队衙门 ,从事增葺 ,可驻军队。——此治城可就河市改设者也。进言可耕可牧之地。其辖境西距官店九十里 ,南抵乌苏之西北山 ,东抵旧土尔扈特辖境之素滚台暨沙湾县之唐朝渠 ,北抵锡伯图山后俄境。南北约近千里 ,东西八九百里而遥。南之斋里山、巴尔鲁克山 ,北之锡伯图山、塔尔巴哈台山 ,东之额宾、鄂尔和楚等山 ,层岩叠嶂 ,水草丰美 ,皆属冬夏良好牧场。其可耕之地 ,则距河市七里之下锡伯图。水出北山 ,源泉四道。地腴而阔 ,向给满族耕种 ,旗丁寥落 ,荒弃良多 ,现有蒙民耕牧其间。估计水源 ,可安五六十户。折东三十里 ,有地一片 ,其肥美与下锡伯图地相埒 ,系蒙古阿尔次朗藏根辖地。有泉水三道 ,皆源北山之下 ,可安民五六十户。再东二三十里 ,为蒙古参音藏根辖地。土肥水少 ,只能安三四十户。再东为三十里堡 ,距河市东北三十余里。经前参赞锡纶 ,于清光绪七年安民三十九户 ,纳粮耕种。水出额敏大河 ,灌溉余裕。如将渠道扩充 ,尚能安十余户。自此折东北行。二十三里 ,俗呼上户地 ,为蒙古策伯克藏根辖地 ,纵横约四十里。若由额敏河开渠灌地 ,可安五六十户。再东北 ,地名满汉营 ,北依锡伯图山 ,东接乌什水。曩有户民耕种其间 ,今为蒙哈随意种牧。安民二三十户 ,尚有成绩可观。其东面乌什水地方 ,距河市八九十里。平野涌泉三道 ,有回汉人民三十一家。于清光绪二十五年 ,由屯改民 ,在此耕种。地多水少 ,再难丈加。惟东南三角庄子地方 ,东濒额敏河北源 ,又有泉渠二道 ,足供五六十户民耕之用。向为旗族屯地 ,现有汉回五六家 ,私相租耕。自此涉河而南 ,即哈喇木墩 ,水势横流 ,地亦沃美 ,系蒙古乌鲁

木藏根辖地 ,纵横六七十里。水出乌兰哈达台北山 ,西濒额敏河源 ,有泉三道 ,弥望芨芨草湖 ,可安六七十户。自此折东 ,须额宾山南下 ,至普定寺 ,五六十里皆平壤可耕。由寺南行 ,二十里过额敏河东源。上层地势较高 ,从河源开渠二三十里 ,即可下灌。下层地势平坦 ,查系蒙古鄂罗玛札普藏根辖地。水出鄂和楚尔 ,俗呼哈喇沙河 ,可安五六十户。再南三十里 ,系蒙古本车格尔、阿里凯各藏根辖地 ,面积达二三百方里。地势宽平 ,且属肥美。中有布鲁勒大河 ,又有东山三四泉水。缠回汉人 ,在此私相租种者颇多 ,可安民二百户。再东南为高吉墩 ,距河市东南七八十里 ,向归察哈尔领队管辖 ,地腴而广。东山有水 ,曰郭哲尔河 ,可安七八十户。此外距河市东百六十里之哈萨克 ,东南二百里之多兰图 ,以及附近之二道桥、二支子河等处 ,均可安二三十户。统计旧有新增 ,能编农民一千余户 ,岁征京斗额粮约三千石有奇。地固肥而且多 ,水则微苦不足。将来设县之后 ,若照吐鲁番掘坎办法 ,耕地或能再加。自来蒙哈各族 ,率以游牧营生。迄今生计日艰 ,贫者亦甘心耕种。塔属居民 ,雇用哈民犁耨者 ,几于无户不有。然既能为人耕种 ,则能为自芸也可知。且哈民工廉耐苦 ,又较满蒙人民 ,躯体强悍。前清历任疆吏 ,往往视同化外 ,教育不施。户口牲畜 ,均无正确调查 ,其牧地多与俄蒙邻接。若不妥为安置 ,明定范围 ,一旦见用于人 ,其为患也尤难思议。倘早编成户籍 ,纳税承粮 ,授方任能 ,进教劝学 ,期以十年 ,进化程度 ,当与南疆缠族并驾齐驱。至若蒙族 ,近虽在额敏河蒙管地方近水诸地 ,或舍己芸人 ,或自行耕种。种熟之地 ,往往多有。惟未讲求耕法 ,渠水任意流溢 ,地力实多未尽。甚至壮丁服役 ,家余老幼妻孥 ,抑或家计穷寒 ,农器无资购备。形容槁瘁 ,情境可怜。不亟杜绝头目苛徭 ,力筹贫蒙生计 ,则生机殆尽 ,诚不足以昭优待而示共和。矧又回汉错处 ,循良者固彼往此来 ,无虞无诈。而狡黠者一味盘剥重利 ,任意凌弱。例如蒙哈嗜茶 ,而奸商则以值市银一两之块茶 ,于三四月间借予。至七八月 ,则索二齿羊一

只或麦一石。时期价格 , 争议频生。距城既远 , 诉讼无门。有时蒙民心衔回汉之奸 , 遇公正户民 , 亦无端迁怒。现满旗已改民户 , 计年升科。蒙哈亦属国民 , 自应改土归流 , 设官分治。以该蒙哈之地 , 丈给该蒙哈之民 , 按水计田 , 按户授地 , 各给执照 , 使个人承户自种 , 照额完粮。土地所有权 , 从兹确定。其愿牧者 , 仍旧指定山场 , 便彼游牧。户口既清 , 耕牧既定 , 则额粮牧税 , 收入皆有端倪。又况蒙古现有之区 , 均系已熟之地。如能改流成户 , 当年即可升科。渠道宛然 , 毋庸另掘。利民福国 , 一转移间。此额敏河之利于改县实在情形也。综上所述 , 亟宜改设县治 , 归塔城道尹管辖。将从前蒙哈总管、藏根诸头目 , 一律取消。依照南疆办法 , 设立水利乡约。当丈地之初 , 即于适中地方 , 酌丈上地数十亩 , 以为乡约酬劳及办公之需。庶民户不至摊派 , 而地利亦有责成。更于治城驻马队一营或二连 , 以辅县役缉捕之不逮。其人民当兵办法 , 仍遵挑选满蒙人民补充旧章 , 扩及哈回。规定入伍退伍年限 , 以符征兵良规。疆理十年 , 必成大县 , 而边因以实矣。或谓先宜设立县佐 , 俟发达后再升为县 , 默察蒙部头目阻梗情形 , 亦一权宜办法也。

开发新疆计划书

十一月十一日 晴

住塔城。下午国会议员奇台继孚、俄文学生裘大亨，自京由俄国道来。述沿途乱兵肆横，乘客如鲫。困苦艰险，平生未尝。余听之不啻朗诵《蜀道难》与《哀江南》一遍。——盖余将取是道还都也。

塔城蒙俗习惯，遇事任诸头目主持。平民鲜知个人地址所在，遑云土地所有权，悉由头目指定。云耕则耕，云牧则牧。凡有土地，多由头目租予回汉农人耕种。所得租入，概归头目私囊。例如缠民尼牙子。租种哈噜岱总管耕地，岁纳租银八十两。益敏租种车格尔地，岁纳租银五十两。回民星奎，租种阿里凯地，岁纳租银四十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平民莫敢与闻，稍生争议。而遇正当差徭，需费若干，仍由平民按户摊派。且头目一人，日需四人供给差使，或耕或牧。平民处于积威，惟命是从，罔敢违抗。守斯土者，亟应筹设县治，改土归流，编为农氓，出蒙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符优待而巩边疆。新疆人类庞杂，甲于行省。汉、满、蒙、回、缠、哈、布、塔错居，各为礼俗，自成风气。汉、满、蒙外，皆奉回教，语言文字，咸与汉殊。自清同光（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之交，收复全疆，改设行省，刘襄勤抚新，始于各县建立义学，教授汉文，粗立教育基础。嗣以官吏习为敷衍，办法不良，多有名而无实。而州县牧令，复以语言不通，治事棘手，于例设六房之外，增置通事、毛拉两房。（回俗教律，习汉语者，禁读回书。故遇回文稟词，须由毛拉诵读，通事静听，据以荻告问官。盖重译也。）通事人

材 概自义学挑取 薪资极薄 名为当差。遂滋彼族疑虑 相戒裹足不前。州县迫于功令 从事强迫。富户乃各出资 雇一贫民子弟 就学义学。故办学二十余年 鲜有成绩。洎夫兴办学校 科目繁多。骤施彼族 杆格实甚。且各县学校 类就义校改换名称 以为掩饰上官之计 教育实际 毫无进化可言。民国代兴 虽经略加整顿 亦五十步与百步间耳。现有初级师范一 学生四十余人 县立高等小学六 学生共约百六七十人 国民学校五十六 (内私立三) 学生共约一千五六百人 汉语学校三十一 学生共约八九百人 女子国民学校一 学生二十余人。以视东南各省 不敌一大县。全年教育经费 几经筹措 始获官票银九万余元。折合内地现洋 不过五万余元。与吾湘一省立中等学校相埒 有时或不及焉。此乌足以言教育振兴与推广耶！又缠回迷信宗教最深 谓读书为替汉人当差事。故学生时有逃亡。动须官厅票缉。强迫过甚 则相率投入俄籍 以求庇护。清末提学使杜彤积极办学时 其左验也。况夫语文殊汉 必以汉语学校 为施教之阶梯 若吾人之留学外国者然。夫新省振兴教育之难若此 而教育经费之少若彼 是实骇人听闻！今宜权由国库岁拨数十万元 以充新省教育经费。普设汉语学校 多方奖诱缠生。(于阿浑乡约子弟 尤宜多令入学。)利用宗教信仰 特订教科专书。(最好采取土耳其教科精神 比附汉儒学说 谓汉回初皆一源 消灭其歧视思想。)使之耳濡目染 日趋同化 或可望其永作藩篱。不然 风俗、习惯、语言、文字 种种不同 俨然异国。又有某国从中煽诱 恐终非我所能有也。

十一月十二日 晴

住塔城。上午偕烈夫、芝荪至俄商人中信洋行 请塔希曼掌柜 致信彼之塞米分号 嘱为余等照料乘车诸事。塔系老盖依种 贸新三十余年 资本雄厚。迪化、奇台、伊犁、喀什与俄属塞米、海参崴、塔什干诸处 皆有彼行分号。傍午至道署 与汪道尹详谈新省情形 遂在署中用午膳。新省曩在前清 固为受协省份。自入民

国协饷断绝，当局力谋财政整理，以图自力。经营六载，成绩斐然。以余所见，犹整理之处，爰申述之，以备当世采择。窃维理财之道，不外二端：曰开源，曰节流。新省自民国成立，迄今六载，杨省长俭朴自持，群僚用命惟谨。政费撙节，再无可裁。军费一项，虽有浮报滥支之处，迹边省情形特别，不能不以此为他项用途之弥补者。默察现势，新省财政，节流方面，似无可言。惟是远居绝域，年来政变相寻，影响未及新省。杨君又能澄清吏治，加意抚绥。蒙、回、缠、哈相安乐业。民生日裕，税源日佳。若从开源方面以言整理，尚非甚难。今就岁入各税，权衡轻重，斟酌情形。本实调查之所得，通盘筹划。其应加改良应行整理之处，盖有五端：一曰田赋，二曰统税，三曰杂税，四曰印花，五曰官产。

田赋第一

我国国家岁入，向以田赋为大宗。居今日而言理财，治标之策，亦以整顿田赋为惟一办法。惟是各省田赋多沿清制，而清又复袭自有明。赋额不均，赋则不均，亩法弓法更不均。甚至田少者粮多，田多者粮少，有田而无粮，有粮而无田。飞洒诡寄，百弊滋生。官无可考之粮书，吏有私藏之秘册。一言整理，戛戛其难。头绪繁颐，犹其余事。查新省田赋，在开省以前，向有兵屯、遣屯、旗屯、回屯、户屯之分。授地既不一致，计亩亦多参差。自左文襄、刘襄勤辈收复全疆，开设行省，审度地势，清丈升科，渐有划一之规。然北路计亩，多循昔日屯制。南疆各城，又本善后局章。故地亩虽分三等，而实际多失均衡。民国继兴，相沿未改。且豪强兼并，在在而有。名一亩而实为二三亩者，犹为守法良民。流弊丛生，不知纪极。自应切实调查，以图根本之改革。兹就现在情形，详慎研究，其亟待整理，且浅而易举行者，约略举之，盖有五端。

一名目宜统一也 新省田赋名目之多，甲于全国。正赋粮之外，有一五公耗，二五私耗。（北路各县私耗，有六升者，有一斗二升者，有一斗五升者。名目更多。）正赋草之外，有草捐草耗。（北

路各县向不征草。)而亩捐、粮课与粮票费诸端,犹不在内。此属于现在正式田赋者也。其他实即田赋,而称谓各殊者,又有园地课、稻田课、官地租、金地课、银地课、芦课、栏杆课、苜蓿课、棉花地税诸名目。纷糅杂错,莫知究竟。今除粮票费一项,宜令取消。另从附加税中,酌提几成,作为征收经费;南疆各县,附加盐课一项,暂须仍旧带征外,其余一五公耗、二五私耗、草捐、草耗、亩捐诸名目,亟宜概予废除,统名之曰粮草正赋。其赋率即合上列各项旧所应纳之数为之。查新疆田赋,名目虽多,而赋率究非甚重。详询耆旧,参稽卷宗,综核粮价,统计现在人民所纳田赋,不过每亩收益百分之四。(兼并地亩,尚未入算。)较之东西诸先进国,因为最轻之率。即视古代什一之税,部定每亩一元二角率,亦相去尚远。今以前日应纳之税,作将来课税之率,亦犹二五一十。人民有观听齐一之便,将乐从之不暇,决无起而梗阻者。此统一田赋之第一步办法也。园地课,系征其地所产蔬果、棉花、葡萄之税,吐鲁番、鄯善、迪化、绥定、伊宁、于阗、洛浦、和阗等县均有之。此项征收方法,亦皆计亩而征。每上地一亩,征银二钱五分或二钱;中地每亩一钱五分;下地每亩一钱或九分。亦有不分上中下地,每亩征银三钱之处。稻田课,惟伊犁绥定有之,亦系按亩纳课,每亩征银一钱。官地租,惟南疆各县有之,即人民承种驿站官地、伯克养廉官地与叛产充公官地,纳租公家者也。其征本色,则每亩收粮一斗或二斗。其征折色,则地分等则,每亩收银一钱五分或五分或三分。金地课、银地课,惟于阗、洛浦、且末三县有之。初按采金之夫,每夫收金五分。嗣因金夫多寡靡恒,课额无完,乃改摊田赋之中完纳。苦乐失均,颇为民累。厥后遂将新垦地亩,酌量提拨,定为金课地、银课地。上地每亩征银八分,中地六分,下地四分。棉花地税,惟库车有之。每亩征银八分。不完粮草,不分等则。芦课,惟疏勒、莎车两县有之,盖官荒草滩,生长芦草,人民刈为席织之用,因就其地酌量征税。此外叶城之栏杆课,塔城之苜蓿课,亦皆官地租与人民

征收税课者。以上各项地课,苜蓿课、芦课、栏杆课类皆按亩而征,且多分别等则,固俨然田赋之类也。今除官地租、栏杆课、苜蓿课、芦课四项,宜特别划出,并归官产处分,令由承佃人民缴纳地价,同时更酌定等则,并入正式田赋办理征收外,其余园地课、稻田课、金地课、银地课等,亟宜清查亩数,各按新省地粮升科章程,分别等则,一律改课为粮,计亩征收。其赋率必使相当于现征田赋值百抽四之数,以保均衡而昭划一,——此统一田赋名目之第二步办法也。上述二项办法,果能切实改革,次第进行,不第新省田赋名目一洗从前纷糅之弊,而财部将来实行归并赋目,即可据此以为标准矣。

一、地亩宜清查也 新省自清康、雍、乾三朝,相继屯田垦荒而后,迄于宣统三年(1911),清丈地亩确数,共熟地一千五十五万四百七十五亩五分五厘。其时当局修订志书,且谓豪强兼并者流,往往有数十户冒为一户者,倡逐一清丈以杜陷匿而均贫富之议。民国继兴,于今六祀。钩稽卷宗,截至民国四年(1915)底止,地亩之数,为一千一百四十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七亩八分八厘。以较宣三清丈之数,仅增八十七万九千八百六十二亩二分八厘。虽有册报尚未到齐,或数目错误发还更造者,约略计之,当不出二万亩以外。合之上年新垦地亩,(上年垦地甚多,册报皆未到省。)仅凭将来册报,至多恐未增至三万亩。以新省面积如是之广,地味如是之沃,地方安宁如是之久,([民国]元、二年伊犁革命,南路戕官,阿科用兵,皆未扰乱地方。)出关来新种地者如是之多,(据安西知事杨昌禄云:上年出关种地,经过安西登记循环簿者,男女一万三千余人。漏列者暨取道草地或俄道者,尚不在内。)缠民生聚如是之容易繁殖,前后五六年间,增垦地亩,至少当有三四百万亩。今犹未及百万者,其中占垦隐垦之多,显而易见。余督查印花,道路所经,南北各县殆遍。节询执政绅耆,金谓每户所占实在地亩,超过法定数倍以为恒。(巴楚县麦盖提庄,额地万余亩,经刘人璘清丈实八万余

亩,阿瓦台庄尧乐阿奇一户,纳粮只地六百余亩,经李湜清丈,实四千余亩。均未上报。)而官书地亩之非确数,民间兼并之为故常,殆新省各界所公认也。今而逐一清丈,固竣事需时,用费又巨。新省瘠贫,目下万难建此宏规。即依部颁调查田亩办法大纲,亦难望其实行。盖新省地边俄国,土著缠民,在在中俄分居。逃俄归中,逃中归俄,平居无事,岁恒数睹。倘调查田亩,依法积极进行,势必疑虑政府将加苛税,或有没收行为,相率投俄以求庇护。因整理内政而牵动外交,欲增加赋入而转致民散,此在公忠体国者流,断不忍发生此种恶果也。详察此间情形,似宜斟酌地方习惯,采用特别方术,渐进以达最后之目的。其法惟何?即明定歇地亩数是也。新省地广人稀,农业极其幼稚。农民既习于浅耕,又不知采集肥料,全恃天然地力。故今年耕甲地,明年耕乙地,其停种者是为歇地。宜就其习惯,酌定歇地亩数,不征粮草。(向无歇地者,不在此例。)先期用汉缠合璧告示,晓谕人民,令其自行报告县署,或委乡约代查呈报。除明定应有歇地亩数外,一概不准隐匿。并责成各乡约农官,互相稽核讦发以征其实。宣言一年而后,派人逐一清丈。若再发现隐匿地亩,则将严重罚办以策其后。新省土民,巽懦畏法。既知歇地不征粮草,必将据实呈报。各县同时举办,一年即足竣工。一俟册报到齐,得知各县地亩确数,即再晓谕农民,勤加粪治,禁止歇耕,限年升课,违则严罚。又新省人民,从前领荒,面积广泛,界限含糊。近年生聚渐繁,争界之讼,纷纷而起。宜由财厅通令各县知事,遇有此等讼案,务须认真勘办,照粮划地。其无粮者,视为隐粮,再令升科。其于新垦地亩,则随时切实勘丈,分别备案,以省将来清丈之烦。又各属旱地,(无一定水注之田,南方所谓靠天收者。)开垦极多,向未纳粮,亦宜仿照明定歇地办法,更特别倍给亩数,酌定中下二等,按则纳粮,严禁隐漏。如果天旱无收,准遵灾歉条例,呈报政府,核明蠲免。务令增赋于国,而无病于民。似此就其习惯分年分别次第办理,如能运用尽善,毫不敷衍因循,不

第将来实行调查田亩有所依据而少手续 ,即目前国家赋入 ,亦有日增之望矣。

一户册宜亟编订也 新省设省之初 ,各县征收粮食 ,均有定额。花户名册 ,载在官中 ,即所谓鱼鳞清册是也。迨后岁有新垦 ,随时增入 ,率皆在案可稽。洎夫民国成立 ,机关改设。南疆各属 ,又得相继戕官。一切卷宗 ,存者无几。户数粮额 ,类难稽考。前由国税厅筹备处行查各县 ,以民国二年应征之数 ,作为额征。嗣于三四两年 ,续有新垦隐垦升科粮草。计截至民国四年底止 ,共征额粮三十二万四千五百九十余石 ,额草二千八百一十四万八千三百余斤。而按之实际 ,花户多仍旧名 ,地则屡易其主。甚有其地已荒 ,其粮摊入他户而贡纳者。及今不加详查 ,编订户册。再逾数年 ,则纳赋之人 ,皆非户册之名。而有田无粮 ,有粮无田 ,田多粮少 ,田少粮多 ,飞洒诡寄 ,种种弊端 ,将从此而滋生矣。今宜用缠汉合璧告示 ,晓谕人民。仿各省田地易主 ,丁漕更庄办法 ,令各现有田地者 ,即以其名报官 ,定为纳赋之人。其已荒之田 ,则另招民承垦 ,再行升科 ,暂废其赋 ,依次编号 ,订为户册 ,藏之官中。将来新垦隐垦各户 ,以及田地易主之名 ,以次登记入册。似此办法 ,数年之后 ,必有完全户册见于新省。不第征收官吏 ,得以原原本本 ,按图索驷 ,而清查田亩之后 ,改订赋则之时 ,亦不致茫无把握。即现时飞洒、诡寄诸弊 ,亦得藉兹以施稽核之方术矣。

一等则宜重定也 新省地虽远在边徼 ,然古籍数称牧畜蕃盛 ,水草丰美。则其地质肥腴 ,宜禾宜黍 ,概可想见。当清开省之初 ,招徕子遗 ,计户授田。大抵上地六十亩为一户 ,中地九十亩 ,下地一百二十亩。然亦有多寡不一致者。北路各县 ,上地每亩科粮九升六合三勺 ,或九升及七升五合、七升、五升、四升五合不等 ;中地每亩五升及四升五合不等 ;中中地每亩三升 ;下地每亩三升或二升 ;下下地每亩二升或一升。南路县 ,上地每亩科粮五升五合或五升及四升五合、四升三合、三升不等 ,草五斤 ;中地每亩三升或二

升、一升不等 ,草三斤 ;中下地每亩二升或一升八合 ,草三斤 ;下地每亩一升五合或一升 ;下下地每亩八合 ,草二斤或一斤。迨后新垦地亩 ,及新设各县 ,随时稟定章程。有上地按中地科征 ,中地按下地科征 ,并有下下地科粮七合五勺及五合之处 ,其在等则初定之时 ,虽多以土宜为准 :生白蒿者为上地 ,生龙须草者为中地 ,生芦苇者多碱为下地。然任意指配 ,毫无标准者 ,亦所在而有。不均之弊 ,诚所难免。亟宜斟酌情形 ,重定等则 ,以求人民负担之均衡。余行经各县 ,详加咨询。金谓新疆地属初辟 ,在在皆为沃壤。其间稍有区别者 ,只在水源旺与否耳。今若重定新省田地等则 ,似宜取旧有之成规 ,衡以现在之水源 ,参以地质肥瘠 ,收益之多寡 ,详慎斟酌。勉求合夫三等九则之常经 ,使南北两路纳赋之率 ,渐相接近。并宜厘定赋率 ,以合为单位 ,合以下四舍五入。举凡从前勺、抄、撮、圭诸名目 ,概予豁除。斯亦整顿田赋治标之一办法也。

一征收经费宜明定也 新省征收粮草 ,现系一期举行 ,无东南各省岁有上下忙之别。每年自七月起至次年正月止 ,七阅月间 ,是为征收粮草之期。土著缠民 ,恭谨畏法 ,向无滞纳情事。故征收期限 ,鲜有延长者。其征收经费之开支 ,亦只在此七月 ,余时无有也。上年杨省长厘定征粮规则 ,定每粮票一张 ,收银二分五厘。除制票工本准支八厘外 ,余概以充征收经费。其征粮较多之县 ,所收票费而有赢余 ,一律解缴归公。征粮少者 ,不敷开支之县 ,准其照章请领 ,均于预算决算造报备核。其征收员役 ,除各县额设斗级各役外 ,则以征粮之多寡 ,定司事巡丁之额数。亦有临时派委监收委员者。其特设司事巡丁薪工 ,与监收委员俸给 ,皆由征收经费项下开支。全年开支 ,约须二万元左右。粮票之收入 ,岁仅一万六千四百余元。截长补短 ,计尚不敷三四千元 ,须另由正项开销。查新省征收粮票费 ,系采比例税法 ,最失人民负担之公平。有纳粮数石或数斗 ,公粮票一张者。有纳粮数合或数勺 ,亦须粮票一张者。每张平均收银二分五厘 ,在粮多者或不及百分之一 ,而粮少者或与正赋相

埒,有时并或过之。不均之甚,无逾于此。亟应废除此项收入,遵照财部定案,每年另于正赋之外,按粮分配,征收附加税银二万元,作为征收经费。似较现征票费,人民负担得其均衡。此征收经费亟宜明定之办法也。至粮草改拆与改征银元二项,详细情形暨办法,具九月十七日日记中。

统税第二

我国商税,以与友邦有税率协定,利益均沾之约,保商政策,既失自由,而谋岁入增加亦多困难。厘金恶税,覆遍全国,以致国货销场,日形缩小,华人商业,日趋消沉。财政经济学家,金谓吾国税制,为奖励输入,与东西诸先进国适成反比,不亟谋根本上之解决,加税裁厘,改订商约,列邦即以此亡我而有余。虽然,此犹未足以语新疆也。新省自前清光绪七年(1881)中,俄改订约中有俄商在天山南北各城贸易,暂不纳税之文。厥后俄商进出口货税厘,概行豁免。而华商则照内地,重重抽税。是同一商民,而俄人独占优胜。同一货品,而俄货独见畅销。奖励输入,于斯为盛。于是我国奸商,相率贿托俄商包庇,谓较赴局纳税,尚为合算。俄商复视为利藪,不论土货洋货,辄行包揽。甚至属中回民,并购俄领通商票,冒称俄人,抗不纳税。一经查出,确系冒籍,则又捏报俄领,俄领即出而横加干涉。文牒往返,赆啗滋多。有时事前并未购买通商票,而一报俄领,俄领且硬为之辩护,或临时补发者。近更愈出愈奇,俄人违背条约,于南北各城,委放商约。我国奸商,欲求免税,即向此项商约,贿买手书小条。遂尔肆行无阻,税局无敢留难。虽经新省长官与俄领事迭次交涉,俄领允为取缔,然亦徒托空言。实际上俄商约之出手条,仍自若也。以我华商片面应得之税,节经俄人多方包揽,几尽隐入俄商之手。事理即太不平,而时至今日,俄之通商票,且成为华民冒托俄籍之证据。不加预防,害伊胡底。今宜由外交部乘俄惨败纷扰之余,与俄驻京公使,提议修改条约。(约文原定十年一修改。今距辛酉[1921]尚有四年。)取消暂不纳税之

条 ,以谋根本上之解决。不第新省商税 ,立按现额增加二倍。而内政外交 ,自此亦解除多少困难。然兹事体大 ,效果良否 ,关夫国力 ,恐未可以空言相争 ,片面动议 ,遂能坐操胜算也。兹就关于新省商税整理 ,救济目前治标之策 ,按诸情形 ,实行尚非甚难者 ,略举六端 ,以备采择。

一 通商票宜严加取缔也 通商票之制 ,本于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即系俄商来新贸易免税执照 ,便各关局卡伦查验放行者也。其票面须注明商人姓名、货色、包件数目 ,并以六个月为满期。嗣因俄商暗中包运华货 ,华商亦购买俄通商票以图免税 ,于是俄国领事所发之票 ,漫无限制 ,且蔑视条约 ,既改期限为一年 ,或任意以填写 ,逾期仍为有效。复不详注商人姓名、货色、包件数目 ,只于票内载俄商某人赴天山南北各城贩货 ,随带成本俄帖若干 ,银两若干字样。以致税局稽查 ,无从着手。一遇持有通商票之俄商 ,只得听其通过 ,不复稽查以图省事。百弊滋生 ,莫可究诘。将来新税率规定 ,似应一面由新省省长与俄领事严重交涉 ,此后发行通商票 ,务须按照通商章程 ,只发真正俄商 ,且必详注商人姓名、货色、包件数目 ,严定期限 ,逾期作废。并不得于税局查觉无票、废票、替票 (即甲商持乙商之票)之后 ,更为补给换给。一面由新省交涉署 ,凡俄领备文咨送通商票来请盖印签字之时 ,须据约详加审查 ,期限非六个月者驳回。商人姓名、货色、包件数目 ,以及贩货地方 ,出入国境程途 ,有一未详注者 ,驳回。确知实非俄商 ,而为中华奸商者 ,驳回。万不可图票费之微项收入 ,仅凭一纸空文 ,来票若干 ,即盖印若干 ,再蹈从前之覆辙也。

一 俄商约手书小条宜实行取消也 查《中俄条约》与《通商章程》,俄人在华设置领事 ,固有专条。委放商约 ,本无旧例。今俄在我新省各城 ,任意委放商约 ,固已违反约文。而各商约复纵恣无度 ,忌憚毫无。恒出手书小条 ,以为贸易免税之据 ,且时滥售于我奸商 ,以尽其包揽商税之能事。骇人听闻 ,莫此为甚。俄国领事 ,

不第不加取缔 ,而且暗中纵容。其有意与我为难 ,昭然若揭。宜由新省省长据约与之严重交涉。能从根本上取消各城商约 ,固为策之上者。否则 ,亦须责以国际信义 ,令彼约束商约 ,嗣后不准发出手条 ,包揽商税。以除税局稽查之障碍 ,而裕国库之收入。

一出产税宜及时试办也 查新省土产为俄人所必需者 ,以棉花、葡萄、皮毛、牲畜、蚕丝为大宗 ,岁约值银五六百万两。将来新税率规定 ,即及时兴办出产税 ,税率定为值百抽五。果能切实办理 ,岁可获银二三十万两。盖此项税金 ,虽征之于出产 ,而商民加价出售 ,则皆转嫁于俄商者也。其抽收之法 ,棉花、葡萄则就园地每亩而征于种户 ,皮毛、牲畜则就牧场按只而征于牧户 ,蚕丝则按出丝多寡 ,而征于养蚕之家。此系就场征税 ,手续不无繁重。惟查俄商在新收买土货 ,多系假手华商 ,鲜有直接前往乡间收取者。若能飭令出产所在地各该知事商会或商总 ,就近调查此项经手收买俄货商民 ,令其代收代解 ,则更省事。一面酌量收数 ,予以相当之报酬 ,则各商民亦必乐于从事矣。

一俄商贩运货物应有一定行程也 此后俄商前往各地收买葡萄、棉、皮毛、牲畜、蚕丝诸土货 ,固须于通商票上明载地点 ,不能如现在之统书天山南北各城。即其出入国境 ,亦宜与该领事明白交涉 ,必由指定卡伦行走 ,不得绕越他处 ,以便稽查保护。有此地点 ,将来改订条约 ,征收洋税 ,亦易防其偷漏。其指定卡伦之处 ,喀什道属 ,西由明约路 ,西北由小阿图什 ,北由大阿图什 ;阿克苏道属 ,由衣不拉引卡 ;伊犁道属 ,由尼堪卡伦 ;塔城道属 ,由苇塘子。凡俄商运货往来 ,除以上指定地点外 ,他处皆禁绕越。违则一体扣留 ,交俄领事分别罚办。

一俄商运单宜再例行办理也 查新省从前以俄商藉票包揽华税 ,弊窦层出。曾由统税局议定章程 ,预发空白运单 ,交存各县知事。俟有俄商来其地贩运某货 ,即将货色、包件数目 ,填载运单 ,粘连俄领原给通商票后 ,以便经过局卡 ,查验放行。曾经新省长官照

会俄领有案。乃俄商多未遵办，以致查验徒托空言。将来新税率规定，宜由新省省长重办此项运单，并与俄领严重交涉。凡俄商贩运土货，确有不能预在通商票内，详注货色、包件数目之处，即以此项填给运单为凭。一至税局，必须货票相符，方能免税。否则认为包揽，照约罚办。

一包税缠商宜加严密监督也 查新省南路各城与伊犁商业较繁之区，多系缠商包办统税。若辈与各缠商，语文一致，里闲多同，稽查易周。其有华商贿庇英俄商约，希图漏税者，亦易得其底蕴，不致任其包庇。是其利也。然包商多取殷实，殷实多系土豪，土豪多喜鱼肉乡里。今假以收税大权，难保不无违章浮收，妨害商业情事。且缠民平日，于头目人服从敬畏，视知事有加。以知事无终身，头目人皆土著也。有此俗尚，更难保各包商，不与阿浑乡约（即头目人）扶同一气，朋比为奸，从事横征以苦斯民。倘有此项情事发生，汉缠语文皆殊，地方官监督查察较难。而缠民又慑于土豪头目人积威，莫敢控诉，益为可悯。今宜特订章程，一面仿照新省现行缠民控告知事办法，遇有税局弊端，即准密控。遇控即行严查，情实即从严办，不以其为缠民而稍事优容。一面凡各统税局长，酌易汉员，至各分卡概包缠商分办，使之相互牵制，势分力弱。而局长系汉员，缠民亦易控告，地方官亦易监督。似此办理，果能得人切实进行，缠商包税之弊，或可少为救济。然亦人治主义，究非法治之能持久也。以上所陈，对外皆为争约而非改约。果得熟谙外交人员，谨慎办理，多方交涉，坚持不懈，未始不可如愿相偿。至兴办出产税与监督包商，皆属内政范围。今杨省长优为之，特恐其爱民情深，爱回尤切，未肯立即积极进行耳。对内对外如能一一办到，新省商税收入，虽未必即如议者所云，改订条约兼收洋税，年可增至一百万元之多，然较现额增收一倍，则似确有把握也。

杂税第三

新省杂税杂捐，名目不下数十种。除契税、牙税、当税、斗秤税

外 ,尚有牲税、牧税、年租金、皮毛租、火印税、孳生税、过境税、洗羊毛捐、皮张变价、水磨课、水确课、旱磨课、油磨课、葡棉秤税、蚕茧税、蚕茧行用、油税、油籽税、门市捐、山价捐、地摊捐、肉价捐及其他种种名目。其征收各项税款 ,均由各县知事带征 ,向未另设征收专局或督催员。各县知事征收此项税捐 ,有自行派人征收者 ,有包商承办者 ,其经费开支 ,则按缺之繁简 ,酌设收税司事及巡丁之额数。其收数至多之县 ,准用司事巡丁各三四名 ,少者各一二名。近年以来 ,各县税捐 ,多系包商征收。此项司巡 ,遂多次第裁撤。至其收入 ,则位田赋之次 ,为新省岁入大宗。别其项目 ,又牲税为巨 ,契税次之 ,牧税、斗秤捐又次之。其他则非大宗收入也。今欲整理税制 ,增加收入 ,牲税、牧税因最有望 ,契税、斗捐亦非无着。盖新省为天然游牧之区 ,自昔民尚牧畜 ,恒耕四而牧六。近虽渐加垦辟 ,而牧畜犹属不少。伊犁一隅 ,镇守使所管游牧地方 ,征收哈萨克一部分草头税 ,上年册报已达三十九万四千七百六十四元零。闻诸道路 ,尚未涓滴归公。牧利之大 ,可以知矣。据民国四年分收入档册 ,牲税五十二万一千八百五十余元 ,牧税一十一万七千七百九十余元 ,火印税六千四十余元。而皮毛税附入统税比较之中 ,孳生税、过境税各处征收不同 ,曾囑财厅分别调查 ,以备专案整理。大约牧畜诸税 ,现在税收 ,当在七十万元左右。余督查印花 ,经县甚多 ,沿途详加查询。此项收入 ,若能切实整顿 ,每年尚可增收一二十万元。盖牲税从价 ,值百抽四 ,估价多有不实。牧税按头分别征取 ,头数不无少报。偷漏隐匿之弊 ,在在而有。今于牲税 ,宜由财厅按照市价 ,酌定价格 ,分饬各县知事 ,分别办理。牧税则参酌草场广狭与牧牲头数稍加税率 ,核实征收。孳生税则并入牧税 ,过境税则归之牲税 ,两项名目 ,随即取消 ,以谋税目之单简。或谓参酌伊犁镇守使署征收哈萨克牲租办法 ,不分牲税、牧税 ,按头值百抽五 ,一次征收 ,以省手续而一税目。此种主张 ,若能办理尽善 ,别无障碍 ,经理得人 ,涓滴皆能归公 ,亦未始不可藉谋岁入之增加 ,而

免现制之繁复也。皮毛向为新省出产大宗，此项税收，宜从统税中提出，专案办理，以便随时得以斟酌情形，整理增加。而火印税向系照张数抽税，实质上殆与屠宰税相同。新省目前若不开办屠宰一税，则宜并入皮毛税或牲税内征收，无须另立名目。要之上述牧畜诸税，果能详定专章，严加征收官吏以考成，派委稽查，严防商民之偷漏。其于收数较多之县，更临时酌派催提委员，督查一切，认督办理，以较现在收入，当能增加一二十万元。而生聚日众，畜牧日繁，生活日进，需要日多，商贩日增，物价日昂。各项税收，更有日增月益之望。此牧畜诸税整理之意见也。

契税一项，民国四年收入二十四万四千八百余元，南疆几居十之八九，而又以喀什道属为最多，阿克苏道属次之。北路则土旷人稀，向来户民承种地亩，领有执照，辗转相顶，并无买卖。其有买卖者，厥惟城市之少数房屋。今若专就卖契、典契收税，则北路几无税可收。自应凡系领地执照，于升科时一律按照地亩时价，完纳契税。盖此种执照，实即管业凭据。而契税原则，又为保障人民权利而设。以言本质，尤属相当。矧新省前于验契案内，各属执照，亦曾一律调验，照章收费。今而开办执照契税，尚非无因而来，民间必能遵章纳税。一面由部颁发特别印花，以资粘贴而表证明；一面由新财厅，例行新省现行税契规制，以促进进行而杜隐匿。果能切实整理，步步积进，每年收数，当可增至三十万元以上。至斗秤捐一项，自奉财部章程，仿照山西办法开办以来，历时不过数年。上年收数，遂已达到九万余元。若再加以整顿，广义推行，亦可再增三四万元。他若葡棉秤税与蚕茧行用之，应并入牙税或斗秤捐内办理，年租金之应特别提出，与房租一项，作为官产收入。油税、油籽税之宜并为一目。水磨课、水确课、旱磨课之宜统名磨课。则又整理税制统一名目之不可少者也。

印花税第四

新省开办印花税，始自民国三年四月。其初不甚发达，嗣经财

厅电呈部 ,准由商民购带入关 ,以资汇总 ,销数稍开增多。洎奉财部颁发罚款章程 ,频经劝导检查 ,商民踵相购贴 ,颇形踊跃。其间销数最多 ,首推喀什交涉局出国护照一项。盖是地为入中亚俄属省及小亚土耳其国要道 ,缠民赴外贸易、佣工、朝汗 (缠俗以赴麦加朝拜摩罕默德坟墓及降生地方 ,为无上光荣 ,名曰朝汗 ,或称朝山。)者多故也。自欧战发生以还 ,出国人数 ,日形减少。护照印花 ,亦遂滞销。又民国四年 ,奉到财部训令 :各县知事 ,准提三成。销数尚形踊跃。是年十月 ,提成减至一成 ,销数又觉稍减。五年上半年报部销数之少 ,一因禁止购带入关 ,一因各县多未报齐。截止五年年底 ,全年共售印花税票 ,除提成暨开支外 ,共获税洋六万九千零九元二角二分四厘。至前呈准商民购带内地销售之案 ,奉到财部飭令 ,早经取消。所刊执照 ,亦经停止。并于印花票面 ,加盖财政厅字样 ,防止商民购带入关 (实际尚未尽然)。南疆缠民 ,雇工、租赁、析产、借约、合同各项 ,亦知书立字据 ,经阿浑摹印为凭。财厅曾飭各县 ,除离婚、词讼两项经阿浑盖摹者 ,毋庸粘贴外 , (呈词每纸 ,已遵部令粘用一角。)其余无论何项字据 ,但经阿浑盖摹者 ,均由阿浑按章代贴印花。嗣据沙雅县知事鲁效祖呈报 :极力开导 ,民间渐知购用 ,岁可销售二千余元等语 ,亦由财厅据案通令各县 ,切实照办。此新省开办印花税以来经过之情形也。今日整理之方 ,不外三端 :

一推行宜积极也 南疆民间 ,固应照财厅通飭各县与沙雅县呈报各案 ,切实办理。一面由厅酌定知事罚章以戒不力 ,一面由县督率阿浑逐一代贴 ,一面将印花税章程译成缠文 ,说明每分印票 ,只售红钱三文。每银十元 ,合银七两五钱 ,天罡一百二十。遍贴通衢或礼拜寺与人烟繁盛之处 ,以杜阿浑与头目人从中舞弊 ,多收税银 ,过贴印花。而省城与北路各县雇工、租屋、借约各项 ,人民习惯 ,虽多不书据立折 ,然记载账簿 ,则各家一律。此种记载 ,即变形之契约。又南北缠商与非繁盛地方汉回商店 ,年节收账 ,习惯多不

送给账单，仅凭账簿收取。其账收毕，于债务者名下，书“两清”或“收讫”字样，或将数目圈围。此种办法，即惯习之银钱收据。应由财厅通飭各县，晓谕商民：凡各账簿，有上述各项情事者，均须按照章程，粘贴印花，俾广推行而畅销数。此外南北各城，率有英俄籍民商铺，多系批发行庄。直接令其贴我印花，或为条约所限，诸多交涉。设若暗嘱我国商民，有与彼商货债往来者，如发货票、提货票（俗皆呼清单）、银钱收据（俗呼收条或账条）之类，非贴印花，拒绝不取。间接为之，似尚不难办到。余督查印花，曾在温宿等处，试行酌办，英俄商人多有贴者。应由财厅密飭各县知事，暗传商总、阿浑等辈，嘱其如此办理。凡遇外商清单收条，未粘印花，概不收受，坚请依章购贴。果能动用得法，不致惹起交涉。不第印花藉以大广销路，即条约丧失新省对外商税之课税权，亦可暗中收回少许也。

一调查宜认真也 新省商民，自经官厅历年劝导暨余此次督查，各帮商民，多知购贴印花。而黠诈者流，以平时官厅查验，只在账簿，鲜有及于发货单、提货单以及银钱收据各项，以故各项遂皆不贴，以图隐漏。沿途各县，发见此种情事，几于无处无之。曾经抽罚一二情节较重之商，俾知此后加以注意。应同财厅通飭各县，嗣后于每间六月例查印花之时，务须按照章程，认真查验，勿徒以查账簿为毕乃事。并宜变通办法，犯漏贴者，与受同科。养成注意粘贴习惯，以儆商民而免再犯。

一印花票宜预多颁存也 新省距京八千余里，行程至快，亦须三月。各县距省复多穹远。（由省至于阗七十五站，至蒲犁、洛浦、莎车、疏附、且末、婁羌诸属，皆四五十站以上。）省不多发到县积存，以备零售。则一时告罄请颁，往返动需数月，销数辄多妨碍。然部不多颁到省者，省亦无法宽为分配。应由财部嗣后对于新省颁发印票，宜按每年定额，多颁数倍。使财厅恒有积存，各县不致中罄，尤为至要。

以上三端 ,若能皆加注意 ,分别积极办理 ,此后新省印花销数 ,较现岁定八万元 ,定能大望增加。默察情形 ,每年销数 ,当在十余万元也。

官产第五

新省远处关外 ,地方辽阔 ,土广人稀 ,地价极廉。故土地一类 ,官产虽多 ,而承售者寡。建筑一类 ,出售较易。惟皆土房 ,一无人居 ,时为修葺 ,经过数月 ,即就颓败。京、省文报往远 ,速则三月 ,迟则半年。往往建筑在完好时 ,有人承售 ,而未奉财部批准 ,经售人员 ,莫敢擅主。及奉部准 ,而房舍倾圯 ,无人过问 ,一文莫值。苟由官厅时加修理 ,坐待善价 ,则百物工价 ,昂贵非常 ,所费不赀。而监督偶疏 ,且钱费而工不坚 ,无济于事。途经各县 ,耳目所及 ,在在如是 ,殊多可惜。再四思维 ,舍变通官产出售程序 ,予以便宜处分之权 ,别无良策。应由财部将新省官产建筑一类 ,暂由省长主持 ,毋庸先期呈部核准 ,致失出售时机 ,妨害国家收入。惟于出售之际 ,务须随将详细情形 ,即时报部以备查核。若价格数目 ,相差太远 ,即可由部行查 ,或委托胜任人员 ,就近密侦以凭核办 ,复咨省长 ,嘱其严密稽核监督 ,以整饬承办官产人员。详定告发惩罚各项专章 ,以杜以多报少假公济私与其他各项弊混。果能依此切实办理 ,官产无过时损失之虞 ,而有可靠收入之益 ,新省有办事敏活之便 ,而无周转曲折之烦。两利俱存 ,无便于此。愚见所及 ,较前必须呈部核准 ,官产方可出售 ,因以倾圯减价 ,或竟不能得价者 ,似为得计。至现收房租之各项官房。如开省以前 ,举办善后 ,由局查出叛产或无主房屋 ,提归公有 ,与设省而后 ,官民亏欠公款 ,以房屋抵交之类 ,皆可次第依此办理变价 ,以裕中央直接收入 ,毋庸仍收租金。此关于处理官产建筑一类之意见也。新省开省之初 ,南疆举办善后之后 ,有驿站官地、伯克养廉官地、叛产充公官地 ,嗣后逐有变更 ,有变卖为民地者 ,有留存未卖者。据民国四年收入计算书 :是年收入银二万八千八百八十四元九角五分 ,所谓官地租是也 ;其次

则为官有草场。民国三年,由财厅定章,除与民有草场普通征收牧税外,另收年租金。盖民间牲畜,租地放牧,必与地主出租,习惯已久。牧畜官厂,自应一律出租,方昭公允。征租章制,每驼一峰银五分,马一匹银四分,牛一头银三分,羊一只银五厘。惟是南疆各县草场,先年多已变卖。前经财厅行查,喀什道属,仅疏附、巴楚两县,尚存官有牧场。阿克苏道属,亦只轮台、婁羌、尉犁三县有之。其余各县,悉归民有。北路各县,除伊犁官有牧场,现归镇守使署经管,不分牧税租金,按头值百抽三(俗名草头税),上年收入,已达三十九万四千七百六十四元零外。其绥定、霍尔果斯以及迪化道属各县,应收此项年租金。有自四年开始征收者,有自五年始行照办者,参差不齐,且多未据报省。综计民国四年份归财厅所管者,已报收银五千二百八十余元,今年闻可增至一万五六千元。此外疏勒、莎车诸属,官荒草滩,生长芦苇,可供织席之用,前曾定章征收芦课。四年册报,亦有银二千一百二十四元。叶城之栏杆课,塔城之苜蓿课,亦皆昔日官地,现各岁收达数百金。以上各项土地,在未经变价以前,皆宜特别划出,作为官产办理,其收入即为官产收入,另案报解中央。愚见所及,新省官产土地一类,如现征官地租、芦课、栏杆课、苜蓿课诸官地,尚可次第招民承售,或缴地价,以裕国家直接临时收入。至收年租金之官有牧厂一项,熟察此间情形,似宜仍旧办理,力图扩充,作为国家官产经常收入,尚较得计。何则?新疆为天然游牧之区,所有牧场,水草皆极丰美,俄人久已垂涎。近边诸地,俄属哈萨克常来偷越牧放。办理交涉,棘手已多。设若估价标卖,难保不无俄人假冒华籍,或贿托勾串属中奸民,出而承售。办理员司,偶有疏忽,土地所有权,即入强邻刁民之手。救济善后,交涉之难,当百倍于今日。而我西北民族素尚畜牧。蒙回缠哈,生聚日多。不若留为官有,听民牧放,岁课租金,即可预防土地所有权之外失,又可徐图官产常收入之扩充。一得之愚,皆由实地考察而来。幸于新省官有牧场,目下不宜加以变价处

分。必俟人民稍多 ,地价稍贵 ,国权稍张 ,官民稍有爱护主权程度 ,再议估价变卖 ,或可以免上述对外交涉之意外也。又余督查印花 ,行经库车。据知事陈宗器面称 :新省人民 ,昔向官厅领放牧地 ,认纳些许课金 ,备缴例出照费 ,官厅即依该民自注四至 ,填发执照。一照之地 ,恒数百里。四至界画 ,又多含糊。近年来 ,争界之案 ,层见叠出。宗器拟在库属草场 ,由官给还原领照费 ,一律收归官有 ,作为官厂 ,年收租金。民间争界纠葛 ,可以净绝 ,国家官产岁收 ,可以增加。得国便民 ,无逾于此 ,现在着手筹办云云。全疆情形 ,率多类此。所经各县 ,此项争讼 ,亦时有所闻。今若一律给还照费免除课金 ,或依课额 ,酌予牧地 ,余则一律收为官厂 ,征收年租。如果办理得人 ,当时不生别项扰民之事 ,每年租入 ,又能涓滴归公 ,则新省官产经常收入 ,年租金一项 ,当较现额增加数倍不难也。利国便民 ,诚有如陈知事所云者。宜由财部咨商新疆省长 ,斟酌情形 ,妥拟办法 ,通令各县遵照试办 ,以观成效而定进行。此亦整理新省官产不可少之一办法也。

十一月十三日 晴

住塔城。正午 ,汪道尹宴待继、裘两君 ,邀余等作陪。饮至傍晚方散。

新疆轮廓二万余里 ,面积之广 ,伯仲关东。地味饶沃 ,矿藏丰富。物产之丰 ,甲于寰宇。以言农田 ,膏腴美地 ,遍天山朔南。以言畜牧 ,羊马牛驼 ,群翳原野。以言森林 ,树木参天 ,浓荫纷乘 ,朽枝老干 ,横满山谷。以言工艺 ,旃裘齿革霞夷氍毹 ,屯积都市 ,远销英俄。以言矿产 ,金、银、玉石、铜、铁、铅、锡、石油、石蜡、硃砂、白矾之藏 ,乃有环玮 ,久礲未宣。而盐碱炭煤之属 ,尤质美而良 ,遍地皆是。以言渔业 ,罗布淖尔、额尔齐斯、伊犁诸水 ,鳞介滋长 ,卵育繁盛 ,既多巨鱼 ,又生小鲜。东西游历人士 ,咸谓我国财物丰厚 ,首推新疆 ,实地调查 ,殆非虚语。徒以土广人稀 ,道路迢远 ,交通梗阻 ,开发无由。坐令天府之区 ,长为荒漠之域。外人觊觎 ,勃发野

心。苟能筹措巨资 ,兴筑铁道 ,便利交通。组织公司 ,雄厚财力。开办银行 ,流通金融。远合华侨 ,近联缠商。内外贯彻 ,竭力经营。举办新疆丰富之物产 ,运销于国内外商场。不出十年 ,新疆富力 ,必埒全国。直、鲁、江、浙、粤、蜀诸省 ,号称财富之区 ,以有产盐场井也。而新疆之盐 ,无地不产。两湖、江西 ,迭罹兵祸 ,库储极绌 ,今日财政 ,尚能支持 ,以有煤铁各矿也。而新疆之煤 ,俯拾即获。孚远铁质 ,比于大冶。吉林、龙江 ,远僻东陲 ,夙号贫瘠。晚近以来 ,日臻富庶 ,以多金矿与荒地也。而新疆金矿之旺 ,不亚漠河 ,荒地之广 ,尤胜龙江。执甲例乙 ,故敢断言。然环顾大局 ,财政困难 ,无论修造西北铁路 ,路线太长 ,需款过巨 ,即求其本省交通便利 ,亦属不资。奚能遽筹数千万元 ,重困腹省财政 ,斟酌情形 ,只可依其现状 ,别筹进行。其已兴办之实业 ,如垦务则广事招徕 ,力谋扩张 ;惩惰奖勤 ,重农贵粟。务令已垦之地 ,服畴力穡 ,而不失农时。未垦之荒 ,逐渐开辟 ,而增加国赋。如工艺 ,则明申劝工之令 ,特订奖艺之章 ,务令推陈出新 ,以广外洋销路。闾阎需品 ,不再仰资俄物。如商务 ,则劝勉商人 ,联合各族各帮 ,筹集雄厚资本。土货概自运自销 ,不令权操外人。茶布皆自采自销 ,不令俄货倒灌。如蚕桑 ,则授以焙茧缂丝之法 ,教以染采纺织之方 ,自留蚕种者 ,特别褒扬 ;出口新奇者 ,优予专利。如畜牧 ,组织公司 ,贷贫民以牧本 ,使畜牧繁兴 ,兼运销各皮毛 ,使漏卮堵塞。至应开办之实业 ,如回俗冠履喜用皮革 ,向来各种材料 ,多由俄地输入。应仿伊犁制革公司 ,宽筹资本 ,推广于喀什、莎车、阿克苏、库车、和阗各城。多为制炼 ,遍设分庄 ,以应人民之需要 ,而杜权利之外溢。如糖为土民食用所必需 ,布为人生章身所必要。二者皆非新产 ,多藉外来 , (糖皆俄制 ,布则尚有国货。)漏卮巨万 ,殊为可惜。若就果杏最多之库车与桑葚最多之和阗 ,设立制糖公司 ,讲求新法 ,取汁制糖 ,散销南北各城 ,摈食俄国所产。就产棉最多之吐鲁番、鄯善地方 ,组织纺纱、织布诸厂 ,购置机器 ,织布纺纱 ,运费天山南北 ,俾便商民购用。不第

利益甚多,且能提倡国货。他如俄人嗜酒成性,可就吐鲁番葡萄产地,设立造酒公司,造酒行销俄国。垦牧需资繁多,可于迪化、伊、塔诸城,特设实业银行,贷资济助贫民。此皆急应兴办之实业,而确能裕国便民,利益较大,开办较易,收效较速,切近易行者也。

十一月十四日 晴

住塔城。下午,商会邀饮于文丰泰。适见由京寄来《顺天时报》一束,亟展阅之。详载段内阁命傅良佐督湘,谭组庵督军去职,湘南自主,与北军在衡阳激战。顿忆故园,横遭兵祸,食不甘味,潦草终席而归。

新疆地域辽阔,伯仲满洲。物产丰盈,天府奥区。拥方里四百五十万余,才人口二百一十余万。虽殖民之未讲,亦建置之匪完。溯自清同光(同治·1862—1874,光绪·1875—1908)间,左文襄、刘襄勤辈,削平回乱,勘定全疆,开设行省,建牙乌城。废军府之制,扩郡县之规。(今迪化道属诸县,多设于清初康乾两朝。)厥后因地制宜,逐有增设。迄于今兹,行政小区,有县四十,又县佐三,分五道区以施管辖。一曰迪化道尹,向驻省城,今移奇台。辖县十:曰迪化、曰昌吉、曰绥来、曰阜康、曰孚远、曰奇台、曰镇西、曰哈密、曰鄯善、曰吐鲁番;又县佐一,曰呼图壁。二曰塔城道尹,新就参赞改设,仍驻塔城。辖县三:曰塔城、曰乌苏、曰沙湾;又县佐一,曰和什托罗盖。三曰伊犁道尹,驻伊宁。辖县四:曰伊宁、曰绥定、曰霍尔果斯、曰精河。四曰阿克苏道尹,驻阿克苏。辖县十一:曰阿克苏、曰乌什、曰温宿、曰拜城、曰库车、曰沙雅、曰轮台、曰焉耆、曰尉犁、曰婁羌、曰且末;又县佐一,曰柯坪。五曰喀什噶尔道尹,驻疏附。辖县十二:曰疏附、曰疏勒、曰伽师、曰巴楚、曰英吉沙尔、曰莎车、曰蒲犁、曰叶城、曰皮山、曰和阗、曰洛浦、曰于阗。现时建置,举备若斯。一县所辖,动辄千里。或户口已庶,生聚有失机宜;或膏壤广远,垦辟正赖专官。益以蒙回王公采地,错处犬牙。内政鲜齐一之观,土地呈榛芜之象,急宜统筹全局,增改县治,从事疆理。广徠

移民,并兴垦牧,树实边之宏规,谋国力之发展。就余实地考察,应增应改,为县二十有三,又县佐八区。迪化道属,呼图壁须升为县:鄯善增一县,治鲁克沁,割吐鲁番二堡、三堡、洋海诸地属之。哈密回王采地改二县,一治塔勒纳沁^①,东山诸地属之。一治三堡或回城,附城暨迤西诸地属之。奇台增一县,治木垒河(已呈政府设县佐)。迪化增一县佐,治达坂城。吐鲁番增一县佐,治托克逊。镇西增一县佐,治三塘湖^②,割奇台元湖属之。塔城道属,和什托罗盖县佐扩辖境于蒙部,升为县。塔城增一县,治额敏河(详十一月十日日记)。北部落蒙部改一县,治鄂博图或六苏木。东部落蒙部改一县,治四棵树或将军沟。伊犁道属,博罗塔拉设一县,治大营盘(详五月六日日记)。锡伯营设一县,治河南。新旧满营设一县,治十二围场,崆古斯川一县,治塔儿特(详五月二十二日日记)。特克斯川设二县,分治河沿适中膏腴之区。索伦营设一县,治广仁城或瞻德城。西部落蒙部改一县佐,治大河沿。阿克苏道属,柯坪县佐升为县。焉耆增一县,治库尔勒(已呈政府设县佐)。南部落蒙部,除沿驿道地拨隶焉耆外(详九月三日日记),余地改二县:一治玉律阿拉,一治龙王台。尉犁增一县,治铁干里克,割婁羌夜明苏属之(详八月二十六日日记)。且末增一县佐,治安得悦^③,割于阗沿安得悦河地属之(见八月四日日记)。喀什噶尔道属,叶城增一县,治波斯坎,割附近莎车地属之。和阗增一县,治哈喇哈什城。伽师增一县,治北乡大阿图什(见六月二十四日日记)。于阗增一县,治尼雅,割大金厂诸地属之。疏附增一县佐,治安鸠安(见六月

① 塔勒纳沁,即沁城。20年代曾拟设宜禾县,后经哈密小堡事件,富庶之区化为废墟。

② 三塘湖原在赴科布多等地交通线上,故而比较繁荣。自科布多“独立”,其交通线日见荒废,失去设县意义。

③ 由于在尼雅河流域设立了民丰县,安迪尔(即安得悦)河流域归入民丰,故未另设县治。

二十九日日记)。巴楚增一县佐,治夏和尔(见六月十七日日记)。莎车增一县佐,治黑孜古尔(见七月八日日记)。增改诸治,具如上述^①。其于蒙回采地诸县,第一期知事,宜令该管王公兼署,因势利导,着着进行,俟具规模,再加任免。妙其运用,自易奏功。又阿尔泰特别区域,今日实难独立以发达,余极主改道区,并隶新疆(详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日记)。果能实现,即并阿塔为一道,镇守使驻承化,道仍驻塔城,割乌苏及乌蒙新县隶伊犁,以符原案。当是之时,新疆辖地更广,控制更难。即宜区为山北、山南两省,分理百政。山北设省长,兼督两省军务,驻迪化。隶以迪化、阿塔、伊犁三道,四十二县,又七县佐。(阿尔泰八县,三县佐。)山南只设省长,驻阿克苏。隶以阿克苏、喀什噶尔两道三十二县,又四县佐。(阿克苏道尹宜移驻库车。)惟是新疆财政,自来北绌于南,军政经费,南又少支于北。将来实行分省,两省军费,固须平均分负,以资调剂。即山南应解中央专款。(现皆由中央协新岁饷四十八万元内划抵,从未实行解部。)亦宜拨解山北,备兴庶政,相助为理。畛域毋分,共图富强,竞求进步。十年而后,西二省不难与东三省争雄长矣。

按 据 [民国] 十年调查,新省已分八道:曰迪化,辖迪化、昌吉、绥来、阜康、孚远、奇台、哈密、呼图壁、镇西九县,木垒河一县佐。曰伊犁,辖伊宁、绥定、霍尔果斯、精河、博乐五县。曰塔城,辖塔城、额敏、乌苏、沙湾四县,和什托罗盖一县佐。曰阿山,辖承化寺、布尔津二县,布伦托海、布尔根二县佐,哈巴河、吉木乃二设治局。曰焉耆,辖焉耆、轮台、尉犁、婁羌、且末、吐鲁番、鄯善七县,库尔勒一县佐。曰阿克苏,辖阿克苏、温宿、拜城、乌什、库车、沙雅六县,柯坪一县佐。曰喀什,辖疏附、疏勒、巴楚、伽师、英吉沙尔、莎车、

^① 谢彬关于增改县级单位的意见是有远见的,除个别治所因种种变革已不宜作县治,个别议设县治之地区未尽如议,基本上符合新疆的实际情况。

蒲犁七县。曰和阗、辖和阗、于阗、洛浦、墨玉、叶城、皮山六县，策勒村一县佐。

十一月十五日 晨雪，日晴

住塔城。入夜芝荪设筵署中，同席裘、勾、继、刘四君外，只汪季华一人，席间勾唱京戏数曲，听之欢然。饮至午夜始散。

新疆孤悬西陲，幅员广远，种族纷杂，文化简陋，交通滞阻。强邻英俄，眈眈虎视，防务稍疏，立召危亡。安内攘外，皆赖军队以为维持。脱有劲旅常川驻扎，则内而蒙回缠哈，知所畏惧，而安心内向，外而沿边卡伦，戒备有资，而外侮潜消。然现在新省兵力异常单薄，（今省城一混成旅，伊犁、喀什两混成团，及各回队防营，与阿尔泰、塔城两处陆军，兵额实数，仅七八千人。）军制复异常复杂，（陆军与回队固各营自为编制，额不一律。防营步兵有百余人或百人为一营，骑兵有五十骑或六十骑为一旗者。）军容更异常腐败。军官多数不知学术两科为何物，兵士终岁饱食，从未校场教练，野外演习。枪则连发单发之毛瑟，英制口装旋条爆管之来复，俄制之滑筒诸旧式废枪，无营不有。而中央发去新式快枪，亦多锈蚀损毁。责以安攘宏图，实南辕而北辙。自非别筹办法，切实整顿，断难壁垒一新，资守边防而固疆圉。整顿之方，不外四端：

一宜扩充兵额，统一军制。新省轮廓二万余里，沿边卡伦，多至数十百处。交通极其梗阻，形势极其散漫。现有兵额，实在难敷分配。须将现有各军名目，一律取消，从新编练陆军四混成旅。以一旅驻省城，分防奇台、哈密；一团驻阿尔泰，分防塔城、和什托罗盖；一旅驻伊犁，分防精河、乌苏；一旅驻喀什噶尔，（喀什噶尔提督裁改镇守使，由驻防旅长兼任。）分防莎车、巴楚；一团驻阿克苏，分防乌什、焉耆。轮流调戍，瓜期一年。藉谙各处地形，攘外诸多便利，复盛军容全境，安内亦具实力。其编配也，以二旅由甘、陕、晋、豫、直、鲁、鄂、川八省，酌量认挑，并携眷属。每三年挑调二旅，至

四次而止。(能永久续挑更佳。)运输旅费,暂由各该省份分担。各军饷干,亦由中央补助数成,一俟新省财力稍裕,次第筹偿。其余二旅,即就新省现有各军,实地检验,留其精壮,去其老弱。再从土著汉、满、蒙、回、缠、哈诸族,拣选征募,以足其额。与由关内挑来二旅,混合编制,分驻各处。不第模范兵多,训练不难着手。而各族杂处,习尚亦易同化。军制统一,军纪一新,精劲之陆军,可计日以练成。国防之缓急,亦有恃而无恐矣。

二宜同时编练各县警队警察 警队警察,皆负保护治安之责。东西列邦,无不视为重要内政。新省警队,各县仅具形式,毫无精神。警察则只省城、伊、塔、喀什、莎车数处,有此名目,他县皆未兴办。今宜极力整顿警队,使具实力。遍设警察,一律武装,完成保卫地方之责,藉纾国防缓急之力。警队,大县额设八十人,中县六十人,小县与县佐皆四十人。警察额数,视警队二分之一。(伊宁、塔城、奇台、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疏附、莎车、和阗九县,各增商警三十人或二十人。)足额编设,同时进行。服装期其整齐,训练略仿陆军。率以新式军官,使会新操。授以存库旧枪,使资实习。警队巡逻县境奸宄,警察专保县治安宁。指挥于知事,赏罚于道尹,节制于省长。统计全省四十三县(县佐准县),约得三千数百余人,益以省城额练警察五百人,当有四千人而强。训练得法,旧习净除,一旦有事,亦足调备攻守。全省兵力,不又增厚于无形乎。

三宜兵额求足,军械求精 新省军队腐败,甲于全国。军纪风纪,不识何物。空名缺额,久成习惯。(喀什提督马福兴吃缺至全额四分之三。)今宜严令各级军官,遇有兵士缺额,随即征募补充,违则军法从事。而新省生活程度过高,纵以财政困难,不能按照各国远戍兵士通例,发给双饷,亦宜比较定额,稍予优给,使之安心在伍。否则兵不足额,平时即鲜整齐之规,战时复减战斗之力。至新省现有军械,炮位固少,又皆旧式,几若废物。而良好枪枝支,亦只五六千杆,余皆旧物,不适射击(见上小注)。宜由中央一次配备三

混成旅全部精良武器 ,装运到新 ,俵发新编陆军 ,供演习攻守之需。如不敷用 ,或须补充 ,随时再向中央请领。其旧式枪支 ,一律收回 ,发给各县警队、警察 ,俾资操演。似此办理 ,兵士必常足额 ,军械自皆精良。则政府耗一份饷糈 ,即得一完全战斗员。裨益国防 ,岂浅鲜哉。

四宜实行退伍 ,筹办屯田 新疆国防极关重要 ,足兵至计 ,亟应早筹。而惟一办法 ,端赖兵士定期退伍 ,随即屯田安户。(警队、警察各兵 ,亦须退伍屯田。)寓兵于农 ,养成国民皆兵。盖兵士入伍即经三年 ,军事学术当然娴熟。遇有战守 ,悉足调用。各国续备预备之制 ,实有深意存焉。默察新省情形 ,尤应积极师法。况复官荒极广 ,沃壤极多 ,退伍弁兵 ,容易安插。能耕者耕 ,愿牧者牧 ,谋生致富 ,胥无所难。如在伍期间 ,即能就近拨地 ,以操练之余闲 ,从事于垄亩 ,预立基础 ,藉裕军食 ,更为上策。如果办理切实 ,进行锐猛 ,至十二年而后 ,国防有事 ,下令动员 ,则随时可集十万劲旅以应战守。且增户民十万 ,垦辟荒地 ,租税所入 ,又足稍裕财源。一举而数善并陈 ,此之谓也^①。

进论国防 ,应整顿者 ,亦有三端。一卡伦防守 ,宜专责成。曩在清时 ,北路卡伦 ,为满营专责 ,南路则由标营担任。(后于伊塔改雇哈萨克 ,喀什则雇布鲁特及塔吉克诸民 ,因就近游牧 ,放充伯克 ,兼管卡伦。惟与俄民多属亲故 ,游牧草场 ,私相租借。每逢春夏 ,俄人越界游牧甚多 ,弊端百出。)今既概编陆军 ,应归各地防兵 ,就近更番戍守。并宜体察地形夷险 ,比较原定兵额 ,酌量增加以防疏漏。更仿俄卡兵弁换防之例 ,均其劳逸 ,虽在极边 ,每间半年 ,必往梭巡一次。驻卡弁兵 ,应将逐日经过事实 ,与邻国边防善 ,随时报

^① 在《新疆游记》中 ,谢彬一再表达他的屯田戍边思想。他的这一见解 ,基本上来源于传统的边政意识 ,又开现代新疆实边屯田之先河。这一节文字集中表达了他的设想。

告以凭核办 , 预筹防守。

一沿边设防 , 务扼险要。新省边防 , 其重要者 , 东北防科布多^① , 正北迄西防俄罗斯 , 西南防英吉利与土耳其。三防之中 , 又以俄为第一 , 英土次之 , 科布多又次之。起蒲犁乌仔别里山口 , 迄阿尔泰奎屯山 , 蜿蜒七千余里 , 处处与俄接壤。保境守国 , 允宜扼要。天山以北 , 当分宿重兵于伊犁、塔城、阿尔泰 , 更扼守布尔津河、和什托罗盖 , 与阿塔互为犄角。设防精河、乌苏 , 使伊塔各壮声援。驻兵霍尔果斯、博罗塔拉 , 严备敌人轻骑相袭。天山以南 , 当宿重兵于喀什噶尔及阿克苏 , 扼守乌什安鸠安 , 巩固屏藩。驻军巴楚 , 策应阿喀。如斯布置 , 防范严密 , 俄人即欲进攻 , 亦非一鼓可下。独惜我之西北大铁道未成 , 长途戈壁 , 交通阻滞。关内派兵增援 , 输送费时。不若彼有塞米巴拉廷斯克、阿里玛图皆通铁道 , 斋桑淖尔夏有轮船 , 包围之势早成 , 转运之便神速耳。蒲犁、叶城、皮山、和阗四县 , 与阿富汗条拜提、北印度相邻。阿富汗附土 , 土倚德以强。阿土皆回教 , 恒欲利用宗教上之势力 , 操纵我回民 , 蚕食我领土。故防土须与防英并重。苟预扼守蒲犁与卡拉胡鲁木卡 , 更驻重兵莎车 , 策应声援 , 即有缓急 , 亦无足虑。科防方面 , 扼守察罕通古以遏其冲 , 驻兵元湖 , 联络奇台 , 戍守布尔根河、青格里河 , 联络阿尔泰。东西援应得力 , 敌即莫敢内犯。盖外蒙自治 , 作乱称兵 , 俄实为之主谋。今俄西败于德 , 东复内讧 , 自顾不暇 , 安能助蒙扰我边鄙 ? 外蒙即不自量 , 竟欲自张旗鼓 , 与我作战 , 亦无多少战斗能力。狮子搏兔 , 不必用全力也。

十一月十六日 晴

住塔城。竟日检点行李 , 头为之晕。入夜马协台设筵饯行 , 饮至夜深 , 始归就寝。

新疆开设行省 , 始清光绪八年。左文襄建议于前 , 刘襄勤踵成

^① 科布多 , 这里指“独立”后的外蒙古。

于后。于是军府之制，一变而为郡县。其初守牧诸官，多取才于戎幕。一官出守，阅历殊深，万里于役，经验愈富。乃越时渐久，老成凋谢。绝塞遐荒，硕彦裹足。仕途流品，逐渐混杂。州县牧吏，群习贪枉。以狡诈为才，以钻营为能。政治道德，沦亡以尽；礼义廉耻，丧失无余。封疆大吏，监司诸员，尤各养尊处优，骄泰成习。僚属之贤否黜陟，胥以逢迎之工拙为衡。上下相蒙，积重难返，殃民病国，行若无事。政府则离隔太远，视察难周。阊阖则语言不通，冤痛莫诉。生民涂炭，于兹有年。民国代兴，今省长杨君继任封圻，本其经验能力，（杨任州县二十余年，洞悉州县积弊所在。）奋起整饬，奖励廉能，劾罢贪婪，派主计净提各县陋规，驻密探侦报知事贤否。明令各县缠民，随时得以据情邮控，控无不办，办无不严。（间有上控未理者，只二三特别知事。）知事知所敬畏，鲜敢以身试法。行之数年，旧式吏治，遂臻清明之域。移较关内各省，皆胜一筹。惟是一意孤行，拘守成见，矫枉过正，不无间然，旁观熟察，应改良者，尚有二端。

一知事俸给公费，宜较关内各省加优，勿仍包办之现制。盖知事为亲民之官，政治之良絢，民情之向背系焉。不有相当廉俸，备供仰事俯蓄，内顾无忧，谁能安心勤政爱民，洁怀奉公，不稍额外苛敛？况夫新省生活程度，高于内省。知事由省赴任，交卸返省，远程数千，近亦千里。随携眷幕仆役，旅费已属不资。在任期间，差使供张，僚属之酬应，衙署之支出，俱有难言之隐。而近年各县陋规，又复节经提净，挹注弥补，何去何从。以故自好之士，恒视县缺为畏途，裹足不前。不肖者流，窃恐别开生面，取偿人民，且藉自肥。脱或大吏偶欠精明，监视未周，清末弊政，何难复起？今宜捐弃人治主义，建立法治精神。于各知事俸给公费，按照政府定章，每月加给一成。废除现在不问公费俸给，一等缺每月总支省票五百两，（兑现合四百六七十元，去定章八百余元尚远。）二等缺四百两，三等缺三百两包办之制，以养其廉。赴任交卸，往返川资，分别

远近,由公家酌量发给,以示体恤。佐治人员,征收司事,薪水伙食,酌量规定,作正开支。上官过境,供应所需,亦订专章,使资遵守,严禁浪费。似此办理,俭朴知事,自贍之外,尚多剩余。用裕家什,必能为国宣劳,尽力职责。苟有自甘不肖,枉法贪赃,即行尽法惩处,以儆其余。劝以重禄,绳以严法,贪污亦必自新,廉能将更自励。吏治清明,奚止今日已哉!

一宜厘定知事保障条例,勿任奸民捏控无罪。民国而后,杨省长痛清末官吏之贪残,动谓“有坏官无坏百姓”。遇民控官,轻则立予查办,重则撤任后查。仅凭呈词,风行雷厉。查无实据,亦不罪民。有时传讯,并无主体。好讼之风,于以大开。汉回奸民,落魄游幕,习知其然,往往挟以要求知事。稍有不遂,捏控随之。公呈私诉,连篇累牍,务去其官而后已。说者谓新疆知事,只值邮票三分。(缠民上控皆用邮票,不须躬递。)枉曲之情,可以概见。今不亟定知事保障条例,于民控官失实,治以相当反坐之罪,奸人捏名诬控,惩以匿名揭贴之律,则刚直知事,又无特别奥援,将受无穷之委曲。奸狡之徒,势必联络乡约阿浑,结纳游幕莠民,朋比为奸,相倚牟利,腴膏削脂,暴敛横征,无恶而不作矣。此外粮草征收,局部不无情弊。采办军需,官价半饱胥吏乡约。采铜派工,采金发价,旧日积弊,皆未净除。车马之应役,人民之当差,汉人之重利盘剥,种种弊害,留遗尚多。亟应慎选廉能知事,统筹全局。遴派廉洁委员,认真监收。妥委公正头目,承办一切。明订典押放债章程,(利率须照英俄籍民放债所取为标准,过低恐不能行,且为外人增利。)使之遵守。随时随事,竟业以行,峻法严刑,务去民害,又皆澄清吏治之要点也。

十一月十七日 晴

住塔城。上午汪道尹来送行,并贻屏联与方物数种。入夜芝荪设祖饯。决定明日首途返京。

新疆比邻英俄,交涉素号繁重。自清光绪七年,伊犁约成,门

户洞辟 ,更任外人操纵 ,莫可如何。(伊犁、塔城、喀什、阿尔泰四处 ,俄领事署卫兵 ,皆超定额数倍至十数倍。兵房布置 ,如我营团。通俄之路 ,均设台站 ,戍以兵士。兵士出入卡伦 ,不服盘查。甚至迫我卡兵 ,供应一切。)守边官吏 ,又不熟谙条约。迭丧主权 ,迁流至今 ,积重难返。英俄领事 ,日益骄横 ,每运用其外交手腕 ,恫吓欺诈 ,力争约外权利。我国官吏 ,毫无能力 ,遇事退让。卒将条约以内细微权利 ,放弃无余。间有干吏 ,能持条约与彼交涉 ,彼必捏词不谙约章 ,不能保护外人 ,咨请大吏撤换。大吏亦不加察 ,徇情曲从。国威国权 ,任其损失。闾里编氓 ,沉冤茹痛 ,诚笃者吞声 ,狡黠者外向。幸近俄势日即衰弱 ,英地去我尚远 ,危危全疆 ,得延残喘。不然 ,新疆土地人民 ,早已非我属矣。不亟预图补救 ,后患设想何堪。约其大要 ,盖有四端。

一宜刊颁条约 ,令各知事、卡弁 ,悉心研究 国际交涉 ,本视强弱为转移 ,恃武力为后盾。衰国弱民 ,公法且无效力 ,约章概属具文。西儒恒言 :有强权无公理。固也 !然肆应有方 ,理由充足 ,于公法约章之中 ,保持固有权利 ,亦恒多觐有。新省官吏 ,无论各项条约 ,研究鲜有其人。即普通常识 ,充实亦难多觐。(某知事至谓外国领事为上司。某知事至执缠民捐助土耳其民收条 ,为出籍证据。)交涉失败 ,自在意中。今宜编刊条约 ,有关新疆各条 ,暨与俄英历办交涉案件 ,摘要论列 ,指陈得失 ,颁给各县知事及守卡官弁 ,飭令细心研究 ,所有损失 ,如何挽救 ,所有权利 ,如何保持。既经熟习于平时 ,自能运用于临事。处以机警 ,持以和平。根据约文 ,坚持公理。虽小故而不轻予退让 ,遇重大而不迹涉张皇。更委曲周旋 ,期无僨事。从容讨论 ,务保主权。行之数年 ,必呈大效。英俄领事 ,亦必不如往日笑谓华无人矣。

一宜重竖正北迄西各界牌博 ,勘定西南国界 新疆正北迄西 ,蜿蜒七千余里 ,皆与俄邻。沿边牌博 ,有已设者 ,有应设而未设者 ,有已设而现在实际又多错误者 (参观六月三十日日记) 。无形丧

地，莫知纪极。查清光绪七年，《中俄续约》第九条，内开“以上第七第八两条所定两国地方，从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处，应由两国特派大员安设界牌。……俄国所属之费尔干省与中国喀什噶尔西边交界地方，亦由两国特派大员，前往查勘，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等语。按其词意，自以中国界牌为凭。但订约迄今，俄国从未派员来华，会立真确牌博。其蓄谋侵地，匪伊朝夕。今应亟商俄使，各派大员，勘明续约所定确界。会立石质牌博，详刻地名方向，编列号次，注明由甲至乙，计若干程，载入约章，永远遵守。更订明会勘期限，如期举行，不得饰词延宕，以防倾塌模糊，水冲沙压，经久失实，暗迁混占，致滋争界，横生交涉。至西南一方，久无定界。不第防俄侵占，又与中英两属之坎巨提毗连。虽经蒲犁于各要隘增设卡伦，沿边并无牌博。不亟明确设立，窃恐将来议界，英俄又执中国卡伦为凭。（我国卡伦不过就设要隘而有水草之处，稽查出入，并未安设极边。卡伦以外，其地尚多。）致丧领土，亦应勘明我与坎巨提、条拜提、克什米尔各部接壤旧界安设齐全，地名方向，号数距离，皆须详明列刊。并应知照英国政府，永为定界。又苏满卡伦，最关边要。自清光绪十八年总署电撤防兵，俄遂借驻，防英北来。故现蒲犁边俄各境，迄无定界。（指俄侵占我帕米尔诸地。）是应向俄索还苏满旧卡，与俄划清极边境界，安设牌博，免致边徼再为俄侵。

一宜添设亚俄各属领事，保护华侨。新省人民居留俄各地，经营商业，从事工作，人数之多，达十余万。（萨玛尔约一万人，阿拉木图一万一二千人，塔什干一万六七千人，浩罕及窝什共约三万余人，哈喇湖一万二千余人。塞米省城、阿依库斯、亚莫斯可、托乎马克、阿里玛图等处，各数千人或数百人不等。）寄人篱下，听人驱策。偶因口角之争，账债之故，幽执囹圄，动经数年。罚作苦工，亦须累月。甚至被劫街市，呼号无救，杀害郊野，含冤莫申。种种凌虐，更仆难数，侨众疾首痛心。因择明白干练之人，出充商约，希图自治。

奈无政府保护 ,仍难执理面争 ,与俄官吏平分曲直 ,只得俯首帖耳 ,听其指挥。颠沛流离 ,至堪悲悯。然此蚩蚩谋生之众 ,皆我喁喁向化之民。其在俄也固厚财力 ,而在新疆亦广田园。长无保护 ,任人鱼肉 ,俄必多方煽诱 ,使出华籍。于我既失侨民又丧土地 ,交涉后患 ,愈日益深。亟宜查照咸丰十年 (1860)中俄条约 , (第八条有云 :中国若欲在俄罗斯京城或别处设立领事官 ,亦听中国之便。)与俄商定 ,所有亚俄各属居留华侨之处 ,就地方之繁简 ,分领事之正副 ,一律设立。庶华侨得有保护 ,国权藉资发展矣。

一宜清查俄英籍民 ,杜绝葛藤 新省腹地 ,寄居俄英籍人 ,种地经商 ,到处蔓延。俄英领事 ,随在各处设立阿克萨哈尔。 (职权如我乡约 ,记中皆称商约者 ,不认其在新有土地权也。)受派各人 ,类皆刁狡土棍。狐假虎威 ,骄横恣肆。遇有交涉事件 ,隐然与我各县知事 ,抗职争衡 ,擅作威福。彼邦领事 ,又复故为庇纵 ,使之勾诱华民 ,入彼国籍。吾民外向 ,逐日加多。近且明售通商票 ,为入外籍之据。交涉愈繁 ,困难愈甚。今宜选派洞明交涉委员 ,会同英俄领事 ,详查各城外籍户口 ,编造清册 ,分存各县 ,作为定案。嗣后如有外民内附 ,华民出籍 ,皆须依我国籍法令 ,备案华洋官署 ,方能有效 ,不能如前此任意为之。又缠俗已嫁女子 ,得分父母遗产 ,并任债务偿还。近来俄英籍人 ,娶有缠女 ,不负偿还之债 ,徒起析产之争。交涉迭酿 ,枝节横生。亦应并案声明 :嗣后华洋通婚 ,须赴两国官署注册 ,开除女子华籍 ,断绝家产关系。不能如今日之无理争执。余如外民种地 ,须照华章纳粮。放债典押 ,须按华章取息。通商票不得冒滥发出。哈萨克不得越界游牧。皆应附案妥商 ,详定办法 ,载之盟书 ,期断葛藤者也。

跋 一

曾 熙

自顾纪方輿^① ,魏图海国^② ,既详地形 ,复备风土 ,为政治家所参考。然援古证今 ,每多隔阂 ,得自传闻 ,难裨实用。吾衡子晓钟 ,前岁以财政部委员 ,出查新疆、阿尔泰财政。行四万六千余里 ,所至必书 ,所书皆实。至其建议之宏远 ,纪事之精密 ,尤为自来规划新疆者所不及。尝者创建南学 ,晓钟方以中学卒业。但见其言行谨恇 ,文章尔雅 ,不知其政事文学 ,皆过人也。熙老矣 ,尚望积学养才以俟时 ,毋为乱流所得。其庶几乎 !

甲子三日 ,农髯书后。

① “顾纪方輿” ,指明人顾祖禹所撰《读史方輿纪要》一书。

② “魏图海国” ,指清人魏源所撰《海国图志》一书。

跋 二

赵 藩

衡阳谢君晓钟著《新疆游记》，中华书局已收入新世纪丛书刊行。癸亥（1923）秋，君作滇游，款我寓处。出书相饷，洛诵一过。君以财政部委员，奉檄出查新疆、阿尔泰财政，凡行四万六千余里，历时十有五月，成书三十万言。其于所经之地，政俗、道里、名胜、险隘，无不详记。所注重尤在政俗险隘，时时发抒意见，条陈规划，多得要领，足资经营西北者之参取，非第载笔翔核而已。君志趣既宏，年力正盛。此次为东南之游，吾知又将有游记出，以供海内人士之考证。摩挲老眼，以俟快读。先缀墨书尾，志倾倒焉。

癸亥秋九，石禅老人跋尾。